

ОКТАБРЕ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БОТНИК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БОТНИК

本正修版三

暴風雨 的誕生所

(本正修版三)

著基斯夫洛特斯與A.H.

譯 金 禾

☆ (內容介紹) 這是「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作者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將一羣烏克蘭革命工作者爲了把祖國從反動的黑手中搶救出來，以致不惜頭顱獻身人羣。就中有一個青年（普包哈）甚至單身在汽鎔間里，在炮火的包圍中不斷地對敵人作慘死的鬪爭。他們不怕像樣的死，爲了他們堅持像樣的活。對於目前的我們，這該不是沒有啓示的。



879.57
878-3=3

3。

暴風雨所誕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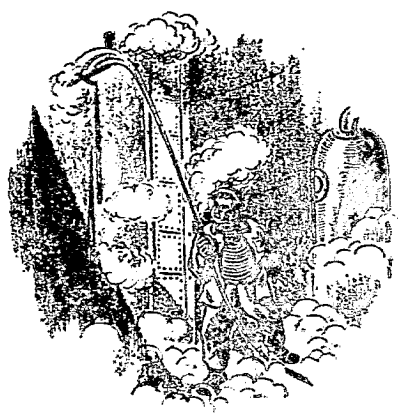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

(三版修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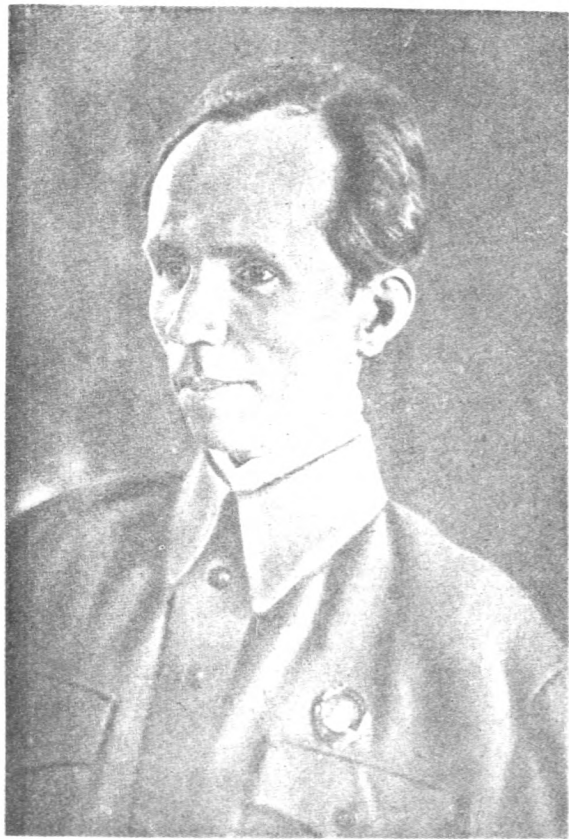
廟鋒版

著奧A.H.洛特斯夫斯基

禾金譯



3 0617 7438 0



H·A· 奧斯特洛夫斯基
(1904-1936)

一九三五年獲得列寧獎章後攝

目次

原作者肖像	卷首
本書主要人物表	一
暴風雨所誕生的（據原文全譯）	1
輯稿者後記（維克多·金）	293
譯後記	297
三版題記	305

本書重要人物表

此表爲原書所無，現爲顧到閱讀時的便利起見，特就書中各主要人物（並非全體人物）間的關係，略加整理，編列卷首。又俄文中對於人名的稱喚，往往有狎稱，愛稱等幾種變化的稱法。這些變化稱法，凡在正文中會見用到的，都在該人名下的括弧中加以註明，譬如莎拉和莎洛綺，珈原是一人。諸如此類的地方，在正文中不再一一分別註出，以免打斷閱讀時的一貫性了。——譯者。

(A) 莫格爾尼茨基家的人物

卡齊米爾·莫格爾尼茨基——老伯爵。

愛德華·莫格爾尼茨基（愛琪）——他的長子，波蘭軍團的領袖，伯爵。

魯德薇嘉·却爾涅茨卡耶·莫格爾尼茨卡耶（魯德薇絲）——愛德華的妻子，伯爵夫人。

史丹尼斯拉夫·莫格爾尼茨基（史達斯）——卡齊米爾的次子，伯爵，德國軍隊中的軍官。

施節芳妮亞·莫格爾尼茨卡耶（施節薇琪卡，施節娃）——史丹尼斯拉夫的妻子，伯爵夫人。

佛拉琪斯拉夫·莫格爾尼茨基（佛拉捷克）——卡齊米爾的幼子，伯爵。

約瑟夫——莫格爾尼茨基家的親信老僕。

阿達姆——侍候卡齊米爾的男僕，約瑟夫的長子。

梅溪斯拉夫·普希高特斯基——約瑟夫的次子，原為莫格爾尼茨基家的馬夫，後加入游擊隊，成了一個革命工作者。

佛蘭茜絲嘉——普希高特斯基的妻子，侍候卡齊米爾而遭他污辱了的女僕。

赫麗亞——約瑟夫的孫女，莫格爾尼茨基家的婢女。

(B) 拉葉夫斯基家的人物

西士基蒙德·拉葉夫斯基(西格蒙)——水道技師，一個亡命的革命工作者。

雅特維珈·鮑格達諾夫娜(雅嘉)——他的妻子，一個縫衣女工。

馬爾采麗娜——雅特維珈的姊姊。

萊蒙德·拉葉夫斯基——西格蒙夫婦的兒子，被開除的糖廠工人，一個革命工作者。

(C) 其他人物

米赫爾生爺爺——鞋匠。

米赫爾生 婆婆——他的妻子。

莎拉——他們的女兒，一個被開除的縫衣女工。

梅葉兒·米赫爾生——莎拉的哥哥，鞋匠。

米赫爾生 媽——他的妻子。

毛靈——他們的四歲的小兒子。

格里哥里·柯伐樂——水道機師，一個革命工作者。

奧列夏·柯伐樂——他的女兒。

安德里·普他哈(安德留夏)——奧列夏的愛人，糖廠的伙夫，後來成了一個革命工作者。

華西列克·普他哈(華西卡)——安德里的九歲的小弟弟。

瑪麗亞·普他哈——安德里的母親。

巴朗克維契——糖廠老闆。

安涅麗亞——他的妻子。

阿勃拉馬赫爾——商業銀行行長，米赫爾生家所住的房子的房東。

希披爾曼——莎拉所工作的縫衣工場的老闆。

本納茨克特——區主教。

葉洛尼姆——神父。

柴樂契柯夫斯基——一個波蘭貴族，反動的「波蘭軍團」支持者之一。

華韋里——波蘭軍人，「波蘭軍團」的上尉。

柴命巴——「波蘭軍團」的中尉。

符隆那——「波蘭軍團」的憲兵隊長。

倍克侖道爾夫——德軍上校。

阿道爾夫·宋能蒲爾格——德軍少校。

希慕爾特克——德軍上尉。

柴莫依斯基——波蘭大貴族，公爵。

齊蒲理亞·葉美良·柴哈洛維契——游擊隊領袖。

唐尼羅·喬波特

伏羅別柯

沙巧克

梅捷爾斯基

萊昂·普歇尼却克(連卡)

游擊隊隊員。

巴特萊·華西里·史捷潘諾維契

榕那特·魏爾巴

奧里伐——一個年老的排字工人。

捷貝克——一個無賴浪人，反動的特務。

革命工作者。

第一章

門上輕輕的叩聲。魯德微嘉從書本上掉過眼來諦聽了。那輕柔可又堅定的叩聲又響了一下。祇有老頭子約瑟夫才是那麼叩門的——謹慎而耐心地，彷彿在預先為打擾而告罪。魯德微嘉不由自主地瞥了一下那古式時鐘的指針。

——一點鐘啦……什麼事情叫老頭子這末晚還跑來呢？

一本什勞姆斯基^①打蒲團棧上瀉落到地毯上，落在檯燈的光照里，閃耀着封面上的金字。一陣幾乎是微屑的輕寒，既不是爲了那披在魯德微嘉裸肩上的綢衫，也不是爲了那紛亂的不安，却叫她打了哆嗦。

「是你嗎，約瑟夫？」

「是我，太太。」

從那老僕人走進臥室時忘記了深深地鞠躬這一點上，和從他那茫然的神色上，魯德微嘉已經明白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發生了。

「愛德華伯爵大人到了，伯爵夫人……」

①什勞姆斯基，是波蘭著名的所謂民族主義小說家。這里是指他的書。——譯者

「你說什麼……愛德華……他在哪兒？」魯德微嘉是幾乎用了一種耳語的聲音來發問的，可是在她却似乎已在大叫了。

魯德微嘉什麼都準備着，可就除了丈夫的回家。幾次三番她試着想開口說話，可是不行。她不自覺地走出了房間。在大客廳里有着放在鋼琴上的燭炬的幽光。一個穿着灰色軍裝大衣的人正在從肩上解下背囊。他一下子應着那敞開着的門上的叩聲轉過身來。魯德微嘉本能地拉起了小衫——在她面前，背着光，站着一個一頂襤褸的皮帽子戴到眼睛上的陌生男子。魯德微嘉的眼光帶着驚恐盯住了這個陌生人的絡腮鬍。那軍人一把握住了魯德微嘉的手把她望自己身邊拉過去。她要掙開，可是那男子的手却抓得緊緊的。

古怪樣的鬍子險接近她的眼睛時，恐怖頓時像起來時一樣的消失了。如今，不管是皮帽子，不管是難看的眼鬍，都不能瞞過她了。愛德華的眼睛即使在幾千隻別的眼睛中間她也認得出來的——他那看似矇矓的眼睛，和在他們上面的細而灣的眉毛。可這又完全不是她的愛琪了，那慣是那末風雅的，閃耀着肩章的金光的近衛軍上校。

現在他有的是疲憊和鬍鬚，從骯髒的衣服上發出馬霍爾加[⊙]的鱗鼻的氣味，和濕大衣的討厭的水氣。

莫格爾尼茨基明白妻子的情形。他吻了一下她髮邊的鬍髮，可並不是她那顫動的豐滿的嘴唇，便放開了。她進來的約瑟夫站在一旁。

⊙馬霍爾加，一種劣質烟草。——譯者

「我這副樣子來見你，這該怪他的。約瑟夫不該在我沒有洗過澡和沒有換過衣服的時候把我的到來告訴你的。」愛德華平靜地，似作抱歉地說道，除了皮帽子，伸手去撫摩那蓬鬆的頭髮。這個熟悉的動作喚起了魯德薇嘉對於丈夫的舊情。她感到痛苦：親愛的人兒的骯髒衣服和不雅觀的形相一時會激起了她的嫌惡。忘記了約瑟夫的在場，她偎近了丈夫，雙手抱住他的頭，吻了那親切的，未曾改變的眼睛。可是才一下子，他已把她排開了，小心地，可又堅決地：

「慢慢來，魯德薇嘉，慢慢來……我得把這一身骯髒統統除掉，而主要的是——洗個澡。我好像覺得骯髒把我的全身浸透了：最近兩天來我搭在火車頭上，又睡在煤堆上，更正確一點——完全沒有睡過……」

當一小時以後愛德華打妻子的臥室里出來的時候，她又吃了一驚：鬚髮沒有了，可是他那鬚曲的頭髮也給剪短了。大大的，有樣的頭顱籠着明銳的顴角，像是給打磨過了似的。他委實不像他本人了，他從前是從不把他的頭髮剪短的，因為知道這對他並不合式。那件約瑟夫打老伯爵的衣櫃里拿來的灰色外套使魯德薇嘉想起了在尼茨[○]過度的她婚後的最初幾個月。便在那里她第一次看見他穿上便服……

「噢，如今我可以不用害怕了，我親愛的，而且甚至可以親嘴了，」他說道。

早晨帶着透過疎垂的窗帘的灰色光綫溜進了臥室。魯德薇嘉醒來了，但爲了怕驚醒丈夫，便動也不動，直

○尼茨，甯斯拉夫南方的一个小城。——譯者

望着那睡熟的人兒，愛德華沉重地打着鼾，綢緞衫合着他呼吸的節拍在那寬廣的毛茸茸的胸膛上一起一落。那兩角生有殘忍的皺肉的嘴巴半張着，沒有睡眠的夜晚，不斷的對於危險的提防——一下子都顯露出來了。疲憊，薰醉在烈酒，美食，和她的溫存中，他剛得同她談了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便睡熟了。

他到這里來，是因為她在這里的緣故。當然，他始終不會忘記過她。而這條從巴黎經過二道戰綫而來的遙遠而危險的路程，便是爲的她。不錯，他是受了某種使命的……但假如在這里沒有一個頂纏緞的波蘭女人在等着他，難道他會拋掉巴黎，拋掉軍部里的事情，叫自己遭受冒險和損失嗎？他說完了最後的幾句話便睡去了。從丈夫所能對她說的這一些話中間，魯德微嘉明白將有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了，而且她本人已料到將有怎樣的危險到來——她生活上的整個機構整個基礎的毀滅的，可怕的，吓人的粉碎。但她仍舊是慶幸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有他在時，便不用怕。一切，凡他所認爲需要的事情都將有所解決和成就的，像往常一樣。在他的寬闊的肩膀後面，她逃避了解決這些若干嚴重的實際問題的必要。

愛德華醒來了，正像他入睡時同樣的出乎意料。他們的視鏡相觸，大家微微一笑。

「當你正覺得有人在用鈍刀子割你，又一下子變了一些強盜臉在瞧着你的時候你醒了，你想一想這是怎樣的一種醒法呢？……可已經遲啦，是起來的時候了。」

「把眼睛閉上，愛德華，我要穿衣服了。」

他依從地微笑了。

從地毯上檢起那本跌落的書，讀了一下題名，看看她在讀些什麼。什勞姆斯基。『真實的湖。』那復活的，無我的，真理的羅曼主義……她沒有改變。還是一樣的要央人閉上眼睛。大孩子羅曼諾克的人兒……

在莫格爾尼茨基伯爵的故邸內，在她的全部二十七個房間中，開始了日常的朝晨生活。底層——其中一部分住着僕人——是早已醒來了。廚房里，人們在料理早餐。兩個管家和一個小廝在收拾堂屋和大客廳。樓上人們還都睡着。魯德薇嘉的使女，那個俏麗的二八年華的赫麗亞，老約瑟夫的孫女兒，待要去收拾她女主人的閨房，却碰了一個房門緊閉。老頭子不准人家去打擾伯爵夫人，叫今天不用上她房里去打點了。

細看着妻子粧台上的那些熟識的親切的小擺設，愛德華一面在等待魯德薇嘉回家。她不一回功夫便同着約瑟夫一起到來了。老頭子的灰白的頭低垂着。在藍色的哥薩克上衣里面顯出他那瘦峭的肩骨。老頭子是當愛德華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便侍候着他的。老頭子受着伯爵家人的信任，如同祇有準備撲向每個企圖闖進主人屋里去的人的老狗之受人信任一樣。沒有了約瑟夫，府邸便不成個樣子了。莫格爾尼茨基家人之穩熟約瑟夫，就像穩熟那豎立在大門口的兩個中世紀的胃裝武士一樣。那兩個武士的塑像，也便像約瑟夫是一代一代的傳替下來的。

老頭子是個僕人。而他的兒輩和孫輩，像傳代似的，也都做了莫格爾尼茨基伯爵家里的僕人。在十五歲的小伙子時候，約瑟夫最初開始伺候了愛德華的祖父。便爲了和一個愛德華所信任的管家帶着一點親，他才收

作了心腹的親信。

「你全照我告訴你的辦了嗎，約瑟夫？」

「是的，除了伯爵夫人以外誰也不知道。我要親自去收拾伯爵的房間。這個請收了，便是那個書房間的門上的鑰匙，那是通達伯爵夫人的臥室的。在您出門的日子，除了我和伯爵夫人以外沒有人進來過……當赫麗亞來收拾房間的時候，就請大人待在自己的書房間里。當然，小孫女兒是不會跟誰去說的，可是這樣比較更好一點。」

約瑟夫靜靜地說着，帶着老年人的蒼瘦。看到了他那留着長長的灰白絡腮鬍鬚的瘦臉，愛德華這會兒才覺得他在近三年中是多麼的衰老了。

「很好，約瑟夫。如今把關於這個德軍少校的事情講一講吧。他叫什麼名字？」

「阿道爾夫·宋能蒲爾格，大人。那少校佔據了家庭教師的房間。他有一個勤務兵。這混蛋老混在廚房里，跟阿達姆一起在僕室里過夜。少校大人是貴族出身，而且，我敢給您報告，是個規矩人。他禁止他的兵士到禽舍里去亂搞，可是他們還是殺掉了我們的鵝，母雞……」

「莊屋里有多少德國人？」愛德華打斷了他。

「一全中隊。已經有一個月了，他們的馬吃我們的麥子。總管老爺起先不答應，於是德國人便把他老人家抓了去，又來打開了倉房。如今，當少校大人住到了我們這里來，德國人雖然開始到鄉下去收草了，可是我們所

有的……」

「軍隊駐紮在什麼地方？」

「在大田場上。」

「好。你什麼時候上葉洛尼姆神父那兒去？我就在今天要見見他。」

「這會就去。沒有什麼另外的吩咐了嗎？」

「沒有了。」

在門口，約瑟夫停住了。

「可以對葉洛尼姆神父說起大人的到來嗎？」

愛德華躊躇了一會，肯定地點點頭。

剩下莫格爾尼茨基夫婦兩人單獨在一起了。愛德華走到妻子身邊。

「對不起，愛琪。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倒需要葉洛尼姆神父呢？難道我能相信有這種事情，你決定要向他懺悔自己的罪惡嗎？」她響鈴兒般地笑了。

愛德華溫存地揷着她。

「難道你不喜歡葉洛尼姆神父嗎？」

「不，可是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爸爸呀，弟弟呀，還有施節方妮亞呀，都沒有知道你的來到呢。」

「而葉洛尼姆神父倒要享受特殊的接待。你不用驚奇。我不能在夜里去驚動大家。正在這房子里就有着德國人，而我……是一個法國軍官。你懂了嗎？魯德薇絲！明天我就得上華沙去，而愈少人知道我的來到就愈好。」

「那末，還要來嗎？」

「我馬上就回來的，魯德薇絲。」

「而這回子，不跟我在一起消度這些時間，你倒去叫一個討厭的偽教徒。」

愛德華笑起來了。

「葉洛尼姆神父我需要他辦一件任務。這不是對你有興味的的事情。你要原諒我，可是，當葉洛尼姆神父到來時，我們需要單獨地談一談。他在主教那里有所請求。那是教會的事情……這是他的祕密，他會不高興有任何人在場的。但同時請讓我問你幾個問題。」

「我聽着，愛琪。」

「你說，這個少校是跟你們在一起吃飯的嗎？」

「是的，爸爸和施節芳妮亞邀他來同桌的。他品行還不錯。法國話講得挺好……祇是有時候他又帶來一個軍官，希慕爾特克上尉。那末粗野的一個巴伐里亞人。要是你聽到了他那俗氣的不高明的客套啊！而且老是要叫人明白這里的主人不是我們而是他們。爸爸說希慕爾特克在他覺得非常之親切，可是他在我却總覺得

毫無好感……」

愛德華從她的說話里面體味到了一點言外之音，他的眉毛便慢慢地蹙了起來。魯德薇嘉看出了丈夫的情緒，就用指尖去撫摩他的眉毛，舒平那額際的深刻的橫紋。這種沈默的接觸往往在無言中令他舒慰。接着，當她的手指移近他的嘴唇時，他不由得注視了她指環上的寶石的燦光。

「魯德薇絲，你把自己的首飾藏在哪兒了？」

她那柔軟的睫毛驚奇地聳了起來。

「怪呀，琪！你不問起我這三年來怎麼生活，而倒關心……」

「你這孩子，魯……我問起這個是因為我需要知道在你的手里我們有多少值錢的東西。以後我會告訴你爲什麼需要如此的。你不知道你的珠寶以前值多少金羅布嗎？」

「照媽媽對爹爹說，在我的嫁粧中給我的首飾值十七萬。至於你給我的珠寶值多少錢——這個你總知道。」

愛德華很快地在心里計算着：十七萬加十二萬——二十九萬。埋花園里的一小罐子十元金羅布票，——又有二十萬。在法國的銀行里有六十萬法郎。在倫敦的銀行里有魯德薇嘉名下的一萬二千鎊。加上我衣袋里的一萬七千德國馬克……所有這些，都能用金錢來計算的。大約有一百萬金羅布光景。其中屬於魯德薇嘉和我的祇有一半。而所有這個，便是我那七百萬私產中所剩下的了……當一切在大局惶亂而恐怖崩潰的時

候，目前是委實難以用資本去計算那一萬「捷夏埭」^①的土地，莊園和大田場，汽機製粉廠，製革廠，和那一千六百「捷夏埭」的森林的。所有這些都還得擔心……而當我們加入了半百萬金羅布，這個，到最壞的結果，也勝如沒有。

門外有什麼人的聲音和嬉笑。

「佛拉捷克，總而言之，要學得行動規矩！」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什麼人。
祇聽得一陣嬉笑作為回答。

「這是施節娃和佛拉琪斯拉夫，」魯德薇嘉不安地低聲道。「約瑟夫轉告了他們說我身體不好，而他們還是要來。」

愛德華走進了妻子的臥室，丟下她一人。很快地打開了自己的書房開門。

「暫時不要對他們說什麼，儘快的打發，」他說道，關上門。

「你怎末啦，親愛的？聽說你不舒服嗎？」施節芳妮亞啣着走進了房間。

跟在她後邊，正在門檻上，轉身進來了佛拉琪斯拉夫·莫格爾尼茨基。

「可是她呀，還是跟平常一樣的迷人，我用名譽來賭咒！」他唔喇唔喇着，又靈巧地繞過施節芳妮亞，趕到

①「捷夏埭」，一種土地面積的單位名。一「捷夏埭」等於二四〇〇平方「沙繩」，約合一〇五八五平方公

魯德薇嘉面前。

當他的黏膩的嘴唇望着她手上湮去的時候，魯德薇嘉就跟著往常一樣的起了一種厭惡的感覺。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可是這個白毛小夥子，隨着從孩子長成大人，在她覺得愈過愈討厭了。

「你看，魯德薇絲，化在我們小叔子的教育上面的一大筆錢是白丟的了。他呀，真是個賽馬的騎手，老巴望着趕上第一！」施節芳妮亞帶着半輕視的微笑說道。

佛拉捷克自鳴得意的正了正他的領結。

「爽快下手——是大司令們格言！」把那不愉快的談話轉到了另一個話題，佛拉捷斯拉夫就叫施節芳妮亞單把她在丈夫的來信中所得到的給魯德薇嘉說一說。

「史丹尼斯拉夫寫些什麼呀？」魯德薇嘉感到了興味，便摸着施節芳妮亞的肩膀，和她並肩坐在躺椅上。佛拉捷克在對面坐了下來，用着欣賞的眼光端詳施節芳妮亞的裹在長統絲襪里面的豐滿的小腿和魯德薇嘉的勻襯的腳。

「我親愛的施節額琪卡！」魯德薇嘉故意高聲讀着，讓愛德華在自己的小房間里能夠完全聽到。「我們的參謀部如今開到基輔來了。這是一個巨大而文化發達的城市，有不差的歌劇。譬如昨天我們就去聽了浮士德，而我們的上校，小老頭兒倍克命道爾夫驚嘆道：『完全跟在慕尼黑一個樣子！可也真是個野蠻的地方，滿處是匪徒。』我已經寫信告訴過你，當我們佔領了奧斯特洛喀城的時候，我得到了二個星期的休假，到小

巴洛維茨的我們那伏林斯基田莊去了一次。你是不能想像我對於在那邊所見聞到的一切情形之憤怒的。家屋遭了打劫——房間里空空如也，玻璃打破，甚至鐵器也給搗毀了。所有的機器都給偷走。大田場上，馬匹和牲口給農民們搶了去，穀倉被搗毀。除掉破敗的房屋以外是一無所有了。滿處的垃圾和廢墟。總管被殺，員工星散。靠了駐在巴洛維茨的佛蘭克富爾圖爾部隊的協助，我進行了偵查和搜索。帕西神父——一位俄國牧師，我便是住在他那里的——告訴了我怎樣並誰人幹下了田莊的搶劫。依着他的啓示，我們在村子里作了整個的搜索。當然，我們所找到的是慘酷的殘餘。全部分堆在三間屋子裏。我提議請佛蘭克富爾圖爾部隊移駐到我們家里來。葛特曼民團的首領（還記得那酒館老闆馬蘇連柯的兒子嗎？）和他的家人也搬到我們的屋子里來了。我派他做了臨時的田莊總管。他看起來是一個很有用和能幹的小夥子。他答應我取回田莊的一切，直到最後一塊木片。目下我便出三十馬克也找不到更好的總管了。他在村中一切都知道，而且一切凡能取回的他都可取回。在佛蘭克富爾圖爾部隊和他呢，最好是住在村側——那里他們大家都在一起，而且，在遭到襲擊的時候，他們比較容易防禦。老實說，四處滿都是遊擊隊。可惜所有那位牧師對我指出的人們在我們到達之前全都走進森林去了。就祇剩下了「鄉下佬。」爲了叫這班混蛋知道大肆搶劫並不有趣起見，我吩咐馬蘇連柯拷打了最壞的不良分子。當然，我並沒有動手執行……」

「多可怕！」魯德薇嘉小聲說道，把拿着信的手放到了膝頭上。

「是啊，這一下子可叫史丹尼斯拉夫和施節娃完全破產了。在巴洛維茨雖然還有房子留着，可是加林斯

葛的房產完全給燒掉了。我祇是不懂他在那兒婆婆媽媽些什麼。要是我呀，就把全村絞死，從這些畜生那里拿定所有的牲口、馬匹和糧食。」佛拉琪斯拉夫搶着說道。

「我說的可怕，是當人們要用鞭子打人的時候；也許，這些人里面沒有一個有罪的。而史丹尼斯拉夫幹了這一手！我不知道……但這樣是算不得真正的貴族的。」魯德薇嘉激動地打住了他。

「那種想法在你是好的。嘿！你們跟愛德華保住了全部，可是我們跟史丹尼斯拉夫如今是幾乎成了要飯的了。」施節芳妮亞惱了起來。

「知道你也說起『真正的貴族』這些字眼來，那倒是有興趣的。」佛拉琪斯拉夫挺了起來，「難道祇有你們却爾、涅茨基族人才當得起這個榮譽嗎？」

「够了，佛拉捷克，够了！」施節芳妮亞搖着手。「我看你們是不想聽謊信了。」

她是一個木材商的女兒，那人的鉅產很不錯地爲他買得了貴族的紋章，而那老是在她覺得可笑的佛拉琪斯拉夫的雄雞般的傲慢，可激惱了她。

佛拉琪斯拉夫還想說些什麼，但有人在門上敲了起來；進來的一個高大的男僕，報稱老太爺要見太太，於是恭敬地退了下去，讓進那肥胖麥馳的老人，他，慢吞吞地，以艱難的脚步走進房來。

——約瑟夫目前就要同着葉洛尼姆神父來了，但這時候，彷彿故意似的，大家都一時聚了攏來，而且，看起來是不會馬上就走的。該預先關照約瑟夫，教他把葉洛尼姆神父直接引到愛德華的書房間里去的。可是總而

言之，這一切有點兒古怪。愛琪來了，而誰也不知道！難道這對他是危險的嗎？但眼前還有這個討厭的小夥子哩！
——魯德魯嘉煩惱地想道。

「該死的秋天！我又十足的病了，我不知怎麼的發着冷。」阿達姆把我的腿蓋起來，扶着我走，把床鋪起來。
老人在困難中擠出話來，雙聲說道。喘息塞住了他，他沉重地呼吸着，吁着氣。

阿達姆走了過來。

「爸爸，我們在唸着斯達夏的信哩，」施節芳妮亞說道，扶着老人並排坐下。

伯爵的沒有光彩的眼睛活躍了起來。

「唔，說的什麼呀？講講看！」

信的前半封又給老人重唸了一遍。接着施節芳妮亞便繼續讀了下去。

「我不能寫出一切情形，雖然信件是由軍用郵局遞送的。遺憾的是，我不能說什麼可以告慰的話。烏克蘭已開始像一座蜂窩了，在牠上面刺着好些尖刺。而這些尖刺中之一——便是我們的德國軍隊。蜂兒全都時常螫人。沒有鐵紗網而走到洞口去是危險的。誰知道呢，也許，我馬上就跟你們見面了。姑且期望命運不要給我們安排下悲劇，而我們將得到生命和平安。愛德華可有什麼消息？你們大家都好嗎？問候你們大家，我的親愛的人們，魯德魯嘉，父親和佛拉捷克。而你，施節魯琪卡，我親個吻，並且……」唔，這里是關於我私人的了。」施節芳妮亞笑了一下。「我很高興，史丹尼斯拉夫要來了。可真是要命的煩悶。這個無休無歇的戰爭已經開始沉悶起

來了，特別是近來的幾年，整整的一季中總共不過有了二場不大的舞會。最有趣的人們都在前線。你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到處是這個兵役。在此地的特殊環境中，在莊稼漢的烏克蘭。我想，在柏林和巴黎人們都在過着摩登的生活，而此地就可能在煩惱中失掉了頭腦。」

「我可看不出來這時候有什麼可快活的。」老人生氣地說道。

「怎麼有什麼？史達斯就要來了呀。」

卡齊米爾·莫格爾尼茨基不滿地望着施節芳妮亞。

「在別人看來也許會來的。信上說得清清楚楚，德軍的情形極不穩固。你不難想像，如果他們放棄了烏克蘭，會遭到什麼的。布爾什維克們就要從此地到他們那里去了。」

佛拉琪斯拉夫不禁打算輕蔑地嗤笑了。

「喏，你呀，爸爸！在烏克蘭有着三十萬德軍。這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可是布爾什維克——這是武裝着來臨鎗的農民羣衆，一見裝甲車就逃散的獸羣。希慕爾特克對我講過他們怎樣把這班畜生從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趕到羅斯托夫。這位上尉確信德國人馬上就要佔領巴庫了，以後就是莫斯科。」

老人揮揮手。

「唉，請你同着你的希慕爾特克閉嘴吧！他在自己的鼻子下面是不能叫人問起這些莊稼漢的！當農民們

○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波蘭東部的一個小城。——譯者

在柴榮契柯夫斯基的草原上收取乾草的時候，你的希慕爾特克和宋能蒲爾格幹了些什麼呢？據說就是帶上一中隊人到那邊去還是危險的。而在巴朗克維奇的糖廠又怎麼樣了呢？可笑！就有那麼一羣帶着鐵鎗的少年人，不肯放棄他們的三個小時給工廠。可是在你，這個倒好像是小意思！我們大家天天都可能醒來在火餓里的。我就不能安靜地睡覺。我知道這些畜生們在什麼地方有本領，他們已經學會打擊了。祇有力量才能鎮壓他們。我怕想到如果沒有這種力量將怎麼樣。德軍——是我們唯一的支持。要是他們一走，我們就完了！

老人喘着氣，在長着青筋的鬚邊，血管漲了起來。

他苦惱地嗆咳着，搖幌着整個的身軀。

大家都沉默了。

魯德徽嘉走到窗前。

在大門口停下一輛四輪馬車。

「對不起，我要少陪你們一會兒了，」魯德徽嘉說着，向門口走去。

「我完全爲您效命，愛德華大人！」當魯德徽嘉留下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葉洛尼姆神父靜靜地開口道。

他們相對坐在書桌前的大圈椅中。葉洛尼姆神父的小而黑的亮晶晶的眼睛藏在眯攏的睫毛後面謹敬

地望着莫格爾尼茨基，愛德華感到——雖然是彷彿如此——葉洛尼姆神父簡直是疲倦而在打瞌睡了。

「葉洛尼姆神父，您對於我的來到不至於覺得驚奇吧？」愛德華注視着他那對話者的撩着瓏帶上的黑色流蘇的黏膩的手指。

「驚奇嗎？……也許！」

他們的目光相遇了。這是一種沈默的相持，繼續了不多一會兒，愛德華感到他彷彿觸到了刀尖。

「我想，我來跟您開誠佈公，而且直截了當地談到事情的本身吧。」愛德華打破了沈默。

葉洛尼姆神父試探地望着他。

「卡馬里尼主教大人吩咐向您轉致歡迎和一張小條子，這兒就是。」

葉洛尼姆神父當下掏出了一張小紙片，上面用拉丁文寫着一些類乎藥方似的東西。

——當真從他那里可能弄得到不壞的打手的，——愛德華在腦子里想起了，注視着葉洛尼姆神父的確，葉洛尼姆神父有的是生着堅強的四方下巴和粗頸項的碩大的頭顱。在黑色的法衣里面可以窺見他那肥大結實的身軀。

「我有一點明白，他大人是要我來幫助您的，甚至更進一步——履行所有您打算要我接受的一切。」葉洛尼姆神父終於開口了。

「您明白得很對。可是據我所知道，您對於梵諦岡的新方針完全不明白：以後您將接到關於這個計劃

的詳細說明，可是現在，我來講給您聽事情是怎麼一個情形。」愛德華答道。

「是，這是我極感興趣的。」

「唔，是這麼的，葉洛尼姆神父，」愛德華用着幾乎是耳語的聲氣開始說道。「您自然是明白德軍的情況的囉？」

「是的，大概說起來……」

愛德華打側袋里掏出一張地圖來，把牠打開在桌子上，兩人俯身湊在這上面。愛德華的手指慢慢的從黑海移向波羅的海。

「舉個例子，這些就是德軍的佔領地區：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卡柯夫，總共是全部的烏克蘭……從這里，到達波爾，隨後就是白俄羅斯，立陶宛，拉特維亞，而終於愛沙尼亞。這幾乎有德國本土的三倍之大。我說的祇是德國，」愛德華接着道，「因為奧屬匈牙利在此地佔着第二等的地位。根據法國總參謀部的資料，奧國德軍司令部配置在這個區域上的，充其量，不會超過二十九個步兵師團和三個騎兵師團。他們的軍隊的總數——是三十二萬人。」

葉洛尼姆神父不禁失聲笑了起來。

「我知道您爲什麼發笑，葉洛尼姆神父，您以爲，算起來，德國在領土上擁有幾十萬軍隊，而目前法國在那

里並沒有「一個兵」在這一點上。巴黎是不值得一顧的。我說「目前」，因為戰爭還在繼續着。而戰爭，葉洛尼姆神父，不僅造成新的領區，而且也造成新的政權。目下我要對您公開一些是軍事秘密也是使我來到此地的事情。一來，德國已經打了敗仗……」

「打了敗仗？」葉洛尼姆神父掩不住自己的驚慌了。「難道英國在西線把她粉碎了嗎？」

「不，戰線還是守着，可是這已經是一種痛苦了。他們的致命傷是從內部來的。我們的軍事情報報導了關於在奧國，也在柏林和漢堡的整批起來了的工人和士兵。在裝甲兵團中有一團起了暴動。叛亂一天天的在增長，統治當局已經沒有力量來對付他們了。無可懷疑的，在最近的日子內就會有關於奧國和德國的革命的消息傳來了。德國人垮了台。什麼也不能對他們有所補救了。既不是俄羅斯的最富庶的地區的奪取，更不是從烏克蘭輸出糧食和牲口到鬧着饑餓的德國去。國家沒有力量足以繼續戰爭了，因為她的背脊是在火燄里。奧國便是僅僅靠了德國的幫助才一般地維持着的。您看，德國也受到了跟俄國一樣的遭遇。假如以為革命的蔓延不會從俄國進入到歐洲，那是愚蠢的。它已經進去了。盧登道爾夫。他本人便知道，從烏克蘭調到法國前線去的德軍部隊是染上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沒有鬥志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會拉走別的……」

「您說，愛德華大人，這僅僅是關係着德國的嗎？」葉洛尼姆神父打斷了他。

幾秒鐘的沉默。愛德華這時才感到在沒有燬滅的書房間里的寒冷。魯德微嘉在客廳里彈奏鋼琴，依稀可

聞。他沉重地倚在安樂椅中，閉了一下眼睛，擦開了音樂的溫熱、優美和悠揚的一切，沈湎而嚴厲地說道：

「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能吞噬整個世界的，如果不在胚生的時候把它消滅。」在愛德華的聲音中響着一種殘酷的堅決和一種恐怖——祇有坐在他對面的偽教徒才能憑着銳利的感覺把握得到。愛德華站起身來，踱了幾步，於是，停住在葉洛尼姆神父面前，接着說道：「德意志帝國的整個建築被推倒……再下去便怎麼樣，那就難說了。如果柏林響應着莫斯科而建立起蘇維埃來，那便將是一個可怕的威脅。在被包圍的革命的陣營內當真組成了聯合隊伍——那便要覆蹈在烏克蘭的德國人的命運了。但如果就會民主黨人——我說的是右派——在自己手里握得住勢力，那末民主的母鷄就會化成帝國主義的鷹隼，而德國在幾年內也就會轉演成一個巨大的強國的角色了。」

在葉洛尼姆神父的眼睛里，愛德華猜測到了一個無言的問題。

「您也許要問，我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德軍可能把我當作法國間諜而鎗斃的此地吧？」

「我似乎沒有說過這話。可是我想這是會叫我感到興趣的。」

「很好。請原諒那番冗長的開場白。就說，我為什麼到此地來呢？……祇要柏林燃燒了起來，在烏克蘭和波蘭的德軍就要崩潰了。這是無疑的。德國人一走，所有被他們佔領的地區就要落到紅軍手里。您自己想像一下，到那時將遭遇到什麼？赤色的莫斯科——赤色的柏林這——就是歐洲的完蛋。無論是法國或英國都不能容許這個的局勢將大大的改變。早時有奧國德國軍隊充着把歐洲從共產主義的俄羅斯隔開的壁壘。如今這

座壁壘塌倒了。如果我們不造起另外一座來代替牠，蘇維埃就會激起一切……」

「那末怎麼能阻擋這個呢？」緊張地傾聽着的葉洛尼姆神父問道。

愛德華把地圖拿在手里。

「建立擁有國家軍隊的波蘭共和國，牠可以在西方堵住赤色的道路。拉特維亞和愛沙尼亞獲得獨立，同波蘭和羅馬尼亞一起在法國保護之下，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建立武裝地帶。英國則把住慕爾曼^①和阿爾漢喀爾^②。聯軍陸戰隊將從北部壓迫紅軍；艦隊——則從波羅的海。第二個英國地區——是北高加索，巴庫，中亞細亞。法國艦隊呢，最有可能開進黑海，佔領奧德薩和其他港口。日本則侵入海參崴，而且已經在西伯利亞發動了。這當兒俄羅斯的白軍和捷克斯拉夫軍團便也要直接行動。波蘭在這時候就要試行佔領右岸的烏克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而如果這個不成功——便在那里組織敵對蘇維埃的政權。莫斯科是被按在這個圈子裏呼吸着。可是我們波蘭人則應該趁紛亂還沒有把我們四周包圍起來的時候趕上去。應該準備好武裝力量，牠也許能用火鏟來灼焦一切存心想在德軍走後在波蘭組織蘇維埃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的人們。我們所要緊的是利用時機，聚集力量，武裝他們，建立政權機構，憲兵隊。法國肯借給我們軍火，武器，派遣一千五百名軍官。到那時候我們另外再談。可是目前必要的是行動，而且要出之最堅決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這問題不僅是一般的政治

① 慕爾曼，白海西部的俄羅斯北極海岸地帶。——譯者

② 阿爾漢喀爾，歐俄最北部的一個城市。——譯者

的，而且更是你我的命運的。如果我們不去消滅波蘭的布爾什維克，他們便要來消滅我們！」

愛德華住了嘴，看着地圖。於是，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補充道：

「唔，主教大人會托我轉告您，說是如果您的工作表現得有成績，那末他是不會再有比您更適當的駐伏林尼◎的大主教的了。」

葉洛尼姆神父的小眼睛不改他的平常的神情。

「我候着您的吩咐，愛德華大人。」

「很好，葉洛尼姆神父！」愛德華坐了下來。「總之，我們要行動……兩天以後我要動身上華沙去參加一個會議。在這個當兒您要憑着機警去觀察您周圍的同人。這要幹得謹慎。」

看到了那偽教徒的手指的煩燥的動作，愛德華明白最後的幾句話是不用講了。

「關於我的來到和我的任務——暫時不要聲張。再過三個星期就是我太太的生日。借着這個名義，我們要在這裏邀集周圍一帶的望族和對於我們的運動感到興趣的最有地位的人物。同時您要自己去召集教士們的聚會。隨後您要個別地去接觸當地的政界人物。在他們中間誰最有勢力？」

「波社黨」◎員史拉特克維契律師。」

◎伏林尼，烏克蘭的一個大省分，其都會即為齊托米爾。——譯者

◎「波社黨」，波蘭社會主義黨的縮稱。——譯者

「他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嗎？好快！混帳東西！您對他要小心，葉洛尼姆神父到情形明朗起來的時候。這個老鬼會三次把我們出賣給德國人的。我要從華沙帶幾名軍官來，他們須混到那些高等家庭里去。我們要開始物色人手，要祕密把他們武裝起來……叫您的同事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在傳教中加入為祖國和偉大的波蘭而鬥爭的宣傳。如果有人竟逮捕了他——不用擔心，我們去贖他出來！我會弄錢來的。目前這里有一萬五千馬克。唔，要警告人家謹防德國馬克的迅速破產。在華沙我將會見聖使，並請求贊助，為您的進一步的行動。而目前的基本任務——是聚集力量……這大概就是我所要對您說的一切了。現在我請您勞駕到柴莫依斯基公爵那里去一趟，把這封信交給牠。」

兩人站了起來。

第一章

佛蘭茜絲嘉望着那個劈柴的小夥子。他揮動着，劈打着，木柴的小片老遠地飛開去。再一下，又一下……木柴堆迅速地高大起來。斧頭輕鬆地揚起，在這上面，叫人感到結實，以及青春的力量。

「你也得休息一下啊。要趕着上哪兒去呢？」佛蘭茜絲嘉說道，一面在摺疊着打拍過的地毯。

少年人狐疑地望着了那個丫頭。他的眼睛是藍的，上面長着烏黑的眉毛，宛如飛翼。

——出色的孩子，不聲不響的，雖然還不知道這個事情。嘴唇還是孩子家的，沒有給親過吻哩。——佛蘭茜絲嘉用了老練的女人的眼光鑒察着。

她向他微微一笑。在這個長成了的和富有精力的小夥子身上，有着一種更好的未經接觸過的什麼。但奇怪的，他的嗓子不是青年人的破嗓子，而却是堅實的，男性的。

「也許，要我來幫你一起幹嗎？」

「那倒不是！」佛蘭茜絲嘉答道。「可是你老實從今天早上起就不休不息的幹着活，好像有誰在逼着你的。你吃過中飯了嗎？」

「我……那個……並沒有吃過什麼中飯。而人家也不肯。」

「你啊，說呀！傻子！幫着把地毯拿進去。隨後我們到廚房里去吃東西。我也沒有吃過中飯呀。」

小夥子在躊躇中。

「並沒有那末講定啊……你們那個穿着藍外套的老頭子，他僱了人，並沒有說起吃中飯。」

「這是我的公公……拿着地毯走吧，他們那里養得起幾十人哩，不祇你一個。別怕，他們不會窮在這個上面的！」佛蘭茜絲急急地整了一下前襟。

青年人攙起地毯，把那大卷兒放上了肩頭，便隨着丫頭走進府邸去了。

「巴爾巴拉，給我們一點兒隨便什麼東西吃吃，儘多些！小夥子要喂一下了，而我也餓透啦。」走進廚房，佛蘭茜絲嘉說道。「爲着這一次宴會，屋子里整個兒翻了天，臨到當時又怎末樣呢……招待上百的客人。坡里來的樂隊……聖母啊！已經有好久不這個樣子了。」佛蘭茜絲嘉說道，叫小夥子在桌子前坐定了，巴爾巴拉已在這上面放好了盛着肉菜湯的盤子。

「你叫什麼名字？」把第二道盤子拿給小夥子的時候，佛蘭茜絲嘉一面問道。

「萊蒙德。」

「姓呢？」

「拉葉夫斯基。」

「你是城里人嗎？你有父母嗎？」

「有。」

「那末你怎末看樣子好像過得很糟呢？怎末當了小工的父親在打仗嗎？」

「不。」

「那末在哪兒呢？」佛蘭茜絲嘉問個不休。

青年沉默着。

佛蘭茜絲嘉領會地透了口氣。

「把你趕出啦，可對？」

勃蘆亞奔進了廚房，把眼睛向那陌生小夥子溜了一下，拉着嗓子說了起來：

「東家們要上柴莫依斯基家里去了……伯爵夫人坐車，少爵爺騎馬。如今安涅麗亞要給伯爵夫人施節芳妮亞捲頭髮了，而我要上馬房去傳話備馬啦。」

門兒又開了，約瑟夫走了進來。

「厨房里又有外人？我怎末說的，佛蘭茜絲嘉既然如此——趕快吃吧，樓上在喚你吶。」他懊惱地說道。

「可是這算什麼吶？安靜地吃點兒東西也不給！從清早到深夜地奔來走去，還是不算數！還老是嘮嘮叨叨的什末呀！」佛蘭茜絲嘉嚼着東西回嘴道。

「歐，歐，住嘴！」約瑟夫怒叫道。「而你，孩子，把工作做完，然後來享受你所要的。要你做的事情不多……把木柴就堆在那兒，在後門口的小屋子裏。院子打掃乾淨，然後來拿錢。喏，回到原處去吧！」約瑟夫提起了嗓子。年青人站起身來，那麼急速，竟使老頭子往後直退。

「多謝款待，」掉過身子，既不對着佛蘭西絲嘉，也不對着約瑟夫，萊蒙德勉強說了，便匆匆轉身回門口趕去。

當最後的一捆木柴被堆起，院子打掃乾淨了，萊蒙德便穿起他的毛衫，把斧頭挾在脅下，向着大門的通道走去。

府邸聳立在高地上，在流着小河的山麓。向着小河，高聳着兩座寬廣的石砌階台。那兒，在峻岩的起點，弧形地伸展着花壇和一公尺高的鉄絲網。在階台上——是有着荒涸了的噴水泉的圓形蓄水池。在從前，這地方是莫格爾尼茨基伯爵家的堅固的堡壘。河邊的塹溝的遺跡依然殘留着。

府邸的前方伸入花園。傍着大門的通道——是一片用水泥砌成的巨大的半圓場。寬廣的，鋪撒着美麗的細砂的走道通向花園的大門庭。豐實的果園把邊屋、馬房和僕人宿舍從府邸隔開。

門口停着一輛敞座四輪馬車。強健的馬夫好不容易地控御着咆哮的馬匹。被制住的漂亮的公馬不耐煩地用蹄子打着水泥地。對走近前來的萊蒙德橫過兇惡的眼光，威脅地嘶嘶着。

「歐，別胡賴，鬼東西！」馬夫對着那匹公馬叫道，緊了緊繮繩。

傳來了輕盈的步聲。萊蒙德轉過身來，遇到了魯德微嘉的眼睛。她的眼睛對他僅僅一瞥，可是他却呆住了，帶着驚奇，不住地望着她，像小孩子們看人似的。

她輕盈地上了馬車。

「施節芳妮亞呢？還有我的馬阿楊，到馬房里去，立刻就把拉斯卡帶來給我。我要吩咐多少次呀！」有人在萊蒙德背後厲聲叱喚道。

馬夫沉重地跳下了車座。

「總得有人來管住馬呀，大人！」

「噯，你！你在這兒幹什麼的？去管住馬！」穿着騎兵短外套和綁腿的少爺，神氣活現地對萊蒙德叫罵過了，便傲然嘮了一下厚嘴唇，滿不耐煩地在手里晃着「司的克。」他還留着鬍鬚，短而濃密。

「我不是您的僕人……」萊蒙德開了口。

佛拉琪斯拉夫愣了一下。接着便在一股狂勁中揮起了司的克，可是沒有打下去；憑感覺來推量，一打之下，這小夥子是幹得出把斧頭劈開他的腦袋的。

「那末就打這兒走開。誰放你上這兒來的？噯，是約瑟夫還是誰！你們這班鬼東西全到哪兒去了？」佛拉琪斯拉夫對着那個離他而去的人叫罵着，從馬夫手里接過了繩子。

萊蒙德慢慢地從大門口走到旁邊去，一直上廚房里去算帳。

這時候施節芳妮亞走了出來。

在那道把高地和山岩隔開的鐵絲網過去幾步路的地方，萊蒙德停住了。他的注意落在在一輛沿着小路飛馳的馬托自由車上面；駕着它的是一個肩背短鎗的德兵。馬托自由車出現在那輛馬車面前了，由於它那震耳欲聾的馬達的爆發聲，幾匹馬都竄到了旁邊去。那匹公馬用後腳直站了起來，折斷了車槓。備拉捷克丟下馬繩便往大門口直逃，避過了馬蹄。那個兵閃過了衝撞，便開足馬達拐着小轉灣把馬托自由車轉入一旁。這麼一來，那幾匹馬便一直向前奔向山谷去了。施節芳妮亞的驚恐的銳叫正好激勵了牠們。再不消幾步便要全體翻落下去了。馬兒們是不知道被灌木林所遮住的崖谷的。萊蒙德打橫邊對着那些怒馬趕上去，在這一剎那間，他知道他不能讓那獸類的驚狂引起他的慌亂。牠們會在他來得及作任何措置之前把他踐踏了的……而恰在最後關頭上，他把斧頭插在自己手里。那匹公馬的粗野的鼻子，如今已在他的面前了！……斧頭在前額上可怕的一擊打倒了馬匹。便在這當兒青年人一下又一下地劈着那鐵的車槓。在這上面，第二頭失足的馬匹也倒地了。

呼叫之下聚攏了所有的僕人。人們把蒼白失色的魯德從馬車中解救了出來，到這時候，那些馬匹才扑到在地上，在它們下面則躺着萊蒙德。當最後他被解救出來的時候，他已沒有了生命的現象。人們把他平放在地上。臉上不見血色，他彷彿睡得好熟的樣子。

男子們在馬匹的四周忙亂着。那匹公馬帶着裂開的頭骨，那麼安靜地躺着，彷彿有人把它收服了似的。

「他竟然打斷了它的頭！殺死了那麼可愛的一匹馬！」終於，恍然若醒的佛拉琪斯拉夫說了。

「感謝上帝，伯爵夫人沒有受傷！耶穌基督啊！但願如此！愛德華伯爵又出了門，」約瑟夫在嘴唇的顫動中乾澀地訥訥着說道。

不一會，佛拉琪斯拉夫的驚慌換上了瘋狂，他便把圍着的僕人們打了一頓。

「都是爲了你們，鬼飯桶！偷懶，沒用的東西！人家駕馬車的時候，你們大家都在什末地方？怎末讓丘八帶着飛輪車闖到此地來的？」

這件事已傳到了剛剛走出屋子的宋能蒲爾格那里。少校走到魯德薇嘉面前去爲她那不快事件的起因告了罪。佛拉琪斯拉夫急忙走到他那里去。

「少校先生，我要求把這個蠢東西抓起來，他差一點兒害死了伯爵夫人……況且，馬兒值上幾個馬克，您的這個傻蛋一生一世也賠不起。以後您應該吩咐您的兵士，此地不是走車的門道兒。」佛拉琪斯拉夫斷斷續續的打着德國話說道。

高大，枯燥，像鯉魚一樣，少校親切地放過了魯德薇嘉，轉過身來對了佛拉琪斯拉夫。

「您要我怎麼是好呢，少年人？」

「我對您不是什麼少年人，而是莫格爾尼茨基伯爵！請您不要忘了這一點，宋能蒲爾格先生！」

「很好。可是如果您要繼續用這種口氣，那末我說給您聽，馬托車手是履行他的職務，不應該爲了您放開馬韁把伯爵夫人丟着不管而負責的。」宋能蒲爾格頓住了，便帶着侍兵走進屋子去，在途中打開了一隻寫着「絕對機密，火急親啓。」的封套。

在這一番混亂中，人們忘後了萊蒙德·魯德微嘉第一個注意到了他。

「啊呀，天，你們怎麼丟着他不管啦！」她叫了起來。「這會子就把他抬進屋子去，施節娃，請少校派個救護兵來……」

少校在自己的房間里讀着：

「轉來密電……匈奧間有極大騷動……陛下及親王未允出幸……着即專心維持軍紀以迄搗動份子之願演……唯最高指揮盧登道爾夫之命令是從……」

「確切指令即到……閱後付丙。」

宋能蒲爾格低聲唸道：

「沉重的昏迷，這是暈猝，不是受傷，暫時不用把他包紮起來，現在我們用樟腦劑來把他刺激一下。」在軍

服袖子上帶着紅十字臂章的德軍救護兵說道：

萊蒙德躺在吸煙室中的寬大的軟榻上，蓋着溫暖的衣服。下人們阿達姆和佛蘭茜絲嘉在看護着他。施節芳妮亞也在他們的張羅中體驗到了真正的同情。

當萊蒙德開始蘇醒過來的時候，魯德薇嘉走進了房間。

「咳……脈搏清楚起來了……少年人的經過很好。現在他需要完全的安靜……這怎麼的搞起來會來了？我該走了。過一個鐘頭我再來。可是不要單獨丟着他。」救護兵說着，便離開了軟榻。

「你們可以走開了。」施節芳妮亞轉身對着佛蘭茜絲嘉和阿達姆道，「我們跟伯爵夫人幾個人待在這里好了。一切都沒事了，他醒過來了。」當單獨剩下了她們兩人的時候，施節芳妮亞輕輕地回答了魯德薇嘉的無言的訊問。「你不覺得他挺漂亮嗎，魯德薇嘉？」

「施節娃，你怎末不害羞！」

萊蒙德在困苦中抬起了沈重的眼皮。坐在他枕邊的施節芳妮亞親暱地向他俯着身子。青年人以矇矓的眼光睜睜地看着那個不相識的盛裝的婦人，看着她那伶俐的眼睛，那靠着口紅而顯得鮮艷的嘴唇，祇不明白他是在什麼地方以及發生了怎麼會事。

施節芳妮亞小心地給他講了一切經過的情形。他試着要把衣服穿起來，可是施節芳妮亞阻制了他：

「安靜地躺着！」

看到了他的動彈。魯德微嘉便向軟榻邊走了過來，握住了萊蒙德的手：

「我怎樣才能謝您呢？」魯德微嘉靜靜地說道。

窗外又響起了載着少校的馬托自由車。這時萊蒙德才想起了一切。他開始發冷而不舒服起來了。

「我的衣服呢？我要走了。」他囁嚅道。

「馬上就叫人給您拿衣服來，幫您穿上。可是您還不應該走開，目前您的力氣還沒有恢復哩。」施節芳妮亞說着，便跟在魯德微嘉後面走出了房間。

在頭暈中搖晃着，差點兒沒有跌倒，萊蒙德穿起了衣服。這時約瑟夫走進了房間，拿着羽紗的衣服，長統靴子和獵裝短外套，他看到萊蒙德已經穿著好了。

「這是太太送來給你的。」約瑟夫把那些送來的東西放在椅子上。「此外，她還吩咐給你兩百馬克。」他把一疊鈔票遞給那小夥子。「又吩咐給你吃點東西，然後把你送進城去。」

房間在萊蒙德的眼前慢慢的打轉。他用手做了一個衰弱的姿勢來保持了平衡。

「在劈柴上我能算到多少？」他問道。

「在劈柴上，照講定的，是三個馬克。可是已經給了你兩百了，還要什麼呢？」

萊蒙德在一疊鈔票里面拿了三個馬克，把其餘的留在桌子上，便默默地走了出去。

在花園門前，他回頭看了一下，又對着田舍望了好久。於是便慢吞吞地望城里走去。風括着他的臉，拍着他

的衣襟。他一路上顛簸搖擺，像喝醉了酒似的。

「上尉先生，這兩張通行證不合規定。你待怎末吩咐？」下級騎兵軍曹行了個敬禮，報告道。

希慕爾特克看了一下那兩個被逮住的人。其中的一個，駝背的，滿臉蓬鬆着刺硬的鬍鬚，有一副澳大利亞士兵的猛厲的樣子，惡狠狠地望住了他，不時眯着眼睛，彷彿那軍官的香烟溜進了他的眼睛似的。另一個是高的，留着長長的像烟灰那般灰白的鬍鬚，穿着黑色的褲子，下面穿着軍靴，靜靜地站着，若無其事的打客車的車廂中隱着進來的人們。

「您的通行證上爲什麼沒有檢印？」希慕爾特克嚴厲地問道。

「已經有了三個，可是第四個沒有——誰也沒有。一整批人回鄉，他們都沒有檢印。」彷彿有點幸災樂禍似的，那第一個人口吃着答道。

「你怎末站法的？立正！我來教你怎末對長官說話，混蛋！什末樣的波蘭人爲什末沒有肩章和帽章？你私逃嗎，下流東西？」希慕爾特克大叫道，最後，終於把他那一中隊被派在車站上搜捕匈與逃兵而三天未曾替調過的值班這一肚子怨氣吐到了那人身上。

「怎末我是逃兵呢？在俄羅斯被俘擄了，而今是回到本國去的。請看吧。」放低了聲氣，那兵士回話道。

希慕爾特克察看了被拘留者的文件。在那發給戰俘梅溪斯拉夫·普希高特斯基的破爛髒污的證明書

上有着基輔司令部的圖章，附有簡短的註錄：「查訖，殘廢兵，准予到達居住地點。」第二張證明書上的姓名是西格蒙·拉葉夫斯基，華沙的水道技工，他也是被准許到達他家庭的居住地點的。

「你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在俄羅斯做什末的。」

「掘馬鈴薯的，上尉先生。」

希慕爾特克在那兵士的答話中聽出了隱隱的譏諷。

「沒有什末了，你給我坐下，一下子我們來判定所有這些事情……而您又爲什末沒有檢印呢？」希慕爾特克轉向那高個子道，勉強地用「您」來稱呼他。

「我不會講德國話。」那人用波蘭話答道。

「他是波蘭人，不懂您的話。」一個兵士譁譯道，「咱們跟他是一塊兒走的，他也是到司令部去蓋檢印的，可是那里沒有人蓋到檢印。咱們跟他是同鄉，本地人。」

解釋並無用處。所有這幾天來希慕爾特克的刺激受得難以自己抑制得住那猛烈的發洩了。這一回他很想給那個小兵一記耳聒子，這傢伙在一個禮拜以前就在每個軍官面前多嘴多舌的，而今却在這個傻里傻氣的奧匈人身上惹事生非起來，竟敢用這種口氣講話……往後那還了得？今天在口子上逮住了五十七個逃兵，其中十一個人有武器，而電報上警告說全面的逃脫開了場。要是這戰爭進到了此地來呢……見鬼！

「把他們送到司令部去！明天我們來調查一下他們可真是住在這個城里的。」

「瞎走啦，人家說的一塊兒在這長臭蟲的屋子裏過一夜……到早上由他判定……整個月的奔走，趕路回鄉，這回子到了門口，可又把你關了起來，別擺架子，免得在黑暗的地方落到我的手里。」普希高特斯基勸着嘴唇噤咕道，當他們給關進潮濕的牢房的時候，狠狠地把自己的背囊扔在鋪板上。

「你又沒有闖什麼禍，朋友。對他們該是好商量的。你究竟在哪兒住的？」

「就在此地，離城不遠，在莫格爾尼茨基莊屋里。」

「你有些什末人呢？」

「有老婆，老子，兄弟……見鬼的一大夥兒。全過得挺有味兒呀！我們的整族在莫格爾尼茨基家里安穩穩的一世紀來都是佣人地位。老子是管家，兄弟是當差，我的老婆是丫頭。而我在他們那兒當着馬夫。人家不給做個當差的——臉蛋兒長得不出色。可是我就不愛這個。狗子的職業！當你的主子用鼻子哼的時候，你擠在小當差隊里搖尾巴。跟馬匹在一起就到處痛快得多。」

拉葉夫斯基把自己的褲子鋪在板床上，脫下了帽子，騎好了，便旋過臉來對了那個大兵。那傢伙在他的貼身夥伴的白髮上看到了銀色。

「您多大年紀了，拉葉夫斯基先生？」

「四十五。怎末啦？」

「原來是，瞧着全都白啦。這是爲了什末呢？」

拉葉夫斯基的粗硬蓬鬆的眉毛皺了一下。

「也許，在二十歲上就白了的。」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您是一個神祕的人物，拉葉夫斯基先生。」普希高特斯基終於說道。「我注意了您已經很久了。他們對德國人說的，您聽不懂，可是這老實是真的。」

拉葉夫斯基注意地望着他。普希高特斯基撫慰地微笑了。

「不要不安，拉葉夫斯基先生！我雖然鄉下人家出身，可是還沒有把良心丟給魔鬼。我也有打算着的事情的。要是這個德國鬼子^①知道我怎樣的「掘」了這一整年的「馬鈴薯」^②，他就要同我講另外的一些話了。要是您感到興趣，我可以談談自己的生活。我們大家都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那樣可叫時間過得快一些……」

拉葉夫斯基注意了那兵士的不安的行動。

「普希高特斯基，您可懂得我要對您講的話嗎？」不一會他回答道。「並非隨時能夠要說就說的。您在我看來是個正當的人。可是現在不是那種時候，在不說也行的場合，就少說幾句。咳，舉個例子吧，如果您不把那個

^①德國鬼子，原文爲「德國香腸」，是對德國侵略者的諷刺。——譯者

^②「掘馬鈴薯」，是「打遊擊」的暗語。——譯者

德國人挑上火來，我們目下已經到了家里了。」

那兵士在板床上向他湊過身來。

「不錯不錯！可是您知道，心緒往往有煩惱的時候，需要把這個對人家說說。特別是，要是你能感到，按着人一般地估計起來。這會子我差不多可以到家了，可是我對於這一點却並沒有什末了不起的快活……」

「爲什末呢？」

「就爲了這全番的遭受。我來從頭說起，從久遠……我在這次戰爭以前結了婚。我遇到了一個挺好的，甚至美麗，委實有一點驕勁的鄉下女孩子。我同佛蘭茜絲嘉就住在大田莊里，跟伯爵家的田屋並排……戰爭起來了。伯爵家的情形是這樣，長子愛德華（他在華沙有着產業）在俄羅斯近衛軍中服役，次子史丹尼斯拉夫（他在加里齊亞^①和烏克蘭有着產業）在動員中當了奧軍的軍官。德軍佔領了我們的地方，他便做了當地守衛司令的副官。於是便有了這樣的情形：什末人也不去參加戰爭，可是莫格爾尼茨基家的人們却不肯罷休。史丹尼斯拉夫依了他父親的願望，把我征入了軍隊。於是便什末都沒有了。原來不知怎末的，東家們瞧上了佛蘭茜絲嘉。她叫他們中了意，就把她收做了丫頭。她住到了府邸旁邊的廂屋里去。他們派她侍候老伯爵。那人害着病，整晚都得要人照顧他。這一點我她想想是有點不愉快的。她對我並沒有說什末，可是據我看——她是有一點痛苦的。我每天晚上到城里去看看她。有一次，在清早（她還睡着），我看見她的胸脯上有着青疤，

①加里齊亞，澳洲東部的一個小國，後劃入波蘭領土。——譯者

分明是誰把她咬了的。我心里冒了火。差點兒沒氣死！當時她說是老伯爵同她在一起的。氣死人。她並沒有從他那兒得到什麼好處。當她抵抗起來的時候，他就威吓她，說有一天要把我送上前綫，把她趕出門外……她這末對我一說，我可就整個兒跳起來了。他，那個老混蛋，早就該把他結果了的！酒囊飯袋！○什末事情也不會幹……可是雖然沒有能耐，倒還要跟女傭人睡覺。用牙齒來咬……一整天我像發了瘋似的。晚上就沒有上她那兒去。在屋子里發惱。開始闖進門去找老頭子。後來的情形啊，鬼知道！我不懂……可是人們全都聚了攏來，不給進去。雖然我拼着命，發狂似的！史丹尼斯拉夫伯爵用手鎗指着我的頭，叫人們死命地把我拖出門外。爲了「醉態暴行」人家把我逮捕了。過了一天就在行軍隊里上了前綫。那是我第一次被俄國人壓倒。他們把我們關在集中營里。這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年尾。我們在那兒受着窮苦兵丁每名三十五個戈比一天！可是軍官就有七個羅布。小兵們死在傷寒和飢餓中。可是軍官們連氣也不嘆一聲……於是革命到來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們什末地方也沒有走動。可是布爾什維克們拉攏人起來就像找魚似的，我們這批俘虜也給打動了。在軍官們中間有一個不願死活的漢子，是個匈牙利人，夏伊諾上尉。他就老實那末說道：「弟兄們，打開倉庫，拿走糧食和衣服！」我們那末幹了。祇是布爾什維克們的革命還沒有到達那邊。人家把我們解除了武裝。夏伊諾跟我們這批人就給革掉了軍籍，關在牢監里，受着軍事法庭的裁判。可是便在那個時候，動亂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們起了事，到達了我們的營里，解放了所有的人們，開過了集會。這一批俘虜就決定了支持布爾什維克。我們聚集了一千五百人，如

○原文爲「一個長着胃的袋子」，與我們的「酒囊飯袋」恰有同樣意義。——譯者

果不更多的話——匈牙利人，加里齊亞人……全都是出色的騎兵，給了武裝，給了馬匹，佔領了城市，打開了監獄。人家把夏伊諾放了出來，便立刻對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你真是一個好人而同情老百姓的，那末便担当起指揮而行動。」上尉並沒有躊躇：「我高興出力！」他說道，「給我馬匹和相當的鎗枝！」於是我們便去收拾了俄羅斯的軍官老爺們。這事情叫我喜歡得有整整的半年沒有下過馬。夏伊諾上尉帶着那些戰俘們留在遠東打遊擊，我便抄了近路回家鄉。我在烏克蘭流動了一陣子。此地我也有事情好幹的。趁着沒有落到德國人的爪子里去的時候，戰鬥，他們派了人到鄉下去搜索。追趕逃兵，好吧，就是沒有帶武器，戰俘私逃——那些舊的文件引起了麻煩。他們難爲我，難爲到底，總要給回家的……」

普希高特斯基沈默下來了，一動不動地坐着，疲乏地垂倒了頭。

「你爲什末要把那些布爾什維克的事情告訴我呢？我對於你還是一個陌生人，僅僅在一塊兒走了三天路。你老是說着那些廢話，把自己釘在牆壁上，[⊖]」拉葉夫斯基輕輕地說這。

「這是我說給您聽的，以便不要誤會……」

「可是我對你有什末關係呢？我看起來，你可有點兒怪。你好像不是從那方面來的。躺下來，我們睡覺吧。」
黃昏籠罩了牢房。隔牆的人聲靜了下來。聽起來，彷彿雨點打在玻璃上似的……

「拉葉夫斯基同志，我還是在我們剛才除下帽子的時候才認識了您的。三天來我一直在想，我在什末地

⊖那便是「叫自己遭到麻煩」的意思。——譯者

方見過您的呢？您很像國際聯隊里面的那位委員。祇有在這個地方您不像那位老朋友——人家把他喚做慕理同志的。而把您看久了，簡直就是一個人……所以我才說了，免得誤會。你瞧，我可不是那末怪了吧。」

拉葉夫斯基在灰白的鬍髭里面微笑了起來。

「竟那末樣的相像！這可是一個危險的相像呀——人家會一點兒也不爲什末而把我吊在橫樑上的。」

普希高特斯基把一隻手放上了拉葉夫斯基的肩頭。

「也許是真的，赫慕里同志。對不起……同志，那末，拉葉夫斯基先生。我在紅軍里面空混過半年，學到了一些事情……」

隔牆聽得有一個在走近來的沙嗓子。又有人語聲。有人打開了門。走廊里，是指揮官的兇狠狠的吆喝。牢房裏湧進了一批全副武裝的奧軍。當屋子裏擠得容不下了的時候，德國騎兵們便闖上了門。一下子便嘈雜而擁擠起來了。兵士們散憩在板鋪上，在地板上，在窗台上。在代替桌子用的箱櫃上。

一個胸前佩着鐵十字章的雄糾糾的騎兵，望住了普希高特斯基：

「你也是逃走的嗎，朋友？你的肩章是自己拿掉的呢，還是他們這個狗養的把你撕掉的？」

「我是戰俘。你們弟兄們，是回家的嗎？」普希高特斯基勉強地微笑着問道。

有一個戴着上等兵的陶章的大漢代着那個騎兵回答了。

「是的，無限期請假。」

大家都笑起來了。

「回家，捕鱒魚去。」

「老婆們下了哀的美頓書：如果不回家，就要把我們撤職。這一來我們可着了急。」

角落里有人在抱怨地噁咕着道：

「看情形，是要着急了。據聯隊會議上說，全體波蘭人都行動起來了！總有一天在這些騎兵們的手上，我們會祇剩下一片濕地的！」

「別喪氣！打成一片——幹起來！」

「決了堤，你是沒有辦法用帽子去塞洞的……！」

「打下去，總要解決的！」

天色完全昏暗了。兵士們點起燈，打開了提囊，請大家吃晚飯。

「隨便來，朋友們！恐怕餓了吧？」那騎兵邀請了拉葉夫斯基和普希高特斯基，一面用腳在開着罐頭食物的罐子。

拉葉夫斯基道了謝。普希高特斯基高興地接受了。他已經兩天沒有吃過東西了。

「你是打俄羅斯來的嗎，朋友？那邊怎末樣啦？據說，日子不能過。是真的嗎？」一個較老的步兵問他道。

「對於某些人，那邊的確是很苛刻的——工廠主，地主，和一切這些人們，他們在沙王時代是高高地在你的

我這些人等之上的。布爾什維克們把他們打倒了，叫他們透不過氣來。嗚，工人和農民們可在鬥爭着。你知道，他們在全國各地都起來了。」普希高特斯基忘記了他在什末地方，答道。

「布爾什維克們從地主那里沒收了土地，分配給農民們，這可是真的嗎？」

「你想，要不是這樣，農民們就會爲了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嗎？」

「布爾什維克們是拿了俘虜而開拔出去的，那也是真的嗎？」

「娘兒們的故事！軍官們的謊話。可是你有沒有聽到人家講過，說布爾什維克們有着全部由俘虜組成的國際聯隊嗎？」

「有人說起過那里面的好些有名的人物的……這個隊長也把我們叫作有名的人物的。」

「你們想，在匈牙利人家也會把土地給我們的嗎？」

「有……兩公呎的低田……」

「那就是說沒有吧？那末我又爲了什末要打仗呢？」

「你一下子可把戰時法令忘掉啦！爲了君王，爲了……」

「嗚，君王，別提了，已經給人家搾了油了！」那騎兵打趣地裝着哭聲道，嘴里塞了結結實實的一份麵包。

普希高特斯基沒有跟着他附和，他始終滿意地微笑着，聽着兵士們的談話。當罐頭空了的時候，普希高特斯基使用袖口抹抹鬚鬚，謝過了那騎兵，於是，並不轉身特別對住了什麼人，他問道：

「可是，朋友們，你們爲什末不帶了鎗回家呢？這個樣子，來了幾隊憲兵就會把你們全部抓去的。不妨排成幾個沒有軍官的梯形隊伍聯在一起行動。這里有一位朋友已經說起過這一點了。在家鄉，在需要對付什末遺踪的人的時候，來個鎗總是有用處的。所以……」

拉葉夫斯基暗暗地把他的袖子拉了一下：

「少亂說。」他打着波蘭話低聲說道。

黎明的時候，鎗聲把他們驚醒了。大家爬了起來，亂嘈嘈地交談着。

「這是什末？」普希高特斯基問拉葉夫斯基道。

後者莫名其妙地聳聳肩膀。過了二十來分鐘，天光大亮了。門上有人用鎗把子給打開了，進來了幾個兵，從各方面傳來了歡喜的喊叫。

「啊啊！這真是我們的——第三十七下射擊！」

一個腰帶上戴着指揮刀的壯健的炮兵用了沈着的低嗓子：

「收拾背囊，朋友們！趕快！我們還要前進呢。我們把這些騎兵們擒住了幾個。幸虧沒有一直趕下去，就知道你們在這兒。嗷，嗷，趕快！」

他們駐紮在高洛特斯基廣場上。普希高特斯基緊緊地握住了他那難友的手。

「珍重，要是我對您還有一點兒用處，那末您知道我會上哪兒去的，珍重了，拉葉夫斯基先生。」

走了幾步，他又回過頭來，惜別地揮着手。

拉葉夫斯基把點頭來作了回答。

在一個熟悉的地下室入口處，拉葉夫斯基停下了。他感到有一點激動。十一年前，三個憲兵把他從這裏拖了出去。便在這里，在階台上，當時站着雅特維珈，牽着萊蒙德的小手。第四個憲兵攔住了她的路……他們怎樣了呢？他們還活着嗎？怪，可沒有決定要走下去敲門。

可是門兒却開下來了。一個穿着扣起了的絨線短外套的女孩子匆匆走上階台。下面的門兒繼續開着。一個小孩子的頭探了出來。

「莎拉姑媽，帶糖果來嗎？」

「當然囉，我的小紅毛，會帶來的！把門關上了。」

「請問，此地可住着雅特維珈·拉葉夫斯卡耶嗎？」竭力鎮靜地說着，拉葉夫斯基問了。

那女孩子停住了。

「拉葉夫斯卡耶嗎？沒有……在幾年以前她是住在這兒的。如今此地住的是鞋匠米赫爾生。拉葉夫斯基家可住到克拉考夫斯基小街上去了。」

「那末說起來，她跟她的兒子還活着嗎？」

「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和萊蒙德嗎？當然，活着，您有好久沒有見到他們了吧？」

「是的，好久了……您不能把他們家的門牌告訴我嗎？」

「如果您要上他們那兒去，那末我們一塊兒走吧。我老是在清早上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那兒去的，我同她在同一家工場里做工。我們走吧……」

拉葉夫斯基聽着他身傍的小鞋跟得得聲。

他走着，並不看她，可是却在眼梢上瞥到了她那好奇的眼光。他一下子想起了一些人們，而那個小孩喚作莎拉的這個女孩子則叫人更鮮明地想起了別的一些人們。特別是那對大而暗淡的眼睛，那里面的一種冷漠的神情，祇有在她同那小孩子說話的時候才消失了一下。如果她不是那麼年輕（她的確沒有超過十七歲），也許會叫人以為這是那個小孩子的母親的。

他很想知道一點比她所說的更多一點的關於雅特維珈和兒子的情形，可是一種習慣的拘謹不容許他多問。雖然那最沈重的担子是打他的肩頭落下了——他知道他們還活着——可是對於現在情況的耽心却增加了。他的兒子怎樣了呢？孩子如今該有十八歲了。這已是一個當今的男子漢了……而雅特維珈呢？如果她有了另外一個丈夫又怎麼呢？實實在在過了十一年頭了！這是多麼長久啊！這些久年來的沉重是無法從肩頭上卸下的，就像無法逃得掉白髮一樣……

「嗚，我們到了！」

女孩子的聲音有如旋律般地婉轉。

他又對她看了一眼。配着短外套的顏色的灰色絨線小帽子戴得不顯妖嬈。端正的小鼻子。鮮紅的嘴巴的堅定的線條。

她微笑着，茫然地在揣測着什麼。

「啊，莎洛綺，我就走了……」

「我不是一個人，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有一位客人上你們這兒來了。今天好，萊蒙德！」

拉葉夫斯基幾乎把頭碰着了那個矮小的房間的天花板。那扇開在牆上的唯一的小窗便像一間堆東西的小屋子里的窗子模樣。陰暗而擠狹。

雅特維珈一面在穿上外套，轉過了頭來。

西格蒙用一隻沉重的手脫下了帽子，平靜地說道：

「今天好，雅嘉……」

雅特維珈把張得大大的眼睛望了一會。

「西格蒙……」

她哭了起來，慙慙地抱住了他，彷彿唯恐有人把他從她那里奪了去似的。

「爲什末要哭呢，我的親愛的，爲什末呢？如今我們又在了一起了……雅嘉，不要……」拉葉夫斯基勸慰她道。

萊蒙德沒有走開，望住了父親。他母親已把這事情在深深的溫情和摯愛中對他說了好久。在整個的長大時期中，萊蒙德構成了父親的良好形象：英勇，強大，正直而純潔。

在男孩子的心中，隨着對於父親的愛，同時也生出了一種對於那些迫害他的，把他拘禁在枷鎖中的，把他處了徒刑的人們的憎恨。

男孩子無法想像『徒刑』是什麼樣子的。

他祇覺得這是陰鬱的，沒有生趣的。母親說起過一個遼遠的地方，天涯海角——西伯利亞，那里有苛烈的寒冷，走不盡的森林，死沉沉的原野，滿地的皚雪。在幾百公呎的周圍，沒有一個生靈。而在那個陰鬱的邊境上，一些帶着枷鎖的人們在土地的深處爲沙王掘取黃金。而他的父親便在那邊……

男孩子不知掉了多少眼淚，聽着母親的那個悲慘的故事，講一個人，他祇需要一件東西——一個爲那些低賤而不幸的人們的幸福的生活……

母親對他，能不像對兒子似的，講述了那完全沒有人跡的山嶺，講述了年輕時的探索的生涯，講述了這些久遠的年來她所不變地愛着和期待着的那個人嗎？母親把她所有的無盡的溫情傳給了兒子。

男孩子在對於異域的鄉土和山嶺的感念和懷想中長大了。他是母親的唯一喜悅，她同他相依爲命。一年的過去了，男孩子長成了一條強壯的漢子。往往，瞧着他，她便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時代，那時候，當西格蒙走來向她告別的時候，她是那麼年輕而漂亮。生活對她作了怎樣的蹂躪……

最好的年華在沒有一個伴侶中過去了，每個小時中都記得他在受苦……如今他回來了，父親和丈夫。額上，分明有着兩處刺刀的傷痕，深深的皺紋……

父親比他高。他是強堅的。萊蒙德的摟着他的肩膀的手感到了這一點。
「爹，親愛的！」他平靜地低聲喚道。

莎拉茫然地在打量着那個新來的。她對於自己的不自然的在場感到窘迫。——他怎末的，萊蒙德的這個神祕的父親……可是我也差不多料到這一點了，——她一面在爲她的女朋友高興着，一面想道。

「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我走了，你留着吧。我就說你有病好了，」她好聲說道。雅特維珈清醒了過來。「啊呀，不錯，工場……等一下，莎洛綺！我不能留着——今天希披爾曼吩咐我上莫格薩尼茨府去的。要是我不去，他會把我開除的……」她向丈夫轉過身去，彷彿在解釋着：「對不起，西格蒙，我得走了。我自己做了縫工去送一件貴重的定貨。我會儘可能地早一點兒回來的……叟……萊蒙德會把一切情形告訴你的……天啊！你竟回來了，這是真的嗎！」

在門口，她又把丈夫擁抱了一下，然後關上了門。

「這個女孩子是你的女朋友嗎？」西格蒙很快地問他兒子道。

「是的，父親。」

「追上她們去，給母親說，關於我的來到，叫她和那個女孩子不要對什末人說起。」

萊蒙德站起身來走出了房間。

當他走回來的時候，父親沉思地坐在桌傍，把灰白的頭攔在手上。他望着兒子，在樸實的愛意中吐着微笑。萊蒙德站在他身傍，說不出一句話。

「您可真要吃點東西嗎？」到底，他好聲好氣地問了。

「好。可就別對我稱『您』。」

沉默重又襲來了，他們相對而視。兒子對於父親倒知道得很多，可是父親對於兒子，却一無所知。這個一無所知叫西格蒙·拉葉夫斯基感到不安。這個長成的少年是怎樣生活和向着什麼進取的呢？他們之間的關係怎麼建立起來呢？他將是他的朋友和戰夥伴呢，還是把他當作像對於普通鄰居一樣，需要對之保守祕密的半陌生的局外人呢？像往常一樣，拉葉夫斯基轉過臉來面對了危險。

「坐下，孩子，談談你是怎末生活的……。」

萊蒙德在桌傍坐了下來，茫然地微笑着。父親望着他那俊美的，帶着處男的柔情的臉而展開了容顏。他在

這個臉上看出了一股丈夫氣概，而祇有在那藍藍的眼睛中，却一下子把摑住了他所要的東西。

「從什末說起呢，父親？」

「你在唸書嗎？」

「不，我唸完了市立小學！已經有三年了。不能夠升學——我們沒有錢。媽是要的，可是我不同意要她一天化掉十二個鐘點。那末我就到巴朗克維黎的糖廠里去做工……」

房間里很靜。祇聽得時鐘擺動的刻板的擊拍。

「你今天為了我才沒有到工廠里去嗎？」

「不……我已經有幾個月不在那邊做工了……」

「為什末？」

萊蒙德恐懼地打着哆嗦。

「人家把我從廠里趕出了。」

「為什末？」

萊蒙德的眼睛擠了起來。

「他們給了我證明書，說我是為着犯了搶劫倉庫而被開除的……」

萊蒙德沉默了，看見父親的眉頭嚴厲地蹙了起來。

「可是這不是真的，父親！這是卑鄙的謊話！我們祇是要求付給我們六個月來的工錢。工人們選出了代表到巴朗克維契那里去，年輕的人們派了我去。巴朗克維契像對狗一樣的對我們吆喝，趕了出來。在辦公室前面我們全廠的人們都在等着。我們叫老闆答應我們。咳，這當兒事情來了。當德國守軍動手要趕散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把他們解除了武裝，拿掉了子彈。我們逼着帳房照着名單給錢。當銀箱里的錢不夠了，便去打開了倉庫，叫管倉庫的人給每人發三袋沙糖代替錢。一點兒也不是搶劫！我們跟一些老戰士們守住了一條街，抵擋着那些德國騎兵。巴朗克維契用了電話把他們召了來的。我們放完了所有的子彈帶子，便散掉了。可是德國兵的子彈還沒有完，我們便在相當的地方躲過了它們……」

萊蒙德頓住了。父親沉思地撫摩着炭白的鬚髯，微笑着。

「後來便怎樣呢？」

「後來，德國兵拿走了大家的糖。逮捕了許多人，其餘的，巴朗克維契就把他們開除了，一個子兒也不給。工廠當局就把劣行證明書發給了我和其他那些當代表的人們。可是父親，我一磅糖也沒有拿啊。而巴朗克維契可沒有把他的一百八十馬克付給我。這是整整半年的代價啊……」

「很好，孩子。你把你的這些機關鎗手們給我介紹一下。可是如今，讓我們來吃東西吧，要是還有一點什末東西的話。」

「請那，爹，祇有鱒魚了……」

第二二章

在國門首的大鐵門沒有關上——馬車一輛一輛的進入里面去。在照得雪亮的莫格爾尼茨基府邸的通道上是不斷的行動——賓客們到來了。在內庭里，僕人們穿起了較上等的外套。

在客廳的門口，施節芳妮亞和佛拉琪斯拉夫在迎接着來客。黑色的舞衫裹住了施節芳妮亞的豐滿的身體，露出裸着的肩膀和手臂。她的臉是快樂地興奮的。她帶着那樣的殷勤的微笑，帶着那樣的親切來迎接了賓客們，以至那些起初在顯赫的伯爵府和那豪華的社交面前戰戰兢兢的小貴族們也慢慢的比較隨便和比較有把持起來了。

佛拉琪斯拉夫在興奮和慾望中被薰得通紅，裝出了一付當今貴族的樣子，以便叫那些爲了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容許上此地來的小人物們能從他身上馬上想到莫格爾尼茨基伯爵。對於小地主的貴族們，他傲然伸出兩個手指；對於大地主們，略說幾句歡迎話，而祇有當柴莫依斯基公爵帶着家眷蒞臨的時候，他才趨身相迎。從大客廳里傳出調協的樂器聲。

「巴朗克維契先生同着太太來了！」佛拉琪斯拉夫低聲對施節芳妮亞說道。向着他們，走來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他有多末龐大，他那挽在臂下的太太便有多末醜陋，肥大的頸項伸

出在緊貼着的領圍外面。他那佈滿着血筋的像蠟兒一樣的突出的眼睛盯住了施節芳妮亞。

「喔，太太今兒好漂亮啊！要是我年輕十年哪……嗚……唔……啊！」他用了醉薰薰的低嗓子沙沙地說道。

他的妻子安涅麗亞太太酸溜溜地微笑着。佛拉琪斯拉夫祇覺得那位糖廠老闆的禱鈕受不住那大肚子的壓力，就快要迸掉了。

巴朗克維契走進了客廳，僕人來報告施節芳妮亞，說有一輛坐着德國軍官先生們的汽車來了。佛拉琪斯拉夫鄭重其事的望住了施節芳妮亞。

「施節娃，你沒有忘記愛德華叫你別讓德國人瞧見的吧？該把他們請到小客廳里去，把那些能講德國話的小戶人家太太們聚在那邊，而主要的是不要吝嗇酒。」他急急地嘮叨着道。

「我知道……他們來了，我去迎接他們，你上樓到愛德華那兒去報告他們的來到……叫魯德薇嘉來幫我的忙。大家全在問起她……」

佛拉琪斯拉夫走了。施節芳妮亞用着迷人的微笑迎接了德國人。同宋能蒲爾格並排，走來了又一位並不老的上校，城防軍司令。他們後面是三個軍官，其中有着希慕爾特克。宋能蒲爾格把他們介紹給了施節芳妮亞。上校把小鬚髯親了她的手。

「非常感謝盛意款待，伯爵夫人，而且極高興在您的臉上看到了一位德軍軍官的太太。」他說道。

「但願我們的應酬不叫您討厭，您閣下。」

「啊，您好說，您好說！」上校分辯道。

施節芳妮亞給軍官們包圍着走進了大廳。

宋能蒲爾格拉住了希慕爾特克。

「上尉先生，您在屋子周圍佈置了衛兵嗎？」

「正是，少校先生！」

在愛德華的小房間里坐着幾個人。這裡有：昨夜才從華沙回來的愛德華，葉洛尼姆神父，柴莫依斯基公爵，巴朗克維契，區主教本納迭克特，以及另外三個穿便衣的年輕人。

在魯德薇嘉的房間門口坐着約瑟夫。當莫格爾尼茨基老伯爵扶着僕人到場時，約瑟夫恭恭敬敬地在他面前打開了門，接着便隨手頂着那僕人的鼻子把門關上了。

「你可以走了。需要的時候我會來叫你的。」

他兒子莫名其妙地抱着肩膀，開始從階台上退下去。

「梅溪斯拉夫這個浪漢上哪兒去了？你瞧着他，阿達姆。上帝的刑罰又要來了！……」

○施節芳妮亞的丈夫史丹尼斯拉夫是德國軍隊里的一個軍官（見前章）。——譯者

阿達姆站住了，快快地望着他父親。

「自從昨天晚上他把佛蘭西絲嘉打了一頓之後，我就沒有見過他。據說，他到大田場投軍去了。」

父親一到，愛德華便站了起來。

「咳，如今似乎大家都聚在一塊兒了。目前樓下他們還要鬧玩兒，我們可以來談一點什麼。父親，您來認識一下，」當卡齊米爾·莫格爾尼茨基在對着他站起來的幾個見了面而不認識的年青人面前站住的時候，愛德華說道。

「符隆那隊長，」他們中間的一個，蒼白而有着炯炯的眼睛的，作了通報。

「華希里上尉，」另外的一個，端正而兩眼深陷的，開口道。

「柴命巴中尉，」第三個，一個矮胖的，留着修得短短的小鬍鬚的，陰陽怪氣地低聲說道。

佛拉琪斯拉夫匆匆地走進了房間。

「愛德華，德國人來了——上校，幾個軍官……魯德薇嘉下去了。聽見在裏面樂嗎？你所吩咐的全部幹起來了。你允許我留在此地嗎？」

「不下樓招待客人去。過半個鐘點再來，」愛德華淡淡地答道。

佛拉琪斯拉夫裝出了一副不樂意的神氣，可是却作了一個軍人式的轉身，走掉了。今天早上，他曾經「親臨」到中尉那里，被委任了在組織中的愛德華波蘭軍團中的一個小隊的指揮。

「好吧，要是各位允許的話，我就開始了。」當大家坐定了，愛德華發言道。

樓下繼續着麥蘇爾卡[○]的樂聲。

「我們決定了在後天發動。不能再延遲了。奧國人放棄一切，逃進了本國。今天我們得到了德國革命的消息。我們的處境是特殊困難的。開來的德軍要追剿遊擊隊。他們馬上就會回到此地來的。據柴榮契柯夫斯基先生說，他們已經在一些鄉村里發動了……您知道，在十一月十七號在盧布林[○]成立了波蘭政府，由波社黨人達奧斯基當主席……」

巴朗克維契惡狠狠地把手擺了一下。

「這倒並非那末可怕的。」愛德華安慰他道。「不錯，達奧斯基在他的宣言中一般地規定了一種公正的，神聖而平等的選舉法，八小時工作制，以及甚至於把土地交給農民。」愛德華帶着諷刺繼續往下說道。「可是所有這些都是現時所不可少的裝飾。當我們有了力量，那是很容易把他們拉到我們這邊來的。目前，感謝達奧斯基的宣言，莊稼漢可以保守產業；國民財產也一樣。重要的一點：便是叫武裝力量抓在我們手里。我們目前就開出百來個人去佔領城市，這是足夠的了。奧軍的城防軍已經解散。唯一的力量是德國騎兵團……可是我們跟德國人講好了。而況，他們在目前連一個兵也沒有多餘。」

○「麥蘇爾卡」——一種波蘭舞曲。——譯者

○波蘭政府所在地，一九一五年七月被德國佔領。——譯者

「您打哪兒去弄這百來個人呢？」那位主教，一個機械地用手指拈着唸珠的，崇高得像個殉教徒似的小老頭兒，感到了興味。

在這之前，他是守着德國人的方向的，可是如今他倒要探一探這個葉洛尼姆神父所那麼竭力地把他向之拉攏的主持人，究竟有着多少實力了。

「這是奧軍中解散了的波蘭軍團的一部份士兵，和波蘭地方軍部中的一些幹部。以後還有一班良家出身的青年人……在我們佔領了城市以後，有一天還有第二起更多的人……達興斯基先生將宣誓來歸，在必要的情形之下，還有他們的國民軍的組成部隊。」

「喝……唔……啊！」巴朗克維契裝着威勢咳了一聲。「我看透了這班社會主義者和其他的騙子們了！國民軍！您說吧，對不起！可是我呀，我倒喜歡「憲兵」這個字。」

「承誇獎」給笑容扭歪了臉，符隆那隊長從一角打着招呼，報了他一個微笑。

當符隆那笑起來的時候，便彷彿死人露出了牙齒——他的臉和那對沉濁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在起事之後，符隆那便得當憲兵隊長了。

「誰當市長呢？」主教問道。

愛德華坦然微笑了。

「權力應該在我們行政人員圈子的手里。在地方政府中應該放些像史拉德克維契之類的傀儡……再

過三個禮拜，我們要徵集二千五百個兵。這已經是一個小小的軍隊了……」

主教溫和地打斷了他：

「您以為這就够了嗎？」

符隆那隊長輕聲對華諾里低語道：

「這條乾蚯蚓可並不那末傻呀……」

老頭子柴契柯夫斯基刷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我覺得，這位大師似乎不明白時局的全部嚴重性。如果您住在一個經常有着一些防軍的城市里，您自會感到相當的沒有危險性，可是在我們啊，我們的財產可名符其實的朝不保夕了！真是一班了不起的莊稼漢。一個波蘭人管十個烏克蘭人……這些傢伙應該從事偵察和監視，提防他們走到遊擊隊那里去……」

「最主要的是把土地奪到我們的手里，」柴莫依斯基補充道，「國體問題在這里祇是附帶的。」

「土地，給農民，工廠，給工人，貴族，碰壁；而僧侶，絞死……看起來，這便是他們的情形了吧？」符隆那陰陰地開口道。

「我們不要再扯開去了，先生們！」愛德華止住了他。「好吧，後天我們便來委任城市司令，警察局長，和行政長官。我們要宣佈戰事狀態和徵募志願兵。然後我們再看事情進行得如何。」

主教刻毒地微笑着。

「聽憑伯爵大人見怪，說我打擊了他，可是我還有一點話要表明，」他靜靜地說了，便放開珍珠，把一對鼠眼透望着愛德華。「那便是，柴榮契柯夫斯基先生說我不明白局勢的全部嚴重性……」這些話，無論怎麼在一種巧妙的口氣中說出來，還是有着不少的毒意。「可是我想，我還不致於會胡說這些話的。我在這個地方爲上帝服務了三十五年，而我也到了明白事物的真實情況的時候了。我不是軍人，而祇是一個上帝的話語的卑微的傳播人。我和葉洛尼姆神父在這個會議上甚至於是沒有地位的。可是教會的服務員有時也參加軍事會議，便爲了對狂熱的軍人們警告一種在他們出軍的時候存在在他們面前的危險性……諸位都是熱誠的正教徒。作爲你們的牧師，我有義務說出我對於所有這件事情的想法。」主教作了一個鄭重其事的抑頓。「先生們，請別忘了，我們是住在同一片俄·奧的國土上的。如今這片國土在混亂中。那些走在俄國人一邊的烏克蘭人已經知道了革命是怎末回事。但我願你們還沒有忘記他們怎樣消滅了他們的地主吧？德國的佔領又恰當其時地激勵了他們。另一些在加里齊亞住在一塊兒的烏克蘭人不會幹起這一手來，那祇是爲了上帝的恩惠保佑着奧國的王帝，而且他還有着守秩序的軍隊……如今可既沒有王帝也沒有軍隊了。你們却企圖在一個居民中十之九是烏克蘭人的地方去抓到政權。愛德華先生對我說了巴多茨基伯爵和拉德齊維爾公爵的來信。他們在整個伏林尼和波多里亞○市的田地房屋和工廠都給搗毀了，他們在等待着你們的幫助……諸位，這是怎末說的呢？這是說，波蘭政府還沒有產生，已經在想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戰爭了。你們這一下簡直是在

跟全體居民爲敵，他們會對你們鬪爭的，便像對外國佔領者和對地主一樣……如今請判斷一下，一個年輕的政府能不能幹得了這個——請原諒一個過火的字眼——冒險，而不担一點兒風險呢？如果我們在這些波蘭人中間有着太多的國民都是能夠爲了保衛祖國而起來甚強強悍的，那末我們又怎末能叫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爲了波蘭的地主而去敵對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呢？上帝明鑒，我的願望是全世界正教會的勝利！可是，諸位，我們不是小孩子。我們應該知道，德國人在烏克蘭的佔領上化了三十二萬兵士！可是你們在一個月以後還祇能希望有二千……我以爲，諸位，我們需要把興味寄在巴多茨基氏，拉德齊維爾氏，桑戈希柯氏和其他五六位貴人身上，而把波蘭王國建立在一個對我們有所支持的地方……」

柴莫依斯基公爵，那主教沒有把他的名字撐撐門面地提起在貴人之林里，悻悻地悶着嘴唇。

「喝……唔……啊……」巴朗克維契沙着嗓子道，自己用拳頭在膝蓋上捶了一下（他很難抑制得住自己的暴躁。）巴朗克維契實是把他那震耳欲聾的嗆咳叫他的交談者們吃驚的。這個嗆咳，他老是一成不變地在一個感嘆詞「啊」上收場。「對不起，您老，那便是說，您是勸我丟掉了自己的工廠而走到沙去嗎？而我們坐在此地的大家也全都這末辦嗎？丟下我們的產業和所有一切，成了要飯的跑到華沙去，在那里「建立」波蘭王國嗎？謝謝！可是我們又是一個想法！我們要奮鬥到最後關頭……可是，他媽的我們才好好地把自己所有的去送給那些瘋狂的下賤的畜生！您剛才才是把我們替誰打算的呢？」

主教遑視地擡着嘴唇。

「巴朗克維契先生是用了他的工廠的望遠鏡的高度來瞻望未來的，這個望遠鏡祇能看到五公尺的周圍，而波蘭人以及國家的利益，對他是陌生的。」

「可是四海稱雄的大波蘭，這難道不是每一個波蘭貴族的理想嗎？」柴侖巴尖着嗓子叫道，站了起來。主教連身子也沒有向他轉動。

「不高明的例子，中尉先生！大波蘭是在一千七百七十二年的時候，那時候它統治着一部分的烏克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當時波蘭的國境甚至遠及黑海）可是，由於各省各郡都祇爲自己着想，每一個軍閥都從事搜刮儘可能多的土地來把它們歸在自己的統治下，這樣便衰落下來了，因爲沒有一個貴族能像想到那些事情一樣的想到國家，却祇是想到個人的利益……你們要再度起來，是沒有什麼成功的。」主教冷冷地對柴侖巴答道。

「奇怪，當德國人佔領烏克蘭的時候，他老倒沒有反對呀，」柴莫依斯基憤憤地囁咕着道。

「那是現實的力量……如今帝國垮了台，讓出了殖民地……俄羅斯在火燄中。而我們假如不要自取滅亡，就需要謹慎。我是主張建立在有所支持的地方的！我是主張謹慎的！上帝明鑒，要是你們有力量，那末我就爲了不讓在波蘭一地的可咀咒的布爾什維克的消滅而祝福你們……我要提一下——可是但願諸位明白——那便是，這時候，在我們自己的家鄉便有着不少已經在爲我們掘坟墓的人們。要知道，甚至於在波蘭，在達興斯基政府之外，在某些地方已經有了蘇維埃了！」

主教站起身來，行了一個總禮，便走出去了。那個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的葉洛尼姆神父便也站起身來隨在他後面走了出去。他們走下了黑黝黝的樓梯，竭力裝得無所謂的樣子。默默地走過了那停着主教的敝座四輪馬車的圍子，默默地坐入了車廂。直到他們駕着車子已快近城的時候，主教才轉過身來向着葉洛尼姆神父，靜靜地說道：

「您自然還要回到那邊去的，葉洛尼姆神父，那末請您明天上我這兒來，把一切情形說一說。請竭力在那伯爵身上做功夫，別叫他着了柴莫依斯基和巴多茨基的計劃的迷。他們必須把所有的組成部隊留在此地，不能深入烏克蘭。我後來聽說昨天有幾位地方教士在您那兒……我想，又一次要您同我合作了。我在城里將有十來天的耽擱。您當然知道我快要調任克拉柯夫斯基的主教囉？可是目前我在此地的時候，請不要離了我而行事……葉洛尼姆神父，您要明白，如果所有這一個主持人垮了台，您也就做不成區主教了。在這一點上是不應該忽視我的幫助和忠告的……請不要忘記：謹慎，是聰明的姊妹！」

葉洛尼姆神父咬着嘴唇，他感到了一個被捉着耳朵待付懲罰的小學生的處境。這個老狐狸從什末地方知道一切事情的呢？不錯，對於這個穿着法衣的魔鬼是應該更加謹慎的！

馬車在一所地方教士的屋子旁停下了。葉洛尼姆神父打開了車門，照顧着主教下車。

「願上帝保佑您！」後者告辭着說道。「車夫會把您送回去的。」

而在餐廳里，酒漿流傾着，瓶子叮噠着。

人們吃得很多。大家全在同時說着話，彼此不相聽聞。興奮着，爭論着，證辯着。

僕人們奔着腿。

約瑟夫疼心地眼看着愛德華伯爵所拿出來的一萬五千馬克在怎樣地被化掉。

年紀大一點的太太們四散在客廳里的軟榻上，不倦地眩露着自己的一顆顆珠寶。

在遊戲室里，一羣年輕的男子圍住了佛拉琪斯拉夫。柴命巴中尉在發了一篇淋漓盡緻的愛國號召的演講之後，便去登記作了志願軍。所有的候任人員都已預先內定好了。每個被調用的人員都接到了委任和命令。裝着鎗械的箱子已被運了來，明天晚上，所有的鎗械都得加以分發了。有什麼人在走動，可是沒有露臉。佛拉琪斯拉夫從櫥里取出一件綴有從哥哥的軍服上拿下來給他的軍官星章的軍服以作誇耀。登記過後，大家唱了「波蘭沒有亡」來振振精神，於是便嬉笑着擁到大廳里去了。

德國人們在老伯爵的小房間里玩紙牌。人們殷勤地把酒款待他們。施節芳妮亞不時上那里去看看，以便確知桌上的酒是否足夠，以及那些軍官們是否依舊玩得很高興。

看到剩着的酒已不多了，她便對佛拉琪斯拉夫說道：

「請你拿點蒲貢酒到小房間里去。」

佛拉琪斯拉夫已經喝得很醉了，而且被薰得很厲害。第一個落在他眼里的女僕是赫麗亞。

「快到店裏去拿一籃子蒲貢酒來快！」

「我是不懂酒的，少爺。我去請求父親，讓他拿來吧。」

佛拉琪斯拉夫把眼睛在女孩子身上溜了一會兒。

「馬上就要的！我們去，我自己去揀。」

進了地窖，佛拉琪斯拉夫便小心地關上了地窖的門。赫麗典拿着蠟燭走在前面，一點也沒有注意。

裝滿了一籃子的酒瓶，她便俯下身去把它提起來。可是佛拉琪斯拉夫却使起一個敏捷的身手把女孩子按倒在床上了。

上面歡宴在繼續着……

佛拉捷克小心地把地窖的門打開了一點兒——沒有什麼人。他把裝着瓶子的籃子提了出來放在階台上，關攏了門，虛心地探頭探腦的，用鑰匙把門兒鎖上。上面什麼人的脚步聲叫他吃了一驚。穿過橫門，他便溜向門邊去，把鑰匙留在鎖上。像一條受過訓練的狗似的，他闖進食堂，狂飲了一杯葡萄酒。

在食堂的一角，坐着兩位在今晚感到心緒不佳的客人。那便是裁縫店老闆希披爾曼，一個瑣小的抖亂的人兒，以及商業銀行行長阿勃拉馬赫爾，一個生着一顆結實的禿腦袋的鬍鬚醜陋的大胖子。他們沒有看到佛

○蒲貢 (Bourgogne)，原是法國舊時的一個省名，該地以出產葡萄酒著名。蒲貢酒便是這個地方所產的酒

拉琪斯拉夫便繼續着自己的談話。

「阿勃拉馬赫爾先生，您可知道所有這些事情叫我多末煩心嗎？當我的伊薩克要去登記的時候，人家對他說他們不收「猶太人」！您瞧哪，這便是波蘭軍隊！」

「噢，那末又怎末呢？」

「伊薩克發了脾氣。我找住了巴朗克維契，對他說道：對不起，我在這件事情上拿出了一萬馬克，我還得拿出三百套的軍裝配備！可是難道就不能爲了經濟的方面而給伊薩克當一個小隊長或是什末軍官的職位嗎？他呀，謝謝上帝，唸完了商業學校，倒也不比那些衣袋里沒有一個子兒的大人先生們更糊塗！我說，難道僅僅爲了他們是猶太人，就應該這個樣子來對付同夥嗎？」

「噢，那末又怎末呢？」

「噢，巴朗克維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們就爲了經濟的方面收了伊薩克。祇是他們總不給他軍官。目前他是一個軍曹。可是這個沒有關係！伊薩克是個能幹的孩子，要是一切搞得不好，他總會當軍官的！縱然這一下要我再化上一萬！」

阿勃拉馬赫爾注意到了佛拉琪斯拉夫把希披爾曼在腰里扯了一下。他們便在竊竊私語中談了下去。

「希披爾曼先生，您想他們會抓到政權嗎？」

「您又怎末想的，這件事情全是爲誰幹的呀？」

「嗚，您對於這一點怎末看法呢？」

「我怎末看法嗎，阿勃拉馬赫爾先生？我在想，而您也會同意的，那些大人先生們比蘇維埃政權好些什末呢？果然，要是平民戰勝了大人先生們，那末他們是不會留下我的。可是，誰知道呢，也許，腦袋……我聽得，在我們的那些工人們中間，昨天已經有了那樣的話：祇要蘇維埃政權一到啊，我們總叫這個吸血鬼希披爾曼，記得清清楚楚……吓，下流！我行着好養活了這些要飯的，「吸血鬼」您說說，世界上可有公理嗎？」

「您可知道這是誰說的呢？」阿勃拉馬赫爾問道。

「嗚，當然囉！我也有我自己的。是鞋匠米赫爾生的小女兒莎拉說的。米赫爾生好像是住着您的房子的吧？當然，我明天就把這個婊子開除她！難道祇有她一個人嗎？奧軍是需要搞一場了！看來，正當的國民啊，叫您受的，是革命啊！」

阿勃拉馬赫爾耐不住地打斷了他：

「所以您明天才要從我這兒提取您帳上的外幣嗎？我以為，所有這些東西應該藏得遠一點。目前，很不幸，它們是不能搬動或帶出到什末地方去了……您便着急了起來，可是，誰知道這後面還有些什末事呢！你看看情形吧，這個莫格爾尼茨基就可能把臉對着我們的銀行的。爲什末不會呢？」

「您啊，阿勃拉馬赫爾先生，是財神爺！您是在半天雲里☉看着地面的。相信我，要是有那末一個白癡要來問我買我的工場和房子啊，那我就跟也不眨一下，今天就賣！而且是半價，天倒霉的情形到了這個地步……」

打警片的黑路上回到了伯爵府，葉洛尼姆神父聽得地窖的小門那邊有聲的慘叫，他停住了。

「開開門！爲了上帝！我害怕！」

這是一個女人的叫聲。鑰匙插在鎖上。葉洛尼姆神父把它轉開了。在黑暗中，發着狂的赫麗亞像撞見了鬼的那樣。

「耶穌基督！聖母瑪里亞救命啊！」她歇斯蒂里地不住的叫道。

「你怎末啦，我的孩子？別害怕！你難道不認識葉洛尼姆神父嗎？」

赫麗亞的斷斷續續的話語對他說明了一切。他握住了女孩子的手。

「我們一起去……」

在他的敲叩之下，剛上此地來了不一會兒的施節芳妮亞打開了那上層階台上的門。

「什末事，葉洛尼姆神父？」她驚奇地問道，瞧着赫麗亞的狼狽的臉。

「對不起，伯爵夫人，我得跟這個孩子單獨談幾句話。您能允許走進您的閨房嗎？」

「請吧，可是出了什末事呢？」

葉洛尼姆神父對她做了一個示意的手勢，把赫麗亞帶進房去，叫她在軟榻上坐下了，便轉進身去對了才

○「半天雲里」，原文爲「四個阿爾興」——「阿爾興」是一種俄國的尺度，一阿爾興約等於七一·一公呎強

，合約二三四六餘英尺。——譯者

把門關上的施節芳妮亞。

「出了一件很醜的事情，必須要設法叫她不要聲張出去，請您到您的臥室裏去聽着，您對我還有用處呢。」
葉洛尼姆急急地低語道。

「是的，我的孩子，要是你說的是真話，那末，你所講的事情，是可怕的。如今你聽我說，我的孩子，你要把這件事情去告訴親長，不能這末幹的！你這是在害自己。爺門會把你的親長趕出到街頭，而說你誹謗把你送進監牢去的。你自己便說過，你跟伯爵爺的事情並沒有什末人看見，聽着我——你的靈性上的父親，上帝本人便宣示了要寬恕自己的敵人的惡行！如果你能忘掉一切，那末，爲了你的這種基督徒的行爲，你會得到好報的……如果你不肯不說出去，那末我便去把你的被害告訴施節芳妮亞伯爵夫人，她是一位善良的正教徒，而不會在乎一點金子，在上帝面贖付你的受害的，縱然也沒有多麼大的罪惡。我的孩子，你就憑着聖母瑪里亞的名號起一個誓，不把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相信我，我祇是爲的要你好。我在挽回你的幸福，不誠實的人是不能逃得掉上帝的報應的！」

葉洛尼姆神父的眼睛在把赫麗亞施着催眠術，她幾若無聲地低語道：

「我就不說了。」

葉洛尼姆神父把他那粗重的手撫愛地按在她的頭上，低吟着禱文。

在隔壁房間裏，羞紅了臉的施節芳妮亞，漸得葉洛尼姆神父的好意，來給她在這件事情中當了一個曖昧

的角色，便從自己的首飾箱裏拿出了幾件小金器……

整個晚上，魯德微嘉是在一種興高采烈的心情中。大家的注目，魅惑，她的顯影自憐，在愛德華的英俊上所感到的幸福，她在這個熱鬧的社交中位居第一的那種興奮的感覺，一切都在她的腦子裏打轉。那些名門少年們以請她同跳麥蘇爾卡舞和克拉柯維亞克舞[○]而引以為榮。她跳着那些狂旋的民族舞直到頭暈了，便在心滿意足中走進了鬍鬚灰白的老年人以及年輕的貴人們中間去。

「她可驚人吶！」華聶里暗下想道，沒有把興奮的眼光打跳着舞的魯德微嘉身上移開。

他留下愛德華同柴莫依斯基公爵在一起，便同了符隆那隊長走下到大廳里去。在階台的最後一級上可以看得見大客廳的全部。

「娘兒們可不是我的門道兒，野狼華聶里！一撮嗎啡比所有的那些呆美人兒還更能叫我興奮吶，」符隆那沒有顧忌地歪扯着法文回答道。

華聶里嫌惡地皺皺眉頭。

「嗜好上沒有爭論……你以為怎末，要是我去請她跳一隻華爾茲，可幹得嗎？攪不懂，我簡直着了迷啦！」
「我以為，要是您已經那末熱切，請一下也不妨。可是祇請記着，在旁人的眼裏，您是柴莫依斯基的小少爺

○克拉柯維亞克，是一種飛旋式的波蘭民族舞。——譯者

的家庭教師……但願成功！雖然這是沒有希望的。」符隆那陰陰地說道。

矮小的騎兵軍曹硬要約瑟夫去叫希慕爾特克上尉。老頭子看他要不得允許而進來了，便去通報。

過不了一會兒功夫，希慕爾特克同施節芳妮亞拉着手出來了。上尉正不高興着。看見了那軍曹，他勃然抖起了那威嚴式的鬚髯。

「有什末事，蘇沛？我說過叫不要把小事情來麻煩我。」

希慕爾特克沒有放掉施節芳妮亞的手，她也並不急於要走。那軍曹原不打算當着她講話的，可是上尉的鬚髯抖得那末可怕，他連忙報告起來了。

「斗胆報告，上尉先生，那個已經被您抓住過一次的梅溪斯拉夫·普希高特斯基，自稱戰俘而在停車站上逃兵越脫的時候同着其他的被捕者一起逃掉的，在大田場上給我抓住了……」

「抓住了——好！這件事情明天也能報告的啊。」

軍曹猶豫不決地碰着腿。

「可是這人還煽動軍隊……此外，在大田場上接近了少校的一個喝醉了酒的勤務兵，送來了不知從哪兒拿到的一籃子酒。他便開始對兵們說起來了，彷彿他倒知道似的，說在德國起了……」軍曹口吃着沒有說出那個可怕的字眼。

希慕爾特克放開了施節芳妮亞的手。

「什末？」

「當時這個戰俘便開始煽動兵士逮捕軍官先生們。」

「够了！你是在什末地方的對不起，伯爵夫人，我得走了。」

吃了一驚的施節芳妮亞趕上樓去走到愛德華那里。她慌慌忙忙地對坐在門口的約瑟夫述說了他兒子的被捕。老頭子急急地下樓去了。

聽到了施節芳妮亞的話，愛德華便向着進來的符降那問道：

「老約瑟夫的第二個兒子給你們征去了嗎？」

「沒有。這是一個古怪的傢伙。今天早上他來答覆了我的召喚，說他打仗打够了。」

還沒有離開兒子的小房間的卡齊米爾·莫格爾尼茨基從半瞌睡中醒了過來。

「該叫希慕爾特克別把這個無賴從他手里溜掉的……呢罕，呢罕，呢罕……完全不知道他是從什末地方出現的。」他又咳了嗽。「這傢伙在風流的罪惡上真是拿手……今天我才知道他在此地。他似乎把佛蘭西」

絲嘉摸了一頓……愛德華，我請你從嚴處置！」

「你平靜一下吧，父親，不消我們德國人自會按照情形處置他的。說到結底，我們手上有的是這一番事實……大概，那個勤務兵在少校那兒看到了一些秘密的信件，於是兵士們便都知道了關於革命的事情了。沒有

什末的，施節，這全是小事情！來，公爵爺，我們上大廳去瞧瞧年輕人們怎末玩兒吧。」大家這才臉色高興了起來。

整整的這一個晚上，佛蘭茜絲嘉都在廚房里做着事情。爲了她臉上的兩個大青塊，人家不叫她去伺候客人。當約瑟夫把她丈夫被捕的事情告訴了她，她起初有點惘然，接着便憤憤地把盤子碰得震天響。

「呸，隨他去！關我什末事？他不是我的丈夫！過着這種日子！儘管讓人家把他絞死，我不傷心。」

眼淚打亂了她的話語。她在目下傷心着她那被毀了的青春。所有她在這個屋子里所接受的欺凌和侮辱一齊湧上了心頭。而最大的侮辱却是在那到來的一天便把她打了的梅溪斯拉夫身上。他什末骯髒話沒有把她罵到。眼淚流得更多了。爲自己傷心，爲他傷心。他死到那邊去幹什末呢？這事情又怎末了呢？梅溪斯拉夫遭到了危險，在這一點上，她着急起來了。她不願叫人知道她在爲他的命運擔憂，以及，他還是她的全部的寄託。

施節芳妮亞在抱懷中望着佛蘭茜絲嘉。那丫頭忍住了眼淚，茫然地在扯着圍身的前幅。

「我簡直一點也不能有什末辦法。老伯爵很不喜歡你的丈夫。總而言之，現在的這個時世……」

「您什末都能的，太太。我求求您！您祇消跟軍官先生說一聲，他就會放的。」佛蘭茜絲嘉懇求地低聲說道。
施節芳妮亞做了一個拒絕的手勢。

「不，我現在不能同上尉談這個事情！而且，你真叫我奇怪——人家把你打了，而你……」

「叟，那算什末！打是愛……」

「真是！」施節芳、妮亞在思量着，老伯爵在這個事情中當着怎樣的一個角色，而且是不見得可能再談下去的了。把沒有着落的允諾來安慰了那丫頭，她便從那佛蘭西絲嘉還在喚着她的走廊里回到了大廳上去。

勃麗亞遭了冷，裹着衣服。

着急的母親坐在她一傍。

「要去請個大夫來嗎，孩子？」

「沒有什末，媽。我有點兒發冷，讓我一個人在着好了……」

「叟，這一回你可不能像第一次那末打我手里逃得掉了，好傢伙！你有什末說的——要逮捕軍官嗎？目前我們來當場縮短你的狗命……叟，再回答一些問題……」希慕爾特克用手鎗筒敲着桌子道。「姓什末叫什末？」

「普希高特斯基·梅溪斯拉夫。」

在大客廳中人們在跳着麥蘇爾卡舞。先生們的鞋跟上勁地踏着，女士們輕快地滑着。

「我爲您顛倒了，伯爵夫人！」

魯德徽嘉微笑着。她隔着華垂里的肩頭望着有愛德華傲慢而矜持地站在那兒的正廳里。而那位上尉却以爲她是在對他微笑……

「四海稱雄的大波蘭萬歲！波蘭貴族萬歲！願我們的敵人死滅！」由於酒而失掉了頭腦的佛拉琪斯拉夫大叫道。

「萬歲！」大廳里響應着他，一剎間蓋住了樂聲。

第四章

「爹，看啊，小太陽兒做客人來啦！」毛雪用小手捉着骯髒的地板上的金光。「爹！我來給你拿一點小太陽兒來……它走了，不肯……」

毛雪眯着小眼睛。一縷孤單的光綫望着他的臉。他知道，太陽如今便要去睡了，那時候便將完全黑暗。馬上爺爺和爹就要急急地敲起鑼子來了。他們當太陽落下去的時候老是那末幹的，因為他們沒有火油。明天，那位腰里帶着一把大刀的火氣直冒的大伯便要來對着爺爺嘩啦嘩啦了。毛雪不知道那位大伯對爺爺說些什麼，可是爺爺知道，而且也會對他講些什麼不清楚的話。爺爺什麼都知道。毛雪無論問些什麼，總能回答……這會兒婆婆在三脚架子傍邊燒起柴爿來了。馬上我門就要吃飯啦！毛雪記得他已經老早就餓了。他已經老早就沒有吃過什麼好吃的東西了。全是沒有奶油的筍豇。婆婆煮筍豇幾時才會煮膩呢？也許莎拉姑媽會帶蘋果或者糖果給他吧？毛雪愛着糖果和莎拉姑媽。莎拉姑媽是可愛的，挺好的。她在不做針線的時候老和毛雪鬧着玩兒。他看見過那一所有着許許多多的姑媽在做着針線的屋子……莎拉姑媽的眼睛是大大的，黑得像皮鞋油。在這對眼睛里面毛雪照得見自己……毛雪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小角落——桌子下面。那里有着他全部的家私——小梳子，皮革的小片，小槌子，爹的贈品，木釘子。毛雪也縫些馬靴，祇是玩兒的。

毛雪在桌子下面挺好。在這里他得不到誰，媽也不會罵他，說他在腳邊亂攪了。爹和爺爺在天棚上的小窗子下面的另外一個角落里做活兒。小太陽兒難得打那兒來做客，可是有時候也來的。毛雪來不及同它玩一下，它已經沒有了。

又一個角落里是灶台——那邊是媽跟婆婆。又一個角落里是一張鋪床。婆婆睡在灶台上。莎拉姑媽睡在櫃子上。爺爺在盛皮革的箱子上。爹和媽，在床上，而毛雪可輪流跟着大家睡。屋子裏有四個角落，而他是四歲。昨天對爺爺說……毛雪沒來得及想起爹說了些什麼。門兒吱吱地響了。啊啊！莎拉姑媽！毛雪甚至高興得跳起來了。

他已經把手抱住了莎拉姑媽的膝頭。一下子他就知道她有沒有把禮物帶給他了……毛雪知道在晚上坐在什麼地方頂好——在莎拉姑媽的膝頭上！她有着長長的濃濃的頭髮。那些頭髮的末梢是毛茸茸的，用它們來搔搔小鼻子多有趣。

槌子急急地敲着……夜晚馬上就要用黑帽子把小窗兒遮起來了。祇有那三腳架子傍邊的小火兒照亮着屋子……

媽在切麵包。爹和爺爺在洗手。

「你怎末悶着嘴啊，莎洛綺·珂？」爹問道。

「希披爾曼把我從工場里趕掉了。」

「爲什末呀？」大家幾乎同時叫道。祇有毛雪不作聲。

「就爲了我叫他吸血鬼。」

毛雪不知道這個「吸血鬼」是什麼東西，可是這大概總是可怕的囉。

「你就以爲他會爲了這個加你的工錢嗎？」媽的聲音是兇狠狠的。她不喜歡莎拉姑媽。

「照你的意思，費拉，我就應該不開口嗎？他每個月就扣我們的工錢，逼着一天做十四個鐘頭的工，自己富了起來，可是在我們頭上搜括小錢，可惡的東西！」

「如今怎末辦呀？我們原想把你的工錢在下個月里付給阿勃拉馬赫爾作房錢的。」爺爺沮喪地說道。

「這件事同她有什末相干呢？她靠着自己的頭腦生活，她有自己的志向……差點兒就是一位貴人太太啦！她自己去得罪了老闆，可是明天她沒有什末可吃的了。難道你想哥哥和父親來養你嗎？」媽叫着道。

毛雪在驚慌中望着她。她很難看，她的鼻子是尖尖的。媽老是生病，老是嘔氣。

「不用吵鬧，費拉。要是家里有了不幸，它是不會在吵鬧上減輕的。」

這是爺爺說的。他愛着莎拉姑媽和毛雪。爺爺是個小老頭兒。他的鬚鬚是長長的，白白的，眉毛是狠巴巴的，可是眼睛却和善。爺爺坐着老是躬起身子，因此他的背脊就彎了。

有人在敲門。門兒開了，毛雪瞧見了那位神氣活現的阿勃拉馬赫爾大伯。大家也都望着他不作聲。最後，爺爺說起來了：

「晚安，阿勃拉馬赫爾先生！請坐！費拉，把蠟燭點起來！」

毛雪想問爺爺：難道今天是禮拜六嗎？可是他怕着那位神氣活現的大伯。

「米赫爾生，我是來問問您的：您究竟想不想付房錢呢？還是要我採取別的手段？」神氣活現的大伯說道。

「您就再等一下吧，阿勃拉馬赫爾先生。我們一定付！就是目前沒有錢。一文也沒有！您知道如今窮人日子難過，掙來就吃光。我們就打算着莎拉會拿到工錢的，可是希披爾曼先生把她開除了……」爺爺和平地回答道。

大伯望着莎拉姑媽。他活像一隻肥貓，坐在圍牆上窺望着麻雀兒。壞貓！看起來它是在睡覺。可是它什麼都看見。祇要麻雀兒躡上了圍牆，它就把它——刷的一爪子……而大伯的鬍鬚，就像貓兒的一樣。

「我對於這些事情很少興味。我是要問一問：你們幾時付房錢？」

他帶上了帽子。望他快走吧！

「要是明天你們不付全部四個月六十馬克，那末後天你們就要住在馬路上了。」

「怎末在馬路上吶？冬天已經來了！敬敬上帝吧，阿勃拉馬赫爾先生。您是真的良心的！您也是猶太人吶！」

婆婆哭起來了。

「我總歸是房東吶。爲了窮人和要飯的猶太人，我每月犧牲着比你們所該給我的還多點兒。如果你們以爲猶太人不應該向猶太人付房錢，那你們就大錯了。」大伯說道。

「這是什末房子？這簡直是棺材！」爹喊得叫毛雪打了個哆嗦。

「哈！棺材？而你們化十五個馬克要住王宮嗎？……噫，我全說完了。明天得有錢！此外，早晚請你們去找別的房子吧。我不打算在自己的房子里收容一些不知好歹的租人。」大伯對着門轉過了身去。

媽跟着他趕了過去。

「請等一下，阿勃拉馬赫爾先生！請別爲了我丈夫的話就生他的氣。我們是不懂規矩的人，也許，搞不來按着分寸講話。阿勃拉馬赫爾先生，請您原諒！當然，我們要付的……也許，我們能給您當點什末差來抵一部分錢吧？譬如，您要僱洗衣人嗎？我便能給您洗內衣……也許阿勃爾馬赫爾太太和小姐們要做點什末針線嗎？那末，莎拉就能做這個事情。」媽疼心地求着那位神氣活現的大伯。

大伯又對莎拉姑媽打量了一下，便答道：

「那末，我就等幾天……叫她。」他用手指着莎拉姑媽，「明天上我的辦公室來。也許會有工作給她；……可是那錢，你們還得準備好……」神氣活現的大伯走了。

毛雪很想在他背後伸伸舌頭，可是如果媽看到了，她又要扯他的耳朵了，就像早上他把一個盛着釘子的小盒子縛在小貓尾巴上的時候一樣。

直到深夜，西格蒙·拉葉夫斯基才回到了他的小房間。雅特維珈担心地看着他。夜晚，摟着他，耳語着道：

「我是那末的難得見到你……一切又同當初一樣了，西格蒙！我心里不得安甯——我在爲你担着心。看起來，在我生下的時候便是這末注定的了……當你回來了，我可不能相信自己的幸福……就有那末多年——你想想，西格蒙，多少年啊！——孤單單地沒有着你……」

西格蒙默默地把一隻大手放上了她的肩頭。這個接觸，在她比甜言密語更親切。而那種甜言密語，他在從前也是講不來的。可是她豈不知道他能愛得多熱烈，多溫存。她在記憶中喚起了他們在華沙的一個非法集會上初遇的情景。那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個黨里的外號——赫慕里同志。她離開這個集會的時候，便成了「波蘭社會民主勞動黨」的一個黨員。那位高高的水道鉗工，黨委，赫慕里同志把一位新同志送到了她的家。從那個晚上起，便開始了他們的友誼，而後來便是戀愛……

「西格蒙，我怕想到有人會把你們從我這里搶走啊。我說「你們」因爲孩子已成了你的影子。他不肯把眼睛離開你……我知道，換一個局面是不行的。可是你想想，我的心里怎末樣啊？不論我在什末地方，不論我在做着什末事情，老是想着關於你們的心思！我挨過了那樣的磨折，那末多的體驗，以至於我是經不起這種損害的了……」

彷彿在阻擋她似的，西格蒙把手指抓住了她的肩膀。

「還是要不得的，雅嘉！一切都明白。我也知道什末是痛苦。在一個做母親的，這當然更要強烈損害，這是可怕的。可是又怎末呢？你是入過黨的。你豈不知道，如果戰爭一經開始，那末，唯一的目標是——粉碎敵人，無論

還要化上什末代價，也許是最貴重的。」

他在自己的懷抱里感到了她的頭，和那淚濕的臉頰。她聽着他，愴惘而無緒。

「我如今不要爲了離開黨而來把你判斷。往往，脆弱的人是受不住艱苦的鬥爭的。在這些年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手里搥得住黨旗的。有些人們走掉了，他們所有的努力和神思都放到了家庭里去。對於他們，家庭的毀滅便是他們本身的毀滅。可是，難道就能把全部的生命放在這個房間里嗎？想一想吧，雅嘉！你回到我們這里來吧，我親愛的，在這上面你會重新找到幸福的……不管我們會遭到什末事情，你永遠會有着一個生命的目標，一個祇有人類才知道的最美好最崇高的目標。」

雅特維珈的嘴唇溫存地觸到了他胸臆上跳動着一顆心的地方。充滿了偉大的，人性的溫情，他把她摟了過來……

而在房間的另一頭，兒子攤着手臂呼呼熟睡着。他在做一個夢。他同父親一起站在一座高塚上。四周是無邊的原野。深夜。那邊，在東方，照耀着烽火，如同原野在吐着火燄。風兒送來了推進着的暴風雨的巨聲的號吼。遠處，目光所及的地方，廣大的人羣汹涌如浪潮。在明亮的光芒照耀之下，旗幟的火燄燦爛得更加鮮明了。鋼鐵在閃爍着。大地在馬蹄下面顫動。在所有這些的上空，播盪並怒吼着雄壯的歌聲。「孩子，這是我們的人們來了。我們趕上去。」父親說了，便拉住了他的手……

拉斐夫斯基一早醒來。是星期日。今天，在水道機師的家里，在離車站半公哩處，在深谷里，在小河邊，革命的

工人們要開會，所有這些朝朝晚晚，拉葉夫斯基對他們一個個地挨着建起了弟兄般的聯繫，來聚集那些始終在對着自己的壓迫者作鬪爭的人們。他也找到了那些一時脫離了鬪爭的老的地下工作者們。他無論踏到哪裡，他都覺得有自己的兒子在後邊，小心地衛護着他。而如今，當那機師的寬大的房間里聚集着工人們的時候，萊蒙德便坐在小丘上的接軌快的空亭子里，在往車房去的拐角邊。從這裏他看得見周圍一帶。下邊，在小河旁，是汲水塔。在右邊的小窗子里，看得見鐵道路基和往北通過去的鋼軌。在左邊的小窗子里，看得見一些副軌和車房，這之後——是車站。

機師柯伐樂一直在這裏照顧着，裝出修理小橋的神氣。當下面那條沿着小河的小路上走過了第四個人的時候，他便把斧頭挾在腋下，朝着亭子走去了。

「如今瞧着兩邊兒，小夥子，」他枯澀地對萊蒙德說道。「沒有人會上此地來的。如果有人偶然溜過，就讓他去。而若是他開始往下邊下去的時候，把帽子擲一個圈。我就叫女兒打院子裏張望。她會告訴我的。」

他便走下去了。

「奧列夏，上那邊去照顧家事吧。可別忘了我對你說的話。」柯伐樂走進房間，轉身對女兒說道。「看來，如今全到了吧？那末可以談一下了。」柯伐樂用了發問的眼色把出席的人們望了一通。在他那灰白的刺毛般的鬚髮和剪得短短的頭髮便像一隻刺蝟。他那灰色的聰明的眼睛望住了拉葉夫斯基。「那末，你來說話，西格

蒙開始吧，我們聽着。」他說道，一面在桌旁坐了下來。於是，轉過身去對着其他的人們問道：

「大概都認識吧？我們同他是老朋友了。你們知道，他是被派來激動死水的。此地同人民是落後得很多的……城里已經鬧起來了，該把這一點詳細考慮一下。」

格里哥里·柯伐柴打着烏克藪話說道。

「同志們！」拉葉夫斯基開始了。「地方革命委員會叫我來同你們討論一些事情。」

「可是在這個委員會里又有些什末人呢？」那卑謙地坐在屋角里的瘦瘦的伏羅別柯冒昧地問道。他是出席的人們中最年輕的。拉葉夫斯基對他望了一下，便微笑了。

「請放心——是一些可靠的人們……」

伏羅別柯發了窘。

「我們已經有了黨的組織，」拉葉夫斯基繼續道。「不錯，我們人不多——一共祇三十七個人。但這是一些經過了考察的人。在城里，看樣子，快要起動搖了。德國人要走了，而大人先生們可要把政權抓上手。今天我們還沒有什末東西可以去打擊那些手。那就是說，必須行動起來，必須發動鐵路工人，糖廠工人！否則這個烏鴉盤就會堅強起來，那時就不會那末容易幹得掉它了。」

坐在拉葉夫斯基對面的唐尼羅·喬波特，一個服式並不講究，但縫得很緊密的人，黝黑得像他用來喂自己的火車頭鍋爐的無烟煤，笨重地動了一下，而他身下的那條舊板樑便淒慘地叫了起來。

『全懂得……可是我們又憑什麼去碰那些小老爺們呢？我們發動人們，這是事實！可是武器沒有！用拳頭是打不出什麼來的！』他按下自己的男低音，沈着嗓子道。

大家不由自主地望着他那巨大的拳頭。

『如果是爲了武器的事，這個不消走遠路——在第七條路的死巷里停着一輛上了封的貨車。那裏有一些裝着來福鎗的箱子。我親眼看到他們裝上去的。』伏羅別柯活躍了起來。『嗚，子彈是在砲兵隊的倉庫里，便是繞着車站四周也裝得滿哪！要是行的話，我們便在今天晚上把這輛貨車搞到汲水塔這里來，當時在此地卸貨，藏進儲藏室。汲水塔在郊野，沒有人會注意這個的……祇要別耽誤。』

萊蒙德注視着一個向亭子走近前來的少年。那人循着路基一逕走着。風兒送來了歌唱的片斷：

你是我的束衣帶，我的愛，

祇有死亡啊，才把我們兩分開！

天氣寒冷，可是那小夥子身上的棉質短外套却大大地敞開着。他看起來心緒很好。淡紅色的小帽子歪在他的腦門上。那成熟的蕎麥顏色的額際的卷髮叫風兒拂弄着。少年人走着，兩手插在衣袋里，動人地唱着。萊蒙德認得他。這是安德里·普他哈，糖廠里的鍋爐間火伙。

如今萊蒙德祇擔心着這一點——普他哈要往哪兒走。如果到村里去，那末他便將穿過道路往右邊走。如今

他便是在通路上了……不轉身往這裏來了！分明是走向汲水塔去啦！不會往別處去的，萊蒙德離開了自己的崗位。

「喂，安德留夏！」

普他哈回過身來，驚奇地望着不知打哪里溜來的萊蒙德，便迎着他走了來。

「你上哪兒去，安德里？」

「我上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那兒去，喏，下面，就是他的小屋子。」

「可是你上那兒去幹什末吶？」

「幹什末唔……總歸是那一件。他養着一隻小鳥兒……所以我逢到禮拜天總要去聽聽它，唱得好吶，這

東西！普他哈狡猾地笑着回答了，便同萊蒙德緊緊地握了手。「可是你在這兒幹麼呢？」

「我嗎？那是……湊巧溜來的。從來沒有到過這些地方……想看一下，」萊蒙德笑了一笑。

普他哈收起了笑容。他那灰色的果敢的眼睛不信地望着萊蒙德。他突然把帽子推到了眉頭上。

「想看一下？我是看過了這些下流坯的！」於是，憤憤地皺着眉頭，加上道：「你還是上別處去的好。此地已經看得出了，明白嗎？」

「一點兒也不明白！」

「呸，那就非闖一下不行了！」

「關嗎？爲什末吶？你今天好像喝了酒似的……」

可是普他哈却在顯然的意圖中把手打衣袋里拔了出來。

「你裝什末傻？你以爲如今你們有了政權，你就能壓倒鄉下佬了嗎？我本來就要把這一切發洩一下！等我來揍了一頓，那時你就知道該怎末跟小毛子[○]打交道了。命令是幫不了你的忙的！」安德里威脅地表示道。

「算了，安德里！什末政權吶？什末命令吶？要是你那末想關，自己去找個別的人吧。」萊蒙德答道，安德里的態度叫他嫌惡起來了。

「怎末，關一下嗎？貓兒是知道吃了誰的肉的！你們這些波蘭鬼全是一個樣子：外面綢披，里面臭屁！騎慣了小毛子，像騎驢子似的。」

萊蒙德向他走上一大步，竭力抑制着自己，鎮靜地說道：

「如果你不是喝醉了酒，我就會爲了這些話打開你的肋骨……撲着人，就像一條惡狗！而我倒還把你當作一個正當的少年人吶……爲什末你要侮辱整個的波蘭民族？我身上有着什末綢披吶？我又騎在誰的背上吶？你啊，昏頭！」

這番對話不知道要憑什末才能結束，如果不是有一個女孩子的響亮的聲音在下面喚着：

○小毛子，原文音譯爲「霍霍爾」；「霍霍爾」一字在俄文中有「前髮」意，同時亦用作稱喚小俄羅斯人的。

綢披，因小俄羅斯人的前髮留得很濃，幾爲他們的一個特徵，故名。——譯者

「安德里——」

兩人都轉過頭去看了。下面，在小屋邊，在蓄水池的水泥鋪砌的平台上站着奧列夏。看他哈在猶疑中站了一會兒。接着，重又把小帽子抬到了腦門上，便開始往下走了。走了沒有幾步，他站住了，並不望着萊蒙，却望着旁側的什麼地方，說道：

「可是你還得上別的地方去看。否則你雖然是自己的小夥子，我可要揍你的鼻樑，明白嗎？」

奧列夏不耐地在等着安德里走到她那里去。便是在這里山谷中，也有颯風吹過來，寒冷而乾燥。奧列夏不得不不同它鬥爭，按着自己的裙子來抵抗它那不老實的手。

溫暖的毛織短外套緊圍着她的胸部和肩膀。她有十七歲了，這是一個黑眼睛的黑姑娘，歡欣而熱烈。女性的持重和驕縱點綴在她所有的行動中。而這個矛盾却叫她格外具有吸引力。

像個小山妖似的站着，她很知道自己的魅力。那點兒已經在她身上蘇醒了的女性氣質教給了她一些最美麗的動作和不可思議的嬌媚的體態，對於這些，不自知地，她漸漸地在慾念中愛好起來了。

「你同他談些什麼呀？」甚至不讓他問一聲好，她劈口便問安德里道。

「那個……談談家里人……他的爸爸和我的婆婆是兩重親……你又怎末的，同他要眉眼嗎？又爲什麼待在寒冷里，不叫人進小屋里去吶？我正要叫他得點煖氣，可是你就……」

安德里突然不作聲了。在女孩子的那對眯攏的眼睛里有着那末多的寒意，叫他不知怎麼是好。

「還有什末呀？」

在這句問話中，普他哈受到了一種掩飾不住的鎮懾。鐮刀碰到了石頭。安德里並不盼望絕交——他不是爲了這個才上這里來的。可是同萊蒙德的相遇，以及那個如此不客氣而甚至兇狠狠的奧列夏的盤問，却把一切都毀掉了。

「還有什末呀？」奧列夏把鞋跟在水泥地上一蹬。

「還有，我叫他滾開此地，到鬼婆婆那里去，明白了嗎？」

安德里斷定這一天是反正給毀了，便索性一逕往下走。撲面的風兒出其不意地趕上了奧列夏。她狠狠地用手拍下那飄起的裙子。安德里規規矩矩地掉過了眼去。

「怎末樣的一個傻蛋！怎末樣的一個傻蛋！如今人家會怎末想了呢？」她低聲說道。
安德里懷着苦腦在她的眼睛里看見了淚珠兒。

「呸，就算我是傻蛋吧，可是你又爲什末哭了呀？我對你可沒有幹什末那種……」

「我哭嗎？我也不至於當着每個男孩子都哭啊！風吹了眼睛，可是他……也是一個相思鬼！痰一着地便瀉，

○而那邊又……你告訴我，你上這兒來搗什末鬼的？我不要看見你，這話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了！」

「我好像沒有聽到過這個話。」

○這是一句烏克爾的成語，有「事情一露風便糟了」的意思。——譯者

「離開我的眼，討厭東西。」

奧列夏掉過了身去。安德里不知道要怎末去跟她講和。他憑着感覺，知道萊蒙德上這里來並不是爲了幽會。若是如此，奧列夏就會顯出另外一副神氣了。

「煩惱一枝烟，怎末樣？」他沒精打采地說了，便伸手到衣袋里去拿烟艸。手指觸到了一張摺着的紙頁。他把它拿了出來，打開了，便又一次地讀着道：「伏林波蘭政府武裝勢力總指揮命令……」

「奧列夏，你不知道你爸爸可看到過這個玩意兒沒有嗎？他在幹什末呢？既然你心緒不對，那末我上他那兒去行嗎？」

「上父親那兒去可不行——他有客。拿過來！」奧列夏從他手裏拿過了那張紙。

那命令是用波蘭文和俄文印的。很快地對它望了一眼，奧列夏便轉過身來對了安德里：

「別跟着我，我一下子就回來……」便奔向家里去了。

安德里高興了起來。看樣子，情形是挽回過來了。轉過身來，背着風，他高高興興地捲起了一枝大大的烟捲兒。

在房間裏，人們全神貫注地在聽着。拉葉夫斯基慢吞吞而頓頓歇歇地唸道：

「第一條。按照波蘭人民之意志，今後所有邊區政權均屬於軍團參謀部。」

「瞧嗎？鑽進了烏克蘭，却借着波蘭人民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奧斯達普·希却倍爾，一個黑眉毛的美男子，車廠里的槌子手，氣憤憤地嚷道。

「倒不妨問問他們，他們幾時問過了波蘭人民的？」筆挺的梅捷爾斯基刷的站了起來，他的眼睛裏閃耀着熱情。

「第二條。宣佈城內戒嚴狀態。七時以後之街路通行，概在嚴厲射擊下加以禁止。」

「第三條。禁止一切未經本指揮准許之集會，結社，組合。凡從事煽動反對本指揮及另行組織政權而經當場捕獲者，即予就地槍決。」

「噶！噶！」

「馬上現出了狼心！」

「對自己就沒有什末「波蘭人民政權」了！」

「對於這個波蘭人民啊，可就怕得像鬼吶！」

「第四條。凡對波蘭國家公民之私產或其所有物之強行佔取，均將視為搶劫，並予佔取者按土匪同等治罪，仰各知照。」

「啊哈！該把這一條放在頭上的！」

「人民什末的倒沒有看出來，可是地主們的鞭子倒在眼前啦。」喬波特咕嚕着道。

「馬路土地還沒有提起，爲了怕人民去起來，沒有到時候——冬天時……」伏羅別國說道。

「可是你想想，產業是何等樣的東西呀？」希却倍爾轉過身去向着他道。

「我繼續聽下去罷。」第五條宣佈接受波蘭人士之志願兵參加新編部隊。每一志願兵得領取全副配備，服裝，及每月五十馬克之餉俸。」

「還有些什麼呢？」柯伐業耐不住了。

「還有嗎？」本指揮特發動對布爾什維克，如對波蘭國家之死敵然，作毫不容情之戰鬥。凡經被認爲通同布爾什維克者，即予執行野戰軍事法庭於二十四小時內審訊之。」

「這是專門對付我們的！」

「在他們那邊你就無法在陽世活得久！」

喬波特狠狠地把五個手指統統抓進了他那濃密的頭髮里去。

「他們有個什麼人吶，手脚那末快？」他問道。

拉葉夫斯基看了看那署名。

「莫格蘭尼茨基上校。」

一時，房間里起了一片沉默。拉葉夫斯基把那命令放到了桌子上。

「同志們，我想，如今是全明白了吧？」

喬波特抱憂地嘆着氣，打窗子里瞻望着。

拉葉夫斯基把目光對全體五個人掃了一通，在他們的眼睛里，既沒有看到驚慌，也沒有看到偏促。

——選到了優秀的人民了。

嚴肅的工人們的臉，略帶一點憂鬱。希却倍爾正經得超過了他的年紀，伏羅別柯担心地想着什麼。希却倍爾和伏羅別柯不知道柯代樂、喬波特，和梅捷爾斯基醫生都是革委會的會員。他們以為祇有拉葉夫斯基一人是革委會的代表。

拉葉夫斯基走到了主人面前去。

『該派孩子們進城去打聽一下是怎末回事和什末情形。就叫萊蒙德同你的女兒去一下吧。』

『好，我去說。』

『如今我們就來談談我們該幹些什末吧。』拉葉夫斯基接着說道。

奧列夏奔到了普他哈那里。

『我們走吧，討厭東西，進城去躍躍躍躍，瞧瞧那邊在幹些什末。』

當他們走上了山，她堅決地說道：

○『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因通常都用 PEBRON 這個簡稱，所以這里也以簡稱來邊譯了。——譯者

「你得跟拉葉夫斯基講，和不然我就同你——完蛋！要是你不是一個傻子，我也就告訴你這個少年爲什末在此地了。」

她又奔到了亭子那邊去。

「萊蒙德，進城去。爸爸說的，要去看一看那兒在鬧些什末。你的父親在我們家里等着。此地有伏羅別柯來。」這時候安德里走過來了，她便忸怩着加上道：「普他哈對你說了些胡話，可是他到底還是一個好少年。你別生他的氣，叭！叭，行啦！」

普他哈走着談着，彷彿他和萊蒙德之間不會有過什麼事情似的。火車站上起了幾下鎗聲。火車頭震駭地叫了起來，一會便不響了，於是靜寂。

「安德里！你到過城里嗎？那兒在鬧些什末呀？」奧列夏激動地問道。

「鬼知道！看到了一個騎兵隊。在市政府近旁，有一些帶着來福鎗的小軍官。認得有一個人——史拉特克，是個律師的小兒子。自個兒在帽子上安上了一隻白鷹。多半全是中學生。好得意！」

鐵路線上荒無人跡。車廠的大門緊閉。在這個荒無人跡之中有着一種恐懼的意味。在那橫跨在車站上方的橋口幾步以外，在貨棧的轉角處，迎着他們，有一個人形在走動。這是個奧國警察。他本要窺身到路邊去的，但那三個人的樣子叫他放了心。喘着氣，東張西望着，把手向北面一擺，他打起了洋涇浜的波蘭話對他們叫道：

○這里是指萊蒙德·拉葉夫斯基，而不是他的父親，西格蒙·拉葉夫斯基。——譯者

「你們沒有在那邊看到武裝的人嗎？」

「沒有，」三個人中間唯一能講波蘭話的萊蒙德答道。

警察便轉身待向汲水塔那邊趕過去了。可是普他哈却突然對他伸了一個蹣跚，這一來那個結實的奧國老總便一股勁兒撲倒在地上。用着同樣的敏捷，安德里撲到了他的身上去。那人無論怎麼掙扎，可還是掙不開少年人的手。

「萊蒙德，把他的輪轉手鎗拿走！可要快。」

萊蒙德向警察俯下身去，急忙而興奮地，解開了手鎗袋，從他身上拿走了那柄輪轉手鎗。普他哈急速地從警察身上退了下來，沒有忘記從刀壳子里拔出了一柄闊大的短刀，擺起了一個防禦的姿勢。萊蒙德把那柄奪下來的「毛瑟」鎗在手里反復弄着，不知把它怎末辦是好。

這一切來得那末迅速，以至奧列夏連想也來不及想一下。那警察實起來站住了。他的下巴在驚慌和狂怒中顫動着。可是普他哈的那副堅定的神氣叫他無法想起報復。

「嗚，如今，哭吧！一把抓住了！」安德里把短刀指着北面神氣十足地在空一揮。「不懂嗎？嗚，用你們的說話——滾你媽的鬼！」

萊蒙德把手鎗放進了衣袋。當時那警察便急急地打他們那里走開了，不時回頭一望。走了不多幾步，他解開了腰帶，把那而今已沒有用處了的手鎗袋和刀壳拋掉。安德里走過去拾了起來。把短刀插進了刀壳，便滿意

地微笑着走了回來。

「我把這個玩意兒往那兒開呀？」

「你怎末昏了頭啦？萬一你把我们大家開中了呢？」奧列夏向他趕了上去。

「噫，萬一萬一，葷兒生進鼻！手鎗對他有什么鬼用？反正一樣，完完大吉！可是它對我倒有點兒用處呀。」

「噫，可是刺刀什末的對你又有什末用呀？把它丟掉了我們走！」

「可真是！它儘有兩把小刀子好做呀。我就把它藏在這兒橋級下面吧。這地方瞧不見的。」

他在橋上趕上了他們。

「聽了，安德里，如果你還要鬧什末岔子，那就別同我們一起走了。我們有重要的事情。」萊蒙德老實不客

氣地說道。

「噫，你們死纏些什末呀？一切都幹好了！我很久就想要一把手鎗了，可是剛才哪，我眼看大可以弄到手

；我可把那警察懣够了！大概，他已滾出了十里。路了！有勁兒！」安德里哈哈大笑得那末有傳染性，以致萊蒙

德和奧列夏也不能不微笑着起來了。

美好的心境回到了安德里身上。他走在橋上，輕輕地擺舞着，唱了起來：

嗨，對着親家別多嘴，

○指俄里，即『浮爾斯達』，每俄里合約一〇六七公哩。——譯者

這邊那邊把身邊！

突然之間他又起了一個要做一切崇高的行為的想頭。

「你知道，萊蒙德，我把手鎗送給你拿去吧！見見我的交情！我自己另外去弄一枝。」

奧列夏嚴厲地對她轉過了身去。

「你怎末的，又想對人玩把戲了嗎？別同我們一起走了！聽見嗎？別走了！」

「可又是你！你今天幹麼要掃我的興呢？我是全心全意的，而她呀……我說了不鬧了，還要怎末呢？難道我自己就沒有地方可弄了嗎？這同你又有什末相干呢？啞，萊蒙德，把手鎗袋拿着給你祝賀……娘兒們對於軍事又知道些什末！」

「你輕看了娘兒們了！」

可是安德里已經不在聽着她了。挽住了萊蒙德的身體，茫然地微笑着，低聲嘮叨道：

「誰記着舊事，誰就瞎掉眼睛，明白嗎？在一個相當的地方，我們來把這個玩意兒放一下，來嗎？」
作爲回答，萊蒙德把手放上了他的肩頭。

第五章

這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在莫格爾尼茨基府邸中，人們醒得很早。

在馬廐裏，一些穿着波蘭軍團制服的武裝人們上了馬。在那住着莫格爾尼茨基家的下人們的廂屋裏，人們在等待着步兵出發的訊號。

希慕爾特克和宋能蒲爾格剛用罷早餐。約瑟夫走進房來把一張條字交給了少校。少校讀了一遍，說道：「施節芳妮亞伯爵夫人請我們到她那里去，有一件十分緊要的事情。」

他們莫名其妙地相對望着，但馬上便從桌邊站起身來，整了整軍服，默默地跟着老頭子走了。

在第二級階台上，約瑟夫把施節芳妮亞的閨房的門開得大大的，並做了一個手勢請那兩位德國人進去。然而，代替着伯爵夫人，他們却遇到了幾個穿着他們所不知道的制服的武裝軍官。其中有一個，爲德國人關上了門，便手裏揚了手鎗在那兩個入客的後面站定了。

「這算什麼呀？」宋能蒲爾格枯澀地問道。

希慕爾特克本能地把手伸到腰裏去。可是手鎗却留在少校的房間里了。

在閨室的一角，在圈椅中，坐着巴朗克維契和老伯爵。

「先生們，請坐。」軍官中的一個說道，在刻毒的微笑中扭歪了那蒼白的臉。

那兩個德國人繼續站着。

巴朗克維契費力地打圈椅中站起身來走到他們面前去。他像個熟人似的對他們伸出了手，可是那兩個軍官却甚至動也沒有動一下。巴朗克維契漲紅了臉。

「喝……唔……啊！」他開始了。「事情在後頭呢，先生們。你們在我們的邊境里待了好一陣子，如今可不必再來防守我們和維持秩序了，我們決定自己來幹這些事情了。」

「這個「我們」是誰啊？」宋能蒲爾格的眼睛兇狠狠地斜着他。

「我們——這是波蘭軍團的行政官員。我很榮幸來介紹一下！」巴朗克維契把自己的大肚子轉到了波蘭軍官中之一的那方面。「上校莫格爾尼茨基伯爵，軍團的首領。」

「愛德華·莫格爾尼茨基嗎？法國軍隊的上校？」

「大致不錯，中尉先生。我本來是俄國近衛軍的上校，可是整個大戰期內我都在法國，充當着俄國軍事使節團的團員，在俄國布爾什維克起事以後，就當了法國軍隊的軍官。」愛德華帶着冷冷的客氣答道。

「那時候我們是奉命逮捕你的。」

「遲了一點了，中尉先生。我們把你們請過來的全部目的正是在那件事情上。如果我們把現時的情況來平心靜氣的判斷一下，這對於雙方都會更有好處的。」愛德華繼續說道。「我們來佔領城市。我們要求你們維

持中立。在你們不來干涉我們的事情的這個唯一條件之下，我們也不來阻礙你們從此地的撤退。當然，全部的軍械和被服庫都得歸給我們。」——希慕爾特克做了一個憤憤的手勢——「你們自己明白，這並不是平民的叛動，但隨着你們的撤退部隊之後，紅軍就會行動起來。他們等德軍一走就要把我們打倒。那末我們何不平等你們走掉，便起來實行維持秩序和動員我們的力量呢？我是傾向着你們的，少校先生和中尉先生。你們都是貴族和軍官。不錯，我們是曾經相處在敵對的陣營中的。可是如今，你我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革命。如果我們要同我們打起仗來，那就祇有落到紅軍手里去。我可不可以為你們願意如此的？」

沉默持續了幾妙鐘。希慕爾特克探詢地望住了宋能蒲爾格。

「好吧……可是這件事情對防軍司令他老人家又怎末交代呢？」宋能蒲爾格不知怎樣是好地喃喃着道。

「本納迭克特主教大人已經同少校先生談好了。」有人輕輕地在他背後說道。

兩個德國人回頭一看。在他們面前站着那在談話的時候悄悄地走進了房來的薩洛尼姆神父。他交給了宋能蒲爾格一件打好了字的公文，當德國人在讀着的時候，他彬彬有禮地走到了角落里去，同老伯爵並排坐下來了。

「那末，軍官先生們，你們的答覆呢？」愛德華問道。

「我們祇有遵命了。」宋能蒲爾格沙着嗓子答道。

「非常高興！當然，先生們，你們是獲得自由了。今後你們是我們家裏的客人。祝你們好，請吩咐你們的兵士們，叫他們應該自檢。柴侖巴中尉，把你的手鎗收起來。莫格爾尼茨克少尉。把我的命令傳給部隊，吩咐準備。軍官先生們，請守住本位。」

半小時以後，那個由騎兵和步兵組成而有着三挺機關的小小的部隊向城市出發了。

統間的牢房裏是半昏暗的。兩扇裝着密層層的柵欄的窗子幾乎放不進一點兒光綫。擠狹。原該容二十五人的，這里却有了三十一個。木板的坑舖上塞滿了人體。這里是薰臭而骯髒的。

一個直躺在板舖上的體格魁梧的農民把他那大腦袋轉過來對着普希高特斯基，一面把五隻手指像梳子樣的通着那大鬍鬚，說道：

「你對我噁哩喇喇的什末吶？人家把我們波蘭鬼子也糟蹋了幾個平平靜靜的世代啦！老爺們慣把我們當作畜生看待，把我們叫做「賤奴子」。不到下一個世紀，波蘭人、和小毛子人中間是不會有和平的！」

普希高特斯基火冒地啐了一口。

「怎末樣的一個蠢人！一切都給你講得清清楚楚的，可還是不懂……你給我爲自己去找個榜樣吧。灣腿的熊！請問，你作的什末對頭吶？而地主可守着把我們配上車架，叫我們奔出一身身汗。波蘭人和波蘭人中間也有着差別的。他們不全是在見他媽的鬼的地主，也有那樣沒種氣的人，就像你！」

那農民半信不信地聽着。

「大概你也是地主，抽起鞭子來也不會比柴榮契柯夫斯基老爺差的。你啊說起話來滿徹底，一切藏在鼻子裏——」傻子說不休，馱子裝木頭，而我啊，乖子不開口。」你吹你的牛皮去吧……」

普希高特斯基起身來坐在板鋪上，對那身傍的人懊喪地看了一會兒，然後微笑了起來。

「好氣人！我對你好好的，而你倒糟蹋人……」

「傻子才會把熊啊什末的當作好好的吧？」

「算了，老伯！你別見氣我的話，你看着同胞的分上吧！」

從板鋪下面伸出了一顆剃得光光的腦袋，一對狐狸眼睛望住了普希高特斯基。

「咳，您真了不起，普希高特斯基老爺！您要把這條公牛造成一匹賽跑的母馬啦！嘻嘻嘻！」那個生着狐狸

小眼睛的人便從他所睡的小鋪下站起了身來。

「這又關你什末狗事啊？」那帶了波蘭口音的農民靜靜地回答他道。

普希高特斯基也惡感地斜着眼睛望着那個穿着一件骯髒得發了黑的夏季外套和打着一條曲皺的領

① 此處指佛拉琪斯拉夫·莫格爾尼茨基。——譯者

② 「灣腿的熊」，是「沒用東西」的意思。——譯者

③ 這裏的原文是「奔到第七身汗」，意義相同。——譯者

帶的浪人。

「全關我的事，所以我……」

「騙子和賊子！」牢房角落里一個少年的聲音打住了他。

「你這小狗兒給我靜着，否則……」那小人兒用手做了一個示意的手勢。

躺在普希高特斯基並排的一個生着蒼白而憔悴的臉龐的工人岔進來交口了。

「小心拳頭，捷貝克先生。普歇尼却說得很對。事實上，你是在注意牢房里的全體拘留人的。」

「我？注意？」捷貝克把手伸進了衣袋。

牢房已經醒來好久了，可是祇到現在才有了行動。而在這個行動中，捷貝克感到了明明白白的威脅。

「你想是怎末的，巴特萊，每當人家擠了他的尾巴，他便把手往衣袋里伸一下幹什末呢？倒奇怪，他難道有

着這樣下流的習慣嗎？」普希高特斯基問着身傍的人道。

「我知道，他在那里面有着一把保安剃刀。」一個少年打角落里說道，一面在穿着靴子。

隨後，他便很快地站了起來，跨過一些躺在地板上的人們，走到了捷貝克那里去。這是一個生着深陷的眼

睛，高高的，淺色頭髮的少年，穿着一件麵包師的工人衣服。警察把他在工作的時候逮捕了，爲了用小刀子拋擲

那擄打一個十歲的學徒的老闆。老闆受了一點兒輕傷，可是普歇尼却克却在等待判決。

「拿出來看，你在那里面有些什末！」他對捷貝克喊叫道。

牢房里寂靜。這時候，走廊上有人從看守崗那邊走動着。接着聽見了沉重的靴步聲。

有人把牢房的門打開了。在門檻上站着一個穿着誰也不認識的制服的軍官。隨在他後面的，有幾個士兵。那個唯恐唯懼的典獄長在翻着一本被捕入記錄的厚冊子。普希高特斯基急急地站了起來。在士兵中的一個人身上，他認得是自己的弟弟阿達姆，而在那軍官身上，他認得——便是勸他加入波蘭軍國的那位先生。

「隊長先生，此地的都是農民，爲了暴動而被捕的，」典獄長咯落咯落地打着德國話道。

「這便是在強取柴榮契柯夫斯基的乾草的那回事件中的嗎？」符隆那問道。

「是的是的……以後有七個糖廠工人……」

「我知道。」

「還有幾個人是爲了不同的事件。他們中間有兩個波蘭人。其中的捷貝克，是爲了被控欺詐和恐嚇取財，還有普希高特斯基……這是在指揮部的特別指令中的。」

「我知道。」符隆那已經用眼睛找出了普希高特斯基。

「噢，其餘的都是爲了小事件。其中有一個未成年人——普歇尼却克。」

符隆那拿過了名冊，在針對着普希高特斯基，糖廠工人，和農民們的姓氏的邊緣處用紅鉛筆打了記號。

「把其餘的放掉。沒有什末東西來餵養食客！我們上別處去吧。」

在人們打開了下一號牢房的時候，典獄長才剛剛唸完了那些被釋放的人們的名字。

二十分鐘過後，牢房里祇剩着十六個人了。巴特萊急急地向普希高特斯基說了幾句請轉給他妻子的話，普希高特斯基便在盼望着和他的弟弟談一下。

「隊長大人，我胆敢求您的恩典，放了我的弟弟梅溪斯拉夫·普希高特斯基吧，便是在第九號牢房里的。他犯了反抗德國侵略者，便是爲了這個才把他關起來的……」

阿達姆的聲音在打着抖。他沒有把手離開「聯合帽」的遮邊。

「小兵普希高特斯基，我自有辦法。往下一號去！」

阿達姆呆在原地。

「我怎末說的？向後轉——走獸着幹麼，混蛋！」

閉着嘴。他退後一步讓過了劈臉的一拳，差點兒沒有舉起鎗來。

「走，不然我就像打狗一樣開鎗了！」

阿達姆困難地離開了原地。慢吞吞地走在走廊里，拖着鎗桿子。走過第九號牢房的時候，他的眼光同弟弟的相遇了。

後者聽到了一切。

○一種四方頂的波蘭軍帽。——原註

暴動和釋放被捕者的消息一時傳遍了全城。監獄附近頓時聚集了大羣的人衆。軍國部隊不准任何人走近門口。

萊蒙德、安德里和奧列夏也都在這裏。

大家把一些問題問着那些被釋放的人們，圍得緊緊的，可是誰也不知道什麼意思。當一個穿着麵包師衣服的青年打門口走出來的時候，人們又馬上向他趕了上去。

「你也是坐牢的嗎？」

「是的！」

「那是說，全部都放走嗎？」萊蒙德問他道。

「喲，全部！祇是一部分騙子……可是一些規規矩矩的人，還鎖着呐。」

「那末，你是騙子嗎？萊蒙德，扔石子哪？否則他——慢來，沒有你的！」

普歇尼却克虎虎地對安德里轉過身去。

「這是你說的，我是騙子嗎？冒犯神聖的傢伙！」

「罵你自己！」安德里對他喊叫道，準備打架了。

「你們鬥些什末呀，像公鷄那末的人家還沒有打聽過這個人呐？」一個拉住了普歇尼却克的年紀大一

點兒的女人嚷道。

「那末你說不是全體嗎？還留着些什末人吶？」

「我說過了——那些爲了真理的人們，就還得坐下去！可是如果有人還要把我叫做騙子，我就把他的鼻樑做餛飩子……我講老實！可是人家爲什末把我放出來吶，鬼知道！」

「噯，你吶！你這是發的什末瘋吶？想回進柵欄里面去嗎？」一個穿得挺好的紳士，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香腸工場的老闆的，兇狠狠的對普歇尼却克喝罵了，又用一根棍子去打那麵包師的背脊。

安德里把那根棍子從他手里搶了過來。

「你爲什末打他，香腸臭鬼？收一個還敬吧！」安德里便靈巧地在那香腸商的頭上打了一下。

「抓住他！警——察！」那人大叫了起來，把手捧着那顆禿腦袋。

鋪道上馬蹄得的響了起來。

「人們聚集着是怎末回事啊？」愛德華·莫格爾尼茨基在馬上輕視地對那些逗留在監獄附近的人們投了一眼。「柴侖巴中尉，把道路清一清！」

「走——散！」柴侖巴喝令道。

在人們的頭上揮動着他的指揮刀。

人羣四散奔逃，一路上連跌帶絆地。

監獄門口的軍團部隊舉鎗致敬。

這可算是給大眾的一個開場的教訓和威脅。

奔過了兩條街，萊蒙德、奧列夏和普歇尼却克停住了。趕散了羣衆，軍團便長驅而去。

「安德里到哪兒去了？你們沒有看見他嗎？」奧列夏着了急。由於奔跑，她的臉頰發了紅，她沉重地喘息着。那青年麵包師對那女孩子望了一下，隨後又望了望萊蒙德，於是便陰鬱地微笑了起來。

普他哈打拐角上轉了出來。他在輕快的跳躍中奔跑着，手里揮着那根棍子。

「啊啊！你們在這兒吶！唔……我就攔了一忽兒……」他的眼睛里閃爍着笑意。

奔到了朋友們那里，他便倚在牆上，哈哈大笑了起來。

「噯，要是你們看到他怎末逃法啊！笑死我啦！當大家逃散的時候，我又給了那個香腸商一棍子。他跑得那末兇吶！那末快快得叫我上勁才能趕上他。在臨別的時候我又給了他一下！他躲着我，就像躲鬼似的，進了門縫……」

普歇尼却克也笑了起來。

萊蒙德和奧列夏，望着他，也不容易裝得起正經了。

「我再也不同你一塊兒上什末地方去了。祇是胡鬧……我就不知道你是那末一個無賴……」

「真是今天那末亂嘈嘈的，可不能怪我啊……」安德里隨口答道。

「瞎，朋友，棍子便是用了它來打你的，你拿了去算補報吧……你說，你在那面里可沒有看到我們工廠里的人嗎？巴特萊啊，希洛基啊？」安德里向那麵包師問道，一面把棍子遞給他。

「唉，正是！我就同他們在一塊兒坐的。華西里·史捷潘諾維契是個好人！所有的工人們都在一起……他們中間還有一個普希高特斯基，也是一個好人，普歇尼却克不順口地結結巴巴打着波蘭話說道。

「你知道一點什末嗎？」想了一下，萊蒙德說道。「我們上華西里·史捷潘諾維契的妻子那里去，你把一切情形對她說一說。」

「他本來請我帶個訊給她的。」

「那末我們走吧，給我們介紹一下啊。」

「隊長先生，放掉的人中間有一個要對您報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典獄長指着捷貝克道。

「噉，什末事，爽快一點！」符隆那面，一面走進了辦公所。

「大人，請容我祝您勝利！我是個波蘭人，我……」捷貝克乞憐地開始道。

「乾脆點！」

捷貝克咽下話頭，奉順地詔笑着，重新開了頭：

「作爲一個波蘭人，在祖國面前，我有義務拿忠心來給您效勞的……我是爲了一念之錯進了監獄……」
「乾脆點，混蛋！」符隆那吶喊道。

「我盡着義務來稟報隊長大人，在九號牢房里有着危險分子……特別是那個巴特萊……還有普希高。
特斯基。他們老是做着赤色宣傳……巴特萊尤其危險。這人是個可咀咒的布爾什維克，隊長大人！您別放掉普希高。
特斯基這傢伙，這是個非常有害的傢伙！他老是想同我們親近。巴特萊在出去之前同他囑囑嚶嚶的說了
什末話。如果還不遲的話，您就吩咐把他抓起來吧。要是隊長大人高興，我可以把一切詳細情形講一講的。」

「好！我們來談談……可是，你想要些什末吶？」

「隨您的高興，隊長大人。」

「那末，我們且來試一下看！希望你那不壞的特務會有好運氣。我祇是弄不到目標！否則子彈就成堆地打
進腦門去了。」

「啊，您啊，隊長大人！我貢獻親信。」

晚上，拉葉夫斯基同兒子小心地走向自己的家門。窗上有着的一盞點亮着的油燈。

「那就是說，一切都平安着。媽媽在家吶。」

父親走進了屋里去，兒子留在門口警戒着。那少年一整天都在城里各處巡遊，執行着父親的囑咐。

過了一會兒母親打屋子里走了出來，在門口湊着他耳朵：

「我上巴特萊的妻子家里去。奧里伐在我們這兒，父親在等着呢。」便沒入黑暗中去了。

——親愛的生身媽媽啊！她改變得都末多了啊！好像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一個完全年青的人啦……

「一切都有辦法，拉葉夫斯基同志。在我們的印刷所倉庫里有一架備用的「小架子」手搖的。今晚我們有他們官府里的一批限期定貨。命令，動員調查表，和軍事小冊子，都得付印。我剛才給您把所有這些東西拿了一點。也許有點用處的。而這一個呢，我今天晚上親自來印。五百份傳單，再多不行了。祇是在相近黎明時候必須把文件打倉庫里搬走。排版也是如此，否則我可來不及把它拆散的。以後我把複印機一部分一部分地給您拿來。這是一份有益處的傳單。難道便不能拿到自己的印刷所里來印嗎。人們讀到了它，可要鬧得翻天覆地啦……這件事情需精巧地快幹，否則會保不住腦袋的。」奧里伐靜靜地，有條有理地說道。

這年老的排字工人使拉葉夫斯基很有好感。滿臉的細細的縐紋。偌大的銅邊眼鏡，眼鏡里面——是一對滾圓的，善良的眼睛。

「奧里伐同志，請問，那邊除了您以外，不再有什麼可以信任的人了嗎？」

「誰能知道呢？當然，也有着一些正當當的人，可是弄到組織里來是不行的。房間里的人們，其餘的就更糟了——二個波蘭社會主義黨人，三個「西翁主義者」——到處走漏風聲。不就是祇有一個愛瑪·希筠

爾貝了嗎？她父親是個匈牙利人，可是女兒是在此地出生的，是個生手，因此也算不了什末的。」

「很好，奧里伐同志，就請辦起來吧。」

那排字工人站了起來。

「啊，差點兒忘記了！您說，您能給我們印刷嗎？」

「我，當然不是一個印刷工人，可是，對不起，也幹得來的。也許不能叫您十分滿意罷啦。嘻嘻……」那排字工人的臉抖動着，眼角擠了起來，像一把摺扇。「呸，再見。清早五點鐘光景派孩子來吧。」

拉葉夫斯基把奧里伐的被鉛污染黑了的手掌握住了一會兒。

「爲什末您不加入黨呢，奧里伐同志？」

「老啦……我還能到什末地步！讓青年人們幹去吧，我來幫幫忙。便是把我絞死，我也不悲傷——自己的日子過完了。當然，沒有人喜歡死的，可是對於青年人，這簡直是太嚴重了。」他打眼鏡的上方望着拉葉夫斯基，嚴肅地，而在西格蒙看來，簡直是峻厲地。

奧里伐走了，萊蒙德便走進了房間。

「唔，孩子，我們把你接受到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中來了。黨需要外衛和前哨，忠實的青年人。你自己可

〔西翁主義，原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王國復國運動」中的一種政治主張，後則用以泛指一切狹義的「愛國主

義」。——譯者

以看出來，我們在本體中是有着敵人的。一步不謹慎，那行動就會毀掉整個組織的。青年人們有時是並非故意地不謹慎的，所以我們才歡迎新的同志們加入組織——這是最重大的事情。祇有果敢的，自覺的，準備甚至於犧牲生命的人才能接受。你自己去想像一下看：我們接受了一個懦夫，而他一點兒也不爲什末的落進憲兵手里去了。他老實說出了一切，爲了希望得到安全。他的革命性僅僅在第一次被捕時就完了蛋。這種獵奇的愛好者是有。我們的鬪爭在他們並不是切身的的事情。他們是把革命鬧着玩兒的。那些愛讀冒險小說的智識分子就往往會犯這種毛病。當鬧玩兒的事情帶來了死亡，他們就要開始動搖了。我們還要注意物色未來組織的核

心。你認爲有些什末人是比較够得上的呢？」

萊蒙德想了一下。

「我不知道，父親。這是那末非輕兒戲的。」終於，他喃喃地說了。

「好吧，我來幫助你。你覺得奧列夏·柯伐葉怎末樣？她是個好出身。他們父女倆切身的關係——切身的

事情。她據我看倒是個勇敢的女孩子。」

「是的，我也覺得這樣。」

「那末就是了！一位同志已經有了。你還認識些什末人呢？」

萊蒙德沉默了好久，然後說道：

「莎拉·米赫爾生。希披爾曼把她開除了工作，今天房東又把他們趕到了馬路上去。他們就這末坐在門

口的一堆東西上面。我剛去看了她，他們無處容身……可能幫他們一點兒忙嗎，父親？」

拉葉夫斯基考慮了一些什麼。

「叫他們住到我們這兒來吧。」

「可是哪兒還有地位給他們呢？這兒轉個身也沒有地方了，而他們有六個人，還有東西……」

「沒有什末的，我們反正得離開此地了。你知道，城里已在幹起來了。人們早晚會找到我們的。叫他們住過來好了，東西儘管隨意安放。而我們也不得不分散住在幾個不同的地方了。我暫時住在柯伐樂家里，媽媽——在馬爾采麗娜姑媽那里，而你便去住在隨便哪一個同志那里……嗚，我們扯開去了。那末，就是莎拉，好吧。你還有什末人可注意的呢？」

「還有安德里。普他哈。他有勇敢——雖然也不要估計得太高。祇是他很抖擻而會一往直前的。照我看，他是有意志的，就是很熱烈。」

拉葉夫斯基微笑着。

「那末你暫時把他保留着吧。謹慎必須配着意志，才不致於叫他不僅毀了自己……他是你的朋友嗎？」

「是的……也是，也不是，也全是……原來，他同奧列夏是很好的……」萊蒙德分明有點迷茫了。

「啊哈。那末，這就不壞了。女朋友——是了不起的東西啊……你還想到有誰呢？」

「還有那個同巴特萊一起坐牢的小夥子。捷克人普歇尼却克。在性格上，他是和安德里相像的。」

「好吧。明天你去跟每個人個別談一談，不要提起別人的名字。把所有艱苦的情形說一說，叫少年人們好知道他們所走的是什末路。祇有在他們充分同意以後，才能把他們當作共產主義團體的會員。第一個小組將由革委會來批准，然後就能獨立地接受一些新的同志們了……如今你到汲水塔那邊去一下。那邊在今兒深夜有一件嚴重的事情。柯伐樂會告訴你的。你有武器嗎？」

「有一把輪轉手鎗，是安德里從警察身上奪下來的。」

「你知道怎末使用它嗎？」

「不。」

「拿來，我教你。」

當萊蒙德拿出了那柄不熟悉的鎗械，父親便說道：

「拿着。別忘了：祇有在沒有別的辦法的唯一場合中才有開鎗的必要。可是如果一開了鎗，那就要保衛到最後的一顆子彈。放一鎗或者十鎗，總是一個憲兵的代價。……去吧，好孩子，要謹慎……」

父親第一次把他叫做「好孩子」。萊蒙德祇想把父親擁抱一下，偎在懷里，說道：「父親，我敬愛您！」可是看到了他那急不待緩的動作，萊蒙德便匆匆地走出去了。

在往汲水塔去的路上，他往莎拉那兒溜了一下，去安慰了她。爲了父親有事差遣他，他不能跟那女孩子細談。他們一直在煩亂着。

他還有兩小時的自由的時間，因之便往安德里所住着的工廠區而去了。

安德里在家。他正坐在小床上在一架六弦琴上彈奏烏克蘭歌曲和舞樂中的流行曲調。他剛奏完了一段憂鬱的旋律。「那個傢伙沒人疼，他是一個小孤童，」便又轉入了一種戈拔克[○]舞曲的無休無歇的急促。他彈得很熟練。在不易捉住的快速度的手的動作中，他的額髮也在活潑地幌動着。

他的年幼的小弟弟，九歲的華西列克，正把頭抵在枕上，倒豎起兩腿，拚命地要把它們灣成一個B字形。當他失却了平衡而摔倒在床上了，他便活像一匹小公馬似的馬上掀起兩腿，重新維持一個倒豎的姿態。

看到了萊蒙德，他便帶了那樣的一種強度來結束了彈奏。強得叫兩條弦索受不住而斷掉了，強得叫那六弦琴的所有者高興了起來。

「我這個玩意兒搞得真不錯啊！連弦線也沒了命啦！」他從小床上起身來把六弦琴放在桌子上。

安德里的母親不在房間里——她上鄰家去了。

「安德里，我需要同你單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

「出了什麼事啦？」安德里不安地說道。「喏，說吧！」

「需要單獨地談。」

安德里轉身去對了華西列克。那傢伙正坐在枕頭上，架着赤裸的腿子，鄭重其事的在挖鼻孔。

○一種急速的波蘭民間舞踊。——譯者

「華西列克，你到街上，去一下！」

「可是有什麼事我不能看見的呀？」

「對你說了——走！別讓我們把你趕出去。」

「不去。那兒好冷，又沒有靴子。」

「穿媽媽的小鞋子。」

「啊，好啊！叫她來把我揍一頓！」

「你怎末的，想挨皮帶子嗎？照你看來，倒是應該叫我從你那兒走開到門外去嗎？」

「爲什麼要走開呀？我把耳朵掩起來，你們講就是啦。」

「華西卡！安德里提高了嗓子。」

可是華西列克却繼續坐着，沒有一點想動身的樣子。安德里開始把皮腰帶解下來了。華西列克眼睜睜地望住了他的一舉一動。萊蒙德拉住了安德里的手。

「我們到門口去吧，安德留夏。那邊的確是寒冷的。」

他們在階台上坐了下來。門兒打房間里輕輕地打開了。

「華西卡！關上我在聽着你的！」

門兒連忙關起了。

「你怎末的，當真要打他嗎？」

「不是的！可是我就有着一股畜生脾氣。我對他是一個人，他對我又是一個人。可是打是打不下的——我愛着他，裝裝威勢的。他就知道這一點。總得要有一點矜持，祇要好好的對他就是了。不要溺愛，這頑皮鬼，才能對他維持一點尊嚴……」

他們兩個人坐了好久，在低聲中細談着。

安德里把萊蒙德送到了小門邊。他們默默地在那兒站着，沒有放開手。

「你要知道，安德里，這事情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

「萊蒙德，我說過了！沈默！我自家兒想過不止一次了：難道就不能碰到這樣的人，在世界上把真理建立起來嗎？可是如今這種人來了，正是。」

「也許，你要考慮一下嗎？那末明天給回話吧。」

「我嗎？要是我有後悔，就叫我在這個地方當場倒下來。唉，萊蒙德，你就不知道我的性格！你想想，好漢……我心里也老實對於目前的生活感到了憎惡啦……」

漆黑的嚴寒的夜晚。冰冷的風在鐵路線上飛馳着。

車站上，在門口有着憲兵支部，招牌換掉了，名稱依舊一樣，但已改用了波蘭文字。

憲兵隊里的人們中沒有人知道有一輛在預備線上的火車頭會突然地把一輛貨車一撞，然後把它頂在前面推送，又偷偷地停下了，回到原處。而貨車則已滑到了一處有十二個人在等着的地方。將近黎明時，原來的那架火車頭又把那貨車從一條遼遠的僻徑中拖了回來，到汲水塔近邊，在來的地方。

還在魚肚白色之前，萊蒙德從印刷所的倉庫里拿出了一包藏在布袋里的宣言。他整夜沒有睡。可是眼前還有着最危險的工作哩。

一早，米赫爾生家人便搬進了拉葉夫斯基家的房間。屋里的女主人雅特維珈說她要帶了兒子離開城里了。

在汲水塔那邊却添了一個新的住客……

符隆那三倍地咀咒了那張最新印出的傳單。「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標題用了俄文，烏克蘭文，波蘭文，和德文。號召武裝暴動！「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打倒資本家，地主……土地歸農民……」『喝，混蛋！居然在印刷所里印的，在我們的鼻子底下……莫格爾尼茨基會怎末說的呢？尤其是，那見鬼的署名「革——命委員會。」那便是說，已經有了那種……』

「喂，有誰在嗎？」

門口來了一個哨兵。

「把捷貝克叫來，入他媽的！」

捷貝克奔進了憲兵隊長房間，響着像奧國騎兵那樣拖拖拉拉地墜在地上的腰刀。

「敬請……」捷貝克頓住了，看到了符隆那的臉怎樣地一下子變了樣子。

那隊長從桌子面前站了起來，手里拿着那份宣言。捷貝克不知道符隆那是在笑着呢，還是他的嘴唇在痙攣地發着抖。

「這是什末？」

「敬請報告，長官大人，我的特務員們剛才把這件事情報了上來。在早上就有人把這些傳單貼在電影廣告上了……請看哪，長官大人，一面是您的命令，而另外一面就是那宣言。他們是那末散着貼的：方便的地方——宣言，不方便的地方——命令……還有，胆敢報告，有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拿了我們的報紙奔過大街，分散着這些傳單，並且叫着道：『要看到官廳命令！』當站崗的警察看完了，一遍要抓的時候，他已經影跡無蹤了……又有，胆敢報告，在工廠和鐵路上，也有一些不知道的人物散了這些傳單……我已經搜過了整個印刷所。可是除了我們的東西以外，那里什末也沒有找到。其中有兩個波社黨員，他們憑着腦袋發誓說他們中間沒有人能印刷的。在那里，除了那架原有的機器之外就沒有別的了！」

「可是他們從哪兒弄到那些命令的呢？」

「胆敢報告，除了在警察局里之外就沒有其他地方了。那邊他們就那末一包一包的暫時堆在走廊里。」

般人，誰願意，誰都可以拿的。」

符隆那朝着那個曹長的方向走上了兩步。捷貝克也就往後退下了兩步。

「你聽我說！滑頭！我給了你制服和職位，可是你如果不給我這件事情全部弄個明白，我就先吩咐打一百鞭，然後把你絞死！這里給你一千馬克。去把你的所有那班下賤坯召集起來，沒有哪個幹印刷的人，就別再來見我……可是幹好了——下尉的職位和一千馬克！憑上帝發誓，我如果不老實，就算我犯了罪。這樣下流的鼻樑是配不上軍官的肩章的。可是你如果不喜歡絞死，你還是可以得到它們……別想拿了錢逃走——我在地底下也能找得到你的。走！」

捷貝克收起了錢，那末迅速地轉過了身去，以致於那柄軍刀可跟不住他了。這末一來，一不小心，那位軍曹差點兒沒摔了交。提起了軍刀，他衝出到了走廊里。

「便是爲了這件事情，他們才把你的丈夫送上了前綫去的。」魯德微嘉低聲說道。

「太太！我求求您！我親親您的腳……伯爵大人爲了您什末都肯辦的……您救救他吧！」佛蘭茜絲嘉抱着魯德微嘉的膝頭號啕大哭哭道。

「好吧，我一切都辦就是了，祇是別再哭吧，」魯德微嘉不知怎麼是好地說道。

「看在聖母分上，趕快一點吧，太太！今天晚上人家就要把他們鎗斃啦。那位隊長親口說的，」佛蘭茜絲嘉

哩哩噠噠地說道，困難地打地板上站了起來。

「我這一會就上伯爵那兒去。別鬧吧，佛蘭茜絲卡。」魯德薇嘉說道。避開了那個可憐的女人的懇求的眼光，她匆匆地走出了房間。

「誰啊？你呀，魯德薇絲對不起，可是我很忙着呀。」愛德華把那野戰電話機的話筒放到了桌子上。

他的房間變成了一所參謀部。桌子上是兩架電話。牆上——插着紅色和黑色小旗子的地圖。指揮刀和手鎗則放在軟榻上。

「愛琪，一會兒功夫……我請求你爲了我辦一件事情……」

「說吧，魯德薇絲。你知道，我爲了你什末都肯辦的。」

電話響起來了。愛德華拿起了話筒。

「是的，是我。什末在巴夫羅集起了暴動？即刻就請調查一下爲了什末事情。當然……用全力支持……我馬上就來……什末德軍的騎兵縱隊……開一小隊人來防守莊屋。是的，我就來！」

愛德華瘋狂地把話筒擲在桌子上。

「出了什末事情呀，愛琪？」

莫格爾尼茨基急急地束上了那繫着軍刀和手鎗的皮腰帶。他的臉是陰沉的。

「一些不大的掃興事情。我們會把它完全安排好的……佛拉琪斯拉夫馬上就要帶了一小隊騎兵上這兒來了。不要着急，我的愛，一切都會解決的。但隨時都得準備着出行……我在參謀部打電話來吧。嗚，對不起！」

「愛琪，可是我的請求呢？」

「對不起，這個你晚上說吧……」

「可是到那時候就太遲了。愛琪，我請你，我懇求你……爲了我辦這件事情——放掉約瑟夫的兒子！我甚至於說也怕說起，可是人家在今天晚上要把他鎗斃了。」

她攔住了他的路。

「噢，你這是幹什末啊？這件事情不能辦！這是一個危險人物。總而言之，我親愛的，你別來管這個事情。我要緊着哩，魯德薇絲。」

「我懇求你，愛琪！看在我的份上辦這件事情……聽見嗎？懇求你！」她抱住了他的肩膀，嬌柔地偎住了他。可是他卻扯開了她的擁抱，堅決地避到了一旁去。

「我不能在這兒多待一分鐘了。人家在等着我。火車站上不安寧……對不起。」

她抓住了他的軍服袖子。

「愛琪，我請你看我們的愛的份上！如果你不辦，那就是說，你不愛……」

他嚴厲地轉過身來對了她，冷酷而全然異樣了。

「我請你，我，說到底，要你……是的，我要你別來干涉官廳里的事。你是在請求着不可能的事情。你同他們又有什末相干呢？這些人準備要消滅我們，可是你倒還要來去保護他們……你的人道主義是不得當的。他們應該給鎗斃，就像瘋狗一樣！請不要發歇斯底里吧！你不來幫我的忙，倒祇是要來干涉我……」

門兒關上了。走廊里急急地響徹着重重的脚步聲和馬刺的叮噠聲。一分鐘以後，三位騎士向城里疾馳而去了。

第六章

捷貝克硬是一定要丟到那個少尉的金肩章和那一千馬克，而碰到倒霉的場合時——便馬上壓跡。原也早該是換個地方的時候了。可是如今，既然已經玩了起來而且祇有攤下牌來的時候，那滑頭竟也戰勝了他自己的快惱。「打莊」開了場。等着，目前這種混亂的時世還存在着，在這種時候，也會很輕易的搞到一個將軍，也會受絞刑，祇要別鬧垮了！大的牌局會來一次的……他幹得起來的……

在身邊帶了在普希卡爾斯卡耶太太的「學校」門口值班不久的考貝爾斯基憲兵隊中的兩個伍長和一個軍曹，捷貝克便走進了一所工人的小村。

在普歇尼却克所住的屋子近旁，停着一輛單騎輕馬車。

「站住！」捷貝克對着鋪道大喝道。「考貝爾斯基，跟着我！我們來把好运氣多多地帶給這個普歇尼却克畜生……」握着軍刀，他便走進院子去了。

「他在吶，他在吶！站住！我開鎗了！」當那個麵包師的高大的身形在捷貝克的鼻子面前往走廊里溜進去的時候，他帶着野蠻的高興大叫道。

萊昂就像一顆炸彈似的飛進了房間，便立刻把門關起來上了鎖。

「耶穌瑪麗亞啊！這是怎末回事啊！」那母親嚷了起來。

可是人們已在撞着門了。

「考貝爾斯基，打破它，否則要走掉了！」

軍曹敲打着，把整個身體的重量去撞着門。他隨着被撞開了的門跌進了房間，沒有保得住平衡而摔倒在地板上了。便在這個時候，普歇尼却克一竄竄到了窗子面前，用頭撞開了窗格子，便跳到園子里去了。

驚人的碎玻璃的響聲和兒子的逃走把普歇尼却克老人們弄得莫名其妙。他們嚇呆了。

「抓住他！」捷貝克狂怒着道，那被打倒的門和那正在爬起來的考貝爾斯基妨礙了他竄到窗口去。

「又走掉了……唉，你這累贅！看什末的呀？已經在鼻子面前了，混蛋！」

考貝爾斯基，一面在摩着受了傷的關節，懊喪地回嘴道：

「他也是您的鼻子面前的啊，捷貝克大人……」

捷貝克對着老人吶噶起來了：

「噯，你啊，老畜生！我們到那邊去給你加點熱氣，你告訴我們他躲到哪兒去了，」

「老總，爲什末要找到我啊？」老人在捷克話中夾了波蘭話，打着格楞說道。

「你還要問這個嗎，壞東西？我昨天對你說過的，祇等他一來，馬上就來報告我！」

「哪里有這種事情啊，老爺，把親生兒子……」

「馱，那末我們來把你教訓一下，你得在這件事情上全部負責……走！」

「你們要把他帶到哪兒去啊？」老婆子在驚慌中嚷叫道。

「你給我靜着，鬼婆子！你們全是一路的貨色……靜着，不然我就叫你完蛋……」

老頭子被挾在兩個憲兵中間走了，沒戴帽子，孤另另地光着頭。四周站着一些不聲不響的鄰居們，想不通這一個在這所屋子里規規矩矩地住了幾乎有二十年的，是那末安靜的老老實實的車輪製造工人爲了什麼事情而被捕。

過了半小時，四個憲兵隊官兵又溜進了一所小屋子，驚嚇了巴特萊的孩子和妻子。他們的進來馬上給人看見了。這里住着一些糖廠工人。大家全認識巴特萊的。過了不多一會兒，屋子四角便聚起了一羣工人。

「那傢伙從監牢里傳了什麼話給你的說！」捷貝克像老鷹似的竄到了巴特萊的妻子面前。

「我什麼都不知道……」那個瘦小的受了驚的女人低聲說道。幾個很小的孩子縮在她背後的角落里。

「馱，你這個……」捷貝克下流地惡罵道，「你給我說！」

他急切着，好容易才有一些獵狗來告訴了他，說此地的居民中也許有一點或此或彼的形跡或綫索，可查出是誰印刷了那份宣言的。

「馱，那末……昨天晚上這個普歇尼却克在你這兒的……他已經坐在牢里，把一切都說出來了……當

○一路的貨色，原文爲『一片田野里的葡萄』，意義相同。——譯者

然，是在我們叫他挨了鞭子以後……抵賴是沒有用的，我們祇需要對質一下。如果你要裝啞吧或是推三推四的，那我就剝你的皮說……」

「我……什末都不知道……」

捷貝克着了急。

「考貝爾斯基，給她開開場！」

那個生着牛樣的頸項和劣等人的低額角的四方的考貝爾斯基便抬起了手，在手裏掃着一條皮鞭子。母親和孩子們同時喊叫了起來——母親是爲了疼痛，孩子們是爲了驚慌。

「別作聲，母狗……說了就饒你說啊！考貝爾斯基，再打！」

那女人的狂號彷彿一把刀子在刺着那些站在街上的人們。

「他們把她怎末啦？」

「喂，伙計們，你們站着幹麼的？走進屋子里去。」

「人家在那裏欺侮女人，你們可以開開口的啊……」

「在監牢里把人作踐了，還要來收拾娘兒們……」

「噯，漢子們，好啦！」

「站住！哪兒去！」一個守在門口的伍長對那些工人們吆喝道。

「你們睬他什末吶？」

「他嘩啦嘩啦些什末？」

「給走進小屋里去！」

「爲什末不懂道理啊？」

聽到這些憤憤的嘈嚷，捷貝克趕到門口來了。

「這是怎末回事？馬上走散！」

一個人也不走。相反的，城郊的居民都隨着喧鬧的聲音打四面八方走了攏來。

「人家把瑪羅莎伯母用鞭子打啦！我親眼在窗子里看見的……」華西列克蹲在籬笆上喊道。

「爲什末要打娘兒家吶？」一個年紀較老的工人啞聲啞氣地問捷貝克道。

羣衆擠擁着。捷貝克祇覺得彷彿有一條冰冷的蛇在他背上游着似的那種恐怖。他知道：如果羣衆看出了

這種恐怖，就要對他懷疑了。他從手鎗皮袋里抽出了手鎗。

「走散，否則我要開鎗了！」

前排的人們退縮了，可是一點也退不開去，便像有人在背後垛住了似的。祇有那個長着絡腮鬍子的工人，

站在捷貝克面前，沒有移動地位。

「你不必揚着這個玩意兒！你打不盡所有的人們的……」

「叫你好好兒的離開這兒吧……」

鎗聲打在大家的心頭。

那工人按住了胸膛，搖搖恍恍地往斜里倒了下去。在他四周的羣衆馬上讓開了。憲兵們把巴特萊的妻子從屋子裡拖出來，把她按進了一輛單騎馬車的車廂。手里握着手鎗準備着，憲兵們便登上了踏鐙。

捷貝克和考貝爾斯基則走上了第二輛單騎馬車，疾馳而去。

而在那被殺死者的周圍，人們愈聚愈多了。

波蘭憲兵打死了鐵匠葛羅希柯的風聲沿着城郊的僻徑傳了開去。它傳遍了所有的角落，並到達了那片小小的土地的最遠的邊境。多數的人們都上巴特萊的屋子去親眼證實一下。其餘的人們則在自己的小屋裏熱烈地談論着所發生的事情。

「爲什麼要殺人呢？」一些聲音同時問那傳來這些消息的人道。

「爲了他給巴特萊的女人抱不平。所以那個考貝爾斯基——知道嗎，就是普希卡爾斯基憲兵隊里的那個打手？——就用手鎗把他打死了。」

「不是考貝爾斯基，是那個在遊藝場里轉盤兒的傢伙。可是如今他在他們那兒當起曹長來了。」

「法律在什末地方唔？平平白白地打死人。」

「法律有一個：誰拿棍子，誰當軍曹。但願活得到新朝代！」

「是的，如今便祇有這樣：過着日子，不叫絞死——謝天謝地。噯，活命哪！」

祇有在若干地方，在談話里才有着一種更堅決的性格。

「你這是說的什末啗，伙計？」

「噯，我們要多嘴了……這班魔鬼，愛怎末幹便怎末幹。可是我們却大多數守着嘴。談談家常！而到了夜晚，人家找上你了，拉出了腸子……」

「你倒說得狠天狠地，可又爲什末站在這兒啗？上大人先生那兒去，跟他們論論理。」

「你露出了牙齒幹麼啗？人家打死了人，你倒還好玩兒！」

「我原來說過：伙計們，別給德國人送武器。如今德國人也哭了起來，跟那班大人先生們合不上來了。所以也快完蛋了。」

「除非做另外一種人，否則每個人的自身也要難保了。」

「可就是！吃苦吃在肚子里，哭一下，免得人家來抓……」

「算一算，我們這里就有三百個人的一致陣營……我就不信鎗桿子能幹得了一切！」

可是那人的妻子却堅決地干涉了他的說話。

「走吧，屋里去！屋里去，我說！」

在巴朗克維契的工廠里，第二班的工作完畢了。在工廠的大門口聚集着來上班的一大批羣衆。一部分工人經過門房走進了工房，其餘的，知道了那件兇殺案，便留在門口。

「站着幹麼？叫你們走過去！」廠里的老司櫃叫道。

「來得及……還沒有放汽笛呢。」

安德里擰在角落里的最後一堆人羣里。時錶的針指着三時。火伕們比其餘的人早十分鐘接班。

「安德里，聽到波蘭鬼子打死了葛羅希柯沒有啊？」他的一個火伕朋友德米特羅斯說道，一面向着他走過去。

新接班的人們走進了鍋爐間，安德里聽到了片段段的說話。

「在門口出了亂子啦！」

「看見嗎，保安隊趕到那邊去啦！」

窗外傳來了鎗聲。火伕們轉過頭來望着。

「那邊什麼事啊？」

大家靜寂着傾聽了一會兒，不由自主地在期待着以後的鎗聲。安德里從梯子上爬上了汽鍋房。上面有三個小窗洞，其中有一個是開着的。從這裡可以看得見工廠的大門口。那里在鬧着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大門前的整片廣場上塞滿了人。人們彷彿砌成了一堵圍牆，羣衆中有人在喊叫着什麼。軍團的兵丁們一個個地在走向

大門口去，保護着工廠。

青年機師史特魯米爾先生從隔壁的機房里奔進了鍋房。

「你們爲什麼在換班的時候不放汽笛啊？」他用了全副力量喊叫道。

「普他哈在哪兒放汽笛！」

看到了沒有人聽見他的話，那機師便親自握住了那個繫在一根開啓汽笛塞的繩索上的環子，把它往下一拉。

強大的吼聲惑住了安德里。他忘記了一切。他剛剛看見大門口開始了擾亂，而突然——這一聲吼叫。

人們從各處門里湧出到廠院里。

在工人中，有一半是女的。

安德里急急地退到了鍋爐間。

史特魯米爾放掉了拉環。吼聲沈寂了。這時那機師才看見了普他哈。

「你跑到哪兒去了？」

「我在窗口看……」

「啊，啊，在窗口！到時候就拿工錢！人家攬你來是做工的……管事情去！」史特魯米爾對那火伕吶喊了，便奔出到機房里去了。

安德里不然地站了一會。一個念頭佔住了他。

他癱着鍋爐，放開了這個念頭。可是它已經管住了他的意志。他的心臟屏止了，彷彿臨到跳高之前似的。接着他已經衝到了門邊，關上了門，把鑰匙放進衣袋。然後又回到鍋房里，拉動了環子，吊住了它。吼聲又響起來了。

「你怎末的，昏了頭啦，安德里！」火伙們向着他哈趕了過去。「你要叫他們把我們大家全攆掉嗎？」可是安德里沒有聽見他們。他繼續把環子往下拉。

「放手，安德留希卡！人家會把我們大家全趕出去的，」德米特羅斯發了急。

安德里用一隻空出來的手握住了人家丟在角落里的一把大鏈子，直對着德米特羅斯的臉大叫道：

「去對伙計們說，叫他們別離開此地！走倉房……有人說話，我就把鏈子揀他們……」

可是他的話聽不出來。於是安德里便放掉了拉環。吼聲一時靜止了。雙手握住了鏈子，眯着眼睛，混身被煤灰染得烏黑的，他對同志們喊叫道：

「打倉房里奔出去！孩子們，我憑朋友交情請你們現在馬上就去！我還要拉汽笛來號召大家呀……讓他們收拾我一個人好了……伙計們，快走，不然我就要用鏈子打了上勁！」他揮着手。火伙們成羣地向着倉房的入口處趕過去了。

安德里在門上上了鉄鎖，把那柄鏈子撐在兩個門把的中間，便又去拉動圈環。汽笛重又鳴叫起來了，振盪在空中，那斷斷續續的，怕人的不祥的警報。它叫全城的人們都奔到了街上來。它叫巴朗克維契的稀疎的頭髮

直豎。它叫符隆那蒼白了臉，叫捷貝克發了抖。在牢監里，人們都緊張地傾聽着這個汽笛。德軍的兵營里也派出兵士來四處察看了。而汽笛却繼續鳴響着……

保安隊在敲打着鍋爐間的門。可是上了鐵鎖的大鐵門是不容易在他們的鎗柄打擊之下敲得開的。

「搬梯子來！向窗口前進！對着它開鎗，入他媽的！」伍長對小兵吶喊道。

直到窗口里起了鎗聲而子彈噴過他的頭邊的時候，安德里才感到了危險。他不得已放掉了拉環。汽笛靜止了。躲避着新的鎗擊，安德里望角落里的凹壁奔過去。

一個軍團團丁伸出了握着步鎗的手，打窗子里爬進來了。普他哈匍伏在角落里的凹壁中，像一隻被捉住了的老鼠。他感到他的起事是完蛋了。迷茫困住了他。

窗子很小，那個團丁費力地把他的一隻肩膀鑽了進來。他後面有人在推着。這時候安德里拿起了一塊無烟煤，冒着被射死的危險，從凹壁里衝了出來。揮着手，用力把那煤塊對窗子拋去，打中了那團丁的臉。那人號叫一聲。他的臉上頓時流出了鮮血。他掉下了步鎗而在那些從背後執住他的團丁們的手里脫了出來。步鎗打響了鍋房的水泥地板。鎗聲又劈劈拍拍了一陣。安德里高興得發了狂。他用一塊石頭樣的煤塊擲着窗子。

人們在窗外聽到了一連串的毒罵。他們便連忙從梯子上降到了平地。

安德里發起了狂勁。他解下自己的皮腰帶，用了它把那拉環縛牢在壓力調節器上。汽笛重又叫了起來。可已不再是斷斷續續的了，因為普他哈把皮帶縛得緊緊的。

而今安德里的兩手都有了自由。唯恐會出其不意地被人制住，他不斷地把煤塊拋出窗口去。

在鬪爭的狂熱中，普他哈忘掉了在鍋房里還有兩個窗洞。直到那兩扇沒有打開的窗上有人打掉了玻璃，而粉漆從牆上落下來的時候，安德里這才一下子明白在三個窗子之下他是逃不掉的了。鎗彈重又把他趕到了角落里的凹壁中去。在一個窗口中露出了步鎗的鎗口。

安德里激烈地把石頭往那邊拋去，可是窗上的鎗口的射擊叫他不得不往後退。

「這會兒可完了！」安德里說道，差點兒沒有哭了出來。麻木，衰弱，包圍了他。

他一下子感到了沈重的累乏，他坐在角落里的凹壁中，已經放棄了抵抗。有什麼東西刺痛了他的腰腹。普他哈不由自主地去握了那刺痛他的地方。這是一個火伕們用來澆煤的澆水管子的龍頭。

在疲乏中，一個什麼念頭閃了起來。

「啊，你們以為已經搞住了我啦，去你的吧，大人先生們！如今我們來瞧一下子！」他大叫道，雖然在那喧鬧的汽笛聲中，誰也聽不見他的話。

安德里瘋狂地轉動水箱輪，把水放進水管里。一股熱氣直衝地射出了噴筒，接着便噴出了熱水。角落里的凹壁中充滿了水蒸氣。安德里沒來由地喘息了起來。他用抖動的手指握住了噴筒，燙着手指，在熱水的燒炙中苦惱着，把沸水的水流灌入了鍋爐間。

已經不再想着人家可能把他殺死的了，把水流打窗口淋出去。他跳躍着，像個原始人，聽着窗外在怎樣地

喊叫。而今，坐在兩座汽鍋之間，他扭轉了噴筒，並不探出頭去，把滾水淋着窗子。

他的心臟要從胸膛里跳出來了。整個的鍋爐間里充滿了水蒸汽，地板上流着熱水。安德里到汽鍋台上去避過了它。他感到悶熱。兩手炙燙。可是一種走頭無路的意識叫他不得不繼續抵抗下去。

汽笛傳遍了全城。

莫格爾尼茨基趕到了參謀部。

「你們在這兒亂些什末呀？」他厲聲問符隆那。

那位隊長把手舉到了帽邊。

「上校大人，據我看，是嚴重的亂子。我的一個曹長開鎗打死了一個表示反抗的工人。於是，在工廠里，他們就能工集會。我派柴命巴到那里去了……」符隆那在表面上裝作鎮靜地報告道。

愛德華憤憤地咬着嘴唇。

「這是誰放的？爲什末您讓這個警報一直放到這個時候？什末，他們佔領了工廠嗎？」

符隆那稍稍把手放下了一點。立正對於他並不舒服。他在盼望着「稍息」就像在上級和下級軍官之間出於好意而往往常見的那樣。

「不，工廠里有我們的保安隊。可是火仗里面有一個人躲在鍋爐間，直到這時候他們還沒有能把他從那

里面弄出來呀。」

莫格爾尼茨基在抑制住的狂怒中把手打了一下指揮刀的刀柄。

「一個人嗎，您說對不起，隊長，這算什麼的！開玩笑嗎？一個人騷動了全城，而您倒在安然地袖手旁觀。」

窗外響着汽笛，倔強的，不屈不撓的。這叫莫格爾尼茨基失了神。

符隆那一動不動地站在他面前，像一尊偶像，帶了凝結在臉上的苦笑。愛德華到這時候才注意到了自己的疏忽。

「稍息！您要知道，如今可不是這個就能了事的。」他惱怒地把手揮了一下。

符隆那靜靜地放下了手。

窗外有什麼東西在作響，猶如枯枝的折裂似的，一下子便不響了。莫格爾尼茨基急忙走向窗口去。

「這是柴命巴在自己的一路上放着的。」符隆那說明道。

莫格爾尼茨基轉過身來對了他。

「從營里把德國人叫出來怎末樣？」

「暫時不用。城里已經去了不下一小隊人。他們同德軍營里全都合不上來的……他們有七百人。四尊大炮，一輛裝甲車。分佈得並不高明，軍官們分散在各地……他們從雜貨店里拿走了所有的貨物，却付了幾張收條。我吩咐了警察不要去同他們鬧，可是雜貨店却關門了。如果他們要用武力來搗亂，那末我們就不得不採取

「點手段了。」

「是的是的，不要同他們鬧起來，」莫格爾尼茨基說道，已經不大生氣了。「那末請問，照您看來，這全是「他們的」工作嗎？」

符隆那明白上校是說的哪些人。

「當然。都是那個宣言引起的。可是縱然那曹長不把那傢伙打死，我想也不會安靜的。」

「您可知道了一點嗎？……是誰把這個印出來的呀？」

「暫時還不知道付末人呀。」

莫格爾尼茨基走來走去地踱着，彷彿在打着主意似的。隨後他便提起了指揮刀，在桌傍坐了下來。

「唔，隊長大人，」他決然說道。

「我聽着，」符隆那又行了個敬禮。

「您要明白，符隆那大人，如果我們儘讓這種局面在城里再繼續一兩天，那就……」

「我明白……」符隆那答道。

莫格爾尼茨基站起身來了。他用手去正了一下那綴着金章的高而寬的外套領襟，彷彿他難於呼吸似的。於是便說完了自己的意思。

「那就會大大地棘手了。最主要的，我命令今天夜晚把所有那些在監牢里的賤坯統統鎗斃，把他們移出

到遠離城市的什末地方去。儘管明天讓全城里的人們把這件事情帶着我的名字傳佈開去好了。」

「盜命。」

「還有，晚上七點鐘以後如果還有人把鼻子露在街上，就開鎗打！」愛德華用力地把手套戴到了手上。『必須要辨別野畜和家畜。畜生總是畜生。這等東西就配鞭子。』

窗外汽笛在響着。

「可不要再讓我從您那兒聽到這種回答了，隊長大人……就像您竟無法對付這一個一直鬧到了現在的人之類的。」

「柴侖巴在那邊。汽笛該會停止的，上校大人。」

莫格爾尼茨基並不聽他，向門口走去了。

「您同我一起去。」

那站了幾個小時的憲兵伍長對他們致了敬禮，當他們走了過去，他便走進符隆那的辦公室，在電話旁坐下了。

在參謀部前面，騎兵小隊在列着隊。

佛拉琪斯拉夫·莫格爾尼茨基騎在馬上，在隊形的面前，把一個大屁股擱在鞍子上，老是在那「聯合帽」上綴着銀質的飾物。看到了他哥哥和符隆那，便把馬兒一夾，裂着破壳聲嗚叫道：

「小隊，立——正！」

愛德華把腳踏進馬銜，用了用力，以便「輕輕地」跳上鞍子。

——我老了，不是嗎？人家甚至學會了開駛那些巴黎的新式汽車了，——他遺憾地想道，又爲了疼痛而皺了皺眉頭。——還有這個痔瘡，完全不適宜於當騎士了……

符隆那騎着馬向他走了來。

「我們看看去，那邊到底有些什末樣的『嚴重的亂子，』」愛德華諷刺地說道，便把馬刺觸了一下馬肚子。

佛拉琪斯拉夫破着嗓子喝了口令，接着馬蹄便凌亂地一陣響。

他們在藥房門口遇到了第一批羣衆。

「什末事？」愛德華厲聲喝道，覺得他的右眉在跳動。

他近處站着一個波蘭的知識婦女，衣服穿得正派然而寒儉。

「有三個受傷的人送到了這兒來啦……他們打掉了一個女人的眼睛，」她用波蘭語答道，彷彿有點告罪似的帶着微笑。

「誰傷了他們的吶？」

那女人躊躇着，不敢回答。

「您家騎了馬上那邊看去吧，軍官先生。」

「他們無緣無故的打人……」

符隆那兇狠狠地把馬朝着那話聲的方面掉了過來。

「誰說這個話的？」

羣衆中起了騷動。後排的人們已經逃走了。

「把他們收拾一下，」愛德華打牙齒縫里說了，便把馬衝向前去。

羣衆在他面前散開了，就像一堆柔軟的粉末，在那里面插進了一個拳頭。

「噯，你們！走到屋子里去！如果還有一個畜生在街上露臉，別怪丟了腦袋！」

「上校大人，請下令叫他們挨鞭子……」愛德華聽見符隆那在他的背後唆使道。

他突然勒住馬繮，蹣了一下。

——這個憲兵隊的事情可真無趣。骯髒的工作！——他嫌惡地御着馬。他第一次有這種嫌惡的感覺，是在

他打戰綫上回來時在自己身上捉蚤蟲的時候。

符隆那趕上了他。

「上校大人，我想您以後是不宜離開了小豕單身騎着馬走遠路的。如今有佛拉琪斯拉夫大人在那邊督

牽着，那末我們便往前面去吧。」

「收。這些畜生們祇要拿一條皮鞭就行了。」愛德華帶着輕蔑答道。

「是，可是如果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扔起石塊來……」

喧嘩漸漸地靜了下來。小隊開來了。街上是空曠的。

「以前這種事情是警察們做的，可是如今，您看，可不得不我們自己來掃清這些街上的污穢了。」

符隆那惡意地微笑了起來。——大概，辣手使慣了，這個參謀老員！沒有關係，他們會把你的傲氣打掉一點

兒的……：那隊長帶着一種類乎快意的氣分想道。

符隆那曾經在戰壕里作過全部的戰爭。受過了兩次重傷。好不容易地做到了隊長階級。他是破落的地主家庭出身。一個生活上的不幸者，在戰爭中他便奮戰到了最後一着。他不喜歡下級兵士們，但他們也不喜歡他。這人，在後方離前綫遠遠的參謀部中，城市中，醉薰薰地過着生活，享受了他所享受不起的一切。他在這個上面不用化錢，憑着人情關係，就能把他從那邊戰區里的戰壕的污泥中拉出來，走向一種醉生夢死的享樂生活。及至做了奧軍的俘虜，他倒反而高興起來了，因為可以逃掉遭受那些痛恨他的殘酷的他自己的兵士從背後打來的子彈。在奧國人家以波蘭人而把他編入了他本國的畢爾蘇茨基軍團。於是符隆那又被給與了一個職業殺入者的事情，僅僅換掉了軍服和徽章，便已在那邊的戰綫上了。當德國人同畢爾蘇茨基有了不和，他們便

○畢爾蘇茨基，生於一八六七年，原為波蘭的將軍。當時（一九一八年）適任波蘭總統。——譯者

把他送到了馬德堡。○要麼去（自然是好言地安排好了這個佈景式的拘禁的。）可是他的部隊改組了，符隆那便還到了華沙去，不願再在奧軍中賣命了。在華沙，波蘭軍事組織○的徵兵官們找上了他，以後便同了柴俞、巴中尉一起在伏林尼的莫格爾尼茨軍隊里担任指揮。

「那兒又聚集起來了，」愛德華叫道。符隆那抬起了頭，在那直通兩條大街的十字路口，在一家關着門的麵包店那里，果然有着一堆密密層層的人衆。符隆那轉過身來揮了一揮手，小隊便放開馬步趕了過去，在他們的背後佈起了陣勢。

羣衆中發着叫喊：

「爲什末不賣麵包？」

「這是怎末的？叫人餓着肚子呼吸嗎？」

爲了讓路給小隊，愛德華不是騎着退到邊上去，便得在羣衆中間突過去。他用馬刺猛力地打着馬，狂怒的馬兒直掀了起來。女人和孩子們的驚慌的喊叫，憤怒的呼號——所有這些都沒有阻住愛德華，自尊心不容許他退却。在狂勁中咬着嘴唇，他衝進了羣衆里面去。

「你們上哪兒去啊？孩子們……當心，孩子們！」一個女人神經質地喊叫道。

○普魯士薩克森省的一個小城市。——譯者

○畢爾蘇茨基的非法軍事組織。——原註

愛德華在踏盤上抬起了身子，在一陣湧塞上來的狂熱中喘着氣。

「拔——……」佛拉琪斯拉夫尖着嗓子叫道。

有一個人在馬勒旁拉住了愛德華的馬。這是到了最後地步的一個刺激了。愛德華從刀鞘里抽出了軍刀。祇消再一秒鐘，他便將劈開那個強漢的腦袋了。可是那聲銳利的警告性的吆喝：「Zurück！」和那出現在他馬旁的德軍軍帽的紅邊却把他的手止住了。愛德華勒住了馬繮。直到如今，他才注意到人羣中有着幾個德國兵，而在拐角上則停着一輛伙食車，看情形是來取麵包的。

佛拉琪斯拉夫在後面喊完了命令：

「……軍——刀！」

「住手！」愛德華帶着沒有力量的狠毒呼喝道。

符隆那也注意到了德國人。他們如今站成了一個小隊，擋着他的路，戒備地向前伸出了重步鎗，把鎗口對住了握着軍刀的他。

羣衆是幾乎一個人也不剩了。它四處散開，出清了街路。祇有一些比較大胆的人們在遠遠地看着這個意外的遭遇怎樣收場。

汽笛繼續響着。它叫愛德華記起了另外的一種危險。血色慢慢地離開了他的臉。固然，他們是能夠消滅這

◎ 總語：「退下！」——譯者

幾個穿着暗綠色軍服的人的，可是在他們的後台却有着四尊大砲，一輛裝甲車，和七百名丘八爺，祇得按下心來從事妥協了。這是難堪的，然而在莫格爾尼茨基身上，盤算是往往佔據優勢的。

「你要怎末呀？」他枯澀地打着德國話問那個拉住了他的馬勒的人道。這是一個生着一對高度的近視眼的金髮上尉，那對近視眼正戒備地穿過夾鼻眼鏡的鏡片，射住了愛德華。

「我要你把自己的軍刀收到刀鞘里去。」

愛德華注視着那人在說話的時候他鼻子下面的一撮小鬍鬚跳動得多麼滑稽。

「如果你對於這個感到刺激，那末我也可以對你表示一點特別的好意的。」愛德華刻毒地說了，便不慌不忙地把軍刀收進了刀鞘，手指在這末一來上受了點兒微傷。把另一個指頭按着那受傷的手指，愛德華怔怔地望住了那上尉，之後又望了望那些士兵。

那上尉已經關上了里面赫然放着一枝輪轉手鎗的皮袋。隨後他轉過身去對了那些兵士，而一聲尖銳的、犬吠似的口令便叫那些兵士把步鎗擱回到了背上。

「請教，我有幸交談的是哪一位？」那德國人守着本分發了一個問題。

「上校莫格爾尼茨基伯爵。」愛德華把手放到了帽邊。

「上校請問，是什末軍隊？我好像沒有見過這種制服的。」那上尉把眼睛睜得更細了。

「波蘭軍隊。」愛德華慢吞吞地宣佈道，感到一陣狂怒重又控住了他。

「波蘭軍隊嗎？」那上尉驚奇地責問道。「我們可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軍隊。」他那短短的小鬍鬚又往鼻子那邊扭過去了。

「不知道！那末，我想，到將來你就會知道它的。」愛德華在私下的懊喪中回答了，便拉起了馬韁。「你同他談去吧，符隆那大人……如果要麵包，就讓他們拿去。我可不能再同這個小兵噲噲了。再說幾句話，我就要打開他的腦袋跟他的昏頭了。」他打着波蘭話說道，於是，把馬打一邊繞過了那個德國人，便向前奔躍而去了。

佛拉琪斯拉夫帶了小隊隨在他後面。

監獄附近一切平靜。門前有一小羣的軍團圍丁圍住了一挺重機鎗。

「符隆那大人，你可記得我對你說過的話嗎？」

「我自當記得，上校大人。曹長就要把最新的情報送到這裏來了……」

汽笛鳴響着。愛德華勒住了馬，久久地傾聽着這個鳴響，他的右眉重又跳動起來了。他試着用手的撫摩去止住這個痙攣，可是沒有用處。

「隊長，就說把監獄和參謀部里所有的人都調到工廠那邊去吧……看起來，柴俞巴也安排不下。祇得自己來幹這件事了。我去塞住它的嘴吧。」他把馬打了一下。

小隊好不容易連忙跟住了他。

人們在院子里竄着，好容易躲閃着那些飛奔的騎士們。這些毫無辦法的人們喪着氣向梯子那邊走去。他們若有遇到任何人羣，那人羣便立刻散開了。祇有在廠房的附近，這些人羣密陣陣地擠作一堆，而且已並不散得那麼急速了。

再拐一個灣，羣衆擠滿了廠房前的全部通道。這里有幾千個人。

羣衆的喧嘈夾着汽笛的鳴叫。一看到這個大批人衆的集合，愛德華便發了愣。他不得已地勒住了馬。符隆和佛拉琪斯拉夫向他飛奔而來了。

該有一個警告。一動不動地站在羣衆面前是不可能的。

「隊長，請命令他們散開。立刻！」

當符隆在羣衆里面吆喝的時候，愛德華發出了命令：

「舉鎗！等命令才射擊！」

「佔住這個拐角……鞭打那些在那邊騷動着的人們！」

左左右右地抽打着，團丁們把羣衆打拐角上趕散，組成了一個弧形的隊陣。

「最後一次了，符隆那吆喝道，『我命令……』」

彷彿有人把它切成了兩半似的，羣衆分了開去，留出一條通到廠房門口去的道路，於是便又就着不動了。

愛德華騎着馬走在一邊。佛拉琪斯拉夫和符隆則在另一邊。

「暫時朝天開鎗，莫格爾尼茨基輕輕地說道：『請把命令傳給小隊。』」

團丁們瞄起了鎗標。羣衆中亂了起來。可是羣衆和團丁之間的距離却慢慢地增加了。

那些站在後面的人們，不知道前面在幹些什麼，不得已地止住了他們那激動着的人浪。那些在前面的人們，則一面逃避着死亡，絆着後面的人們，打開道路，增大着混亂。愛德華儼然自負起來了——畜生總是畜生。

「開鎗！」他喝道。

射擊朝天開放了，宛如有人在撕裂一片大幅的布帛。羣衆已經猛烈地衝散了，在地上留着一些被擠倒的人們。在那些還能站得起來的人們，以爲騎着的都是一些死傷者了。

「開鎗！」愛德華喝道。

直到小隊放完了全部的子彈，他才廢止了這個命令。

廣場上一半出清了。人的雪崩散得更遠，更猛烈了……

廠房的大門打開了。柴倫巴的小隊揮着軍刀，在逃走的人們後面追趕。

「向前進！」愛德華喝道。『把他們趕到畜欄里去！』

佛拉琪斯拉夫的小隊向前衝了過去。愛德華和符隆那便向着大門放開了馬……

兩個小隊把人們追趕了半小時。

街上一個人也不剩了。被打的和受傷的都各自逃着命走掉了。

接在莫格爾尼茨基之後，巴朗克維契和市長史拉德克維契也來到了廠里。直到此刻，他們才敢露臉。在工廠的院子裏站着八百個工人。

「你們爲什末不把他們打這兒趕掉啊？」愛德華莫名其妙地向着那柴命巴派在這里作預備員的柴契柯夫斯基少尉轉過了身來。

那少尉，還完全是一個大孩子，拙劣地行着敬禮，茫然作了解釋。

「中尉大人如此吩咐的。他唯恐他們會團結一致。」

「也是政治！工廠須要馬上肅清。而在街上，人們以爲這里把他們全殺死了。輕率的煽動是難以設想的！」莫格爾尼茨基憤憤地說道，一面同那律師和那糖廠老闆握着手。

「這是亂的什末吶？簡直是暴動！必須要把它結束掉的！」

「別着急，巴朗克維契先生——一切凡是必要的，都會辦好的。」愛德華安慰他道。

「可是我的工廠堆滿着甜菜吶。它壓迫着我！我不能聽憑工廠呆着……這每天得叫我損失幾千吶。」巴朗克維契怒氣沖沖地說道。

這個大胖子叫愛德華生出了反感，他的貪吝是出名的。

「有的是比甜菜更嚴重的事情哩。」巴朗克維契先生在巴夫羅集起了暴動。在霍爾米央卡和索斯諾夫卡。

農民們也起來了……」

「那末我們又怎末呢？」柴榮契柯夫斯基少尉驚慌地叫了起來。

「不要不安，少尉。在進城的路上我遇見了您的父親和閣府上的各位。他們如今在我們那兒，全都過得好好的呢。」

「對不起，上校大人……」

「別說了，我明白您。」

「後來這些德國人又在車站上……在雜貨店里拿走了所有中意的東西。」史拉德克維契岔了進來。莫格爾尼茨基對他轉過身去，掩不住輕蔑地說道：

「我以爲，史拉德克維契先生請不要對我們客氣而來談談這些人吧。」他指了一下那些工人。佛拉琪斯拉夫已帶了小隊中的一部分人騎着馬進了院子。另一部分人則在街上巡邏。

「命令執行了，上校大人。」帶着一種特殊的得意朗朗地吐着那最後的兩個字，他向愛德華報告道。在汽笛的鳴叫中，愛德華幾乎難以聽得出他。他向弟弟走近了一點。佛拉琪斯拉夫提高了他的嗓子。

「帶着小隊回家照顧去吧。這兒沒有你也行了，而那邊可沒有什末人在呢。安置好守夜人，要小心。同參謀部保持通話。呶，神靈保佑！」

佛拉琪斯拉夫領了命令，回過了馬頭。柴命巴帶了部下騎着馬進了院子。

「巴朗克維契先生，您安慰一下自己的太太去吧。秩序恢復了，晚上到我們家里來談談。我如今要來對付這個人了。」於是愛德華便去望了那昇騰在鍋爐間屋頂上的水蒸汽的噴泉。

「柴命巴大人，請命令工人們離開工廠。反正誰都聽見了這個鸚鵡了。要使得二十分鐘之後這里沒有一個人……而我們就去塞住這個混帳東西的嗓子吧。」

柴榮契柯夫斯基在路上向愛德華報告道：

「上校大人，如今他把水蒸汽關上了。大概是他在那兒透不過氣來了。我們很高興。可是當我們打梯子上爬到窗口的時候，他就開鎗打傷了一個兵……您知道，那是在團丁們第一次進攻的時候他用石頭打中了一個團丁而落在那里的一枝鎗。在那里面有四顆子彈。放過一鎗。那就是說，剩了三顆。如今這個匪徒開了一鎗。那就是說，在它里面有着兩顆子彈……以後他隨時能開放龍頭幹起來的。他在那兒就像在一所堡壘里一樣……據機師說，水蒸汽足夠再放幾個噴頭呢。」

「把機師叫到這兒來。」

第七章

華西列克混在那些走來接班的第一批工人中走進了工廠。他無非想第一個去告訴他哥哥人家怎樣殺死了他們的鄰居賽烈嘉伯伯的。

華西列克甚至在工作的時候也不止一次地上他哥哥那里去過了，便是這樣混在工人里面，避免了遭受門禁的。往往在整班的工作進行時都有他哥哥在鍋爐間里，提防着有什麼事情會用得着他。火伕們都喜愛這個很快地懂得了鍋爐間工作技術的討歡喜的孩子。

有一次他甚至落到了史特魯米爾先生的眼里，可是火伕們都袒護着這個孩子，而那位機師也就揮了揮手。孩子幫着火伕們卸下裝煤的貨車，知道了鍋爐間里所有的進出門道，又很快地摸熟了那道不經過所有辦公室的門而走進鍋爐間去的便門。他溜進了煤場，爬進了那個通達那堆放用過的煤渣的垃圾場的巨大的通氣管子。於是他又攀着鉄梗溜到了煤渣場，在那里檢了兩三塊無烟煤，便走進鍋爐間，走進煤洞，從那里取了煤。華西列克沒有叫任何人——甚至他的哥哥——看見自己的祕密。他便喜歡出其不意地一露臉，對着他所一閃身溜進辦公室的門里去躲過了的那些走近前來的火伕們叫喚一聲。

當他知道了安德里鎖閉在鍋爐間里並且人家要把他殺死的時候，恐怖掌握了華西列克。這孩子帶着一

顛麻痺了的心臟，跟住了那些企圖打進鍋爐間去的團丁們。

當這個企圖落了空，他的高興是無限的。華西列克混進了工人堆里，把眼淚簌落的眼睛懇求地望着，他問着一些熟識的火仗們道：

「伯伯，請問他們要把他怎末辦呢？」

火仗們悻悻地沉默着。有一個人在一旁拉住了他的手答道：

「趁着快打這兒走開！一個已經碰上了……難道要叫你的小腦袋兒在骯髒的手下給扭掉嗎？」

華西列克離開了他。流着眼淚，他重又奔過去看那些團丁們在怎麼幹了。

全體工人們都被阻在廠院裏，等待着走進鍋爐間去。那種叫武裝的團丁們對之顯得沒有了力量的一個人的殊死英勇在責難着人心。那些做粗工的矇昧而勞苦的人們在這個隻身的反抗中感到了自己無能的責難。而那汽笛聲又不讓他們有一分鐘忘記這一點。如今，普他哈的命運深深地叫大家扭起心來。人們開始公然對他嚮往了，尤其是女人們。一些不妙的聲音發了出來：

「瞧着丟人啊，漢子們！大家就聽憑一個人死，我倒受不了！」

「大都祇會同娘兒們打架……」

「人家是英雄叻——娘兒們的牙齒也打得掉的……」

受了這些喊叫，慨嘆，和所有對他們看着的眼光刺激的工人們都拒絕走出院子。團丁們使用了鎗刺刀。

騎兵用馬匹衝他們，用鞭子抽他們。

柴命巴叫啞了嗓子。起着反感的工人們拖住了一個團丁的馬匹。差點兒把他打落。費了好大的困難，柴命巴的騎兵隊才出清了院子。

華西列克沒有給自己找得一個地方。團丁們已經注意到這個無着無落的小人兒了。

「喂，你！在這兒幹什末的？站住，入你媽！往哪兒跑？」一個團丁對他吆喝道。

華西列克投進了人堆里，運用着臂肘和頭顱，沒入了入叢。唯恐人家不肯容納他，他又奔了出去，經過運輸道，走進了煤棧，這時候，方才想起了他的那道便門……

溜到了煤渣場，華西列克在黑暗中在煤上爬了好久，帶着在石頭上撞得發痛的膝蓋和腦袋，摸索着煤洞的入口，却找不到它。它被新倒進來的煤塊所塞住了。於是這孩子便開始把煤塊撥開，把一些沈重的煤塊推到一邊去。其中有一塊瀉落了下來，好痛地打着了他的赤脚。華西列克摔倒了，哭了好一會。可是哭着哭着，便又着手幹起正經來了。他已經扒出了一片小小的場地。可是扒起來也更加艱難了。煤塊不得不向上拋去，而且要拋得遠點，以免他在腦袋上遭打。煤屑飛進了鼻子和眼睛。可是煤塊却總不見完結。華西列克想想他是再也挖不到那個地方了。他開始苦惱和害怕起來。他又哭了。

「安德里，安德留——留——希卡！」他用足力氣叫了起來。

安德里一跳，彷彿聽到了他似的。

「呸，鬼！」

他彷彿覺得華西列克在後邊的什麼地方啼哭，普他哈站在角落里的凹壁中，手里握着鎗，眼睛沒有離開窗口。

噴筒便放在一旁。那差點兒沒有把他窒死的水蒸汽慢慢地打窗口流出去。鍋爐間里是窒悶的。

安德里有時感到，所有這一切全是一個荒唐的夢。已經過了三個小時了，可是誰也沒有能把他弄出去。而所有這些，他却並不是爲了什麼人而幹的。人家是反正要把他抓去鎗斃的了。這同什麼人也不相干。一切便祇有他普他哈一個人應該丟下自己的腦袋！……

「安德留希卡！華西列克在一個非常之近的什麼地方叫道。

上面落下了一塊石頭，打痛了安德里的肩膀。

接着便是一聲高興的叫喊：「是我，華西卡呀！」正住了普他哈的開鎗。

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華西列克向他爬了下來。一想到他差點兒不會開鎗把他打死，安德里的牙齒噙出了聲。

「安德留希卡，是我呀……那邊他們的人還多得很啊……滿院子騎馬的人，還有他們的頭腦……打這兒逃走吧！那邊有個洞……我每次都是打這里面鑽出鑽進的。祇是如今人家在它上面堆了煤，我通不過來了。」華西列克對着哥哥的耳朵叫道，擁抱着他。

安德里的心跳了起來。

「你打哪兒溜到這兒來的？」

「打煤場里。」

「那兒沒有路可通的啊……」

「我打管子里穿的。它大得很吶！你也穿得過的。我們走吧，安德里，我們走吧！那邊他們人多着吶！奧斯達普伯伯說，他們要把你殺死吶……」

華西列克把安德里拉到了洞邊。

「你鑽，我跟着你！」

華西列克爬了上去。普他哈又把那熄了火門的鍋爐間看了一眼，便跟着他爬去。華西列克已經在那邊等他了。安德里恭恭謹謹地奉敬了那位保護人，把步鎗交給他。然後，擦着肩膀，便鑽進了洞里，又一面把手擋着落下的煤塊，千辛萬苦地爬出了地上。

華西列克在催促着他。安德里用雙手搬起了一塊重大的石頭，把它塞住了洞穴。那孩子幫着他，手忙腳亂地，把一些無烟煤塊堆在那兒。一分鐘後，洞穴便被蓋沒了。

華西列克給安德里引路。普他哈在恐怖中想着，如果他爬不出那個通風管子，他便將怎樣呢？帶着大大的輕鬆，他喘息着，一面便跟着華西列克，把頭和肩膀探了進去，開始慢慢地向前移動。

當他們爬出到了上面時，下起小雨來了。煤場位置在廢房的基地以外，它被一垛高高的石牆和廠地隔開。有這輛的輕便鐵軌通到這裏。

華西列克去偵察了。他很快便回來報告，說路軌上一個人也沒有。

「那邊有一些空的貨車作三排停放着。貨車旁邊的空道兒可以通得過去，不會有人看見的。在後門近邊一個人也沒有。後門上上了鎖。我們沿着貨車道，從貨車走到後門，這就——一下子竄到了田野里！」華西列克湊着安德里的耳朵說道。

他們爬下了煤堆的山頭，扁着身子在貨車之間奔了過去。

華西列克的計劃真不錯。最後的一輛貨車正停在門邊。他們越過了堅牢的鐵門柵，便沿着鐵路的路基飛奔而去了。

華西列克像鳥兒樣的飛奔在前，摔着手，裝作着變發動引擎的奔躍。他時常回過頭去看看他哥哥是否在跟着他。安德里儘可能地奔跑，雨打着他的臉。低低的密層層的雲遮住了整片的天空。

安德里沒有丟掉那枝鎗——給抓住了反正要給殺死的。那末我決定用這兩顆子彈了事——他想到，還不相信是脫了險。直到工廠遠遠地留在後面，而前面的道路開始折向車站去了，安德里才停下來，無力地倒身在堤壩上……

「停！停！華西列克，我再也走不動了！」他叫道，把手按住了胸膛。

「迷呀，安德留希卡，迷呀，不然人家要追上來了！」害怕地向後望着，這孩子發急地跳腳了。混身濕透，他在寒冷和驚慌中顫縮着。淋漓的泥濘塗滿了他的赤腳。站在枕木上，他一脚一脚地要往地上踏去。

他彷彿安德里已坐得很久了。

「已經行了，安德留希卡，我們跑！」

普他哈之累地回過身來，望着華西列克的腳，望着那貼在他頭上的也算是頭巾的東西，望着他那穿着一件舊的女人短外套的，被摧殘得零零仃仃的整個身體，那狗樣的生活——在這個生活上他甚至無法掙得一點鞋子和衣服給這個小孩子——中的深刻的同情和苦楚的凌辱扼住了他的喉嚨。

——如今可再也沒有一塊麵包了，自己也沒有地方去安身了……

「安德留希卡」，華西列克憂傷地拉了他一下。

安德里站起身來。遠處，工廠沒在濃霧中的什麼地方了，傳來了汽笛的洪亮的叫聲。

「叫着哩，」他在熱烈中低聲說道，帶着快意傾聽着他自己的警報的汽笛的低音。已經不是在狂奔，而是用了迅速的脚步走着了。華西列克在小跑步中在一旁溜躡着，時時回過頭去望望。

從高高的堤壩上，普他哈看見了汲水塔邊的那所熟悉的小屋，直到如今，他才確信了他自己的脫險。

「華西列克，好弟弟！小老鼠……華西卡小鬼！如今我們不理他們了！我還虧着你呢……」他抱住了弟弟，把他貼在懷里。幸福，不用掩住眼淚。當雨水整片地下着的時候，有誰來看着他們呢！

「我們祇能在今夜開始，如今帶一個三十人的小隊去——廢話。」拉葉夫斯基已生氣地回絕了。
喬波特同執地搖着頭。

「到夜晚他們全都走開了，而且把監牢里的我們的人們鎗斃了。如今——就是這個時候，我不同意你了！」

梅捷爾斯基接在他後面熱烈地說起來了。

「西格蒙同志，喬波特是對的。當大眾走到了街上，當人家要把工人鎗斃的時候，我們就有義務拿了武器去突擊。儘管人家會把我們打垮，可是我們不能不突擊……這就是馬克斯主義的道理……儘管這突擊顯得太早了一點，可是一經開了手，我們就該把它領導下去。」

拉葉夫斯基不以爲然地對他斜着眼睛。

「領導並不是跟着人家尾巴的意思。」

梅捷爾斯基冒了火。

「我倒是頭一回聽見，說拿了武器去突擊是跟人家的尾巴。我在您這兒聽到這話，倒覺得奇怪了……」
「真是。」喬波特噙着嗓子說道。

梅捷爾斯基不安地在房間里踱着。他那有着細細的皺紋的，生着高高的好看的面頰的臉龐重又蒼白起

來了。那大大的、陰鬱的眼睛閃耀着內心的火燄。他的整個體格是有一點瘦弱的。拉葉夫斯基又對這世青年醫生望了一下，便已鎮靜得多地回答了：

「我們不必再延長我們的會議了。我想暫時把這個沒有價值的爭論結束吧……喬波特和醫生反對。和柯伐樂——可主張在夜晚突擊。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召集並且武裝起二百左右的鐵路工人和糖廠工人來。到那個時候希却倍爾就會從索斯諾夫卡趕來，而且可能帶一些農民們來……祇是爲了突擊而突擊，這不是多數人的意思。梅捷爾斯基同志，如果我們把三十個共產黨人趕進確實而無益的死亡，我們要蒙到恥辱的。如果聽從了你們，那末就把這種可能性給了敵人。我再說一遍：所有的共產黨人如今應該去發動工人。是的，是的，需要去告訴每一個在他身上有着期望的人，叫他去拿起武器。你們親眼看到過，一小羣的武裝了的大人先生們怎樣解決掉了上千的人。爲了什麼呢？就因爲工人們沒有組織，他們給打垮了。也就是爲了這一點，黨才存在着，以便組織反抗。這里完全用不到花言巧語。我們來想一想怎樣能更好和更快地去武裝工人。我想，在這里關於一切事情已經談够了。這會兒，同志們，且讓我們來幹點超過我們待在這兒的事情吧……我們有了武器，可是還沒有軍火。這個需要去弄到手。我反對你們叫各人個別去弄了軍火搬到這兒來的提議。倉庫離車站很近，我們絕少不幸會拿不到軍火的。爲了這一件事情，小隊才聚集在此地，並且要全體出動到軍火庫去。困住衛兵，拿取軍火，那末，在突進城去這一點上看來，就已經有了武裝了……喬波特突進到有兩貨車的武器和軍火的工廠里去。我們便在小村里武裝起其餘的還沒有來得及或者還沒有決定參加的人們。我們的根據地便

將是小村。大部隊都將從那里出去的。完了！

柯伐樂贊感地舒了一口氣。

「很不幸，這里沒有巴特萊同志。可是今兒夜晚我們就要給他恢復自由了，因為監獄便是我們所突擊的那城里的第一個目標。那末，決定了，同志們！我，以主席的地位，請你們即刻就發動。可是爲了我們能得到確信起見，請你們回答——你們對於這件事都服從嗎？」

喬波特憤憤地望住了拉葉夫斯基。

「有什麼可疑的？難道我們遊擊隊是不懂紀律的嗎？」

拉葉夫斯基頹然微笑起來了。他從桌子前站起身來，走到了梅捷爾斯基那里，友好地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醫生，請您說，您弄得到一切包裹所必需的東西嗎？沒有血當真是不行的……」

「一切需要的我都弄得到。如今您要吩咐我帶隊上哪兒去呢？」

「別孩子氣，梅捷爾斯基。沒到時候，請到車站上探探德國人去。當着鐵路醫生，您是能同軍官們談話的。他們的情況怎樣？當我們開始我們同軍團交手的時候，就該清清楚楚的知道德國人所處的是怎樣一個地位。」

他們一起走進了門階。天夜了，下着雨。潮濕而陰沉。

「準備好了，」拉葉夫斯基說道，「那末，朋友們，我們分開到晚上九點鐘吧。你，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到車房那邊去。叫五個黨員上這兒來。我們需要在這里安置守衛。如果他們誰有武器，叫他們拿着……這兒你的小燕子飛來了！」拉葉夫斯基柔和地微笑道。

奧列夏從上面奔了下來。

「爸爸，您所派的事情我全幹了，」她氣喘吁吁地說道。

她對着陌生人有一點窘。被淋得濕透了的短外套貼住了她的身體，她急着要溜進房裏去了。

「萊蒙德在哪兒呀？」拉葉夫斯基止住了她。

「我跟他兩個鐘頭以前在城裏分散的。他如今在小村子里……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有一捲什末紙張送到了您的老房子里去了……萊蒙德叫我轉告，說在監獄門口有五個人和一挺機關。我又趕到了伏羅別柯那兒去，他說火車頭有的，」奧列夏急急地傳了話，便溜進房裏去了。

「你有一個好女兒，」喬波特在感慨中嘆息道。
他是沒有孩子的。

「多謝。可惜我祇有一個。而女孩子也算不了什末的，」柯伐樂突然皺着眉頭靜靜地回答了。
雨下得更猛了。斜瀉的水流淌進了門階。梅捷爾斯基拉下了帽子，披上了膠布雨披。

「走嗎？」

拉斐夫斯基目送他們到了哨屋那邊。直到他們往各方面散了開去，他才走進屋子。奧列夏已經換好了衣服，從自己的房里走到他那里來了。

「您當真沒有吃過東西嗎？」她絞着潮濕的辮子茫然問道。「我就去煮點馬鈴薯和拿點酸泡菜來吧……」
……爸爸老不知道把鍋子放在爐灶上。就要我來給他料理。」她在任性的嗔意中說道。

莫格爾尼茨基在冷冷的狂怒中把皮鞭的一端拍擊着靴襪。

「快一點想，史特魯米爾先生！我沒有時間。你縱容了這個混亂，而如果再過十分鐘想不出怎樣去停止汽笛，我怕我就不得不把你鎗斃了。」

愛德華看見那機師的雙膝在打着抖。他甚至沒有望他的臉。

「原諒點吧，上校大人，哪一點是我的錯呢？」

「不用聲辯，你說說怎末把他從哪兒弄出來。」

「我已經想了……」

「糟糕的想。」愛德華截住了他。

他們站在機房里。

「那蒸汽機難道是由他管的嗎？」

「他打開了機房的門鎖。」史特魯米爾不知所措地打着楞道。

突然，張大了嘴，便這麼凝着這副白癡的神情，上來了一個主意。他高興地拍着自己的前額道：

「有了，成！上校大人啓示了我。我們來關上煙門。那末他就會窒息了……」

「幹起來。」

過了半小時，當濃密的、烏黑的烟從鍋爐間的窗子里湧出來的時候，愛德華發了命令。

「去查查看！」

太平門給打開了，在後面有幾個團丁站着的伍長探進了鍋爐間，嗆咳着，淚眼淋濕着眼睛，他惘然報告了：

「上校大人，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什——末？」愛德華用足了狠勁在手指間握住了皮鞭的柄子。

鍋爐間里煤氣觸鼻。愛德華刷的一下子轉過身去，並不望着誰，走向出口去了。

柴命巴，符隆那，柴榮契柯夫斯基，和史特魯米爾走進了鍋爐間。愛德華在院子里走着，沒有注意那下着的

雨。

「咳？」當符隆那和柴命巴走了回來，他沒好氣地問道。

柴榮契柯夫斯基和史特魯米爾打量着，還是不要在他眼前露臉爲妙。

「他老人家沒有……而人家也想不出他能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如今，當汽笛靜了下來，倒彷彿特別靜寂起來了。

「那是說，那兒什末人也沒有嗎？你是不是要吩咐把這一切弄個明白呢？」

「噶，可是走到哪兒去了呢——倒弄不懂了……」柴命巴捧着手道。

「要末，是你把他放走了嗎？」

「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門全給把守住了。我一個人也沒有遠到，上校大人……」

「如果你不是一位軍官啊，中尉，我就會另外一個樣子來對付你了。符隆那大人，當我們警隊進城去的時候，我要下令把中尉嚴厲拘禁十二天。喂，來人，備馬！」

汲水塔邊的小屋里擠滿了人。雅特維珈第一個來。趁着奧列夏走進廚房去照顧爐灶的時候，她得以把一切消息告訴了丈夫。

接在她之後，來了伏羅別柯。他從外套里面拿出了一枝拆開了的雙銃鎗和一隻彈盒。把鎗銃裝上了鎗柄，在鎗械里裝好了子彈，便滿意地把它放在屋角。

「我裝進了榴散彈。二十步外穩穩能打得穿……晚上不要拆開，這是能放的，而出聲却大得可以開手的時候別用！可是這倒是一道添菜。」他得意地說道，一面從衣袋里掏出了一缺德國子彈。

「五顆……在鄰居的孩子那里要來的不知打什末地方弄來的那小鬼。在他算什末呀？可是我們却有用處……我們給五個人做子彈，每個人就能放一鎗了……」

伏羅別柯小心翼翼地把彈匣放在桌子上。雨水打他的手上流下來。可是這位助理醫師的情緒却很好。他滑稽地動着他那灰白的眉毛，又不時吸着鼻子，有勁地講述着他把那些少年們引進了怎樣的一個「亡命生涯」。

「他們都分散在路上！」他再也不能有更強烈的表情了。「到天色完全黑了的時候，我去把他們引來。如今我得走了。那邊還得去同人談些事情，又要把火車頭接上。如果沒有德國人，這是算不了什末一回事的……像從前那樣的叫鬼把他們帶走吧！據說，如今他們是走頭無路了——大人先生們在路上給他們放上了墓子……嗚，我走了，」他匆匆走了。

已經到了門外，想起了什麼事情，又回了進來。

「目前大概不要把來福鎗從鎗械庫里拿到你這兒來吧？不然，拿到這兒來無論在誰都是不容易的，怎末都不行！」

拉葉夫斯基點了點頭。

當伏羅別柯轉身去了的時候，在屋子里已經有萊蒙德和幾個工人在了。他們中間有一個高大的淺黃頭髮的少年，萊蒙德把他對父親作了介紹。

「這是普歇尼却克，他會把巴特萊和其他同志們的情形告訴你的。我時常在史吉包維那里遇到他。」

拉葉夫斯基緊緊地握住了那少年的手。

「而這幾位，」萊蒙德用眼睛指着幾個走進來的工人，低聲補充道，「都是機關鎗手，你記得曾經說過要我給你介紹的嗎？這個高高的便是史吉包維，而另外一個，有鬍鬚的，是格那特·魏爾巴——這些都是老兵。那些是一架機鎗，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放在麻袋里絡繹拿來的。我們如今要把它拿到汲水塔那邊去了。子彈帶倒有，就是沒有子彈……其餘的人們就照你所吩咐的，要遲一點才來。」

房間里顯得擠起來了。一個高大的工人在察看着伏羅別柯所拿來的那枝來福鎗。

「新式的吶！鎗刺刀是這末裝上的，一二，行了！」

拉葉夫斯基把小村子里的情形一一問了工人們。

雅特維維却走去對奧列夏的忙了。萊蒙德也叫了普歇尼却克一起走進了廚房。

「喏，奧列夏，一位新同志，還記得他嗎？」

普歇尼却克不知道要把那濕淋淋的大帽子怎末處置才好，祇是把它拿在手里轉著。人們已經把他父親被捕的事情告訴了他。對於老人的担叫，他不得安甯。

「請在這兒板檯上坐。雖然擠，可是馬虎一下吧。」奧列夏邀請過了，便靈巧地把煮好的馬鈴薯從鍋子里傾出到大湯盆里去。

猶特維迦用奶油澆着醃白菜。

萊蒙德覺得必須要把安德里的事情告訴這女孩子了。

「奧列夏，你知道那汽笛是誰放的嗎？」

「不，可又怎末呢？」

「據說，那是普他哈關在鍋爐間里放的。」

女孩子的漆黑的肩毛抬了一下。她沒有覺得那滾熱的鐵鍋子燙了她的手指。

「安德里怎末搞的呢？一個人嗎？」

「是的。人們把他包圍了起來……他對他們一直抵抗到這個時候。」

普歇尼却克在奧列夏背後投着陰鬱的眼光。

「怎末回事呢，萊蒙德？人家爲什末聽憑着他呢？便是他一個人搞的嗎？」

萊蒙德不能對她的眼睛看了。他走出了廚房。

「爸爸，你可記得我對你說起過安德里·普他哈的嗎？」

「記得。」

「在廠里放汽笛的便是他。人家要把他殺死。爸爸，我請你准許我們去……」

萊蒙德感到了奧列夏站在他的後面。

「准許我們去……一會兒還有同志們要打小村子里來呀。大家都認識安德留夏的。准許我們去救他！」
「是，這是小夥子的不幸！他們會叫他完蛋的。」一個站在門旁的高大的工人並不大聲地說道。那人便是萊蒙德把他叫做鐵錘鎗手的。

西格蒙的雙眉擠了攏來，成了一道相連的綫條。

「我們沒有子彈。此外，用小隊去突擊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一動不動。萊蒙德站在父親面前，像是一個無言的請求。

拉葉夫斯基望着那女孩子的張得大大的眼睛，她明白，他是不會答應的了。

「諸位，難道你們都沒有良心嗎！」她依稀可聞地低聲說道。

拉葉夫斯基的蒼蒼的頭顱在手上，乏累地攔了一會兒。鬚尖嚴峻地垂了下去。奧列夏想起了這個人已有兩夜不會睡覺。而到今天，也不知有過多少次這樣的無眠之夜了！父親是帶了怎樣的一種友愛和尊敬談起他來的……

這個難得有笑容的人一直是待她很好的。她對於自己的第一個念頭感到慚愧起來了……

汽笛突然停止了。一時間誰也不說一句話。奧列夏哭了出來，便趕進自己的房里去了。倒身在床上，她在哭泣中抽動着身體。

雅特維珈默默地撫着她的頭。屋子里進來了一批批的新客。來客們好不容易在自來水廠的機房、小室、大

房間和廚房插進了脚。

柯伐樂、喬波時回來了，把鐵路職工們也帶了來。

大家都苦思着一個問題：爲什麼汽笛沉寂了？

「到底到了……！」

突然，在門口普他哈他後面——華西列克。

「這人來啦！」大家都嘆了起來。

普他哈在這個似乎是失望而簡直是刺激的一致的眼光中感到了驚奇。

「普他哈，是你嗎？」萊蒙德從廚房里奔着出來，叫道。

「要不還有誰呀？」安德里哼哼道，驚奇着爲什麼人們大堆地聚在這里，以及爲什麼那個武裝了的伏羅別柯又在小橋上攔住了他和華西列克。

大家全都一齊說起話來了。

「瞧，人家說他在工廠里放汽笛，而他自己倒在溜躑呀！」

聽見了萊蒙德的喚聲，奧列夏便奔進了房間。柯伐樂老不以爲然地掉眼望住了安德里。

「大家傳說着關於你的故事，就彷彿你眞在放汽笛，可是看起來，是謊話嗎？」

「那末說來，那邊的是另外一個什末人了。是那些火伙們的傻頭慌得纏錯了……！」

「那末又是誰放的呀？」

「小夥子顯得狼狽呀！」

「眞實的戰士！了不起的人物！要是這班混蛋把他殺死了，那就太可惜了。」拉葉夫斯基興奮地說道，站直了整個身體。

安德里的眼睛在侮辱中黯淡了起來。困苦疲憊了這幾小時，他站着，低倒了頭，濕淋淋的，渾身煤污。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往往是這樣的：那些神往於興奮的事物的人們，總不會同時在一個沉靜的脚色身上看得出來。什麼來的，縱然有得落在他們眼中。

這時候人們都已忘掉了普他哈。他成了一段可悲的插話。人家會把他當作一個英雄，而他却顯得像一個遊蕩少年。這一點喚起了大家的不滿的感覺，甚至是爲了錯誤而生的恥辱。

奧列夏則爲了自己的眼淚，以及爲了大家都在看着他們並且可能對她也存着同樣的想法而羞慚起來了。普他哈竟落入了那樣的一個不像樣的地步，雖然在他那一方面並沒有過失，却苦惱地打擊了她的女孩兒家的自尊心。

她用凌辱的眼光打量了安德里的形容。——我在他身上看得出什麼好處呢？站着像一個傻子！即使走開了又算得什麼呀！——她嫌惡地想道。

萊蒙德竭力不去同她的視線相觸。他覺得不舒服。

華西列克氣憤地從哥哥背後望着。他不明白安德留希卡怎麼受得住這個的。——照他們看來，我們並不在工廠里嗎？要不，我的手指給煤塊砸了，他們也不關心啊！——他不知怎麼的想起了手指——而媽媽又要打了——這末一想，他可準備要哭了。他已經開始吸起鼻子來了。

安德里抬起了頭來。

奧列夏看到他的臉一下子多麼蒼白。他搖幌着，把手扶住了牆，以免栽倒。

——他怎末的，喝醉了還是怎末的？可是不像啊！——奧列夏在驚疑中想道。可是有什麼東西對她顯示了一些另外的意思。他叫她心軟了下來。她走到了他身邊去，輕輕地說道：

「你在這兒現什末世啊？到廚房里去。你像個什末人吶！也是一位英雄！」

安德里向前走上了一步，把她的手推開一邊。

「你們就這樣的取笑我嗎？我不要活了……你們倒全都走散了，我一個人給丟在那兒担受！我一個人同他們鬭爭，等待你們的幫助，而你們可在這兒安穩着……如今倒還要來取笑……」安德里流出了眼淚。

大家重又望着他了。他的緊張得像弦索般的聲音，他的激動，整個的苦惱而受了刺激的形容，不許大家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安德里了。

普他哈不能再說話了。搖幌着，他走進了廚房，經過它——進了奧列夏的房間。在這里，安德里直往地板上倒了下去，便那麼半昏迷地躺着了。對着這一切沒有了主意的奧列夏徒然試着去喚醒他的神志。

西列克便出陣地在廚房里把一切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萊蒙德和普歇尼却克。人們把這位小證人帶到了拉葉夫斯基面前。西列克受到了好言和溫存，把自己的故事複述了一遍，非同小可地補充道：

「安德留希卡把鎗也帶了來，它就放在小屋裏。這會子我去拿來。」不等同意，便走出門口去了。他一下子便回來了。

「嗒！裝了子彈的。」

西格蒙走進了奧列夏的房間。普他哈還是躺在地板上。

拉葉夫斯基用雙手托起了他的頭。眼淚從少年的眼中流了下來。

「你這個青年人啊，普他哈！我是收不回自己的話了……可是同志們是必須為他們的錯誤道歉的。」

普他哈摸到了他的手。

「是我放的汽笛，」他喃喃道。

「如今是誰也不懷疑這個了。」

拉葉夫斯基在自己的手中感到了他的破傷了的手指。

「你的手怎末的？」

「我給滾水燙破了的……」

「你留在這兒休養。我免了你的參加作戰吧。讓娘兒們來看護着。」

第八章

油漆的紅色的小火舌舐着盛了牛油的磁盅。

一隻巨大的鳥兒似的影子像翼子樣的勻衡地在走廊里的牆上拂動着。

雙手抱住了膝頭，莎拉迷惘地望着那幽微的火餞。梅葉爾在用蠟線縫着長靴。

門後的小房間里是巽靜的。人們在那里安睡了。梅葉爾特爲揀了輕聲的工作做，以免驚吵他們。史達爾榮 葛爹 葛爹病着。所有的這些不幸——流離，遷徙——終於把他磨折壞了。那些老主顧都不肯上這兒來——路遠而新的又不是一下子找得到的。一個老誠可靠的鞋匠的名譽要幾年才傳得開去。在一個新的地方，一切都得從頭做起。當你上了六十四歲的年紀的時候，這一點是難而又難的了……

父親在他的長長的生命中曾看見了什麼好的、高興的事情來呢？莎拉想起了他的故事。父親的生活令她想像到那些小小的灰色的鄉下石竹樹的無盡的行列，一棵棵彼此全一樣。單調的打鏈子，張皮，縫了的背和勞作，那從黎明到深夜的困苦的勞作。這有了十一年……

鳥兒在牆上拂着翼子。

莎拉閉上了眼睛。難道她還有梅葉爾，還有毛雪，那小孩子家的毛雪，都有這樣的一個命運在等着他們嗎？

早時，當她還完全是一個小傻子的時候，婆婆會對她說過：「命運——這是一位應時而來的客人，每一個女孩兒家都要在耐心的期待中等待它的光臨。這命運是上帝親手賜下的，它是不能違背的，它是不能逃避的，也不用怨恨命運。一個人對它愈順服，它也對他愈仁慈……」

婆婆已死了好久了。她的說話已被人忘懷，這些種子在她那小孩子時候的頭腦里沒有抽出聖書的萌芽。此刻，在這個寒冷的秋夜，在自己心里揭破了命運的神祕性，莎拉竟在這個痛苦的惡訊之前去打開了門。她便知道，那鉛皮匠法爾希克上他們這兒來是祇有來毒害她的生活的。他很自信——他有一片工場，他儘能結婚。雖然她的母親是一個正直的潑婦（她甚至到現在還要打兒子的），可是做他的妻子要去同這個雌老虎生活在一起，這又跟他有什末相干呢？他有三個工人和一所屋子……他需要結婚，而莎拉這個小媳婦兒又差在哪點上呢？她會給他生孩子和煮好吃的魚……要不，她再過五年就要成個老太婆了——這便正是一個猶太女孩子的命運，假如她父親除了女兒以外一無所有的話……

有人輕輕地推開了門，梅葉爾轉過了身去。

如今在牆上現出了他那蓬鬆的頭顱和鷹鼻子的側影了。

「是萊蒙德。他……來找我的，」莎拉輕聲說道，一面站起了身來。

萊蒙德身上帶着一股秋天的深夜的濕氣。

「我去穿件衣服，」莎拉輕輕地打開了房間門。

萊蒙德同梅葉爾握過了手，便在鞋匠對面的老爹的小椅子上坐了下來。

莎拉出來了，一面在穿上一件短外套。梅葉爾在壓平蠟線。莎拉看得出他很不滿意着。

「你們在雨早上哪兒去呀……又是那末晚了。看看時間啊！」梅葉爾帶着猶太人的腔調說了這話。

萊蒙德則一直在想着他該對他怎麼解說和敷衍。莎拉躊躇了一會兒，然後輕輕地說道：

「可以對他說嗎？」

「我不知道，」萊蒙德不安地說道。

「我以爲可以的，」莎拉決定了。「喂，梅葉爾，把你的蠟線放下一會兒！」

「我有限期的定貨呀，我沒有空……」

「梅葉爾，城里今天起了事……」她住口了，看到了那對像她一樣的多大多黑的梅葉爾的眼睛是怎樣

動不動地在盯着她。

「起了事？你從哪兒知道的……而且……」他沒有往下說。

莎拉湊向他的肩頭去：

「梅葉爾，也許，你能同我們一起去嗎？」

「哪兒去呀？」

「如果你去，我們就說。」

梅葉爾馬上沉默了，叫人難堪地披着嘴唇。

「我什麼地方也不去！」狠狠地拉着壓平了的蠟線，他說道。

牆上的鳥樣的影子在撲着一隻翼膀了。

「而你也不要去……睡覺去……對他說，叫他別再上此地來了……是的，叫別再上此地來！我不願意叫人把你絞死，」他驚慌而恨恨地低聲道。

葉蒙德在傾聽着那聽不清楚的話語，唯恐會動搖了她的主意。可是就那對着他的行動上推想起來，梅葉爾大概是在說着他。

「真是，你別管，我可要去的。我想你不是那種……」她原想說「懦夫」的，可是不能把這個字說得出口。圍着靴頭的鞋楦頭從梅葉爾的膝頭落到了地板上。大家都吃驚地回頭望住了門。

「你也要想想家里人……想想父親啊！你要怎樣啊——要叫人來毀滅我們全家嗎？你的良心到哪兒去了？你在這上面有什麼必要啊？」他喃喃道，更加煩惱起來了。

「我的良心嗎？……我要活命，梅葉爾！要活命！難道這就是沒有良心嗎？」

「喝！你要活命，可是去找死……」

「我再也不能這末下去了！簡直挨着餓，要飯過活……叫每個有錢有勢的人把靴子來踢你的胸口……」

你說吧，這種每一個運屍鬼也壓得死的人們是爲了什末而活着的？還不如叫人把我殺死在街頭吧！」
拉也用了同樣的低語振振地說道。

「是誰教了你這種話的？」

「是生活，這個可咀咒的生活教的……」

「這些比你更聰明的人們都沒有辦法，而你倒要想來改變世界嗎？」

莎拉站起身來了。

「沒有辦法嗎？你等着有一個什末人來給你想想辦法吧，而你自己就去在希披爾曼和巴朗克維契面前伏着好了！怨命，敲錘子，沒一個人看見……可是我們是同他們完結了！這些也就是你的敵人。你又爲什末不敢對他們抬起你的手來呢？你的良心又在哪兒了？」

梅葉爾不知所措地望住了她。

「我的良心——便是家。」他不自在地用難看的手指在弄着一塊松香。「沒有了我們，他們就要餓死了。明白嗎？餓死誰也不會幫他們的忙的……你要去——就去好了！」他向着門憤憤地揮手。「去好了，去好了！我是個猶太人，要飯的鞋匠……我沒有應該對它拋掉腦袋的祖國……從前是俄國的沙皇——把我像狗樣的趕。德國人來了——也一樣。如今是波蘭人了——好鬼地趕出到了街頭。嗚，如果葛特曼民團來代替了他們，

○「葛特曼民團」，是一九一八年頃在烏克蘭號召所謂「烏克蘭復國運動」的一個反動的武裝勢力。——譯者

對我們就會好一點了嗎？我不知道哪兒起的什末事和誰要趕走誰。我祇知道猶太人應該坐在家里的……」

「今天夜里工人們要起來了。」

「工人？」梅葉爾莫名其妙地岔進來問了。

車站上長長地響起了汽笛。暫時沈默了一下。接着又是三次短聲。它們傳來得低沈而悠遠。萊蒙德急急地站了起來。

「對不起啊，梅葉爾！」莎拉招呼地說道。

「你便去嗎？」梅葉爾的聲音悲愴起來了。

「是的。」

梅葉爾淒然望着她。莎拉又等待了一下功夫。

「人家會把你們打垮的。你們憑什末去對付他們呢？」他依稀可聞地喃喃道。

於是，紊亂地目眩於那些動亂的時世，提了提神，從地上拾起了那隻縫在皮襪子上的靴身。

「即使不說這個吧……」

門兒在他們身後關上了。梅葉爾一動不動地坐了好久。惶惑着，不清楚的思想沒有離開他。

房間里，四處一帶擠了五十個人，密密地一個貼着一個，站着。其餘的人們則站在院子裏，在門階上，以及在

通至機房的門檻上，大家全都武裝着上了鎗刺刀的來福鎗。

那沿着大路的一扇窗子，奧列夏用布把它遮起來了。

穿着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的乾燥的外套（是柯伐樂叫他這末做的）的安德里同着別的人們站在廚房里。華西列克也由奧列夏拿來了她爸爸的短褲，又把她自己的舊汗衫給了他，如今他正在腳上好不費力地套上她的軟襪鞋。在他一旁正放着奧列夏的短靴。那兩兄弟的濕淋淋的髒衣服則由奧列夏扔到雜物間里去了。

「嗚，好長吶！」華西列克噙着鼻子道。

他心急着。他要去聽聽那位留着灰白鬍鬚的高大的伯伯說些什麼。

「朋友們，我想是不用多說什末了，」拉葉夫斯基說道。「你們每一位都是自願地到此地來的，每一位都知道是爲的什末。那末，同志們，讓我們堅定地下個決心：誰的心里也不許忘記戰鬪，縱然是死。因此，凡是在場的，都要下決心同着這些強盜們，同這些我們的世世代代的敵人鬥到底，請告訴工人們不要在戰鬪中逃脫。」拉葉夫斯基頓了一下，「而誰逃脫……」他環視了同志們的臉色，彷彿在向他們發問似的。

「我們便開鎗打死他！」史吉包維補完了他的話。

拉葉夫斯基把眼睛迎住了他。

「是的，誰逃脫，他不但是懦夫，而且是出賣者。」

拉斐夫斯基站在窗邊，一手扶着來福鎗。他並不提高了聲音說話，而且像往常一樣，切實而清楚地吐着話語，在每一句話上尋思着，搜索着自己的思想的最簡潔明瞭的表現。

於是，這個生着一對灼見的眼睛的闊肩膀的強有力的人便在對於自己這方面的力量的最堅定的信念中鎮靜下來了。這個人的動人處，在於他那沒有任何做作的直率，在於他那對自己的事情之正當這一點上的不墮的信念，這便是把終生獻給革命鬪爭的人們的那種特徵。

柯伐樂看了一下時鐘。

「西格蒙，時間到了！」

拉斐夫斯基戴上了帽子。

「是的，朋友們，」他響亮地說道，「還是再番考慮一下，及時退出，比後來逃脫的好……」

甚至沒有一個人動一動。他用心地把自己的夥伴們從腳到頭打量了一會。看樣子，他們中間多數是未曾上過前綫的。

人們把鎗握得叫彈盒向着自己，鎗皮帶那末張開着，叫不至纏住手。可是在臉上看起來，都是吃驚的……即使這一個戴着蓋到了耳朵的便帽的扁鼻小夥子，把鎗握得貼着身體，猶如擁抱一個女孩子似的。眼睛是嚴肅的，然而天真無邪，從那稚氣的豐滿的嘴唇上，人們估他有十八歲……

一個穿着皮外套的瘦瘦的工人代大家回答了：

「我們不用多想，沒有種氣的，早就留在家裏了。而凡是上此地來的人，可不是爲着來向後轉的。」

拉葉夫斯基把鎗揹上了背。

「朋友們，請把我們所有的決心轉告給院子里的其他的人們。革命委員會派了我做指揮。請你們選出兩位副指揮來。」拉葉夫斯基說道。

「喬波特！」

「史吉包維！」

「沒有別人了嗎？」

「沒有了！」

「那末我們就出發。誰有着子彈的，行動在前面。我們去佔領倉庫，從那兒進小村，然後——攻監獄。每一個十人小組都知道了自己的指揮了嗎？」

「還問啞！」

「知道了！……」

一百六十三個人走出到夜晚的黑暗中去。他們的腳步聲夾雜在雨的索落和風的飄飄中。

柯代樂最後一個離開屋子。他甚至於沒有擁抱女兒——在雅特維珈和普他哈面前有點不好意思。

「不是時候，據說那老鬼是多感的。瞧她又流眼淚了。——他把眼睛對着那熟悉的房間環視了一週，於是望着胸，帶着傲作出來的若無其事說道：

「女兒……你別怕！我們會回來吃中飯的。你到那時候給我們煮點馬鈴薯和剝點兒黃瓜……欸，好好的……」

到了大門口，又回頭望了一下。奧列夏——滿眼的淚水。

「欸，可又是！說過我們回來吃中飯的哪……」又急急地補充道：「安德里，你照顧着這里，待在屋裏，別放什末人進來。我有一枝小鎗留給你的，可是這有點壞了。那兒有把斧頭，在門洞里……」在門階上，又輕聲對安德里說道：「如果有什末不幸，就把奧列夏和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帶走，拿了一點零碎東西，逃到索斯諾夫卡去。」

「可是屋子又怎末辦呢？」

「見鬼！要是人家把我們打垮了，我們反正活不成了。你就收了女孩子……」

「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可是我……」

「我知道，你……就這末瞧着吧。如果我……」柯伐樂不說了，他們已經到了水車邊。

安德里沒有看着那老人。

「那末你就做她的哥哥……」

在雨的瑟瑟中，安德里依稀聽得：

「我除了她以外，就沒有別的人了……」

「我也是，除了……」

「噢，我們都明白了，暫時——當心着……」

安德里回到了屋子裏，想把門上起鎖來——可是不能。一開頭便感到了手指上的難忍的疼痛。

「奧列夏，你來關上，要不我的手就會腫起來了，見它們的鬼！」

大房間里的光綫熄滅了。雅特維坐在窗邊。如果有火車頭從月台上沿着鐵路駛向工廠去，那便是拿到了子彈了……西格蒙吩咐婦女們留下。她同他在一塊兒，就會比較安心一點。前面是困人的夜晚，焦慮的等待，不安……

「給看看你的手！天哪，你爲什末不響呀？」奧列夏吃驚地叫了起來。

她連忙去拿來了梅捷爾斯基所留下的小包，由於愛憐，苦惱地皺着眉頭，開始小心地包紮了安德里的被炙傷的手指，在這些上面，皮膚碎作片片了。

華西列克捏住了鼻子。

「到廚房里去，在灶台上躺着睡吧。」安德里親暱地說道。

華西列克急了起來。

「可是我能回家去嗎？媽媽要望穿眼睛了。她會說，你整天溜到哪兒去啦？」小孩子不高興地答道。

「不要躺着睡去，明天我們一塊兒去。我說過，祇說手指不是什末人碰的！你自己知道，母親對於我們，凡是幹得的事情總可以幹的。」

「你是沒有什末，可是我每次總是挨打……」

「怎末，你是要叫人家摸摸你的小腦袋兒嗎？」

華西列克沒趣地用手抹抹鼻子，便不聲不響地走進了廚房。才爬上灶台，他便入睡了。

安德里，咬着嘴唇，看着奧列夏的多麼輕巧的纖指，溫存地接觸着他的手，撕去了幾片死皮，把手指用雪白的綑帶卷了起來。爲了比較方便一點起見，她坐在地板上。安德里自上而下地望着他的痛楚是怎樣地喚起了那女孩子的動人的睫毛以及那柔嫩的嘴唇的感應的顫動——那由於她的未經人事而顯得聖潔迷人的美麗的處女的嘴唇。安德里從未吻過它們。他對於這一點也猶疑不決，知道她是不容絲毫放肆的。可是他等待着，同自己的衝動作着搏鬥，保持着她的友誼。

奧列夏包紮完畢了。一面扭過身子去拿剪刀剪掉綑帶頭，她說了：

「你好受得住啊……」

在一剎那間，安德里在乳胸的小衫上看見了她的高聳的陶墮，於是他惶亂而苦惱起來了。這種狂妄（他

甚至不能怪它）鼓動着他。深深的鬱苦充滿了他的心頭。

「你怎末的？我把你弄痛了嗎？」

「是的，可是我再也會……」

「瞧，我多末不靈巧啊——碰疼了你甚至沒有知道呢。」

安德里沉默着。

「你睡吧，休息一下，我上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那兒去。嗚，我熄燈了……」

他又在桌子邊坐了好久，把手托着頭，整個兒陷入了不愉快的思想的統治中。之後，便疲乏地倒身在床上，在奧列夏所舖的床褥上，試着想睡去。

——我黏着她做什麼呢？就彷彿世界上除了她之外就沒有好的女孩子家了……

安德里要叫自己相信在奧列夏身上並無什麼特出之處。有的是比她更美的人，儘可以去把巴莎·薩洛戈勃或瑪麗娜·康諾普良絲卡耶藕上手的。火一樣的女孩子家！又親熱，同她們可以打得火熱的……是的，漂亮的女孩子就少了嗎？不——他要黏着這一個勇敢，潑辣，有統制力……你別拿手指碰她一碰！而所有這些他都挨得下，他就還沒有這一種的女孩子對他有好感呢。

這末一想，安德里又感到受了侮辱了。

——大概我是有着這樣的一個星宿了。一切都走着逆路……

他恍惚在半夢寐中了，可是那起伏的思緒一下子又回到了他那里來。這便是那個女孩子的動人而濃密的睫毛，她的有着撩人的火花的熱烈的眼睛……

那兩個娘兒們，不安着，默默地站在窗邊。

雅特維珈勸奧列夏去睡。

『如果我聽得什末，我會喚醒你的。』

華西列克在廚房里睡得正濃。

奧列夏跼着腳走進了房間。屋子里的沉寂壓迫着她。她不知所安。

自從父親第一次同拉葉夫斯基見面的那一天起，危險性便落到了這里來了。奧列夏深切而溫柔地愛着父親。關於他的想念沒有離開過她。

爲了不要去驚醒安德里，那女孩子小心地躺到了床上。

可是普他哈並沒有睡着。他的手在發着燒。

『你沒有睡着嗎？』奧列夏發覺了他的動彈，便在低語中間道。

『沒有。』

『手痛着嗎？』

『手在我又算得什末？心里可不得安靜呀。』

他在床上坐了起來，苦惱地把頭倚在膝頭。

「你這是說的什麼呀？」奧列夏輕柔地向他低了過去。

「我說的是，在生活中沒有幸福。祇是一個侮辱……鬼知道，人活在世界上是爲了什麼呀？隨便到哪兒看去，祇有一個不公平……」

奧列夏也坐了起來。他感到她在身邊。那個要擺脫自己的屈辱的克制不下的慾望佔住了他。

——把一切對她說了便走吧。讓人家在那邊把我殺死好了。

他伸出手去要想起床，而碰到了她的膝頭。奧列夏的手便在這同時放上了他的包紮着的手。唯恐把他碰痛了，她輕輕地從膝頭上把他的手握住了。

安德里忘掉了一切——忘掉了屈辱和責難。剩下的便祇是一種溫存親暱的慾念，即使會有說話從這個親愛，那麼美麗而親切的女孩子那裏發出來。

「奧列夏，」他憂鬱而輕聲地說道，「奧列夏，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你說的什麼呀？」

「奧列夏，我沒有別的幸福了，除了你……」

他攙住了她的膝頭。她無法反抗。怎麼能把這雙殘傷了的手拂開呢？

「安德里，」她警告地私語道。

他把嘴唇去親了她的膝頭。那粗獷的帆布纖維擦痛着他。忘掉了一切，痛也不覺得了，他用那殘傷了的手，撫摩着她。

「安德里……」

可是他已在吻她的膝頭，而她已沒有力量來干涉這個了。奧列夏一下子愣住了，迷惘在這種可怕的放肆中，不知道對這個狂熱了的小夥子該怎麼辦是好。而當她清醒過來時，他已緊緊地抱住了那赤裸的腿膝了。

「奧列夏……我的小鳥兒……」

着了惱的奧列夏虎虎地起了身。安德里放开了她。一句話也不說，她走到雅特維維那里去了。

——「噢，我幹了什末啦？如今一切都完了。噢，算了吧！——安德里惘然揮了手。」

激烈的痛楚叫他記起了自己。他在床褥上躺了下去。心臟在跳動着。

——像平常一樣——一切老是别扭。噢，算了吧。明天就走，再也不會看見她了。——他自己對自己說了，可又不能確信。——當她把潮濕的衣服交給你的時候，你也許還會看見她的。我們便又要彼此望一眼了……可是情形已經到了現在的地步，你還要對這期望些什末呢？她對我怎末想法呢？人們打仗去了。也許，在死亡中了……女孩子在爲着父親發愁，他也担心着她。過不到另外一個時代了。

他開始對於自己的魯莽懺悔起來了。

——什末時候去對她說明呢？也許明天我就活不成了。

今天他不是奇蹟地逃出了死亡了嗎？

遠處隱約地聽得有蟲蟲的聲音。安德里諦聽了之後便起身膝躡着。

——開手了嗎，怎末？——他在腦子里想了起來。他起了床，小心地把一手放在前面，摸索着走到了門邊。房間里，兩個娘兒們都貼傍着窗口。

「是我，」絆着了一隻襪子，安德里說道。

「我來打開小窗洞吧，」雅特維珂低聲說道。

發着潮濕的氣息。下着雨。黑暗而靜寂。他們三個人便這樣久久地站着，警戒而沉默。

「瞧，那邊有火啦！這是火車頭！那就是說，成功啦！奧列夏大叫起來了。

在黝黑的陰暗中，一對眼睛閃耀着。彷彿，在遠處的高地上，有一個怪物在沉重地喘息着和吐着氣，滾滾而來了。

他們諦聽着那遠逝的轟響。

城市睡去了。

突然，夾在雨點的瑟索和水流的淙淙中，下起了一陣雪珠，宛如有人把一把石子拋在鉛皮屋頂上似的。一種不安的戒備瀰漫在小村里。人們拿了自己的小槌槌敲響着，打着百葉窗，把大家喚起了床。那些寂靜

無人的街道喧鬧起來了。人們燃起了火。那些人們並不看得見，却聽得出。他們過分大聲地說着話。軍曹考貝爾斯基一切不管地睡得正濃，可是這些人語聲把他吵醒了。他穿着一條短褲從軍部里趕了出來，赤着腳……來不及穿靴子和外套了……但願神道來撥着腿子走吧……」

人們用小石子打碎了玻璃。街上沸騰着。軍部的鉛皮屋頂上彷彿有人在粗野地打奏着特列巴卡。勞對着考貝爾斯基的臉前，有什麼東西在耀亮着和震耳欲聾地劈拍着。他躊躇了一下，便僵着身子奔過街道，進入對面的門洞里去了。

在沒有秩序的嘈亂中振盪着平均而稀疏的射擊聲。這是史吉包維在從監獄邊的拐角上開着鎗。「前進，朋友們！」聽見了拉葉夫斯基的威凜凜的聲音。

萊蒙德同他們並肩弄過了階台，唯恐在這漆黑的幽暗中失了他的視力。在門口，撞到了一個人的身體，差點兒沒有跌倒，接着便急急地隨着父親衝進了門。監獄建築的入口處有着幾盞風燈。

人們從門內射擊着。父親往那邊奔了進去。後面——一陣靴聲。沒有秩序的鎗聲。鎗刺刀的碰聲。有的逃了。有人去追了。呼叫……門口的短兵相接……

萊蒙德用鎗刺刀劈倒了一個撲向他父親去的軍團團丁。

「打斧頭！搞掉它，聖母娘娘！」高波特喝道，一面向着走廊衝進去。

◎特列巴卡，一種擊拍極快的俄羅斯農民舞蹈。——譯者

團丁們在他的鎗刺刀之下四散逃開。拉葉夫斯基已經第一個奔進了廂屋。一個一頂便帽蓋到耳邊的青年小夥子趕過了牠。

喬波特的低音嗓子在走廊里響着道：

「喂，巴特萊，你在哪兒啊？答應呀！我們佔領了……巴——特——萊！」

捷貝克打後門溜掉了，在逃走中撕掉了自己的肩章。他祇懷着一個想頭：「完了……完了……完了……如今他們亂到此地來了。往哪兒逃呢？」

無處可去——死路一條。

他溜進了廁所。恐怖把他推進了這個氣味惡臭的小窟。他擠在充塞在毛坑上的屎尿中，感到如今是在難堪的臭氣中呼吸着。老是祇在想着一件事情——要活命！

典獄長的辦公室是最後被佔領的。人們向着這里射擊着。於是便來了被救出的普希高特斯基、巴特萊和齊蒲理亞。那人是一條莊稼好漢。普希高特斯基在牢房里對他作了說教。

史吉包維和另一個機關鎗手格那特·魏爾巴則留守在門口。格那特如今是有了他自己的機關鎗了，是在進攻監獄時從團丁們手里奪下的。壯漢魏爾巴便在一旁照料着它。

「你把我留在身邊，」莎拉志志地對他說道。「我會懂得你對我指點的一切的。」

正在躡着檢查那機關鎗是否轉動自如的魏爾巴驚奇地望住了她。想了一下，便肯定地答道：

「這不是娘兒們的事！機關鎗——這在你可不是縫衣機啊，小娘兒。」

這個回答把勃拉刺到了心的深處。她走開了。

「你爲什麼要欺侮她？」萊蒙德責問魏爾巴道。

向着他們，走來了普希高特斯基和一個大個子的工人。

「打人，不要險的！」他狂怒地大叫道。

「誰打人！」史吉包維問道。

「那個骷髏東西，烏鼻子……他叫什末的？」他想起來了：「捷貝克！躲不見了！可是據俘到的人們說，原來是在這兒的。」

魏爾巴放好了子彈帶，坐舒服了一點：

「史吉包維，如今讓我們來從上到下順次搜查一下……」

這時候有人大叫着。

「一切都按着秩序。」

史吉包維罵了一聲。

「普希高特斯基，快到辦公室去！就說要搜查了。雖然是一切平靜了，老爺們還沒有網盡呢……」

已經到了走廊里，普希高特斯基聽得拉葉夫斯基的聲音道：

「困守工廠和監獄以及在路上防守索斯諾夫卡人和霍爾米央卡人的那種提議是一點兒也不妥當的！應該突擊地幹，不讓他們發覺。到早上，城市應該是我們的了。如今，當他們正手忙腳亂的時候，必須一打再打。你們從表面上看得出來，在田莊里駐着一半的兵。他們馬上就會上這兒來的……」

幾個聲音岔斷了他。

所有這些聲音又都被喬波特的低音嗓子蓋沒了。

「不錯！據我看——要打，就要打到沒有知覺。我們要把那班老爺們趕出車站去！」

大家都起了身。拉葉夫斯基發出了最後的命令。

「把裝着鎗枝的載貨馬車趕到這兒來。被捕的人們中有誰願意，就給他們武裝起來……齊浦理亞同志，請您到工廠里去拿了馬匹趕到索斯諾夫卡去。希却倍爾在那邊待着呀……您的夥計們就叫留在此地幫助我們。如今就把武器發給他們了。喬波特請帶了五十個人衝出市場挺進到小河邊，把他們往車站推進！我們就去攻擊警察署……保持聯絡。記住口令。別忘了——革命委員會設在工廠里。」

全體向門口移動了。普希高特斯基趕上了拉葉夫斯基。

「可是我上哪兒去呀……赫慕理同志？」

他的臉上滿是烏里的傷痕。

「這是在這里搞的嗎？」拉葉夫斯基指着那些青痕，簡單地問道。

「是的，普希高特斯基 慘然答道。『允許我加入你們一起吧？』

「好。」

「委員同志，我們能打上田莊去嗎？那兒我們可以去掘掉他們的窩。如果我們能上他們那里去玩一下子，那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情。」他沉着嗓子說道。

拉葉夫斯基 在這個提議中感到了一種多麼不可忍的憎惡在打動着 普希高特斯基。

「不行。我們把城市把握住，然後再……」

普希高特斯基 默默地拿起了鎗，恨恨地把子彈盒束到了腰上。

齊蒲理亞 在走廊里等待着 拉葉夫斯基。

「您大概是要在此地待到老了吧？」他問道。

「是的，大概如此。」拉葉夫斯基 微笑了。

「那末我便不到索斯諾夫卡去了。又會在夜里落到他們爪子里去的……如今我們便支持着你們，到天亮我就動身。情形如何，到那時候也看得清了。」

——是個很細心的莊稼漢。——拉葉夫斯基 想道。

「你們那些坐在牢里的莊稼漢們，如今聚起了十二個人，您去指揮他們吧……」

柴侖巴狂怒地搖着電話搖手。

「哈囉！哈囉！」他大叫道，一面用手鬼住了話筒。

鎗聲近來了。

「哈囉！莊屋嗎？沒有聲音，他媽的。人家趕了去，而你倒把一切都丟下了……哈囉！莊屋！沒有答應……」柴

侖巴不屑地放了手。

符隆那手里拿着傘在門口出現了。

「你放掉話筒吧，中尉！他們把道路截斷了。我們趕快走吧。」

玻璃嘩噠一聲被打破了。

「瞧，搞到警察署去了。否則就要掃到此地來，像在老鼠籠子里一樣了。我們退到車站上去。這些惡徒是從市場上包抄過來的。給他們取得了鉗勢，那時候我們就走不掉了……莫格爾尼茨基倒也好——他慣是騎着馬回家的。專門留駐在他自己那里的半個小隊在守着。」柴侖巴狂怒了，奔出了廂屋。

「自己的襯衫總是貼體的。」符隆那回答道。

在街上，柴侖巴停住了。

「歐，隊長，您想是對誰在打仗吶？就是對這班下流坯嗎？大概，全是漏網之魚。⊙也算是兵，他媽的！」他毒恨

⊙漏網之魚，原文爲「從鍋子里漏出來的」，「鍋子」，係指監獄。——譯者

地吐着道。

「中尉，下流的便是確實的。要是我有一中隊的悍兵啊，我就把這些惡劣的畜生收拾乾淨。」
柴命巴捉住了他的手。

「且慢，如果老實去請求德國人幫助可怎末啣？」
鎗聲鼎烈起來了。

「不會肯的，要末祇有去煽動……」

幾個軍團團丁奔到了他們那里來了。

「他們已經到了河邊啦，中尉大人。」一個團丁喘着氣報告道。

「閉嘴！」柴命巴對他叱喝道。「喂，你們！逃到哪兒去啊，入你的……」
十分近了，機鎗蓋過一切而喋喋着。子彈刷刷地掠過頭頂。

如今，柴命巴啊符隆那啊都已逃走了。

在他們前面，團丁們成羣結隊地雜亂逃散着。而在後面，近在咫尺地，爆發着鎗聲。

「該制住這些懦夫才好。」符隆那叫道。

「這兒來，到我這兒來！到我這兒來！」柴命巴大聲叫喊道，又惡狠狠地用手鎗敲打了第一個落進來的人的腦袋。「你往哪兒去？站住，我對你說！我來送你走路，入你的媽！」

他所打的那個人回過了頭來。

「別打，是我呀，中尉大人！」

柴命巴放了手。

「柴榮契柯夫斯基少尉！你的兵吶，啊？問你，你的兵吶？你是個老孱頭，可不是個軍官……開步向前走！」
不遠處，符隆那也捉住了一些逃脫者。漸漸地他們維持住了一點秩序，守住了車站，並且從那里開始了射

擊。

第九章

在莫格爾尼茨基家的餐室里，人們在進着晚餐。

剛才到來的愛德華講述了城里所發生的事情。在座的人們都鬱鬱地傾聽着他。不料佛拉琪斯拉夫却帶了一種平凡的自信發揮起來了：

「這要化掉他們整整的一年啊！是的，我們幹得不壞……」

魯德薇嘉不聲不響地坐着，幾乎一點東西也不吃。

巴朗克維契，一面專注在麥糊粥上面（由於這樣東西，他開始在長成一頭肥豬了），對老伯爵旁叨道：

「我把那些甜菜怎末辦，我不知道。可是糖……從哪兒去做糖呢？是的！」突然，他想起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於咳起嗽來了。「您知道，」他轉過身來對了愛德華，「今天有人向我定了一批貨，這一個德軍縱隊里的給養班下士吩咐要馬上揀出六貨車食糖來送到他們德軍縱隊里去……您覺得如何——六貨車的食糖哪！您知道，這是不容臉透頂的了！」

愛德華扳起了臉。

「那末巴朗克維契先生打算怎末辦呢？」葉洛尼姆神父趁勢問道。

這個問題惑住了那糖廠老闆。

「什末，怎末辦？我一顆糖也不給，別說六貨車了。」

「那他們會自己來拿的，」葉洛尼姆神父正在精確地切開一塊豬肉，掃興地答覆他道。

「我希望愛德華大人不會容許幹出這種事情來的！」

愛德華沒有回答。

「六貨車——這算不了什末。他們委實拿走了我們的一切，我們保住自己的身子也好不容易了，」柴榮契柯夫斯基老人慘然說道。「我以為，愛德華大人最要緊的還是把他自己的部隊開到我們的田莊里去。我請求明天就這末辦，趁着農民們還沒有來得及把一切席捲而去的時候。」

巴朗克維契竟至停止了咀嚼。

「那末，照您看，六貨車的食糖——是小意思嗎？這是六千普特○吶！六千普特，」他哼哼道，一面在切除肉皮。「這是二萬八千八百金羅布吶……」

「是的，可是這不過是您的財產中間的一個不算大的部分而已；可是在我們那兒，他們把一切全搶走了，」柴榮契柯夫斯基太太不慌不忙地說道。

巴朗克維契刷的朝她那邊轉過了身去。

○普特，重量單位，每普特約合四十磅左右。——譯者

「對不起……喝……唔……啊！可是大概太太對於我的財產比我還知道得清楚吧……」

約瑟夫的到來打破了這個不愉快的場面。

「少校大人和上尉大人請求容許進來。他們就要上車站去了，來告辭的。」老頭兒陰陰地說道。
莫格爾尼茨基家人們彼此望了一下。

「請，」愛德華乾脆答道。

大家把德國人邀到了餐桌上來，談話擱起了。

「對不起，先生們，你們不知道今天到來的那位縱隊司令的姓氏嗎？」愛德華突然問那兩個軍官道。

「菲勞美爾上校，」少校拘謹地答道。

「縱隊今天要開走了嗎？」巴朗克維契懷着希望答道。

宋能蒲爾格竭力裝着笑容。

「平常是不談這種事情的……」

「對不起，我一時感到興趣而已，」巴朗克維契討了個沒趣。

約瑟夫又來了。

「請原諒，——門口站着幾個什末武士、衛兵長官，請您大人出去談話，」他轉身對着佛拉琪斯拉夫說道。
佛拉琪斯拉夫急忙出去了。

「那末你們能把騎兵中隊的馬匹讓給我們嗎？」老伯爵湊着上尉輕聲問道。

宋能蒲爾格坐得離他們很遠。

「實不相瞞……這事情很不容易。少校先生反對……」

「可是您可以別理他而幹的啊。反正你們要走了，一半的兵士走脫了，其餘的也要回家了，你們能把自己的馬匹帶到哪兒去吶？反正你們要放到路上去的。」

「我知道，伯爵先生，可是事情……」

「有報酬吶，」伯爵對他暗示道。

「是的，對不起，是這末的。我把數目告訴您吧——四萬馬克。可是馬克跌價了，我恐怕到達伯林的時候我連一塊火腿麵包也買不到了。這個價錢買一些真正的好馬是非常便宜的。」

卡齊米爾·莫格爾尼茨基惱怒地咳起了嗽來。

「可是你們反正不能帶走的！我們不談了，你們明天就要走，反正要白白地把馬匹留給我們的……」
那些熱衷於一般談話的客人們沒有對他們有所注意。

希慕爾特克在暗地里罵了起來，可是却忍着答道：

「當然，不會帶走。事實上，我可以在這兒就留幾天的。接在騎兵縱隊的整隊離去之後就有我們的佛蘭克。
富爾圖爾波蘭人部隊會開來，據我知道，您的兒子便是在這里面服務的。如果留不住他們的話，他們在這里過

幾天就要……」

老伯爵不安起來了。愛德華託了他不計價錢問德國人買馬的。

「呸，好了，我同意付五萬，那末，就合公事了。反正我們跟你們是熟人。」

「對不起，伯爵，少校先生對我做了眼色了，——我們目前就要走了……您知道，我也願意對您盡盡公事。這是很不客氣的，可是我也無能為力。少校先生命令了我把所有的馬匹都開鎗打死……可是如果您能出一千羅布金元，便是金元！——那末我就不去執行這個命令，而您兒子就可以有他所需要的馬匹了！請決定吧！」

門兒開了。佛拉琪斯拉夫奔了進來。

「貴客，愛德華，羅曼，巴多茨基伯爵和他的部下們到了。」

愛德華迅速地起了身。

客人們噉噉喳喳了起來。大貴人的到來叫大家着了忙。

「請啊！你怎末的？」老伯爵對約瑟夫命令道。

幾個軍人走進了房間。打頭的——便是那魁梧的羅曼，巴多茨基，穿着一件沒有肩章和其他表識的灰色軍服和一條藍色馬褲。腳上——是有着叮噹的馬刺的長靴。軍刀和手鎗他放在外間里了。

巴多茨基用一種敏捷的眼光向四周掃。那傲然的灰色眼睛在魯德薇嘉身上盯了一下，之後便停住在那兩個德國人身上了。嘴唇滯了進去。

愛德華已經走到他的身邊了。

「非常高興，看到你們光臨舍間。」

巴多茨基和他的屬員們被向大家作了介紹。

「馱，都西法大人可好嗎？」

「多謝，家父好。」巴多茨基答道。

宋能蒲爾格從席上站了起來。

「再見！我們要走了。」希慕爾特克對着老伯爵的那一方面說道，一面伸出手去。

「啊，是的。」莫格爾尼茨基連忙說道。「我請你們再稍爲待一會兒。我去跟兒子談一下。」

「好！趁着我們穿大衣的時候……」

德國人向大家行了一個總鞠躬禮，便退了席。

來客在席上各自坐定了。愛德華對巴多茨基說明道：

「他們是住在我們家裏的。如今要動身到車站上去了——那裏有他們的縱隊……」

巴多茨基鬼臉地望着門，門後那兩個德國人躲着。

「我知道，便是爲了他們，我們才不得不在馬上趕了三十俄哩的路呀。畢爾蘇茨基的部隊截住了他們的路，毀掉了橋樑。而您跟他們，大概不見得會有不和吧？」他帶了輕淡的諷刺補充道。

愛德華辨出了這點諷刺。

「不和是要力量的，而我可沒有。而況，除了他們之外，在這里還有着需要對付的人呀。」

老伯爵在談話中岔了進來：

「對不起，愛琪，我來打岔了，可是那上尉在那些馬匹上要求一千塊羅布金元，否則……」

愛德華對於父親當着巴多茨基說這個事情覺得很不高興，他沒有讓他說完：

「瞧着辦吧。」

老人咳嗽着，冒了起來。門外的約瑟夫已經連忙趕過來扶他了。

「伯爵，就請您給我們說說在華沙可有什末新聞嗎？」愛德華問道。

「在華沙有什末新聞？我啊，老實說，可很難回答這一個問題。新聞多得很呀！」巴多茨基含糊地回答了，又

輕聲對愛德華說道：「我需要跟你單獨談一談。」

「好，」愛德華也同樣輕聲地答道。

在愛德華的書房里，祇有男客們聚着。除了巴朗克維契、葉洛尼姆、神父、柴榮契柯夫斯基之外，這里還有幾個從歌彼多夫卡、舊康斯坦丁諾夫和安東尼等地逃出來的小地主。

巴多茨基在書房里走着，兩手插在馬褲袋里，並不望着什麼人，始終向着愛德華，彷彿在強調着祇有愛德

華一個人才配得上他似的，說道：

「您問起畢爾蘇茨基怎樣嗎？我在臨動身以前同他談過話的。這是一個有力量的人物。」他在桌子旁邊站住了，仔細看着那裝在精緻的象牙框子里的魯德微嘉的小肖像。「是的，一個有力量的人物，他在受人家重視起來了……」

巴朗克維契在慣常的不知趣中岔斷了他：

「可是據說，他是個社會主義者呀？」

巴多茨基用輕視的眼光瞥了他一下，便大笑了起來：

「畢爾蘇茨基是社會主義者嗎？誰把這個話來嚇了您的呢？」

「可是過去的這些年來他不是跟波社黨有關係的嗎？」在巴朗克維契身上失了面子，柴榮契柯夫斯基問了。

巴多茨基小心地把魯德微嘉的肖像放到了桌子上。

「我不知道他早時幹過些什麼。難道竟有人捏造這種胡說嗎？我祇知道一點，而且這不單是我的見解，而是大多數人的，那便是，駕乎一切之上，畢爾蘇茨基是一個波蘭的愛國者。當然，但看「國家領袖」是他，而不是薩彼嘉公爵，你們也就容易明白了，雖然說起來，這倒是比較愉快的……」

像平常一樣坐在屋角里的斐洛尼姆神父謹慎地問道：

「對不起，大人，可是其中就沒有這種危險性了嗎？那就是說，除了他的意圖以外，畢爾蘇茨基將軍會做一個他自己的黨的手里的傀儡，而受着那班煽動家如達與斯基之流的利用的嗎？」

巴多茨基勉強對葉洛尼姆神父望了一會兒。

「啊哈，善心的神父也關心起政治來啦……」

愛德華並不喜歡那位貴人的這種自大的口氣。

「葉洛尼姆神父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興趣的問題，」他大聲說道。

「你們對於約瑟夫·畢爾蘇茨基和波社黨所抱的是一種不準確的見解！據我看，他同我們是十分相近的。而波社黨完全是在他的手里，這是一個他在羣衆中建立聲望的手段。所有這些都爲了對付小百姓的，而如果小百姓非常信任他，那對於我們就更好。可惜，不得不用一點策略……他的支持——那便是被稱作「畢爾蘇茨基軍」的軍事組織。其中事實上果然有不少波社黨員，可是這些，你們知道，却是那樣的一班社會主義者……如果畢爾蘇茨基要着眼於什末人的話，那末他是着眼於我們的，因爲我們有力量 and 黃金！爲了你們對他有了一點印象，我就來把真實的情形詳細說一說吧。」

「啊，請！在此地這個該死的僻地，你就什末也不能知道……」巴朗克維契表示了大家的希望。

「當然，像平常一樣，爭奪大官的吵鬧開始了。據薩彼嘉公爵說，那些搶大官的人們差點兒沒有彼此打起耳光來——所有的這些國家民主黨人，魯易黨人和其他。當時，畢爾蘇茨基就把軍團中第二大隊的隊長莫拉

契夫斯基——一個老波社黨員和畢爾蘇茨基軍人——召了來，說道：「您由我任命爲內閣總理了。上前綫去！」莫拉契夫斯基效了忠。「可以走了！」那位內閣總理就用鞋跟打了一個轉身走出去了……可以相信，這一個在西班牙民主先生們中任何人都把他看作和自己相等的莫拉契夫斯基，如果沒有畢爾蘇茨基給他下這末一個命令，他是哼也不敢哼一聲的……」

愛德華熄掉了紙烟。

「可是他有些什末計劃呢？他對於我們的作用怎末看法呢？」

巴多茨基面對着愛德華站住了。

「關於這個您可以放心，伯爵。據說——這當然也是事實——畢爾蘇茨基在給自己加上「國家領袖」這個頭銜時說過：「波蘭的劍頭一天沒有把波蘭國境從波羅的海剗到黑海，我就一天不除下這個頭銜！」而他是幹得成這個的，如果我們能夠對付得了那些謀反的賤民的話！」巴多茨基站在窗前，陰沉着，久久地望着那黑暗的夜色。

「可是我們的境况又偏是那末糟，又怎末辦呢？」卡齊米爾·莫格爾尼茨基在一種掩不住的恐怖中間了，便在一陣窒息的噎咳中抽搭了起來。

巴多茨基等着他止住咳嗽。可是那陣發作却祇有增劇。老人把手按住了咽喉，陰沉沉地坐在交椅中的愛德華悻悻地對他轉過了身去。

巴多茨基在冷冷的嫌疑中袖手旁觀着喘息的老人。最後，莫格爾尼茨基停止喧嚷了。

「伯爵，你問起我們的境况如何？」巴多茨基激動地開始了，可是在他的眼睛里却閃耀着一種狂熱。「我想，您總也覺得，在我們的足下，土地在震動着。這，先生們，是地震！最可怕的，請注意，便是，這情形不僅是在我們這里。如果以前還能上哪兒去躲避的話，那末，如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了。我們祇有一條路——從事消滅那班奮起的畜生！」巴多茨基發作地向桌邊趕了過去。「在華沙就有着這種先生們：已經結束起他們的箱籠而買好了車票……」他惡毒地笑了起來。「祇是不知道他們能往哪兒逃？我不清楚你們這裏的情形怎樣，可是我知道，我們巴多茨基族人，還有同我們一起的桑戈希柯族人，拉德齊維爾族人，柴莫依斯基族人，鐵希克維契族人，勃朗尼茨基族人——所有在波蘭有錢有名，以及在此地烏克蘭置有產業的人們——凡是把下流的手伸到我們的利益上來的人們一天不殺盡，我們是一天不放下武器的！是的，我們一定要把這隻手連同那腦袋一起砍掉！」

愛德華斜過眼去望住了巴多茨基。

——是的，這傢伙是完蛋了！十月製糖廠，十萬捷夏姆的田地，五十萬的財產——這，當然要闖一下的！如果我爲了這倒霉的五百萬而在這里冒着腦袋的風險，那他就大樂了，——他想到。

「喝……唔……啊！說得好。連手帶腦袋，哈哈！可是要這樣，就必須耍華沙方面不給這些玩把戲的社會主義者混進政府才行。您知道，當我獲悉畢爾蘇茨基任命伊格那齊·達與斯基做部長的時候，我難受了一整

天。」巴朗克維契像往常一樣粗里粗氣而過分大聲地說了。「呸，我以為，如果給他做了部長，那是不會好的！這
個壞蛋擠進了盧布林，所以就搞得糟起來了……噁……唔……啊！八小時工作制！您可中意嗎？我要開他個十
二小時呀！而他們……」

巴多茨基用了一個儼然的手勢止住了他。

「我看，您看得太單純了。達興斯基，這位把您吓倒了的波蘭社會主義黨的領袖，據我看，是個很有用處的人
物！在這個包圍了波蘭的混亂的漩渦中，祇有像他那樣的人，才能拯救你我。如果伊格那齊·達興斯基真是
一個危險人物，那末，我向您担保，畢爾蘇茨基就不會任命他做部長了。」他說道，已經在開始不耐煩起來了。

「噁……唔……啊！可是……」

巴多茨基沒有讓巴朗克維契說出口來。

「這位大人就像一根電線桿子。請原諒，我實在不是要侮辱您。說服的軟功是好的，可是不能在這樣的程
度中。」巴多茨基挖苦地微笑了。「叫這位大人可以安心吧！十一月十八號達興斯基要辭職了。」

「爲什末呀？」葉洛尼姆神父感到了興味。

「表面上說，他如今够不上當部長。您知道，他反正是一個「國民領導」了，而波社黨又不得不演一個反
對黨的角色。譬如，並不完全贊同我們對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立陶宛人立即開戰的那種紀律式的激進。豈
祇平民，甚至在布爾喬亞和地主中，也有着一些產業安然無恙的人們認爲我們的計劃太冒險了。可是這種

「阿木林」幸虧還不多。在無論什末場合中，我們要逞一點強而把他們打散。如果他們以為我們祇是要用自已的手段組織起全體波蘭人來保護他們的箱籠財物，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巴朗克維契在自己的算盤中理解了這個意思。

「喝……唔……啊！可是一切全是一樣的情形。」

感覺着巴朗克維契也許會對巴多茨基說出什麼荒唐的話來，愛德華便岔到談話中來了：

「伯爵，如果這不算是一件機密的話，請問，您想從這兒上哪兒去吶？」

「我可以對您公開自己的路線。我要上士道爾蒲諾伏去。到那兒去組織我的波蘭人，將由我去指揮他們。呢，您還沒有把自己的報告和請求批准您部隊中全體指揮軍官的擢升的申請書送到「國家元首」那兒去吧？這個波蘭軍隊的上校官職給您確定了。」

愛德華冒上了火。

「伯爵，我已經戴了五年的近衛軍上校頭銜了，當了很久的法國軍界的上校。我不想去求這位初出茅廬的將軍了，隨他願意不願意給我吧……」

巴多茨基咬住了嘴唇。

「這是您的事情，伯爵。可是在儀式上，這是需要辦一辦的。這能够鞏固一個權威軍隊。畢爾蘇茨基在我也不是是一位天神。可是我取得了上校的头銜，我的弟弟——也是。而且我也看不出這有什末要不得的。」

他碰響了鞋跟。

「容我少陪了，伯爵。我和我的屬員需要休息了，因為黎明時我們就要上路的。」

愛德華親自把巴多茨基引到了他個人的私室里去。當他們四目相對的時候，巴多茨基說道：

「在這班先生們面前我覺得不能說出一切的話。他們的舌頭不是繫得那末緊的，所以我才沒有提起最主要的事情。您肯見愛同我在一起待一下嗎？」

「請吧！我聽着您，伯爵。」

他們在桌前坐下了。

「您知道畢爾蘇茨基下了命令解除波蘭全境內的德軍武裝嗎？」巴多茨基問道。

「是的。可是這並不是隨時可能的……舉個例子，我就沒有足够的力量。」

巴多茨基懷疑地望住了愛德華。

「拉德齊維爾公爵不久就要到來了。然後整批的軍隊小部隊也要開到此地來。要是您能把縱隊牽住兩三天，那末就能把他們解除武裝了。我們實在需要大砲，軍需……」

「當然，如果有人替我的忙，那末我就去解除他們的武裝。可是您要知道，在村上一帶開始了造反的行動。譬如，在二十俄哩外有一個大村索斯諾夫卡；那兒有柴榮契柯夫斯基大人的田莊。柴榮契柯夫斯基不得不把收割的乾草和裸麥大量地去送給農民，叫那些漢子們拿起釘鉞來。他那里一共不過十來個軍團團丁。當然，他

們是反抗不了的，給打垮了。柴榮契柯夫斯基差點兒逃不了。在霍爾米央卡村中——也一樣。而在巴夫羅集則正起着目前的暴動。那兒人們殺死了地主，鎗殺了所有的團丁。」

巴多茨基聽着他，緊緊地擠了擠嘴唇。

「這些都是小小的不愉快……可是我要報告您一點關於烏克蘭的事情。」巴多茨基說道。

「我聽着。」

「您當然知道加里齊亞，人要在十月一日宣佈西烏克蘭共和國的成立了。」

「這件事是葉洛尼姆神父對我說了的。」

「唔，是啦——這是個什末樣的教士呀？」

「這是個偽教徒……大主教信任他呀，他是個不壞的情報員。」

「啊！我原這末想的。他當然比這個肥胖的工廠老闆聰明了……可是我說開去了！在華沙，人們打算加里齊亞該是第一個被我們佔領的地方——那兒有煤油和鐵……我們當初是反對這個計劃的——我們大部分的產業都在伏林尼和波多里亞，可是在加里齊亞。可是畢爾蘇茨基派担保我們在加里齊亞之後就馬上追進烏克蘭。我們從多數的利益的家族上面來判斷了這件事情，得到了一個結論，那便是說，佔領加里齊亞一點也不會破壞我們的計劃的，而且正相反——我們倒會有一個得了保障的後方。我們同意了，附帶了一個條件，那便是，畢爾蘇茨基須把他的後備軍和加里齊亞的地主部隊開到加里齊亞去，而我們則把自己的

力量注入伏林尼和波多里亞。」

愛德華贊成地點着頭。

「這是公平交易。每一方面都會爲了自己的領土而作戰，帶了一種比起單單是爲了那「強大的波蘭」這抽象意義而作戰大得多的熱忱。」

巴多茨基微笑起來了。

「對莫斯科方面的事情又怎樣了呢？」愛德華問道。

笑容從巴多茨基的嘴上消失了。

「對莫斯科將要有一場大戰。畢爾蘇茨基追循着拿破侖的路綫……即使不能到達莫斯科那末，斯摩爾斯克是總會到的。」

這一回是愛德華微笑了。

「您倒不打量這會是一個危險的歷史的對照嗎？」

「不！那時候又是一個情形。請相信，在華沙是不會有這樣的傻子的。莫斯科是被圍困在鐵圍里，而畢爾蘇茨基是一個太精靈的人，不致於爲了波蘭人而去割切那俄國肉的硬塊的。就祇是爲了窮，以至我們沒有從事大戰的火藥……而且如今還有這個烏克蘭呀。」

「是的，伯爵，您要我報告……」

「慢來，」一個搶着說道，對另一個瞥了一下。「關於西蒙·彼德留拉您可知道點什麼嗎？」

「簡直沒有什麼，除了這一點：這個傢伙如今昇到了「烏克蘭總指揮」的這個頭銜了，」愛德華答道。巴多茨基在衣袋里掏着什麼東西。

「關於這個人倒需要對您講一講。您同他少不得有所交接的。如今他的黨徒幾乎散遍了伏林尼和波多理亞了。紅軍在那邊一處處的成羣遭殲滅。」

「您這兒！」他從一隻信封里抽出了一頁四摺的紙張。「簡短的特性描寫，這是薩彼嘉公爵叫交給您的。是我們的基輔的特務送來的一份抄本。」

愛德華拿過了那張紙。

「我在巴黎的軍部里的時候已經有人對我講起過他了。在去年，當基輔還存在着所謂「中央議會」的時候，這位冒險家曾經阻住了達蒲伊將軍的。」

「一點不錯。您且把這個讀一遍，這上面很準確地寫出了他的肖像。」
愛德華低聲讀了起來。

他那輪廓端正的長圓臉一點也不會叫他受人注意。他那灰色的深陷的眼睛含而不露，不受注目。壯碩的下顎，生着垂弛的嘴唇的色情的嘴巴，茂盛的下腿髻，大大的稍有一點張開的耳朵——全不表露出作爲一個領袖之特徵的活力，果敢，意志的力量。具有着不很多的智慧，對於陰謀，較之對於公開的政治活動尤爲適合，彼

德留拉特別擅長於佈置小小的地下工作，在同一時間內在兩處敵區里發動突擊，出手之快，不僅出乎他的敵人，而且也出乎他的友軍的意料之外。作爲一個利己主義者和野心家，他始終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放在工作的義務之上。沒有受過多大教育，所以他祇是留在污濁中，留在文字的陋識中做一個平凡人。

彼德留拉於一八七七年出生於波爾達伐，在一個小康的哥薩克家庭里，並在那些進行着烏克蘭復國運動的中等神學之一里面受教育。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使他做了一個右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即使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這還是一個有着烏克蘭知識分子的力量之養不長於口才的宣傳家，如人們批評他的一篇刊在一本單行本末後的論文所說的。他在基輔編輯着一份『字林日報』，以後又在莫斯科編一份報紙，『烏克蘭生活』，便是在戰事開始時發表了忠君宣言的那一份。不知如何，彼德留拉並未走上前綫。人們把他徵在大後方做行政工作，他便在那里住到了戰事告終。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在「中央議會」的政府里擔任了軍事秘書長的職位。他開始摹倣起克倫斯基來了，抄襲了他的一切，甚至身勢姿態。彼德留拉在軍人集會上作演講，又繼在克倫斯基之後，效倣了那傳統式的拿破崙姿態。在「中央議會」由於工人和兵士的起事而被逐出烏克蘭之後，彼德留拉便成了對布爾什維克作無情的鬥爭的反對陣營中的一員，在「中央議會」中領導着外國右翼。一九一八年初，彼德留拉突然反逆了法國的立場而轉向德國，並回到基輔，加入了德國的侵略軍人之列。在該地他不差地殺入了史考洛帕德斯基的騎兵隊中，但不久便對他幹了壞事，爲了這事情，他曾一度被執下獄。他後來便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自認爲反德軍和騎兵團的「戰士」，才昨天他還把他們幹掉了五個人。在執政部中他是最右

◎亞力山大·費奧陀洛維契·克倫斯基

俄國革命時的著名白軍將領。——譯者

派的，而事實上指揮一切的，不是文尼欽柯，而是他。總之，文尼欽柯的引退是既決的事情了，到那時彼德留拉便將不客氣地取而代之。而今這個煽動家和冒險家正在自己的成名的光環中利用着反德和反地主的烽起的運動。他並沒有什麼憎愛，一面拋着「爲了獨立的烏克蘭」，「打倒波蘭貴族」的口號，而另一面則又是「打倒莫斯科」等等。據在捷尼金軍署里的我們的特務員所報告，彼德留拉派了自己的一個特使到捷尼金將軍那里去作了親善的提議。但據說捷尼金不欲與他交往。我們認爲彼德留拉是可能買到相當的道義上的和物質上的酬報的，而當然，祇要對他有利，他會服務於王室的波蘭人的，照着這個人在合得算的時候會在戀愛中出賣自己的愛人的這種情形上看來。

請把此事在華沙加以考慮。我們再重複一句，彼德留拉是可能服務於波蘭的，如果能相當地報酬他的話。雖然他那些主要由農民組成的兵士在目前是反對我們的，可是這位「大領袖」已經不止一次地顯出了他那把自已的政治倒一個頭的本領了。彼德留拉所真正對之作戰的唯一的人，那便是對布爾什維克，這些人們是他所不會親近的，這些人們是他會帶了激賞的鼓勵加以鎗斃的。我們估計，目前是最適當的時期來估領甚至伏林斯基和波多爾斯基市了。必需趁俄國把它的全部力量正放在別處戰綫上的這一點。我們請注意，等波蘭的紅遊擊隊組成了一支軍隊，那時候這件事辦起來就將比較困難了。這必須毫不躊躇的幹起來，在南方操住彼德留拉部隊，趁着彼德留拉之徒佔領此地的時候，我們來毀滅和殺盡那些猶太人，可能在伏林尼肅清他的黨徒，恢復中世紀「波蘭共和國」的政權。

愛德華把這封信放到了桌子上。

「這倒是十分鼓勵我們的。」他想了下，說道。

「那末，您也同我們一致了嗎？」巴多茨基高興起來了。

「是的！」

「如今您知道，我們的政治是多末應該了：在我們的力量還小的時候，就悄悄地幹一步一步地奪取走進俄國和烏克蘭的入道。在白俄羅斯我們幾乎是沒有軍隊。我們暫時還不能對俄國宣戰，而利用着每一個有利的情勢，我們將把紅軍部隊從白俄羅斯和立陶宛趕出去。爲了這一點，新任外交部長華西理也夫斯基先生已經組織起了一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團體。這上面的利益是可觀的！」

「怎末的呢？」愛德華問道。

「他們在莫斯科剝奪了沙爾諾夫斯基先生的特權，這人是「新議會」的大使列德尼茨基在莫斯科留置在自己身邊的。華西理也夫斯基已經發出了呼聲，斥責布爾什維克們搗毀國際右派了。便送去了兩份最後通牒，要求立即恢復沙爾諾夫斯基的職權並釋回大使館的書記。」

愛德華驚奇地望住了他。

「對不起，我倒不懂您的話了。沙爾諾夫斯基可不是並非波蘭的代表人物，而是德國佔領者的嗎？我們的政府就宣佈過「新議會」是非法的呀！」

巴多茨基笑起來了。

「對於您，這是不難明白的。是這樣的情形。在波蘭，有誰不知道「新議會」是德國人的儲候所組成的，把波蘭「零賣出口」地賣給德國人的呀？不銷，他們是被宣告了非法的，可是，由於這個決定，莫斯科那邊就說他不合法而廢止了沙爾諾夫斯基的全權委任，以便防制國際公理的破壞，雖然那完全的意義不能明白——這，對於外交家們却是一個事實。可是其實却是爲了要加罪。我們的報紙已經在呼喊了，說布爾什維克損害了波蘭的榮譽，逮捕特使，所有這些全是放放空氣的……這培養了一般的見解，對我們向白俄羅斯前綫的突進給了一個藉口……」

愛德華在動着身子，想取得一個更舒服的地位：

「當然，要是這事情傳到了別國去，那就不像樣了。可是在對布爾什維克的戰鬥中，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他看了看錶。「我吩咐了憲兵隊長今天鎗斃十九個關在我的牢監里的赤黨。請容許我明天打電話到軍部來嗎？」

巴多茨基站了起來。

「我們明天在你們動身之前還能見到嗎？」愛德華問道。

「多半不會了。我們黎明就動身的。我請您同我保持密切的聯繫。」

「應當應當。一路珍重！」

魯德徽嘉在陰鬱中諦聽着時鐘的敲打。

「天！多可怕的夜晚啊！」她喃喃說道。

睡意從她那兒走掉了。所有這些夜晚，愛德華都睡在他自己的書房里。如今那兒安頓着巴多茨基的軍官們。愛德華果然上這兒來了。她不願意這樣的相見。如今他們有什麼可談的呢？可是目前，他作爲一個丈夫而到來了。這引起了新的衝突……聽見了被打開的門上的叩聲，她便披上了衣服。愛德華自己有一個寢室的鑰匙的。

早時，這是一個渴望着的相斂。這一回可叫她感到，她在本質上祇是這個人的丫頭而已。祇是一個丫頭，穿着綢緞的，有權利使喚僕人，享受尊稱，自以爲是一個小小的王妃，爲了祇是迎合他一人的意志……

從前多麼愉快，而如今又多麼難受！……

愛德華走進了寢室。

「我宿在這兒了，」他說道，看到了她還沒有睡。

魯德徽嘉沉默着。他脫了衣服。從他那帶着一點殘酷地解開褲帶這一點上，她感到了憤怒。

他走到了床邊，掀開了被，矜持着，說道：

「今天我要同你……」

魯德薇嘉試着把衣服拉上裸出的肩膀，可是他的手却把那衣服抱到了地上去。

「這算什麼，愛琪！我不要你待在這兒！」魯德薇嘉憤憤地說道。

「可是我要！」

他在床上坐了下來，把手伸到了她的胸部。

「走開，愛琪！我不要看見你……走開！」她護住了自己。

「聽我說，魯德薇絲，這一套對我自己已經厭倦了。難道你以為我今後應該睡在沙法上，等着你轉怒為喜嗎？這種情形可不合我的心意……我們還是和好吧！」他向她湊了過去。她把他推開了。

「讓我去……」

可是她那豐滿的身體的可親已經陶醉了他。他輕輕地擋開了她的手，便用力抱住了她……

從她那里掉過了背，他馬上入睡了。

受到了欺侮，她痛哭起來了。最痛苦的，是在於她自己沒有意志，回答這種蠻力的手段，祇是眼淚。

愛德華令她覺得可厭。而他喜弄過了她的女性的熱情，儘可入睡了！由於他的命令，今天夜晚便要鎗斃人，而他的心里是一無所動的。她帶着嫌惡，移開到了床的邊緣，小心翼翼地，怕驚醒他，起了床，便走進了自己的房間。在那里，匍伏在沙法的一角，她無言地哭了好久。

剛才值守回來的阿達姆，喝下了冷茶。妻子和赫麗亞都已睡了。廂屋里又住滿了陌生人——這裏睡着巴多茨基伯爵的運輸隊中的二十三個人。

他快快地嚼着麵包片，以茫然無視的眼光望着自己的前方。

窗上有人在敲着。阿達姆不願意地站起身來，走過去打開了門。

門檻上站着佛蘭茜絲嘉。她剛從城里回來。

他默默地把她放進了屋內，關上了門，極聲地問道：

「噢，怎末啦？」

佛蘭茜絲嘉突然從肩上脫下了濕淋淋的圍巾。

「沒有什末！」她帶着頹喪的聲調答道。「我沒有見到他——人家不給進去……」

阿達姆沈鬱地站在她面前，手里握着一小塊沒有吃完的麵包。

「這兒有人來找過你的……」

「什末事啊？」佛蘭茜絲嘉滿腔嫌惡地問道。

阿達姆在咀嚼中動着嘴，把眼光掉了開去，答道：

「父親吩咐給巴多茨基舖床……」

佛蘭茜絲嘉深深地喘着氣，彷彿她難於呼吸似的。

「鋪床」她的咽喉緊窄起來了。她不屑地望著阿達姆。「你怎末說的呢？」

「說等你回來了就去。」

佛蘭茜絲嘉的灰色的大眼睛瞪發了綠。在它們里面吐出了一種粗野狂放的神情。

「你們全是壞蛋！」她茫然地喃喃着道。「聽見嗎？壞蛋！你和你的父親……咀咒他，這老狗！」

阿達姆離開了她。

「爲什末你不差赫麗亞去吶？」

「她不會……」他不知所措地噙着嘴道。

「會佛拉琪斯拉夫這條醜豬已經教會了……你們便把我們大家賣給了這兒……是你的運氣，巴爾巴拉，拉皮兒不出色，否則誰要誰就可以同她睡覺的……」

「你說什末呀？」

「你去問問赫麗亞吧——她會說的……我的多倒霉的命運，落到了這兒來！」

阿達姆狠狠地盯住了她。

「你待怎末啊？人家這會兒就要把你弟弟絞死了，而你可像他們的一條狗似的守着，免得偶爾有人把刀子插進伯爵的腸子里去……該死的賤骨頭！」她推開了他，便走出到黑暗里去了。

被佛蘭茜絲嘉的一番話所毒傷了的阿達姆，粗聲粗氣地喚起了女兒。

第十章

汲水塔上的三個人，興奮而緊張，在傾聽着那射擊起得多密。車站上已經沸騰起來了。在這陣蜂起的響聲的暴風雨中，可以感到一種殘酷的鬪爭。安德里雙手按住了胸膛，失了神。

「他們把我們留在這兒幹麼呀？在哪一點上看來，我就該留着等着的，怎末同事的照他們看來，我就什末也幹不來了嗎？」他苦惱地說道。

站在一旁的雅特維珈把他拉到了身邊去，慈母般地安慰了他。

「有什末辦法呢？他們吩咐我們留在此地的。」

奧列夏沉默着。院子裏聽到一個聲音，在安德里聽來，彷彿是馬蹄聲。奧列夏抓住了普他哈的肩膀。

「安德里，這是什末？」

普他哈列了一下。

——如果是波蘭鬼子便又怎末呢？那時什末都完了，——他的心祇覺得好像在收縮攏來，他想到門上有人敲了一下。安德里辟着一隻椅子，向門邊摔了出去。這里，在地板上放着一把斧頭。

「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是我，希却倍爾啊，開門！」

「啊，希却倍爾！」奧列夏高興地叫了起來，也趕到門邊去了。

「是誰？」安德里擋住了她。

「是我們的人……我開去。」她已經開下了鑰匙了。

「欸，我來啦。」一個高高的，沒有看見過的人說道。

「而我們的人們已經走了。」奧列夏埋怨道。

「我們聽聽吧！我們遲了——大家全同霍爾米央卡的人們在做買賣。他們要派人上莫格爾尼茨基那兒去。嗚，他們不會打得動我們，而我們也不會打得動他們的。我們暫時說服了他們，時間過去了……奧列夏，點個燈亮什末的吧。」希却倍爾擦了一枝洋火。

他一下子看見了安德里。

「這是誰？」他不信任地問道。

「這是安德里。」奧列夏有點窘了。「他父親住在這兒的。」

跟在希却倍爾後面，一個矮身材闊肩膀的農民走進了房間。

「您好，老板娘！」

希却倍爾握了雅特維珈的手。

「這是從索斯諾夫卡來的葉夫婁希·沙巧克。」對着那農民點了點頭，他說道。

奧列夏把一盞點亮的燈盞放到了桌子上，便急急地趕到窗前去把窗子遮起來。

「我們有五十個索斯諾夫卡人和三十左右的霍爾米央卡人。如今就需要把鎗發給他們了。」希却倍爾說道。

雅特維珈把他拉到了旁邊去。

「拉葉夫斯基同志說的，他們有一點東西丟在小河附近的路上，留給你們邊擊隊的。他託咐您，叫您把自己的部隊開到莫格爾尼茨基莊屋去。在我們暫時沒有佔領城市的時候，這些軍團的小部隊必須加以掌握。請您尤其要竭力去佔領大田莊。那裏有着德軍的馬匹……」

希却倍爾急急地轉過身去對了沙巧克。

「我們就去拿了鎗上大田場去。對你的伙計們就說我們上那邊去弄一些好馬……」

「這個事情！」沙巧克高興了起來。「那我就可養起馬來，像從前那末的養一對了……」

「噯，好吧，好吧！可聽說城裏是怎末亂着嗎？再也不能上那邊樂去了……」

他們走出到了那個有農民們在等着他們的院子裏。普他哈堅決地對雅特維珈說道：

「我同他們一塊兒去！」

「怎末去吶？而你的手吶？……」雅特維珈沒了主意。

「而留下我們單獨兩個嗎？好一個衛士！那末我也要去了。我一個人在這兒一點也不爲什末事情！」奧列

夏吵了起來。

「那末我也得走了，」雅特維珈靜靜地說道。

「我們就大家一起走，我不要叫人丟着，我在這兒害怕，」奧列夏拗着道。

「你又上哪兒去呢？那邊有着戰事。」安德里說道，忸怩了起來。

「呸，有什麼的！同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拿着這個綳帶袋子，如果有人受了傷，我們去救護。」

安德里不知道怎麼回答。

「可是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會對我怎末說的，」

「爲什末要對你？我自家兒負責！我們走吧，雅特維珈·鮑格達諾芙娜。」

拉葉夫斯卡耶已經穿上了外套。

「奧列夏，把我的右手解開，」安德里請求道。

「怎末解開，它全部燙傷了啊……」

「你給我鬆開這兩個指頭，讓我好扣住鎗機。」

「我不來解——祇有這地方是好肉……」

安德里湊到了雅特維珈那里去。

○即雅特維珈·拉葉夫斯卡耶；拉葉夫斯基（姓）的女性變化，意謂拉葉夫斯基夫人（女士）。——譯者

「我請求您解一解開，否則我要用牙齒來撕開了。」

雅特維珈對他望了一會，便默默地着手來解開綑帶了。

「我不多待了，這個地方……」

希却倍爾走了進來。

「一切安排定當了——子彈和鎗械有了！這會兒我們就要行動……雨不下了……」

「我們同你們一塊兒去。」雅特維珈說道。

普他哈奔出到院子里去拿了一枝步鎗回來。外套的幾個口袋里裝滿了子彈。

「你可不給我拿一枝來嗎？」奧列夏問道。

「給你？」他驚奇地反問了，便又微笑了起來。

他把自己的鎗給了她，又開始急急地一把把的子彈裝進她的短外套衣袋里。

「如今我來教你怎末上子彈。拿着這個玩意兒——一下子！然後往自己身邊……瞧，子彈就上去了。這會兒——推緊鎗膛……再往這邊來，如今你扳動一下鎗機——世界上就少了一個惡鬼……要把鎗托緊緊地

貼着肩膀拿着，如今我要給自己拿去了。

已經出了門，安德里突然想起了：

「可是華西列克呀……把這孩子安排到哪兒去呢？」他奔進了廚房。「華西卡，快起來！你醒醒，野鼠兒！我

們要出門了。聽見嗎？我們要走了！你把門關上了自家兒睡去。我們馬上就回來的……」

迷迷糊糊的華西列克一點也弄不明白。安德里已經把他推到了門口。

「鎖上了門騎着睡去吧……」

華西列克昏里昏昏地眯着眼睛，自個兒咕嚕了一些什麼，但歸根結底終究明白了原來要關上了門去睡覺。他便這麼做了。

希却倍爾不發一彈地佔領了大田場。他們的突擊便像雪片落在頭上一般。在莊屋里，愛德華在鎗械以外裝載了所有能搬運的武器，移動到城里去了……府邸中祇留着巴多茨基、伯爵和一個衛兵。聽到了莊屋四周的乍起的鎗聲，愛德華便撥轉了自己的小隊。

——這是什麼？——他想到——城里打起來了嗎？鬼知道是誰同誰在衝突。不會是德國人在不要臉嗎？或是什末人在莊屋里啊？——他吩咐了把莊屋包圍起來。

巴多茨基在門口迎接了他。他已上了馬。

「據您看來，這是什末事啊，伯爵？」

「我不知道。沒有同城里對過頭。」

蹄落的鎗聲傳出了大田場，莫格爾尼茨基並沒有決定在深夜趕到那邊去。他決定要等到早上，絕不走出

莊屋一步。

而這時後在大田場上却發生了不妙的事情。佔領了大田場，那些霍爾米央卡人們便爲了分配馬匹而同索斯諾夫卡人吵了起來。

「我們最先衝進院子，馬匹是我們的！一個高大的霍爾米央卡人，已經騎上了一匹上了鞍子的德國馬，又牽住了另外三匹馬的馬韁，叫道。

沙巧克向他竄了過去。

「放手，我叫你說聲謝謝，就拿一匹。而你倒要全拿！我所有的馬都爛了腿，而你倒拿着……」

在馬匹上引起的爭論激起在整片的大田場上。希却倍爾遇到了一批人在包圍着射擊田莊，從那些銳利的鎗聲上，便明白是有一部分農民們逃到了什麼地方去了。他向門口趕了過去。

「噫，漢子們！你們幹什末？」

可是沒有人聽他的話。什麼地方已經有人們在彼此請挨鎗柄了。那高大的霍爾米央卡人在煽動自己的一夥人道：

「拿了馬匹回家去！讓他們自家兒幹去好了……我們進洞來幹什末的家里去，夥計們！誰不讓走，就請他挨鎗！」

希却倍爾看出危險性，已太遲了。

「你們上哪兒去，夥計們？這算什末——是出賣嗎？」他叫道。

「讓開路！」那高大的霍爾米央卡人對他大叫道。

「叫索斯諾夫卡人交出馬來，那末我們就留着……而莫格爾尼茨基拿去了我們的一切，所以我們也要把這些來用一下了……」

「你同他嚼麼什末走，夥計們，家里去！不然他們還要把那地方包圍起來，那你就沒了腦袋了……」

希却倍爾讓到了一邊去。

普他哈好容易才把奧列夏救出了馬蹄。那些霍爾米央卡人們，鞭着馬，彼此奔濺着，全不覺悵地，經過他們飛馳而去。過了一會兒，便聽不見他們了。

跟着第一起鎗聲，德國人便騷動了起來。軍用列車上奔跑着一些曹長們，傳來了一聲聲短促的口令。當鎗聲特別強有力地劇烈了起來而接近車站時，號兵在官吏客車上吹起了警報。

「上校先生，有一個自稱所謂波蘭軍官的要見您。」

「引進來，」弗勞米爾上校說道。

「有幸通報——符降那隊長。」

「這鎗聲是怎末回事？」上校虎虎地問道。

「是下面的事情，上校。城里起了布爾什維克的暴動。不許干涉他們的行動的最後通牒給送到了我們這里來。他們要解除你們的騎兵縱隊的武裝，並且鎗斃軍官。我們作戰了通宵，可是如今需要請求你們的幫助了……我們會經用盡一切手段來防止這個暴動。可是我們的力量竭竭了，而且我們又得留在城里……」

車站上的鎗聲的轟響彷彿減輕了他的說話。在那位上校的四周站着一羣帶着鋼盔的德國軍官。

密陣陣的德軍哨兵繞沿着裝貨站的攔桿放過去，另一部分的兵士則帶了裝甲車和大炮聚守在月台上。

「唔，」弗勞美爾打牙縫里說道，便吐掉了烟蒂。「他們要把我們解除武裝嗎？這個我們倒要看一下了

……」

「當然囉，上校先生，如果有您出來參加，那末這班骯髒東西是不會留得下痕跡的了。」

符降那在軍官們中間望住了希慕爾特克。

那上尉輕輕地對上校說了一些什麼。

「請問，怎末樣呢……」

「符隆那隊長，」希慕爾特克暗示道。

「啊哈！那末我們是不得不出來干涉了。請把自己的兵士開到那邊去！」他把手向左一揮。「我們馬上開始行動。解開袍衣，把裝甲車開到田野里去！聯隊會議的主席先生，請把作戰的原因對兵士們說明。」

黎明時分，城市被工人們佔領了。希却倍爾到莊屋里去搜索了莫格爾尼茨基，便堅執地伏守在大田場上了。

可是，當全面勝利已經在望時，在車站上響起了猛烈的射擊聲。從那里向全城四處迸出了火燄和銅鐵。十五挺機鎗同時狂吠了起來。德國人進入城市了。

拉葉夫斯基堅強地抵抗了足足一小時，守住每一個角落。可是在街上却駛來了那輛牢不可破的裝甲車，把它那機鎗的火力直射着路角和門戶。

「唉，沒有炸彈！喬波特狂怒着。」

動亂過去了，街道依舊是街道。而那灰綠色的德軍哨兵綫却整齊而合拍地向前移動着。四座大砲也同樣合拍地在車站上吼叫着，把重量的炮彈打落在城里。

「怎末呀，西格蒙，看起來——是搞完了嗎？」柯伐樂說道，一面急急地同拉葉夫斯基作一排走着。

「是的，我就最怕這樣。這里沒有內部煽動是不行的……昨天梅捷爾斯基要想同聯隊會議談話，可是那位出賣着靈魂的主席却恐嚇他要把他逮捕。如今就需要召集人衆。我們將退到索斯諾夫卡去。必須在天亮以前儘可能地退出城市，否則他們要把這里包圍了……」

城市籠罩在黎明前的霾霧中。工人們的步哨綫已經潛撤到市郊了。

希却倍爾在諦聽着。

「我們的人果然出城了……聽見嗎，鎗聲已經是從市郊來的了？看起來，大概是德國人起來嚷嚷了。那末，我們就必須趁着天沒有亮的時候退出了……讓那些霍爾米央卡人們待在這兒好了，也許可以衝進莊屋去的，但這也沒有什麼用處。轉個命令，叫他們退出吧！」他對沙巧克說道。

「要燒大田場嗎？」那人問道。

「不需要。一切反正總會是我們的。」希却倍爾阻制道。「叫他們騎了馬。」

「可是娘兒們又上哪兒去呀？」沙巧克不以為然地喃喃着道。

「也給她們坐上馬。」

「我安排好了一輛裝着雜貨的裝貨馬車，可以坐一個人……」

希却倍爾幫着奧列夏上了馬鞍。

「不會摔倒吧？」他說道，一面把繮繩交給了她。

「不，我自己騎馬到鄉村去過的。」

「嗚，鎗就插在肩膀上。噯，你真成了一位英勇的女戰士了！」他開着玩笑道，可是馬上便不響了。

普他哈騎着馬傍住了奧列夏。他總彷彿這女孩子會摔下來似的……

半小時以後，他們一塊兒騎馬出城了。

愛德華·莫格爾尼茨基騎馬進了車站去親自爲了那臨時的幫助向菲勞美爾上校道謝。

「我能對您報效些什麼？請吩咐吧，一切凡是在我的力量中的，都能立刻辦得到的。」

菲勞美爾上校可不肯領情。

「謝謝。一切必需的東西我們都有着。可是在我們之後就有佛蘭克富爾圖爾部隊的波蘭步兵要開來了。希慕爾特克說你的弟弟是在那個部隊里西服務的。據我知道，他們需要着給養和保暖的衣服。天冷起來了。這一個，如果您能幫他們的忙，那就很好了。」

「當然，當然！」愛德華向他担保道。「也許，上校先生能允許我犒賞一下他的流血的兵士吧？我想給他們一百馬克……」

「這可以。我把您的好意轉達聯隊會議，還有，我們打算在此地駐紮到佛蘭克富爾圖爾部隊的到來爲止，我們請求不要阻礙我們從麵包店里去拿麵包。」

莫格爾尼茨基把手放到了軍帽邊上，

「我馬上下令給你們把麵包送到此地車站上來。如今請容許用我們的太太和全家人的名義來邀請您和各位軍官先生們參加今晚在舍下在您的光榮中舉行的晚餐。有客車會派來接你們的。」

「多謝！我會轉告各軍官的。如果一切安靜無事的話，我們會來的。」

莫格爾尼茨基帶了他的隨員們走了。

「要趕緊一點了，否則我們到那時候就來不及處置他們了。」當他們回到了城里，莫格爾尼茨基對符隆那說道：「派兩個急差上柴莫依斯基那里去一下，叫他把自己的小隊從巴夫羅集調到此地來，叫他們用我的名義去對他說，就說等我們處置了德國人，我就去幫他擊破巴夫羅集人，而你就在車站上作一切必要的準備。如果我們的計劃出了毛病，那就不得不撤離城市而讓路給德國人了……不要在外表上叫那些霍爾米央卡人們覺得驚奇，上勁地幹去吧！」

巴多茨基在這一天的並未如人所想地出門，城里的紛亂阻住了他。當情形紊亂起來的時候，在愛德華的書房里，有一個對巴多茨基提出的解除德軍武裝的計劃正在被研究着。狂熱的巴多茨基以那樣的氣魄對他作了担保，以至愛德華竟無法反駁，免得自招卑怯的責難了。

「您說有風險，可是什末地方沒有風險呢？我將親自出來幫您的忙，而且確信我們能够把德國人解除武裝的。」巴多茨基自信地說道。

在他們商談的時候，葉洛尼姆神父說霍爾米央卡人們的代表團到了。愛德華吩咐把他們加以逮捕。

「我要把他們絞死的。他們破壞了我們在霍爾米央卡的大田場，而又在這兒拿走了我所買來的馬匹。」他怒叫道。

可是巴多茨基却出乎意外地來干涉了他。

「絞死是隨時可行的，可是難道就不能把他們利用在我們的主意上嗎？」

愛德華驚奇地望住了他。

「您那末想嗎？這都是些平民啊……」

「不妨事，不妨事！讓葉洛尼姆神父去同他們談。對他們說，如果他們在黃昏時能弄五十個人到車站上去，幫我們把德國人解除武裝，那末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的報酬，金錢和伯爵的寬赦。」轉過身去對着葉洛尼姆神父，巴多茨基吩咐道。「呸，您自己知道該怎末辦吧……」

葉洛尼姆神父走了出去，可是很快地便回來了。

「他們要求伯爵大人親自去同他們談。」

愛德華回過頭去望着巴多茨基。

「不碍事，去就是了。這反正不受什末人的拘索的。」

愛德華站起了身來。

晚上，當差不多全部的德國軍官都聚集在莫格爾尼茨基的莊屋裏的時候，愛德華同了巴多茨基由警衛隊衛護着騎馬上車站去了。

那些及早聚來參加晚會的大人先生們興高采烈地招待着賓客們，指揮着的約瑟夫並不吝嗇旨酒。

德國人都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样子。

希慕爾特克和宋能蒲爾格纏住了施節芳妮亞。而這個鬼靈精的波蘭女人則對着德國人擠眉弄眼打着哈哈。誰也不會想得到如今在車站上已經出了亂子。

長腿的德國兵在列車間奔跑着，在開着的門口高興地叫道：

「趕快去拿那一百馬克啊！要不然，就光剩一個鼻子，什末好處也得不到了。在頭等車站上發錢啊……」
列車走空了。大羣的兵士擠滿了頭二等車站的穿堂。曹長們在大聲點叫着姓氏，三個服務的公務員在把一百馬克的紙幣發付給每個人。在桌子旁邊是推擠、喧嘈、爭吵。有人拿到了雙份，人家捉住了他……

這時候，捷貝克（他老是發着討厭的臭氣，雖然他洗了三次澡，可是符隆那却每次都把他留在那里，）帶了幾個憲兵把伏羅別柯送到火車頭那里去。

「坐上，開到軍用列車那里去。過來馬上開足全部輪子，叫軍用列車一下子便給開到車站，開出四哩路然後停下。匯我，小心點兒……」他把手鎗指住了那助理機師。

「可是他們會爲了這個把我殺死的！」

「鬼也不會有的！坐上，開，你還要多說，你就是兩邊沾點兒的人！」

伏羅別柯自己罵着自己不該留在車站上的，便走上了火車頭。

可是車站上却響徹着粗野的叫喊。鎗聲轟響中，那些職工們，急急地打開着道路，趕過停車場，躲進了車房里去。

兵士中有人想去追趕，可是馬上看出這並無用處，便住了手。

大多數的兵士都是沒有武器的。祇有一些下級軍官們有手鎗，以及少數幾個兵——有短刀。

「變了背了我們了！」從各方面傳來了憤怒的呼聲。

那些激怒了的兵士們一點也不爲什麼地打了那些無辜的公務員們，掀翻了放着錢的桌子。

一個黃頭髮的架着夾鼻眼鏡的上尉，那些留在停車場上的軍官中的一個，企圖想來恢復秩序。

「誰有武器的跟我來！」

可是已經遲了。停車場已被莫格爾尼茨基部隊和巴多茨基的人們所包圍了。而霍爾米央卡人們又扼住了北方的道路。

他們由一個高大的農民在指揮着，全部都聽命於柴命巴的統率，他帶着二十個團丁，也在霍爾米央卡人們中間。

幾陣射擊一下子限制了德國兵照他們所奉到的命令走出屋宇。

一小時半以後，那些撕下了肩章的，也有些被脫掉了鞋子的德國人受了波蘭人的三面包圍，被押進車站去了。

「注意！」柴倫巴喝令道。「命令你們向前移動，不要停留一分鐘。步行到宿舍里去，什末也不許帶！」
畢靜的沉默作了對他的回答。

幾百個人默默地走在泥濘里，淒慘地光着頭，對着那些叛賣了他們的人們懷着刻毒的憎恨……

「噢，我怎末對你們說的？」巴多茨基在一匹不安靜的馬上馳騁着，大聲喝道。「如今我們上軍官先生們那兒去。對他們我們要稍會客氣一點。要好好地記得他們今天總算態度不壞。我要寫信給柴莫依斯基公爵，請他從寬發落他們。」

「是，當然。」愛德華同意了。

軍用列車開過了空空洞洞的小站，過了半個鐘頭便開到了下一個站頭。伏羅別柯停住了火車頭，跳下了車台。

一些武裝了的人們從各方面向着軍用列車奔了過來。

「喂，夥計們，這是怎末回事？不像是車站職工嗎？瞧，這兒有兩個德國人！那邊還有一個……」

人們包圍了伏羅別柯。一個結實的大鬍鬚的老總，擊着機鎗的子彈帶，在腰里掛着軍刀和手榴彈的，問道：

「你是什末人？回答！我是阿達曼。貝列士尼亞。」

○阿達曼，哥薩克軍隊中的頭目的稱號。——譯者

「那末是志士嗎？」伏羅別柯高興了起來。「我倒以為不要是落進了大人先生們的手里去了吧。原來是自己人……」他高興地微笑了。「而我可給你們送了一輛裝甲車和四尊砲來了，同志們。儘管大人先生們怎末厲害……在我們身上是不行的。我們起來了，那便是說，從監牢里喚出了自己的人們，打散了軍國兵，於是德國人來對你干涉這件事情了！一整個聯隊！明白地說，把我們打垮了。我們的人走出到了索斯諾夫卡，而德國人和波蘭鬼子之間却起了亂子。波蘭鬼子硬逼着我叫把軍用列車開出車站。嗚，我就開到了這兒來啦。就是這末一回事，同志們！」

圍着伏羅別柯的人們沉默地聽着他。

「可是你啊，也許，不會是從布爾什維克方面來的嗎？」那個大鬍鬚的自稱貝列士尼亞的人問他道。

「老實說，是個共產黨員，」伏羅別柯帶着熱忱答道。

「啊，共產黨！」大鬍鬚輕蔑地說道。「那末我們要把你老兄逮起來了。伙計們，把他帶走！」

伏羅別柯茫然四顧了。

「你們是些什末人吶？」

「我們是彼德留拉黨。○沒有聽到過這個吧，啊猶太人的尾巴！」那大鬍鬚殘酷地露出了牙齒。

「那末，你們是——反動派嗎？」伏羅別柯用着抑低了的聲音問道。

○俄國革命時期活躍在西南一帶的反動性質的股匪。——譯者

「隨你怎末想吧，把他放到大路口去，讓他到他們的上帝卡爾·馬克斯那兒去吧。」那大鬍鬚揮了揮手，在軍用列車上已經在行着搶劫了。

「那末，我們把他結束了不好嗎？還有什末另外的地方可以叫他去呢？」彼德留拉黨中的一個問道。

伏羅別柯哀愁地回顧着。

大路口過去便開始了原野。寒風吹搖着。伏羅別柯在恐怖中激動了起來，唯恐這一會人家把他殺死了而甚至沒有一個人會知道。而這一切又都是那末匆促……

「你是正教徒嗎？那末劃個十字吧，不然我們就要馬上了事了。」彼德留拉黨徒中的一個人鎮靜地說道。

「爲了什末吶？」伏羅別柯莫名其妙地問道。

「阿達曼說的，放到大路上去，那就是說，執行……」

「我有什末叫你們這末幹的吶？好意開來了軍用列車，難道你們就能昧了良心把一個做工的人無緣無故地殺死的嗎？」

「你不是共產黨嗎？」

伏羅別柯唯恐人家在他背後閉鎗，便前前後後地轉動着身子。

「我們做工人的全是布爾什維克！這又有什末吶？我的父親就當了一生的傭工，爲了什末要殺人呢？」

彼德留拉黨徒中有一個人迷惘地說了：

「也許我們便放過了他們吧？對於我們又犯了什麼呢？」

另外一個猶疑不決地動搖了：

「見他的鬼——放他走吧！」

第三個，原已拿下了鎗，又重新把它揹上肩膀了。

「走吧，可是瞧着點兒——別落到阿達曼的眼里。從共產黨那里跑了來，傻子！」

「你們不會在我背後開鎗的嗎？」伏羅別柯坦白地問道。「如果要這樣，那末還是現在打我的心口吧，免得難受。反正是一樣的一個結果……」

「走吧，走吧！」

在最初的十來步，伏羅別柯還不時回過頭去，提防着開鎗。這之後，便飛身奔到原野里去了。

到早晨，鎗聲靜止了。積水和沼澤結起了冰。齊浦理亞在索斯諾夫卡的一所小屋里召集了部下。作了一個決定：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們回到城里去做工作。工人中，凡是被希望不公開地留着的，也回進城去。一部分則留在齊浦理亞的部隊里。其餘的則進入到巴夫羅集去。到會議終了時，有一個從霍爾米央卡來的莊稼漢說出了一個可怕的消息：莫格爾尼茨基下了命令，背着地方公署，在城里絞死十一個霍爾米央卡人。其餘的人給五十軍棍，拿走了馬匹，趕出了屋子。

巴特萊，希却倍爾，喬波特和一部分的工人，把幾鎗裝在載貨馬車上，行動到巴夫羅集去了。史吉包維不願意回到城里去，便同了他們一起出發。

在大田場上拿走的六十四匹馬中，希却倍爾祇向索斯諾夫卡人們要到了十匹。

當幾輛載貨馬車，載了一箱箱的鎗械和彈藥，駛出了城市，駛出了鄉村的時候，希却倍爾帶着十匹馬也要上路了。

「你們女孩兒家可別爲我們哭啊！我們不久就會回來，幸福而好好地過活的。」他跟奧列夏和莎拉告着別，說着笑話道。

青年人們堅決地留在索斯諾夫卡。

一個一個回到城里去了——柯伐樂，梅捷爾斯基，雅特維珈，拉葉夫斯基。

當柯伐樂在汲水塔的頂閣上看見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在照料着一隻五更爐的時候，他着實吃了一驚。

——這又是怎末回事呢？——他想着。看見了他，那女人微笑起來了。

「大概是主人來了吧？否則是不應該到別人的屋里來當家的。我是安德里的媽媽，瑪麗亞·普他哈。」

「今天好！現在就這末認識了。」柯伐樂友愛地把手對她伸了過去。安德里的母親是高大的，強健的，而且，照柯伐樂看來，是年青的。

當走在後面的拉葉夫斯基走進了門，他便打住了他們的愉快的談話。

「我就這末對他們說：『鬼知道他會把他送上哪條路去！我是他的什末人——是奶媽嗎？謝謝上帝，十七歲啦！我對他不是一個負責人了。你們去抓住他好了——縱然要剝他的皮！』可是我自己的心頭却痛苦着。我想，祇要他們抓不到他，但願我的安德里不要成了那些落到他們手里去的人中的一個。啊，我也為那些孩子們苦惱啊！一個，又一個……我雖然能稍為管管他，可是，當他的個子比我還高了，你又能有什末辦法呢？」

看到了拉葉夫斯基，她便住了口。

一星期過去了。冬天一下子便來了。雅特維琪住在姊姊那里。馬爾采麗娜在一家波蘭的合作商店里當售貨員。虔誠，孤獨，她從來不同她的妹妹接近。像所有的老處女那樣，她有她自己的愛好：在她的房間里養着七隻小貓。她給它們各自取了一個自己題的名字，在所有空閑的時候便呼喚着它們。每個星期日準確地上教堂去，以及到牧師那里去做善舉。有時則到她唯一的女朋友，那位牧師的女管家那里去做做客人。

今晚，走上她那里，馬爾采麗娜却碰了一個她不在家。那位生着一個寬廣的禿頂的好心腸的大塊頭牧師

親自來開了門。

「請進來吧，馬爾采麗娜小姐，葛達太太馬上就回來的。」他邀請道。「嗚，您好啊，小姐。」當她在客室的小角里陰沈沈地坐定了，他問道。

「也沒有什麼。如今跟妹妹一塊兒住着。」

「啊，原來！」爲着要找點話談，他說道。「您說，我怎末不記得您的妹妹呀？」

馬爾采麗娜垂下了眼睛。

「她不上教堂的，牧師先生。」

「啊，原來！她大概是一位寡婦吧？想起來了，您在秋天里還請求過我超度她的丈夫呀。」

「多謝上帝，他還活着呀，牧師先生。他意想不到地回來了。」

「原來！」

牧師在房間里踱着小步子，親切地詢問着，同情着，那樣的善良，以至那受了感動的馬爾采麗娜便把他所詢問的全都說了。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沒有什麼的，我的姊妹，不要痛苦。可悲，當然，非常的可悲，他們全脫離了上帝。可是光榮的天父是萬能的。他們會回過來向他的……是的，苦惱的時候過去了，」牧師沉思地說道。

「晚安，葉洛尼姆神父。冬天來了，下雪了，嘸，請跟我走吧……」

「葉洛尼姆神父，您並不以為所有這些是有一點可怕的嗎？」

「是的，當然囉。尤其是現在。您說，她姓拉葉夫斯基嗎……？」

捷貝克穿了便衣把雅特維珈釘了兩天。夜里就由考貝爾斯基替他的班。捷貝克加倍地高興看她的臉蛋兒。他對於這個戴着白色的絨線小帽子的，豐滿的，縹緲的女人的特徵記得很清楚，她的親切的步子，柔婉悅耳的聲音。他在很遠處便能認得她。一見之下，他估她不過三十初度的年紀。可是在第二次遇見時，在鬢髮上，看出了叛人的斑絲，便又加上了五歲。

這個女人並沒有做什麼可疑的事情。她在工場里工作到傍晚。回家，上小鋪子。以後，到十點鐘，上梅捷爾斯基先生處去就醫，然後，又回家。夜里什麼地方也不去。

到了第二天的傍晚，捷貝克厭倦了無益的行路。他把差使轉派了他的一個特務，而自己則去作詳細的偵查了。

很快地，他便知道了拉葉夫斯基卡耶。早時是住在另一條街上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同兒子在一起。根據了一個修鞋匠的報告，他便到得了鞋匠米赫爾生那里。迷團開始漸漸地明白了。符隆那隊長從希披爾曼那里知道

了。謝拉。

「可是鞋匠並沒有女兒的！而這個拉葉夫斯基也沒有兒子……那個長官大人，是不確實的！」

當巴朗克維契報告了關於萊蒙德·拉葉夫斯基的一切情形時，符隆那便自己保守着去進行了。

在第三天的一早，雅特維珈去訪了巴特萊的妻子。

「有了！」捷貝克高興了起來。

這是第一件重大的證據。巴特萊的妻子是在暴動的時候恢復了自由的，在暴動之後，他們決定暫時放過她。可是在屋子一帶却有人監視着。

「要小心，不然就會把整個事情都毀掉了！」符隆那限制了那多說多話的捷貝克，當後者報告着他的成功的時候。「目前你還什麼也不知道呀。」

次日的早晨，有人同時從工廠和從車站憲兵部打電話給符隆那。

「昨天深夜又發現了被分發的革命委員會的宣言，上面寥寥幾句話：

「工人同志們！我們沒有被打垮。我們祇是暫時的撤退。等着，我們馬上就會回來的。讓敵人知道這個好了

。工農政權萬歲！革命委員會主席赫瑟理。」

符隆那放下了電話聽筒，想了一下，然後掏出了一只小小的鐵皮盒子，從那里面拿起了一撮白粉，解癮地放進了他的鼻子。

拉葉夫斯基站在雜貨店附近的街角上，等待着雅特維珈。她在下工後總該經過此地的。他需要同她談談。直到這時候為止，他們祇有在梅捷爾斯基家里相遇。在這種場合，門診醫生是最可利用的。

在他身傍，站着一個穿着保暖的短大衣的矮矮的人。由於早時的習慣，不以木然不動來引起人家的注意，拉葉夫斯基便轉過身去，背着風吸起了烟來。風把一些輕輕的小雪片吹得滿街。

「請允許借個火。」那個穿着短大衣的人請求道，便用受了凍的手指拿出了一枝劣等香烟。

「請。」

在口晉上，拉葉夫斯基知道了他是一個波蘭人。人們在人行道上走着，寒冷驅趕着他們。在櫥窗的玻璃上，拉葉夫斯基看見了走着過來的雅特維珈。她沒有注意到他。那個穿短大衣的人着急起來了。他便沒有湊火。

拉葉夫斯基在後面注視了他，急急地抽着煙，便靜靜地跟住了他。他看見——雅特維珈走進了一家麵包店。那個穿短大衣的人便在左近站住了。拉葉夫斯基便停住在廣告牌旁邊。當雅特維珈走了出來，那穿短大衣的人便跟着她走動了。拉葉夫斯基經過了那雅特維珈所住的屋子，取着另外一條側路，甚至並不同頭往那邊望。

在轉角上，那穿短大衣的人萎靡地在同一個搭客馬車夫講價錢了。

拉葉夫斯基走着想着，嘴上感到了炙燙，他丟掉了烟蒂，烟已吸盡了——燒到了蒂頭。

銳利的眼光在梅捷爾斯基的屋子近旁又看到了另一個人。

在那醫生的臥室內放着一架油印機。

——柯伐樂而今便在梅捷爾斯基那里，而這裏竟又是一個販，這顯然是木頭了。還沒有來得及搜集材料哩。

拉葉夫斯基又走過了另外二條街，在拐角上轉過了身來。確信了——沒有人在他後面。

——雅特維珈，柯伐樂，梅捷爾斯基——是誰疎忽了呢？他們中間誰都要受警告了。顯然——雅特維珈是

無語回進城去了……——心里突然沉重而楚痛起來了。——雅特維珈！——他把肩膀撞着了路燈桿子，到這

時才清醒了過來。急急地向小村子走去。該對其餘的人們警告了……

格那特·魏爾巴京服了一切，力勸儘可能地趕快從城單去打探。

之後，拉葉夫斯基便派他進了城。一小時過後，他帶回了一個可悲的消息。

天一暗，拉葉夫斯基和魏爾巴便出了城。一個從市場上回去的農民把他們藏在滑槓上。

在途中，他們遇到了希却倍爾。後者把馬匹留在鄉村里，便急急地趕進城去了。

深夜，在小村里開始了全面的逮捕。

第十一章

暴風怒吼着……它把片片的雪花打在林中磨坊的窗子上，搖撼了百年的槲櫟……森林騷亂地呻吟着

……

寒冷留在安德里的心頭，他背倚着槲櫟，手里握着步鎗，怔望着黑暗的夜色，直到眼睛發痛，被吹折的小樹枝的每一下聲響都像人的腳步聲。當他神經緊張得疲倦了的時候，他便繞過了槲櫟，把眼睛望着那從老磨坊的窗子里透出來的火光，休息一下。

火光說出了那些在磨坊司務的溫暖的房間里躲避着風雪的生命，那些人們……

——大概，普歇尼却克又要罵我什末了……奧列夏當真要笑了。那末，便讓她笑去吧。

安德里不自覺地微笑起來了。每想到奧列夏，一股緩流便溜上了他的心頭。人們把這個叫做戀愛。那末，便算是戀愛吧！

安德里胡思亂想着……如果他成了一個有名的戰士，便將怎樣呢？關於他的傳說將傳到各鄉各村，他的名字將使敵人害怕，而他，果敢，年青，則將身先士卒，肅清祖國土地上的大人先生們。

而巴朗克維基老爺，從他手里逃了命，也要對他那長頭頸的太太，那條半死的母貓，說了：

「當真便是那一個普他哈，他媽的，那個我們廠里鍋房里的火伙。」
奧列夏也會追隨着他們的勝利，而的確在心頭感到驕傲了，這個大家都在講着的小夥子，親迫她的膝頭，說過熱情的話語……而大家都已不會再拿他挖苦了，在她的眼睛里他已不再會遇見那難受的隱隱的嘲笑
了。

奧列夏會望着美名揚溢的他，而他便會第一次在她那里看到嬌媚和愛的眼色……

乾枯的樹林幾乎整排都在響動着。兩隻手本能地舉起步鎗來齊肩托起。從胸腔里喊出了嚴厲的呼喝：

「站住！誰在走動？我開鎗啦！」

一個黝黑高大的什麼東西在搖擺着走向前來，冷瑟瑟的聲音答道：

「嚶！是誰在磨坊那邊？我是希却倍爾！」

安德里放下了鎗。他知道這聲音。

「是我，普他哈！」他叫道。

在他身旁還有一個馬頭，那個穿着毛皮外套和戴着羊皮帽子的騎士已經向他俯過身來認辨了。

「把馬放到哪兒去呀？小屋子裡有什麼人？齊蒲理亞在這兒嗎？」希却倍爾沙着嗓子道。

「大家都在那兒！」普他哈大聲叫道。「巴夫羅集的情形怎末了？」

「我打城裏來。那里是一座坟墓。人家把革委會打垮了……」

普他哈退開了一步。

「可是這又怎末呢？」

可怕的爭論進行到深夜，革委會被破壞的消息壓住了大家。

脫着羊皮短外套，希却倍爾說出了兩句話：

「有誰出賣了！一切都破壞了……」

希却倍爾不知道拉葉夫斯基已經上巴夫羅集去了。

房間里起了很久的苦痛的沉默。萊蒙德的臉蒼白起來了。大個子的齊蒲理亞陰鬱地撫摩着他的大腿。他望着屋角，彷彿在黑暗中，在櫥子底下，有什末東西吸住了他的眼光似的。

對着膝蓋低倒了頭來掩飾失望的眼淚，奧列夏躲在灶台的一角。不久前，她那響亮的歡笑還會叫大家高興。莎拉把張得大大的眼睛，帶着充分的驚恐和哀愁望住了大塊頭齊蒲理亞，白白地想在他的敘述里找到縱然是一點兒的希望的火星。但這個松林的叛徒却是消沉的。

那剛由普歇尼却克去接替了他的守崗的普他哈突然從櫥子上跳起身來，憤憤地把自己的便帽擲在桌子上：

「你們坐着幹麼呀，祖宗？革委會是必須搶救的！我們把所有的隊伍都開進城去，從他們的心臟里幹出去！」

我們要打擊大人先生們，解救自己。」

齊蒲理亞把自己那沈重的腦袋慢吞吞地轉過來向着他。

「你把什末來開出去呢，小毛頭？」祇要坐得靜，自然會聰明。」

安德里彷彿着了火似的：

「怎末把什末開出去？我就說——把所有的部隊！發動鄉下的莊稼漢！你可別笑我是小孩子，我看你也不見得鬍子長到腰里，而我就要那末幹，叫……」

「安德里……」莎拉輕輕地說道。

普他哈回過了神來。沙巧克恨恨地抱怨着。

「你在亂說，小朋友！爲了這樣的話，我們是可以用鞭子來拷打的。雖然此地不是沙皇的軍隊，可是我們的指揮總是指揮，他說一句，就該聽着記着。一會兒你長成了，我們來選你當指揮，於是你就能表現自己的聰明了。」

「關於鞭子，你這是廢話！」普希高特斯基苦惱地響應道。「這是在你身上還存留着一種曹長的氣派。」
萊蒙德慢吞吞地說着烏克蘭話，問道：

「齊蒲理亞同志，您即使要坐牢也拒絕挺進到城里去嗎？還是，坦白地說，您不肯出動自己的部隊去援救呢？」

齊蒲理亞把他整個上體的大個子伏在桌子上，劇烈地咳嗽。

「難道我說過拒絕的嗎？可是怎末把它行動起來呢？您本人大概總知道吧，——五十個騎馬的莊稼漢，二十個人有着後膛鎗，其餘的有着貝爾丹式的步鎗。噢，我們還得有二十五個人坐着滑橇。我是爲了松林里的人們，爲了咱們自己說話的。別的村子里是走不進去的。那裏有他們自己的主人。我們若說上他們那裏去做起懲罰者而壓迫他們，那末當然就會有反抗的。所以，城市挺進是不行的，對不起。城里的兵比我們多。有誰喜歡倒在子彈下面呢？」

「那末你就向後轉嗎？」希却倍爾沒好氣地問道。

齊蒲理亞陰沉了起來。

「你們城里人是熱心人！在你們是要幹就幹……我吶，就說，跟着你們一起，不拒絕，我可始終把舊事記得很清楚。我還沒有忘記是誰把我從那些大人先生們的鎗下救出來的，可是對於莊稼漢他們啊，這種事跟他們有什麼相干呢？是的，說真話，他們還會來打我們吶，像一羣雁子似的，全體出動，我們一個人也救不出來，就丟掉自己的腦袋，可是我，當了指揮，是應該爲大家負責的。」

希却倍爾不容情地岔斷了他。

「成啦成啦，齊蒲理亞，這些小白牛的故事！老實說，——在你們身上，在遊擊隊什末的身上，勁兒鬆得很。在自己的草屋以外就不要戰鬥了。大家全守着自己的親婆娘，對着革命吶，你們吐口唾沫，小布爾喬亞扶上了

你們的身，該對它三倍地阻死呀！」

「我們是布爾喬亞嗎？」沙巧克諾異起來了。

「那末你又是什末呀？」普他哈對他喊叫道。

「當我們把你們從牢監里救出來的時候，我們冒了死。可是如今，老爺們把革委會放上了絞台，你們倒——我的草屋遠得很，一切事情我不問」起來了。」

「安德里，不必吵鬧。齊蒲理亞同志可也沒有那末說過。可是嗎，葉美良·柴哈洛維契？」莎拉參加了進來，一面向着那反對者身傍走去。

齊蒲理亞沉重地欠了欠腰，一面又摸着鬍子，啞啞着說了：

「如果我是個布爾喬亞，那末不必談什末了；如果把我當同志看待，那末我並不拒絕支持，可就不到城里去。人家會打的……」他強硬地吐出了最後的一句話。

「這樣說來，對於我們，出征便是攻墓了嗎？」希却倍爾啞着嗓子發言道。

「噉，不祇要我們還活着，就不容有這種情形！」葉蒙德激昂了起來。

「葉蒙德，如果他們不願意，那末我們自己去好了，」奧列夏憤憤地說道。「我也去！」

「我也……」莎拉平靜地說了出來。

「可是齊蒲理亞，你就不害羞叫孩子們去死嗎？」普希高特斯甚忍不住了。

「說過了，我不進城，誰喜歡，就讓誰去，還得拿着大家的手呢。」

「噫，見你的鬼去！」普他哈叫了起來。「弟兄們，團結起來！我們在此地沒有事可幹了，儘管人家把我砍成白菜，可是當人家在把我們絞死的時候，要我在這兒坐着待着，那在我還是不在世上活着好得多！」

希却倍爾和普希高特斯基都感到了情形的僵局。明明白白，沒有遊擊隊的幫助，一切解救軍委會的企圖都會命定了歸於無功的。普希高特斯基知道齊蒲理亞的固執，要說服他是不可能的，於是他便改走了另一途徑。而突然，沒有別人而祇有普他哈對他暗示了這些途徑。

「希却倍爾，你以為怎樣，人家會把他們審判還是怎末的呢……」普希高特斯基問道。

「有什末法庭呢！可是也許，做做表面——野戰軍事法庭，反正是同樣的一個結果。要是我們到明天還沒有什末辦法，那末，對不起，就遲了。」

「怎末遲了呢？」奧列夏低聲說道，發着死色。

沉默，它成爲令人難受的了。

「噫，如果他們把我們消滅了，那時候，當然，我們就不能給誰幫助了。召集人民需要一年，可是我要召集的，到那時就會有代價了。要是我不把這些莫格爾尼茨基們滅盡啊，我就甘受三倍的咒罵！闖進田莊，歸根結底還是一樣。血對血！」安德烈熱烈地喊道。

「住嘴，小夥子，這件事情就這末定了！」普希高特斯基高興地大叫道。

「什末定了？消滅莫格爾尼茨基的人們嗎？」眼前亮光光，咬人咬不傷！」齊蒲理亞在一種輕視的冷漠中微笑道。

可是普希高特斯基已經不去聽他的話了，把高興的眼光掃着大家。

「請聽聽誰有理吧。」他開始了。「那些老爺們和軍官們是怎樣的對我們幹的呢？野獸似的！一落進他們的爪子——沒了命。你不必費心——子彈進了腦門。天哪，可是我們就怎末算了嗎？毒蛇，它一咬起人來，光手是捉不住的……」

「你這在說的什末呀……」沙巧克岔斷了他。

「說的是：我們今天，就說，在天剛亮的時候，不要衝進城里去，而衝到伯爵的莊屋里去。」

「你跟娘兒們去打些什末仗吶？伯爵他們在城里，弄不到他們的啊！」

「你給我閉嘴，沙巧克！」

「我們衝，那就是說，到莊屋里去。我們去包圍他們在小霍爾米央卡的哨崗。在周圍十二里路以外。在這樣的天氣中，他們的鬼是不會望得見什末的。吶，這樣……我們就逃過了他們的警戒。莫格爾尼茨基家是不至於會駐着整個大部隊的。他可知道遊擊隊的慣性——不肯走出自己的窩洞的。」

「吶，吶，聽見了，還有什末吶？」沙巧克嘩啦嘩啦地說道。

「還有——我們架走他們的家眷，加上那個老混蛋。瞧着，莫格爾尼茨基本人也會落到手裏來的。他時常

從城上那兒去的。我對於那里的全部路徑都熟悉。架住了所有的人，我們就把他們放在滑橇上——走一陣風溜到曠野里。把他們藏在遠一點的適當的地方，就讓他本人不要落網，我們可以用電話對他說：如果你對我們的人中間即使有一個用手指碰了一下，我們就不對你們開恩啊！」

「好一個普希高特斯基，這正合我意！還挨什末呀，見鬼的！」普他哈高興地大叫道。

大家都在望着齊蒲理亞，等着他的回答。

那位領袖並不馬上說話。他始終在苦苦地想着，老是不慌不忙的。可是也祇是他的沉默才透露了希望。

「是的，這個妥當多了。那是可以說得通的。這比衝進城去聰明了。祇是我怕我們闖進了莊屋去而那里可一個人也沒有，這一來就叫我們撲空了……」齊蒲理亞始終還是在躊躇着。

「那末，決定了嗎？」希却倍爾頂住他道。

「你對於這件事情怎末樣，沙巧克？」

「葉美良·柴哈洛維契，您怎末吶……這個主意不壞。您瞧，從那邊的雜貨堆里還能給莊傢漢們弄點什末來吶……」

「呸，這個你別提！」萊蒙德平靜地阻住了他，可是那末堅決，以至沙巧克莫名其妙地悶住了。

「我怎末吶？那些可就是從我們那兒搶去的。」

「我們需要搶救革委會，而你可……」希却倍爾惱了起來。

「好，就這末吧我同意了。」齊·蒲理亞公然地決定了他的意思，用了一種長官的沉着的口氣下令道：「沙巧克，你乘了馬上村里去，過一個鐘頭弟兄們上馬，把那些騎馬的人們帶來，步行的留着。這種事情需要這末辦。那末過一個鐘頭……」

魯德微嘉站在圖書室的大窗子旁邊。

夜雪靜止了。一些零零落落的雪花飄落在柔軟的鋪雪上。

他是在昨天的深夜出門的，甚至於說也不說一聲。

出了什末事呢？爲什末她在這所大屋子里顯得那末孤單和不高興呢？

許多事情叫她不爽快。在許多事情上她絕望地煩亂着。他們大家——愛德華呀，巴多茨基呀，還有葉洛尼姆神父呀——全在談着爲了獨立的波蘭的戰爭，可是代替了英雄主義，崇高，和自我犧牲的，却是叛亂，鞭撻，和絞台。這便是政治。而她的私生活呢？她在這裏是陌生的。

不錯，她早時原不是出生在這所屋子里的。祇有他一個人是愛她和依從她的。那個可厭的沒了牙齒的老荒蕩鬼，在他和佛蘭茜絲嘉的事情還沒有叫她打開眼睛的時期，難道沒有把那種她所想像不出的卑劣來向她親近過嗎？還有這個佛拉捷克呢？還有施節芳妮亞……可是愛琪，她的愛琪呢？

——難道——魯德微嘉想道——我不愛他了嗎？

可是這又怪誰呢？他自己呢，還是（也許）她呢？如今看來，好像她並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了！有時他在她看來像是一個英雄，一個沒有兇狠和惡聲氣的武士。她豈不是從來不會想到他能幹得出這般卑劣的嗎？她打了一個顫抖，想起了警察局附近的絞台……昧着良心命令絞死那些相信了他的老實話的被捕的人們的，便是他，愛德華。

是誰推動他去幹這種事情的呢？是符隆那嗎？她怕着這個人。

魯德薇嘉離開了窗子。

那些放滿着書本的高大的櫥木書櫥兀立在四壁。在這里，在圖書室里，她時常消磨上整整的幾小時，沈浸在冒險的，狂想的，和羅漫蒂克的傳奇的世界中。

而今，那但求忘掉一切的意念把她引到了這里來。

她走向一座打開的書櫥去，把冷淡的眼光溜在一些書本的金脊上。「往日書簡集，」她唸道。意念重又回到了愛德華身上……

她想起了白天在其中的一冊中所看到的一封陳舊而被忘懷了的書信。在這里面，那位已故的伯爵夫人愛德華的母親，寫給她的家庭醫生，說起那叫她非常不安的她那大兒子的「青年人的惡行。」這孩子可能傳染到一種不名譽的疾病的。老伯爵夫人請求那位「可敬的醫師先生」把婢女維拉檢驗一下，她將受「經常的監視」不准進伯爵少爺的房間……

羞恥和被傷害了的自尊心，妒嫉和憤憤——一切都重又湧了上來，魯德微嘉放聲哭泣起來了。可是眼淚很快地便沒有了。等如今一切都毀了的時候哭吧，從今以後，當他祇是輕蔑他微笑着的時候，就叫他看看這封信！

該到媽媽那兒去。在那兒，離開了他，把一切想一想，於是再決定……

院子裏響起了鎗聲。魯德微嘉竄到了窗前去，呆住了。在院子裏有一個穿着羊皮短外套的騎士伏在馬上。他一手握了一柄短步鎗，看起來，剛才的一鎗便是從這枝鎗里放出來的。在通向別墅的小路上，走着還有幾個騎士。從花園里，直向前庭，竄來了兩個人，一跳下馬，便奔向府邸去了。

不一會功夫，院子裏充滿了武裝的騎士。一個絡腮鬍子的領袖率領着他們。隨着他的一揮手，他們便四散到了莊屋四周的各處。他的聲音傳到了魯德微嘉那里。已經進了屋子，更是加倍地洪亮了。

不容懷疑了。那些湧進莊屋來的人們是遊擊隊。她難受起來了。

難道這便是死亡嗎？而今他們湧上這兒來了。他們中間總有一個人會開鎗打她的。而一切……求饒呢，絞刑呢，鎗斃呢，還是瞞騙呢？這便是愛琪的殘酷的代價！一時間恐怖制住了她的行動，隨後，一種自衛的本能把她推到門邊，要去把它上鎖。可是才走了幾步，她停住了。一種自大和一種明知沒有出路的感覺制住了她。她站住在房間的中央，在惶惑和恐怖中等待着他們來打開門。而它們便在誰的腳猛力的一踢之下打開了。一個穿着羊皮短外套和歪戴着一頂兔皮帽子的高大的少年衝進了圖書室。他在房間四周投了一眼。

看到了魯德微嘉，便把短鎗齊肩舉了起來。

「舉起手來見鬼，又是個娘兒們！」

他於是便放下了鎗，奔得氣喘吁吁地，吆喝道：

「說，你們的男人們藏在哪兒？把他們叫來，我們也反正會找得到的！」

那人看到了魯德微嘉的蒼白的臉，便溫和得多地說了：

「我們是紅軍遊擊隊，明白嗎？所以不必驚慌。我們要搜索男子和軍官，我們是不對娘兒們打仗的。可是我得把您帶走作交換，走吧！」

魯德微嘉的眼光同那少年人的灰色的英勇的眼睛相遇了。

「您不是資產階級的人嗎？」

「我是莫格爾尼茨卡耶伯爵夫人。」

「啊，啊！那末走吧！」他指着門。

武裝的人們在走廊里奔跑着，搜索着所有的房間。在這兒，魯德微嘉遇見了葉洛尼姆神父。兩個遊擊隊員押住了他。

「啊，普他哈！捉住了小鳥兒嗎？」他們中間的一個嚷着道。

「而這頭腦也落到了我們手里來啦！我們在電話里逮到了他的——從參謀部打來的電話，」那第二個

人說道，一面始終抓住了葉洛尼姆神父的法衣。

正在奔過去的普歇尼却克，聽見了那最後的一句話，便微笑着嚷了起來：

「我們還不是那樣的傻子吶，神聖的神父啊，我們早就把電話綫截住了！所以，你是白費心機的，老爹，一旦落到了我們手里，你就裝不出神聖的氣派來了！」

在廂屋里，站着一個穿着棉質短上衣的長成了的青年人，束着皮帶，上面掛着短刀。

他的一手按在插在腰里的手鎗柄上。他的臉對於魯德微嘉是似曾相識的，可是她想不起來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了。

下面，在外庭里，魯德微嘉看見了已經穿上了皮大氅的施節芳妮亞和一個嚇呆了的女僕。普希高特斯基從樓上走了下來，用鎗筒子大聲地敲着。他火氣直冒地趕到了僕人們那里去。

「唉，你們這班狗種，張着嘴幹麼？給大人們去拿皮大氅來，快！不然……」他兇狠狠地把眼睛瞪住了老約瑟夫。

「你說，佛拉琪斯拉夫這個骯髒東西躲到哪儿去了？我知道他在這兒屋子里的。他躲到哪儿去了，說！你總知道這畜生躲在哪兒的！」普希高特斯基對他父親嚷嚷的道。

老約瑟夫的臉歪了起來。

「我什麼也不知道。佛拉琪斯拉夫老爺可真是走了。看起來，纔是打你身上牽過來的嘍，」他靜靜地加上

道。

「很好，我的手不願意在你身上弄骯髒了。」兒子回答他道。

「如果他在這兒而我找不到，可倒了霉啦。喂，伙計們，拿些舊皮大氅到這兒來！」他對着上面喊叫道。

幾個遊擊隊員在手里扶住了那個裹着裘衣的老伯爵，他由於受驚而發起了癡癲病。通向院子里的車道的那兩扇高大的外庭的門兒打開了。那正在走着而來的齊滿理亞筆直地坐在馬上。他的聲音散播到全屋：

「上勁，伙計們，上勁地搜索！快速點動作！叫你們上勁啊！」

普希高特斯基又趕到各個房間里去查核了一次。樓上，在愛德華的書房間里，希却倍爾和沙巧克在把一些在書房間里找到的紙張文件放進一隻伯爵的手提皮包里去。萊蒙德寫好了給上校的一封信。

過了一會，兩架做開了熊皮蓬子的雪撬從莊屋的院子裏駛了進來。在第一架上乘了魯德微嘉、施節芳妮、亞，以及普希高特斯基硬叫她防護着伯爵夫人的佛蘭西絲嘉。在另外一架上則乘了老伯爵同那神父。

馳上了大路，三羣人——連同四周的一些武士——都不作一聲。

在門口，祇留下三個騎着馬的人：萊蒙德、普他哈和普歇尼却克。二十分鐘過後，他們也離開了莊屋。

決定了把莫爾格尼茨家人們藏在一個老獵人的小屋裏，那是屬於他們的鄰居，地主麥涅席克維契的。小屋位置在森林的僻處。幾公哩的周圍延展着一片松林。最近的一個村莊，污水村，在七公哩外。

「這是個僻靜的地方，莫格爾尼茨基不會想得到搜索到這里來的，在他自己的鼻子面前，他會進逼到斯諾夫卡去的。」謹慎的齊蒲理亞主張道。

一清早便上這里來了的奧列夏和莎拉開頭便把那狩獵的老頭子和他的妻子關進了一間儲藏室，對他倆說明了這個不得已的拘捕是短時期的。

那個跛了一條右腿的遊擊隊員，一個從鄉下收來的綽號叫做「十二羅比」的男孩子，督着她們的忙。把馬匹和滑撬在馬房里安放好了，他便走進屋子去，脫下帽子，對着那掛在餐室角落里的十字架劃了個十字，便慢吞吞地從肩上卸下了鎗桿。

「怎末，要禱告嗎，老伯伯？」奧列夏半玩笑地問他道。

「唔，又是又不是，要禱告，可又不禱告，老是這樣的一個基督徒。」那「十二羅比」答道。「他們的神同我們的差不多，雖然他們的禱告是波爾文的。」

他們生起了大爐子和壁爐。除了餐室以外，屋子里還有三個房間和一個廚房。在餐室的四壁掛着一些野獸的頭。久積的灰塵和蛛網說明了這房間已有好久無人居住了。

麥涅席克維契的田產離開這里有十三公哩。在小屋里祇住着那森林看守人。

當「十二羅比」走出去照料馬匹的時候，奧列夏輕輕地對莎拉道：

「如今那邊不知道要怎末辦，你想怎末樣呢，莎洛綺？」

莎拉默默地坐在那種木槌子的一邊。

奧列夏不安地在堂屋里走着，一會兒又在窗前停下來眺望著，在森林中的曠地上一個人也看不見。她沒有脫下那件齊蒲理亞的妻子送給她的白色雞皮短大衣。頭上隨隨便便地包了一塊絨布。她穿着自己的靴子，踏着步子，像一隻小熊兒。

「莎洛綺，要是你能知道人家心里都難受啊！我一切都肯犧牲，祇要知道爸爸怎樣了！」同她的女伴兒並排坐了下來，她說道。「你爲什麼不響呢，莎拉？人家不會把他們殺死的嗎？」

她沉默了，用手抱着膝頭。又想回去，又想重新出走。這女孩子在不可知和期待中給累乏了。莎拉默默地把她拉到自己身邊來，而奧列夏却伏在她的肩上用聲地啜泣起來了。

「不用這個樣子的，奧列夏。你一會兒有信心，一會兒又喪氣。你總得做一種人，不然，你自己小心，我用拳頭撻你。」

燒成灰燼的木柴在壁爐里乾燥地爆裂著。

小屋里是寂靜的。僅僅在遠處的儲藏室里有那受了驚的老頭兒和老婆子的囁嚅低語聲。

「啊哈！好啊，來迎接客人啊！」普他哈竄進了餐室。

一時在獵人的小屋裏擠滿了人。他們祇把魯德薇嘉和施節芳妮亞帶到了此地來。老伯爵和葉洛尼姆紳

父則在半路上由齊蒲理亞親自押到索斯諾夫卡去了。

「所以更確切地說起來，一切都會發生的。我不用帶了隊伍到麥涅席克維契那兒去了。我們在那兒派了五個人守衛。留下你們年青的人們而讓他們去防衛，而我們倒在索斯諾夫卡。莫格爾尼茨基老實隱到了那邊去了。我們幹我們自己的事情，而沒有壯丁的鄉村是守着也沒有用的。這，怎末樣？」齊蒲理亞說道，一面轉身去對着希却倍爾。

那人想了一下，便同意了。

魯德徽嘉和施節芳妮亞就給安排在餐室並排的一個房間里。那里放着二隻軟墊的大沙發和一架大鋼琴。人們把佛蘭茜絲嘉也送了來。

萊蒙德、普他哈、普歇尼却克、奧列夏和莎拉則安頓在餐室里。活躍的萊昂總算被介紹認識了那守望人和他的妻子。他對他們作了友誼的談話，盡力安慰了他們，並且又那樣地叫他們放了心，以至於那兩個老人甚至拿自己的儲糧來請了他。這些儲糧，他一下子就知道是十分豐富的。

他來到了堂屋里，帶着一股奇妙的蹄蹄的香味，看到了大家的驚奇的眼光，他微笑着說了，像往常一樣，結巴巴地：

「老人們可有情意，甚至於給我吃了蹄蹄的安德里，你幹麼對我那末望着？你以為是我敲竹槓的嗎？那末我們走吧，去問問去，就是這末！」

普希高特斯基和希却倍爾走進了堂屋。

「彷彿一切都安定着，」希却倍爾回答了萊蒙德的無言的詢問。「攝車和馬匹都藏在馬房里，守衛們在崗位上。雪下得大起來了，過一個鐘頭所有的足跡都要給蓋沒了。齊浦理亞特地走到了霍爾米央卡附近。那邊人們注意着他，可是祇叫人知道他們並不把眼睛望着我們。這個熊倒打算得靈巧……」

「你可喜歡那教士嗎？」萊蒙德問道。

普他哈岔進了談話。

「在眼睛上看起來，魔鬼是不肯直望人的。我看得透每一個……」

「噫，如果你看得出，那就該知道我還是打早上起就沒有吃過東西，胃里空空如也了，」萊昂忍不住地岔斷了他。

「你沒有吃過東西嗎？諾，你真不害臊，連卡實在是在沒有一個捷克人不吹牛皮的！」普他哈火冒地說道。

「可是我說，捷克人是在小毛子人那兒學會了吹牛皮的，」萊昂回嘴道。

當大家在桌子前面坐定了，那管糧食的「十二羅比」就從布袋里拿出了乾麵包，弟兄般地把它分成了八份。

莎拉在切火腿。

普希高特斯基打桌子前站了起來，走到門邊，走進了隔壁，打開了門，硬生生地喊道：

「佛蘭茜絲嘉！」

「你幹什末？」她並不馬上就答應道。

「上這邊來，我們吃飯啦。」他枯澀地答道。

「不來！」

於是梅溪斯拉夫把門開得大一點，越過了門檻，更加枯澀地重又喚了一聲：

「也許，你來吧？」

魯德薇嘉和佛蘭茜絲嘉在旁觀着這個場面。她們坐在大沙法里，沒有脫掉大氅。魯德薇嘉對於每件事情都是憂傷而意興索然，施節芳妮亞——則驚慌而惶惑。

祇有佛蘭茜絲嘉却脫下了她的短外套。房間里很緩和，她坐在一隻不大的椅子上，那豐滿而漂亮的雙手掩着高聳的胸脯。

「你自家兒吃吧，我飽着。」她又簡截地拒絕了一次。

梅溪斯拉夫雖堪起來了，有兩個敵意的人在對他望着，看着他的妻子怎末對待他。他已在自己懊悔着用

了那末不高明的開場去同佛蘭茜絲嘉和好了。可是要下場倒也爲難。

出乎意料地，施節芳妮亞從沙法上站了起來。她急急地向他走了過來。

「請問，普希高特斯基先生，在等着我們的是什末吶？」她興奮着，輕輕地喃喃說道。

「我不是先生，可是個馬夫，伯爵夫人。」梅溪斯拉夫也同樣輕輕地回答她道。

「我不是想把這話來譏笑你的。你是個波蘭人，總明白這是我們的一個普通稱呼。目前我不同你談這個了。我和魯德微嘉伯爵夫人要知道我們的命運……」她的聲音抖動着，恐怕教給了她一種做作，作為交涉的手段。「聽我說，先生，對不起……」她滯住了。「對你們這班人該怎末稱呼的呢？」

「我們是彼此稱同志的。」梅溪斯拉夫竭力裝着客氣答道。

施節芳妮亞輕輕地披了一下嘴：

「可是你自己明白，我不是你們的同志吶。咳，不談這個吧。我們請求你們告訴我們，你們打算把我們怎末辦。別忘了，普希高特斯基，在這件事情上你們會受到殘酷的報答的……」

「很好，我們打算一下好了。」普希高特斯基回報她道。

「你總記得自己的父親和哥哥吧！」

「我對他們不會忘記的。」

「而你就沒有廉恥嗎？你的家人多少年來都在我們這兒當差，而你可沾污了你的家人，做了一個暴徒！」施節芳妮亞抑制不住了。

「施節娃！」魯德微嘉止住了她。

「你要明白，普希高特斯基，如果你們不把我們馬上放走，那末你們是逃不了絞刑的。你們自己也明白，伯

爵是不會放過這個……」

「施節娃！魯德薇嘉已經毫不躊躇地喊起來了。

佛蘭茜絲嘉不安地激動着。在梅溪斯拉夫的臉上，她看出這當兒他是會幹出什麼可怕的事情來的。她急急地走到了丈夫那里。

「我們吃去吧！」

門兒在他們身後關上了。恐怖重又回到了施節芳妮亞的身上。

「他們要把我們殺死了，魯德薇絲！這些暴徒們果然是對着什末也制不住的！神聖的瑪麗亞啊！」

「你爲什末要把這種話去刺激他們呀？」

「可是你要我在這班畜生面前哭嗎？」

「不必哭，可是也不必暴燥。」

「暴燥嗎？這個下流東西！多末痛心，希慕爾特克在那個時候還不把他絞死！愛德華多末對啊——這班畜生祇有絞死的！你看見他怎末對我講話的嗎？」在魯德薇嘉身傍坐了下來，施節芳妮亞喃喃地說道。

第十一章

响晚，在索斯諾夫卡和小霍爾米央卡之間開始了談判。信件由不參加遊擊運動的農民們遞送。齊蒲理亞所收到的第一封信是這樣的內容：

『索斯諾夫卡村。遊擊隊指揮葉美良·齊蒲理亞：尊函已於今日上午十一時送抵余處。余願以五千金羅布之款贖取遺貴方所囚之人物。以五元之沙皇金羅布票計算。款項可於交代時立即交付。交代及收款之方式可由台端自行規定之。取贖必須準於明日舉行。余警告台端及貴方人員：爲貴方所囚之婦女，神父，及教會職員，若有絲毫之損害，則若等將無一得以倖免嚴厲之懲罰。此外，城內爲我方所逮捕之所有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貴方進襲前我方曾擬加以判決，並爲君等奉告，彼等甚至在我方以金錢贖取余之家人時猶不畏死刑者，本將付諸鎗決。今則彼等將僅受監禁。切盼賜覆。余言定在談判不再進行前不作任何軍事行動。莫格爾尼茨基上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沙巧克把這封信對齊蒲理亞出聲地唸了一遍。他們兩人坐在葉美良·柴哈洛維契的小屋里。

『嗚，你對於這件事情怎末說呢？』齊蒲理亞問着他的對手道。

沙巧克急速地睜睜他那尖銳的睫毛，微笑着答道：

「如果要揀他一下，就叫他拿出一萬。」

齊蒲理亞注意地望着他，彷彿是第一次看見似的。

「你說一萬嗎？」

「對不起，叫他拿出來。」

「那末城里的人們又怎樣呢？」齊蒲理亞問道。

「我就說如果要揀他一下，他便得報效一萬金。他所有的大概總比我多。人家在我們弟兄身上騎了多
少世紀了。」沙巧克急急地說道，高興着齊蒲理亞竟那麼安靜地接受了他的暗示。「至於城里的人們什末的，
他寫着——噫，坐牢，這里，你瞧，有了一個多末大的改變呢。監牢——這對你可不是鎗斃啊。瞧着吧，我們會長起
力量來的。那個白樺村方面就派過人到我這里來打算聯合了。他們也是反對貴族們的。祇是他們同布爾什維
克不對勁。可是這在我們又算得了什末呢？」

「唔，唔……」齊蒲理亞喃喃地說着，便去摸了自己的鬍鬚。「但我看，說到坐牢，那是這個上校在吹牛皮。
我知道他們的憤脾氣。霍爾米央卡的人們相信他要把他們絞死了作謝意的。」

齊蒲理亞陰沉了下來，而沙巧克可發覺自己的失策已太遲了。

「你啊，沙巧克，你這母狗。早就有些小夥子們在我面前說起過你了，可是我以爲是胡說，可是你啊，我看，會
賣掉親生的父親的。」

「啊，您啊，葉美良·柴哈洛維契，我是這末說個比方的，您的意志，照您所知道的幹吧。」

「對，對，拿張紙來寫下：『我等不以金錢出賣。』寫了嗎？『應請將拉葉夫斯基，其妻，柯伐樂，及梅捷爾斯基送入霍爾米央卡。』寫了嗎？『於是吾等即在清淨之曠野舉行交換，俾無埋伏。否則余將以貴方人物付諸鎗決。我等並非霍爾米央卡人也。』我們就這樣寫給他們。是嗎？讀一遍。對了。敷，給我簽名。」

晚上，那個「二十羅比」回到獵人的小屋來了；他帶來了莫格爾尼茨基的兩封信。在第二封信中，那上校簡短地答覆了齊蒲理亞。

「同意以布爾什維克交換余之家屬。交換以下列方式舉行之：在索斯諾夫卡及霍爾米央卡間之曠野中，相隔一里，貴我兩方各置不大之部隊，連同交換人物十人。首先應爲余妻魯德薇嘉·莫格爾尼茨基耶伯爵夫人之交換。貴方將其釋放，彼即經過曠野而至我方部隊；我等亦自我方釋放由貴方所要求釋放者中之一人，餘均依此方式行之。」

「烏拉！」普他哈叫道，又委意狂舞了起來。

高興佔領了大家。甚至拘讎的沙拉也拍起了手來，趕過去抱住了面露喜色的奧列夏。

「你瞧，奧列夏，多好啊，馬上你就能抱到爸爸了。」

「先生們，難道是真的嗎？」奧列夏微笑着道。

普他哈停止了跳躍。

「聽我說，蓮卡！他竄到了普歇尼克面前去。『你知道，老人們可就沒有這種事情，叫他們在世界上活得高興起來的嗎？』安德里又第一次對微笑着的萊蒙德睜了眼睛。

「到狂牛身上去擠奶嗎？」萊昂馬上明白了他。『我想，他們是全有的。就是那班野心的大人先生們，大概，他們是給一種氣焰所鼓動了。我有一個時候就祇是覺得像一個領袖。也許，這是跟綱領不合的吧？』在走向門口去的半路上，萊昂停住了。

「我以為，這是不需要的……」萊蒙德說道，一面不自在地發着愣，爲了他第一個答了話，這一來倒彷彿有點自居領袖的身分了。

「不需要的，孩子，我們爲什麼需要這樣吶？」莎拉附和他。

「不需要末就不需要，」普他哈馬上冷了起來。

「你還要說他什麼呢，莎洛綺？如果他用袖子來擦着鼻子，那便是說，他已經明白了，」奧列夏響鈴兒般地打起了哈哈。

「啊！鈴兒響啦！」希却倍爾微笑了。

甚至陰鬱的普希高特斯基也收起了苦臉。

「這些我們的孩子們都是快樂的人兒，同他們在一起，死也不會悲傷的，」他輕輕地對希却倍爾說道。

那人向他湊過身來，同樣輕輕地問道：

「你覺得怎樣，普希高特斯基同志，要不要我同你一起到齊浦理亞那里去呢？我們把孩子們留在此地，剩下三個遊擊隊員在他們一起接替守崗。——讀到了嗎？莫格爾尼茨基對他們提出了金錢。一切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我們走吧，啊？」

普希高特斯基想了一下，便同意了。

「咳，孩子們，我們這會兒就同普希高特斯基同志到索斯諾夫卡去。」希却倍爾大聲說道，一面從桌子邊站起身來。「可是你們在此地可要小心。萊蒙德，我們派你來做你們的小隊的指揮。近天亮的時候我們就回來，把這些人——」他用手指指門，「送到索斯諾夫卡去。」

在門口，已經坐上了馬，希却倍爾對萊蒙德吩咐道：

「要面面顧到。遮起窗子，親自查點守衛。同時，把馬配上滑撬準備着。如果看到了他們的巡哨隊或者斥候，就叫伯爵夫人坐上滑撬，你親自騎在馬上用勁鞭策，走樹林里的穿道直到索斯諾夫卡來。一句話：自己考慮怎末辦最好。」

這時候，在院子的另一頭，普希高特斯基在跟佛蘭茜絲嘉道着別。

「如果交換了起來，你便跟着他們去嗎？」他頹然問道。

「也許要去的。我又能上哪兒去呢？」

「別到他們那里去了！到住在索斯諾夫卡的父親那兒去吧。」

「這就合你的意了，是嗎？你又能打了，是嗎？不做傻子了。我不要同你在一起過活，明白嗎？我不要。」

「佛蘭茜絲嘉！」

「你別來唬吓我！我不會爲了這末一來就跟你走，叫你用拳頭來打我的。」

寒風刮着他們的熱烘烘的臉。

「普希高特斯基！」希却倍爾呼喚道。

「我不打了，上父親那兒去。我們就這末說定了。可是別上他們那兒去，否則我就揍……！」

當小屋的窗子全都密地遮上了，萊蒙德和安德里便到莊屋的四周去巡行了一次。雪不下了。夜晚是明淨的。月亮照在赤楊樹的梢頭。松樹投射了巨大的影子。

樹林里一片靜寂。依稀可以聽得融雪在脚下碎裂。它給周圍一帶披上了溫暖的棉衣，把小屋和建築物都蓋在它里面。

聽得見馬兒在馬房里安靜地嚼着麥子。

「同志們，請留神看着。」萊蒙德對那三個遊擊隊員說道，「我們到將近天亮的時候再來替你們的班。遇到看見了什末的時候，就來讓我們知道。請分別走到各自的崗位上去吧。」

當他同安德里走進餐室的時候，那剛從守衛班上下來的普歇尼却已經在同女孩子們說笑話了。

「你在這兒吹些什末牛皮呀？」普他哈問道，一面解下那繫着彈盒的腰帶。

「他說你見了自己的影子逃走，以爲是軍團兵呀。真的嗎？」奧列夏哈哈大笑道。

這一回普他哈却和善地微笑了起來，毫無辦法地揮揮手。

「他倒有了這樣的一個職業——磨粉司務。……」

「我們如今幹些什末呀，萊蒙德？」勃拉問道。

「我以爲，你同奧列夏可以去騎着睡覺，而我們可得來防守這一個夜晚。我們坐着，談談這個那個的。」

「我不要睡覺，」莎拉拒絕了。

「我也不，」奧列夏附和了她。

「唉，那末需要幹點什末才好呀，否則那樣地整夜坐着就無聊了，而安德里又不同我說話，我的忍耐完結了，要搗蛋啦，」萊昂開始了他的惡作劇。

「你對於「撩天說地」並不很來得呀，」安德里反譏他道。

「可真是，我的烏克蘭話雖然糟，可是還能講講，而你對於捷克話又知道些什末呀？」

「又來了嗎？討厭！」奧列夏生氣來了。

「唉，要是這里有隻六弦琴啊。我就來彈得風兒樣的飄，你們就來跳。反正是同樣的一個結果。明天我們就

○磨粉司務，指專愛挖苦人，叫人難堪的人。這里是一個雙關語。——譯者

有得慶祝的了。奧列夏當格里哥里·米海洛維契看見我同你在一起，他不知要怎末高興吶，」他提起了嗓子。

「奧列夏——那是當然的，可是你在他又有什末高興呢？」萊昂問道。
安德里默默對着萊昂望了一會兒，然後說道：

「你倒的確碰到了不壞的事情吶！」

「你指什末啊？」萊昂謹慎地問道，一面感到了一點含蓄。

「我指的是磨坊司務啊。她爸爸磨粉，你就用舌頭來磨，而她的吶，」他在這個「她」字上加重了語調，「烘飽子，你倒有了整整的一所工場啦。」

「萊蒙德，你爲什末要把他們調回來呵？再讓他們守一班，就安靜了。」奧列夏提議道。

「不，我們已經下了自己的班頭了，可是如果你喜歡，你也可以拿着鎗站着的，」萊昂反駁道。

莎拉坐在桌前，用手捧着腦袋。

萊蒙德在壁爐旁的圈椅里休息着，並未解下軍刀和手鎗。

「我在第三個房間里的櫃子里看見有四弦琴和六弦琴吶，」莎拉說道。

「那你又爲什末不說啊……」普他哈高興地跳了起來。

「對不起，如今我們還不是搞音樂的時候，娛樂還早吶，」那女孩子答道。

聽着她那歇聲般的軟語，萊蒙德想像着她臉上的神情，烏黑得有點寒意的大眼睛，堅決而有一點任性的嘴唇。好怪，但同時也是可以懂得的——安德里祇有對她一個人是聽着不强嘴的。萊蒙德已記不起這個不安分的小影子曾經對她調戲過的時候了。

「連卡，拿盞燈，我們去看看那些樂器去。」普他哈說道。

所有房間的門都是通達大走廊的。萊昂拿着燈盞走在前面，普他哈跟在他後邊。在儲藏室的附近，安德里停下來傾聽着。——老頭子們都睡熟了。

在住着魯德微嘉，施節芳妮亞，和佛蘭茜絲嘉的房間里聽得有輕輕的談話。

「鑰匙可不用插在這里的。」安德里說道，便把它收進了衣袋。

「反正是一樣的，他們就是能打我們這兒走掉，可是又能逃得到哪兒去呢？」萊昂答道，但終究還是試了一試門可關上了沒有。

一會兒以後，他們回來了，在手里拿了三把四弦琴和六弦琴。

「這些東西在此地總有二十年來沒有人玩過了，在所有的四弦琴里面祇有一把你才能安得上弦子。這會兒我來搞一下看。」安德里交代過了，便起勁地工作了起來。

「勃拉，我們還沒有給這些人們吃過晚飯哩吧？」萊蒙德用手指指門道。

「沒有，這個波蘭女人拒絕進餐。」奧列夏說道。

「那怎末辦呢？」萊蒙德問道。

「怎末，難道要我去懇求她嗎？她對我那樣地望着……」奧列夏說道。

「沒有什末的，會要吃的，她自己會要的。」安德里安靜地說道，一面在靈巧地轉着弦柱。

萊蒙德走到桌前，在桌子上放着盛了火腿和麵包的盤子，他詢問地望了一下莎拉。她正在沉思地注視着壁爐中的火鉢，沒有看到他的注意。

「還是應該把這個拿給她們去的。」他說了，便拿起了盤子。

莎拉用了一種祇是諷刺的眼光對他望了一下。

「萊蒙德，你以為你的父親也有人把火腿來喂他嗎？而他也拒絕吃嗎？」她問道。

「是的，可是他是在大人先生們的手里，怎末能同我們這兒比較呢？如果再拒絕吃，那我就讓她們去，隨她們要怎樣好了。」他往隔壁的房間里去了。

佛蘭茜絲嘉開了門。

魯德薇嘉正在軟榻上歪躺着，坐了起來。

施節芳妮亞沒有動。

「我給你們拿晚飯來了。爲什末你們拒絕吃東西吶？」他站在魯德薇嘉面前，問她道。

「謝謝，可是我們並不餓。」魯德薇嘉不真實地答道。她是要吃的，可是那個絕對不肯接受「賤民」手里

的任何東西的施節芳妮亞却難爲了她。

萊蒙德把盛着火腿和麵包的盤子放在桌子上。

「可以告訴你們，你們明天就要同那些被憲兵隊所逮住的我們的同志們交換了。」

「交換我們嗎？這您是說的眞話嗎？」在裝着瞌睡的施節芳妮亞突然「醒」了過來。

「您果然是很少能遇到那些能够相信的人的。」萊蒙德枯澀地答道。

這會兒，當他打頭上除下了兔皮帽子，施節芳妮亞和魯德微嘉都認識了他。

「請問，這個普希高特斯基還在這兒嗎？我好像不聽見他的聲音了。」施節芳妮亞不安地問道。

「不，他安排交換去了。」

「感謝上帝。」施節芳妮亞輕鬆地舒了一口氣，便又馬上變了樣子。她又把萊蒙德從頭到腳看了一下。

面在担心着怕是敷衍，問道：

「請問，你怎末的進了這一夥的呢？」

魯德微嘉唯恐施節芳妮亞又要說出什麼沒有分寸的話來，便把那隻盛着火腿的盤子放到自己的膝頭

上：

「我們要吃晚飯了。」她微笑起來了。

萊蒙德朝着門口走了過去。施節芳妮亞拉住了她。

「請問，你憑什末來證明你的說話的真實性呢？」

萊蒙德從衣袋里掏出了莫格爾尼茨基的信。

「我相信你，」當他把信遞給魯德徽嘉的時候，她分辯道。

可是施節芳妮亞却把這兩信封接了過去，並且貪婪地讀了一通。

「純潔的聖母娘娘啊！但願這一個夜晚趕快過去吧！」她叫了起來，便把信遞給了魯德徽嘉。

「你們是立刻就向伯爵提出交換你們同志的條件的嗎？」後者問道。

「是的，我親自寫這封信的。」

「能不能知道你們是怎末答覆了他的第一次提議的呢？」

「爲什末呀？我們說我們不要換錢，我們老實要救同志……」萊蒙德走了出去，讓門兒半開着。

「是了！調門兒對了！」普他哈叫了起來，彈出了第一聲的諧音。

把手指在弦柱上按了一會兒，那把六弦琴便在他手里唱起來了。

「來吧，奧列夏，我們來彈彈我們所喜歡的吧。」普他哈說道，一面歇住了他自己的音樂的前奏。

奧列夏把六弦琴拿在手里，用手指輕輕地撥動了低絃，她記起了那小河源的小小的汲水塔，和他們三人在一起過度的那些黃昏。——親愛的爸爸，如今他在那邊怎樣了呢？如果他知道了明天的相逢啊……

「我在等着呢，奧列夏。」

憂鬱的歌聲流了出來。她一會兒悠悠地神往着草原上的丘壠，一會兒感到風兒從遠處吹拂着她，在抒情的旋律中，突然像風暴似地湧出了歡樂的音響。

春天在莊嚴的行進中進入了田野，近處，在黃昏的溫暖中，青年人的聲音在唱着：

啊，那邊，啊，去到那邊的多瑙河，

到那靜靜的多瑙河……

那熱烈的，嫵媚的波蘭舞曲接上了歌唱。安德里忘掉了一切。他彈得那末熱烈，以至他那彈奏的高明甚至叫施節芳妮亞也讚許了。

「他倒果然彈得好啊……」她注意了起來。

魯德徵嘉也被那熟練的技藝激起了愛好，音樂喚醒了沉睡着的苦痛。

「萊蒙德，我是爲了誰彈奏的呢？」安德里煩惱了起來。

萊昂趕到了莎拉面前去。

「有心事的女士啊！……好同志！……爲了明天的打算，你決定跳個舞吧……」

莎拉閃開了他。

安德里重又撥動弦索，奏起了一支華爾滋。萊昂輕輕地握住了莎拉的手。

「可是，能跳個舞，嗎？傷心些什麼……這是不願意同我跳呢？」

奧列夏的四弦琴奏起了低音的優美的伴奏。

莎拉起身了。

萊昂規規矩矩地挽着她的腰，一隻有力的手背在自己的後面。

兩個年青而漂亮的人兒跳起舞來的時候——是挺好的。

萊蒙德微笑着看着他們的輕快、優美的動作。

「捷克鬼子可跳得出色呢，」普他哈稱讚道。

佛蘭茜絲嘉站在門傍，望着跳舞的人們。她的眼睛同萊蒙德的相遇了，兩人都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便像

在第一次相見的時候那樣。

萊蒙德躊躇了一下。——但莎拉也跳了……於是他便決然解下了腰帶，把軍刀和手鎗放在桌子上，侷促

地紅着脸，向佛蘭茜絲嘉走去了。她不假思索地把手放上了他的肩膀，這一對新的舞侶便在餐室里迴旋起來了。

「你聽哪，魯德微嘉，他們居然跳舞呢。佛蘭茜絲嘉也是的。」在開着的門里，施節芳妮亞看得見整個的餐室。「那個上這兒來過的小夥子，看起來，他不會彈的，他在同佛蘭茜絲嘉跳舞呢。」

奧列夏早已拋掉了四弦琴和長統舞靴，而穿起了軟皮鞋子在狂舞了。祇有普他哈一個人不得不彈下去。

以免掃了大家的興。最後，他厭倦了。

「怎末的，我一個人該彈着的嗎？這個不公平道，」他說道。

「有什末辦法呀，安德留夏，我們可搞不來呀！」萊昂對他叫道。

「咳，再幹一下吧，安德留夏，夜晚馬上就要過去了。」

這時候安德里站了起來，在大家的驚奇中一逕走進了隔壁房間。

「請原諒，」他說道。「我聽說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們全能够彈彈這個玩意兒的，」他用手指指着那座大鋼琴，「所以我請你們行個方便，如果能弄這個樂器的話，就爲我們奏一奏，否則大家全在跳着舞，而我一個人就該彈着，」他轉過身來對了魯德微嘉。

他的直率、坦白和那孩子氣的要求打動了魯德微嘉。微笑着，她走到了鋼琴面前去，記起了所想到的第一個主題——拉赫馬尼洛夫的「意大利舞曲」——便把手指放上了琴鍵。普他哈竟自己也出乎意料地轉過身去對了施節芳妮亞。

「請原諒，並不是冒昧，而祇爲了娛樂的夜晚和爲了明天早上的緣故……所以我請你同我跳一個舞。」灰色的眼睛，閃耀着好看的牙齒的瑩白，他，這個留着鬚曲的前髮的小夥子，站在地面前。施節芳妮亞決定了還是同意了他會對她比較好一點……

安德里看見奧列夏在發惱了，莎拉也一樣，可是這並沒有限制了他……

直到深夜，在這獵人的小屋裏才靜了下來。大家都睡熟了。

魯德、徽嘉入匪了，在夢裏，她彷彿覺得似乎是這樣的：依舊是在這所小屋裏，在一個那末不尋常的情境中，她不得不遇見了這些人們。多好啊，她並沒有錯誤：這些她所袒護的，她所同情的人們，都是真真正正的善良的人。

俘虜和他們的守衛人都睡熟了。

在寬大的長檯上相抱而睡着勃拉和奧列夏，她們由安德里關切地給蓋上了毛毯。

安德里自己則睡在地板上，把手枕着頭；萊昂睡在桌子上，萊蒙德睡在另外一條長檯上。

院子裏的遊擊隊員們各自在莊屋四周繞圈子繞累了：他們在馬房裏三個人聚到了一起。這裏煖和他們中間有二個人登上了滑檯，而派了「十二羅比」去守衛。那人要喝水了，他便走進屋子，從那放在走廊裏的缸子里喝了好多的水，那人又在火爐邊坐下來取煖，可便睡着了。在滑檯上的遊擊隊員們，等着他，也不知不覺地睡去了。

半夜裏，施節芳妮亞醒來了，穿上皮大氅，戴上皮帽子，便走到了隔壁的房間里去。平常在這些到院子盡頭去的途中，總有女孩子們中的哪一位陪伴着她們的，而今大家都睡熟了。施節芳妮亞輕輕地打開了走廊裏的門——那裏，一個遊擊隊員鬆開了手，酣睡在火爐邊，他的短鎗便放在那裏，靠着牆。

施節芳妮亞在走廊里站了一會兒，然後輕輕地偷開了門兒。院子裏並無一人，帶着一顆屏住的心，施節芳妮亞走出了院子，站了一會兒，然後迅速地向着大門走去了。——如果有人攔阻，我就說我有需要，——她

想道，一面感到她的心跳得多厲害。

可是並沒有人來攔阻她。這條林間的小路便是通到污水村去的，她在她丈夫行獵的時候，同史丹尼斯拉夫坐了馬車上這里來喝麥露酒，已不止一次了。

她走出莊屋愈遠，便走得愈快，終於她奔起來了，一面受着軟鞋的不方便，可是她還是不能相信竟得到了自由。離開那小屋已經有了兩公哩，她感到了疲乏，不能再奔了，心頭卜通卜通的。她脫掉了鞋子，把它們拋在雪里，祇穿着長統的裹靴行走。

最後，她聽到了狗吠，但正當走進小路去的時候，却被一聲波蘭話的吶喝所止住了。

「站住！誰在走？」

從籬笆後面站起了兩個武裝的人，這是柴侖巴騎兵中隊里的隊員。

「但願太太沒有受到驚。我的軍曹會把您送進城去的。那邊很近，路上沒有危險，我們剛從那邊來的。走吧。」柴侖巴對軍曹揮了揮手。

那人拉起了韁繩，馬兒走動了。施節芳妮亞不安地四處望着。出征中的柴侖巴騎兵中隊從村里向森林出發。天亮了。

睡在走廊里的「十二羅比」第一個醒了過來。他冷起來了。那道被施節芳妮亞所打開的門叫走廊里有

了寒氣，他的一聲可怖的喊叫：「弟兄們，救命——波蘭鬼子！」——驚醒了大家。「十二羅比」沒有再說出什麼話來——柴侖巴開鎗打中了他的腦袋。

萊蒙德跳起來拿了武器。

軍國的兵士們衝進了走廊。普他哈便像一隻貓樣地直跳着站了起來。祇一竄，他便到了那放着他的鎗桿的屋角。打桌子上跳下來的萊昂茫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最初女孩子們大家都莫名其妙。安德里竄到了門邊，打開了門，他回過頭來看了一眼，重又關上了它。走廊里響起了幾下鎗聲。木屑從門上的幾處被射穿的地方飛送出來。

萬幸的運氣叫安德里逃過了死亡。

萊昂終於明白了出了什麼事情，他一下子推到了桌子，把它垛住門戶，自己則趕過去拿鎗。安德里從房間的角落裏隔着門開鎗。

「退後！」柴侖巴在走廊里喝道。「停止射擊！這里有伯爵夫人在着，入你媽的退後！」

走廊里空掉了。

「我們就這樣的困住他們，那里有三個孩子，在互相射擊中可能會打死伯爵夫人的。」那中尉對兵士們解釋了自己的退却。

「要不是這個混蛋啊，」他狂怒地踢着「十二羅比」的屍體，「我們早就把他們在鼾睡中幹掉了。」

「出了什末事情呀，中尉大人，您爲什末退了呀？」佛拉琪斯夫看見兵士們走出到了森林的深處，便驀然驚到柴侖巴這里來了。

「必須要不戰而把他們誘捕的，給他們醒過來了，」柴侖巴憤憤地對那年青的莫格爾尼茨基回答道。

「可是你們不是已經進了屋子了嗎？」佛拉琪斯拉夫發了燥。

受了侮辱的柴侖巴可耐不住這個打擾了。

「我是進過屋子的，少尉，可是你好像並沒有到過那邊呀，請你管着自己的小隊，不要對上級作侮瀆的責問，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

佛拉琪克在盛氣中發轉馬頭走開了。

「用長槓把窗子壞上！」萊蒙德指揮道。

人們在堂屋里佈起了防禦。

萊蒙德奔進了宿着俘掙們的房間，他祇看見了蒼白的魯德微嘉和不知所措的佛蘭西絲嘉。「爲了上帝，出了什末事呀？施節芳妮亞在哪兒呢？」慌透了的魯德微嘉對他趕了過來。

萊蒙德急急地對着房間環視了一通。

「什末在哪兒？她應該在此地的！」他喝道。

「是了！逃走啦，那毒蛇！你我都睡熟了，萊蒙德，純潔呀，名譽呀！」普他哈痛心地在後面說道。

「你們要怎末幹呢？」魯德徽嘉拉住了他的手。

普他哈抽開了手。

「我們要抵抗到最後……睡倒在地板上，我要從這個窗口里開鎗了！」他喊叫道。「反正我們活着不會投降。損失——不是那末白白的。」

他在狂怒中把一隻沉重的大沙發移向窗前。

「可是爲什末你倒留着呢？」萊蒙德問魯德徽嘉道。

「我對於她的逃走一點兒也不知道……」她依稀可聞地答道。

「中尉大人，這兩個是在馬房里抓到的。」一個伍長向柴侖巴報告了，便用手指指了那些遊擊隊員。

柴侖巴神氣活現地揮揮手。

小屋裏聽見有短促的鎗聲。萊昂和普他哈站在窗子傍，在各自的掩護後面準備隨時射擊每一個落進射程里來的人。

「喂，在那邊屋子里的人，別開鎗！中尉大人有話同你們說！」有一個什麼人的曉嗓子從院子里叫喊道。

屋子里沉默着……

「聽我說，你們躲在那邊的我，柴侖巴中尉是奉了莫格爾尼茨基上校的派遣到此地來的……聽見嗎？」

樂倫巴打院子里喊道。

「聽見了，這又怎末吶？」普歇尼却克喊着回答道。

「我勸你們投降。」

小屋里沈寂着。女人們坐在地板上，彷彿交給了他們似的。萊蒙德向前伸出了握着手鎗的手，注視着門。

「我再說一遍。我勸你們投降。如果被你們所拘禁的莫格爾尼茨卡耶伯爵夫人活着而且沒有傷害，那末我立誓保全你們的性命。如果不投降，就要把你們全體鎗斃，一個也不留。我給你們五分鐘去考慮。」

小屋里沈寂着。萊蒙德、普他哈、和普歇尼却克彼此相視着。魯德微嘉在他們的眼光上明白他們是不會投降的。院子里，他們在等待着……死神在屋子四周的什麼地方走着近來，想找到一條罅縫鑽進這里來……

「喂，那邊屋子里，投降嗎？」

「見你的鬼，混蛋！——我們要戰鬥到最後一個康敏萬歲！」安德里喊叫起來了。

（作於一九三四——三六年，自索契至莫斯科。）

輯稿者後記

小說『暴風雨所誕生的』是在H·A·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的幾天之前由我發排的，時在我們結束了原稿的基本編輯之後，接着要做的，還有一些以簡潔爲主要形式的文體性質上的修改。後來，當第一批的掛稿必須要拿去時，我們便無法弄下去了。

可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却未得命定在這部小說上完成自己的工作。放在讀者面前的，祇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設計的三卷中的第一卷。他說在這部小說的第二和第三卷中，他要敘述遊擊運動的成長和青共的地下工作，彼德留拉派，一九二〇年的波蘭對蘇聯的戰爭，以及烏克蘭人從波蘭白軍手裏的解放。

小說的主角該是安德里·普他哈。同着遊擊隊中其餘的青年們一起，他加入了紅軍的隊伍而對波蘭白軍作殊死戰。他不顧和自己的部隊的失散，隻身在波軍的背部拼死作戰，突入敵陣，打通到自己的方面去。

關於其餘的場面，我知道得很少。

據作者的意思，這部小說是要表現出一些秉賦着不屈的意志，丈夫氣概和靈魂上的崇高的英勇而堅強的人物的形象的。

死亡打斷了H·A·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有意義的英勇的生命和工作。

維克多·金

譯後記

一

尼古萊·阿列克賽也維契·奧斯特洛夫斯基，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生於烏克蘭和波蘭交界處的蕭彼多夫卡市。父親早死，靠着母親在「大公館」里當廚孃和哥哥在當地火車站上當鐵工，維持着他們的一家生計。他在六歲時進小學到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歲的日·A·奧斯特洛夫斯基讀完了小學課程。他的貧困的家境剝奪了他繼續升學的機會，於是，他便一腳踏進了不要學費然而却存在着萬千折磨的「大學校」——社會。

他當了車站食堂的小僮。

當了車站材料處的鋸木匠，當了市發電站的小火伙……

在他離開學校的翌年，一九一六年，十月革命爆發，那時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十三歲，而這個十三歲的孩子便以烈餓般的熱情投進了這片如火如荼的暴風雨。他開始接觸了一些革命的工人和青年朋友。

一九一九年，他加入了青共，參加了堅苦無比的內戰。在烏克蘭的第一紅騎軍和青年團中，相繼擔任了信

差，宣傳工作者，聯絡員……等職務。接着，在一次戰役中，一顆巨彈在他面前爆炸，他受了重傷。

他在赤衛軍的醫院里受了必要的治療，經過幾個月的休養，才暫時恢復了健康。在病癒出院之後，他立刻重新投入革命工作，直到國內戰爭結束，他才從戰地歸來。一九二一年，他在基輔鐵路局當機械修理師，工作了一年餘，不料在一次支綫修理工程中受了長時期的飢餓，辛勞，與寒冷，他得了傷寒症，後來雖告治癒，但他的健康却從此遭受了嚴重的打擊。

從這一次的病床上起來之後，他衝破了疾病的黑爪，進而從事宣傳和組織的工作，絡繹擔任了區邊疆黨、彼多夫卡、依莎斯拉夫、伏林尼等地青年團的書記或委員，不斷地對各種反動傾向作鬪爭，組織並教育了無數的青年革命工作者。

然而命運對於H·A·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鍛鍊似乎並沒有就此終止，他的災難繼續不斷地向他襲來。一九二六年，他在街上被一輛汽車輾傷了右腿，治療和手術對於這位歷遭折磨的硬漢並沒有給與了多大的幫助，到翌年初，他的健康幾乎完全被毀，他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症，左腿也開始麻痺了，接着又是手臂和腕關節，他終日癱臥在病床上，不能動彈。不久，他的眼睛又瞎了！

這時，他是二十四歲，正是人生中如火如荼，如花如錦的一段；然而，無慈的病魔却把他從綺采和芬芳，工作和愛情的畛域中趕了出去。

關於這一時期的生活，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一篇短短的自傳中寫道：

「從一九二六年起，重病把我趕出了隊伍。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沒有做過一點組織工作。躺在床上了，眼睛僅僅做點宣傳工作，領導黨的學習小組。在這幾年中，我修畢了共產主義函授大學。」

疾病把他拉出了工作隊伍，他整日整夜癱倒在床上。在形式上，他成了一具活屍。

然而，在這具卑謙然而偉大的「活屍」中，却正跳動着一顆燃燒着對於他的祖國以及人民大眾的關懷，燃燒着熱烈的工作意志的，不死的心。

在另一處，在他的封寫給自己的哥哥的信中，奧斯特洛夫斯基寫道：「在這個世界上，對於我，再也沒有比從戰綫上落伍更加可怕的事情了。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這具「活屍」並不甘心屈服在疾病的掌握里，他要繼續工作，他要繼續教育大眾。

他決定了從事文學工作。

醫生們一次次地把他放上手術檯，給他施行了複雜的大手術，割斷了他的脊柱以阻止麻痺的蔓延，朋友們送了他一架收音機，讓他收聽時事以及關於文學、藝術的學術講座，爲他輪流朗誦一些最重要的文藝名著。而他自已則循着盲人教育的方法，學習文法，學習修辭，學習寫作知識。一切——從頭做起！

在這樣的辛勤學習中，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他以口述的方式寫成了那部著名的巨作：「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在中國，我們已有了兩種不同的譯本。

這些年來，受着這本書所感動並教育了的，在世界各地，該是無法估計的。

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一日，奧斯特洛夫斯基因此而獲得了列甯獎章。

這之後，他又從事寫作了第二部小說，便是這本『暴風雨所誕生的』。在這本書上，他的計劃與企圖是甚至超過『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以上的。他原定打算把它寫成全部三卷。可是，便在第一卷剛完成的幾天之後，死亡毀掉了他的工作和生命。

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H·A·奧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療養院里結束了他那苦難而英勇的一生。這時，他才三十二歲。

他被埋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修道院墓地中，那卑謙的墓穴上的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閃耀着一個金色的光耀的名字：尼古萊·A·奧斯特洛夫斯基！

在索契，人們爲他建立了一所奧氏博物館，陳列着他那短短的一生中的英勇戰鬥和艱苦工作的史蹟。

二

『暴風雨所誕生的』（第一卷）在一九三四年始作於索契，至一九三六年完成於莫斯科。全稿計十二章，一九三七年由蘇聯國家文藝出版社發行初版的單行本，可是，它的作者却沒有來得及活着看到它……

單行本問世以後，讀者對於它的接受，絕不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第一本作品之下。在原作者逝世後的兩

三年內，本書的原文本便發行到四十版以上，行銷了一百五十餘萬冊，同時，被譯成了英、德、日等幾種文字。

不幸，這是一個未完成的殘篇；但誰也沒有因為它是一個殘篇而低估了它的價值（甚有至一位英國評論家把它那迥異於一般『革命入股』的突然的結束來比擬了莫泊桑的『項圈』，認為是一個動人的『殘缺美』）正如它的作者一樣，他沒有容許自己爲了身體上的殘廢而減低了他的生命的重大意義。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情形，我們知道得並不多，但就譯者手頭所有的一些材料看起來，它的產生過程是包含着無限的艱苦和毅力的，正如它的題名所暗示，它的本身，和它的作者一樣，便是『暴風雨所誕生的』。

這本書的寫作，是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情形最壞的一個時期。由於病勢的起伏，叫他不得不時作時輟，以致這並不很長的第一卷的完成，也化掉了整整兩年的時期。據奧斯特洛夫斯基夫人萊夏女士在一篇對她丈夫的回憶文字中所記，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在索契市的市委員會援助之下開始寫作了這本『暴風雨所誕生的』。那時，他仍以口述的方式，請了一位書記爲他錄寫，他每天工作至十到十二小時之久。在這同時，他還做着另外一件工作：受託把他的第一部作品『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編成電影劇本。這個新奇的工作對他很感興趣；同時，在他的寫作技術上也似乎給與了相當的影響。在這本『暴風雨所誕生的』中，在那種一個個片斷的串連和一個個場面的轉移的較新穎的手法和組織形式上，我們不難看出一些相當濃厚的電影劇本的情趣。

在這本書的寫作中，在索契，他會見了當時正在蘇聯觀光的法國作家安德列·紀德。在他們的會見中，紀

德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在這樣艱苦的時作時輟的工作中，到了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初，他在更形惡化的健康狀況中，草草完成了這本書的初稿，便應了朋友們的邀勸，冒着寒冷和旅途的疲勞，到了醫藥和療養設備較為完備的莫斯科。同月的中旬，蘇聯作家協會的主席團在他家里舉行了一個集會，討論他這部新近完成的第一卷的初稿，參加的有「鐵流」的作者綏拉非摩維契及「毀滅」的作者法捷也夫等人。

他們對奧斯特洛夫斯基貢獻了關於這部初稿的許多有用的意見。

立刻，奧斯特洛夫斯基幾乎在狂熱的貪婪中開始了初稿的修改工作，他不顧家人和朋友們的勸阻，他忘了那日益惡化的健康情形，他日以繼夜的工作着，打算在一個月以內把這個工作做完——也許他自己已感覺到他的生命所能允許給他的工作機會已經不多了。

果然，生命沒有允許他完成初稿的修改工作……

這個工作，是在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以後，由蘇聯國家文藝出版所的編輯維克多·金氏代為完成的。在附在本書後面的金氏的「輯稿者後記」中，他又告訴了我們關於本書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關於這本「暴風雨所誕生的」及其作者且·A·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材料，譯者所能找得到的，都在這裏了。

譯完這本小書，我的感慨是無盡的。

這些年來，我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什麼東西也沒有學，却祇是在一片生生死死的泥坑里掙扎打滾，對生活貧窮，疾病作着無盡的可笑而又徒然的角力。這之間，自然，我也未嘗不看了並看了一些自己的和大家的驚風駭浪，而也便是這些驚風駭浪，幾乎令我瀕於瘋狂，瀕於麻痺，甚至，瀕於毀滅……我讀了釋迦牟尼，讀了老莊；可是，我沒有能夠從這些先知們的聲音中得到拯救；相反，一連串的惡夢却更可怖地日日夜夜困擾着我。我想呼喊，可是我還沒有能呼喊得出來，我自己的聲音却先把我窒住了——它們是那麼嘈雜，那麼擁擠，那末淒厲，而我的無能，我的太濃烈的憂煩和苦惱更令我加倍地迷惘；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排那些我自己的聲音，讓它們按着次序從胸腹中順流而出，發生振盪，像一個歌唱家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再也寫不出什麼來，祇能「譯」一點了；而面對着這個英勇的書名，我也祇有感到無限慚愧，「暴風雨所誕生的」——不，我倒多半將是「暴風雨所毀滅的」了……

雖然，直到現在為止，我還並不甘心於這樣的一個命運；但這個不甘心，我想，多半也將是徒然的——我的日益低落的健康令我不敢再往前想。今夏，即使譯這樣一本小書，我也不止一次地感到不支了。

在我手邊的本書原本上（蘇聯國家文藝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我記着一個收到這本書的日期：一九

四二年六月。這個譯文的最初兩章，便是在那一年的冬季所譯的。後來由於個人生活的顛沛，便一擱經年，人亡物散，書與譯稿都離開了我。應該感謝黎友純兄，他爲我把它們保存了這些時日，直到去年歲暮，它們重又回到我手里，才斷斷續續地重新把舊稿加以修改，並且繼續譯了下去。

這之間，會聽說在內地已經有了另一位譯者的譯本，我會經托人尋求，可是直到如今，還沒有機會看到它，這令我感到遺憾。

而今，我祇得拿這個閉門造車的勞作來放在讀者面前了。雖說是一個「新譯本」，但錯誤或仍不少，祇得希望大家來指正了。

這里我不得不首先提起黎友純兄；十餘年來，他所給與我的真摯而純樸的憐愛，令我繁諸夢寐。還有偉兄伉儷，他們對我的洙濡則令我在這個荒涼醜惡的人世間看到了瑰麗的奇景。在這些淒風苦雨的歲月之後，我還能寫出片字箋句，都應該歸於他們幾位。此外，尼曙兩兄在這個拙劣的勞作上所給與我的鼓勵和慰藉，以及簡兄的可感的友情，也將令我難以記述我的衷感。我也感謝友人楊見龍兄，他給這本拙劣的小書披上了一襲好看的外衣。

最後，讓我祝福我的母親和玉子的在天之靈得到安甯，對於她們曾經傾注在我身上的無比的摯愛和期望，我是永遠無法付償的。

禾 金 一九四七年十月

三版題記

這本書在今天居然能够印到三版，作爲它的譯者，我是祇有在精神上感到加上了一片沉重的負擔。自從這個譯文被印出來以後，兩三年來，看看這個百孔千瘡的勞作和那些多如牛毛的錯字，我祇有臉紅。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好好地修改一下，但由於種種現實問題，始終無法叫這個願心實現起來。退而求其次，想姑且先來改正幾個錯字吧，却又因爲在再版時出版者無法同我接觸，結果，本書的再版本便祇能帶着它的一身舊有的痼疾同讀者相見了。

一直挨到現在，才總算有了一個機會讓我在技術條件可能的範圍中稍稍修正了若干重大的錯誤和改正了一些已經發現了的錯字。但這個「修正」，其實也還是「聊盡人事」而已。我祇有冀望以後能有一個更好的機會讓我把它徹底重譯一遍，好好地印一個全新的本子，但這個願心，也祇有暫時放在後面了。

當我重新校讀這本小書的時候，我的情緒委實是非常複雜的。今天，在光芒萬丈的「八·一」旗幟之下，我們有了一片清新而自由的天地；我們可以儘情地傾吐和歌唱了。回想起在彙譯本書時的那種陰霾四圍的情境，我幾乎感到從一個野獸的世界轉入了一個真正的文明人類的世界——不錯，確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但這個值得我們歌頌的世界自然並不是從天而降的；相反，它得來絕不輕易。夜深人靜，當我一次次地想起了幾位永遠不能再見的老朋友們的名字時，從他們身上，我看見了千千萬萬的暴風雨所誕生的光榮的兒

女，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來滋養了我們，灌漑了我們的子子孫孫，他們憑着自己的英勇和忠貞，把反動派匪幫們所造成的野獸世界化成了真正文明的人類世界。在這些暴風雨的光榮的兒女們面前，我們感到了自己個人的渺小不足道，我們感到了古人所說的「死生亦大矣」的這個「大」字。也許便是在這一點意義上，這本小書對於今日的我們，還是有着它的可取的一面的。

禾 金

一九四九年九月

鋼鐵是怎樣的

(全部分新譯本)

奧·H·A. 勃基斯著
馮騷譯

☆☆☆

這是一部激動全世界的著作，是戰時最偉大的世界名著。

本書是由盲目而殘廢的蘇俄天才作家H·A·奧斯特洛夫斯基口授經他人筆錄而成，描寫他自
己所經歷的艱苦而激揚的生活過程，書中的主人翁巴瓦爾·可却金，就是作者的化身，寫一九一
七至一九二二年內戰時期馳騁在戰場上的生活，新經濟政策開展後在工場內的生活。還有內戰時
期中，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富農的醜陋、陰險、奸詐狡詐的姿態，也真實地被暴露了。
由於本書的產生，蘇聯文學達到了最高峯，電影劇本作家基斯將本書改編為電影脚本，由奧
地沙的庫寧木爾斯電影場攝製。作者本人，得到了列寧獎，這些顯著的事實，都證明了本書的價
值。

——全書三百七十面，木裝銅圈十六幀。——

海 軍 出 版 社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一十年七四九一
 版再月十年八四九一
 版三月十年九四九一

經 印 發 發 出 裝 翻 原
 售 刷 行 行 版 幀 譯 著
 者 者 人 者 兼 者 人 者

全 各 興 盧 滿 上 楊 禾 H. A. 奧斯特洛夫斯基
 國 地 業 錄 錄 海 九 見
 各 聯 印 亞 出 江 路
 大 營 刷 刷 210
 書 書 414
 店 店 所 平 社 堂 龍 金

元 十：價定本基

No. 23 : 號編原書本

丙.4,001—7,000. B.

